

# 中国生命册-----1900年的中国基督徒殉道者

原著 Luella Miner

出版日期： 1903年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诗篇73：25】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哥林多前书15：55】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启示录21：1-5】

-----  
-----  
-----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  
-----  
-----

本书不能完全讲述全部的1900年中国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如果要详尽地讲述那些殉道者的故事，讲述他们的坚贞、勇气、执着、热爱、见证，那么，可能需要出版很多很多卷书才行。本书没有收录很多动人的故事，不是因为那些事迹不值得记录，而实在是因为篇幅有限，无法容纳所有的那些内容。本书中收录的事迹都是非常典型而有代表性的。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来自许多当事者本人的亲身经历的叙述；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作者本人在北京居住时所亲耳听到、亲身经历的事情。

.....  
.....  
.....

## 介绍

当二十世纪刚刚到来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却是“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在教会的早期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基督徒受到大规模迫害的时期。那时，曾经血流遍地，残暴横行。我们曾在历史书中读到过那些殉道者的英雄事迹，以及坚贞的信仰；并且，深深受到那些殉道者们精神的激励和感动。我们以为，那样的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人们不再迫害属神的先知，也不会再用石头打那些传道者。

我们以为，那样的历史黑暗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我们今天的时代，神不会再用那些苦难与患难来试炼他的百姓。我们常常会觉得，那些一千多年前、历史上早期的基督徒们，或者，那些五百年前、宗教改革历史中的圣徒们，是比我们今天基督徒更坚强的材料制成的；而现代的教会和基督徒们，没有能力再忍受早期基督徒所曾经受到的那些野蛮的、残忍的、血腥的、如烈火一般的迫害了。

在当代，我们曾经听说过一些传教士到一些偏远的土著部落那里去，在那里被杀害。原因常常是，那里的人们不理解这些传教士是出于无私的爱，是被神无私的大爱带到那里去的；相反，那里的人们总是怀疑，这些传教士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想要陷害他们。或者，那里的人们不喜欢这些传教士们所作的圣洁生活的榜样，以及，这些传教士所宣讲的道理。传教士们常常殷切地劝告他们要放弃愚昧的敬拜偶像行为，放弃迷信和罪恶的事情。对于传教士们的殉道，差传的教会是有思想准备的。我们都知道，那些传教士去，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抱着宁可死也不怕的决心去传教的。

在基督教传教的整个历史中，我们会偶尔看见那些逼迫与殉道的事情。其中，有的人用自己的生命点亮了整个国家。他们的性命被自己的同胞残杀，然而，最终，福音的信仰却在整个国家传播开来，比如英国、法国、德国、北欧，乃至当年的整个罗马帝国。但是，像1900年这样的、发生在中国的、对基督徒的极大规模的迫害和残杀，却是整个历史中不常见的。因此，每一个为神的国度而关切、热忱的人，应当好好纪念这件事情；我们的心里会被那些殉道者的勇气和忠贞所感动，并且，为他们爱的见证而衷心地赞美神。

说实在的，在西方社会，人们通常对那些东方人在信仰上的专诚和敬虔的程度是很有怀疑的。即使在西方的教会里，也普遍地对东方的人们流行着很多偏见。人们常常认为，东方的基督徒们，除了个别的例外情况，大多是不能给教会增添什么美好见证的。尽管，从救恩的角度来说，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信仰，能够使他们的灵魂得救；但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还没有能够活出基督徒道德的原则，还不能够过一个诚实而热忱的生活，在各项事务上还不能够非常值得人信任。的确，就像最近一位积极活跃的基督徒妇女，说到中国人的时候，她用了一种非常贬低人的说法：“唯一良善诚实的中国佬，是一个死了的中国佬！”

由于这种观念非常流行，于是，就不奇怪，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西方人把那些海外地区的基督徒们，包括中国的、印度的、日本的、非洲的、等等地方的基督徒们，称为“大米基督徒”。这个词语的意思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他们的信仰，其实只是一个手段；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得到比较好的工作职位，赚到更多的钱；而实际上，在他们的内心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悔改罪，没有什么生命的变化，也没有圣洁的情感。

这种泛泛的、以偏概全的定论，虽然是一种很不好的偏见，但是，与其他类似的偏见一样，并非毫无根据。在东方的那些国家里，由于商业和贸易来往，外国商人的聚居区里常常接触到东方当地人口中一些最狡猾和鄙陋的成分。这些当地人，常常为了得到稳定的买办工

作，或是外企职位，而系统性地欺骗他们的外国雇主。在多次欺骗以后，那些外国雇主们就对此产生了很坏的印象，并推而广之，认为这样的行为就是东方基督徒们的典型行为。于是，这样的风言风语传到了西方本土的教会，人们就产生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说，向那些地方传教是不值得的，因为，在东方人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良善的基督徒。

在那些东方的国家里，在那些当地的基督徒中，如果，人们不能在现实生活里，从罪与恶的事情中悔改、过良善的生活，那么，这个新的信仰就肯定不能在当地深深扎根。

“对于一个东方基督徒来说，如果他能继续拥有财富、赚取财富，那么，他的基督徒信仰就能持续。但是，如果，针对信仰的逼迫来临、苦难来临，那么，东方基督徒的面具就会脱落下来、露出他们的本色和心灵之中的真实光景。”

这就是流行于今日世界的观点。这种观点和偏见，在有的地方如此盛行，以至于几乎就像是《约伯记》第一章里，撒旦在至高神的面前控告约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正如《约伯记》里所记载的，神出于无限智慧和圣洁的旨意与目的，在约伯的日子里，允许试炼暂时临到了约伯的身上；-----同样地，在中国，神也允许试炼暂时临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们身上-----他们遭受了极大的痛楚、苦难，经受了各种各样的刑罚与残酷迫害，失去亲人儿女，遭受残害，失去自己的性命-----他们忠贞和真挚的信仰被试炼和试验；并且，这些渺小、谦卑、卑微、伟大的中国千千万万基督徒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见证了他们信仰的忠贞，见证了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永久地平息了那个虚假的、残忍的诬告，

让世人看见，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大米基督徒”。

撒旦说：“人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这句话，对于撒旦自己来说，对于那些撒旦的跟随者们来说，对于离弃神的大多数世人来说，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对于一个真正地认识了神之爱的人来说，——耶稣基督的救恩，胜过这世上的一切珍宝，胜过这世上的一切。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愿意忍受这世上的一切损失；这世上的一切在我们眼中看为粪土。（腓立比书3：8）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在1900年的早春到盛夏，在义和团风暴之中，那些中国基督徒们不仅在心里面持守信仰，而且，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受苦。无论是天主教徒们，还是基督教徒们，都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并且，总共有三万名中国基督徒殉道者被杀害。其中有很多人在被抓住以后，被直接地、不由分说地杀害了。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被抓住以后，经受审讯、酷刑、迫害、威逼、利诱，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基督徒被抓住以后，被强迫给庙里的偶像上香。暴徒们对他们说，只要同意上香，就可以饶他们不死。但是，这些基督徒宁可死，也不愿离弃那位宇宙天地造物的主。他们宁可丧失性命，也不愿向那些庙里的、虚无的偶像假神敬拜。

当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出版的书籍，讲述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们的生命、苦难、殉道。其中的感人至深的事迹，以及很多幸存下来的传教士们在逃亡过程中的神迹奇事，都在很多出版的书籍中能够看到。在当代的岁月中，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从未曾被如此激烈地震撼过。并且，我们听见了更多的来自于神的呼召，要我们以辛勤的汗水和努力，以热忱的、敬奉的心，去救赎那片以鲜血和苦难所赎买来的土地。

在这里，我们为那些已有的美好记述和书籍，添加上新的记录。本书专门地、详尽地、细致地讲述，中国本土基督徒在1900年期间的苦难和拯救，讲述他们的英雄般的气质和坚贞，讲述他们身上所显出的、所见证的神的大能与救赎。这些事迹大多都从来没有被发表过；它们是荣耀的见证，显明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有着何等的大能，使人心翻转，使人的生命发生彻底的改变。这些事迹也充分地显明了，那些传教士们的成功与价值。他们的鲜血、汗水、苦难、甚至生命的代价，没有白费。

在本书中，囿于篇幅，我们不能详细地讲述义和团运动本身的起源与过程；但是，那方面的书籍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出版了很多很多了。因而，我们在这里，对1900年的义和团风暴以及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只是简单地、总结性地介绍一下。

---

1900年的义和团风暴运动，无疑地，与其说是一场因宗教信仰而激发起来的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因复杂政治原因而导致的运动。这场风暴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要排外——排斥外国人的势力和影响；其次，才是反对基督教，反对传教士。如果，外国人带到中国来的，仅仅是传教士和基督教；又或者，如果，外国人带到中国的影响、产生改变的对象，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迷信传统；那么，也许就没有1900年那样惨烈的局面与暴行。虽然我们不可否认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带来社会生活的深刻改变，甚至有时，这信仰使得基督徒们不得不面对家人以及邻舍的仇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在义和团风暴中，那些义和团的目标和口号，都主要是针对政治性目标、而不是出于宗教性动机的。比如，他们常常喊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他们把那些本土基督徒们称为“外国狗腿子”。他们称外国人为“洋鬼子”，或“洋毛子”，而称中国基督徒为“二毛子”。他们常喊的暴力口号是“杀二毛子！”。这听上去至少并不等价于“杀基督徒！”

这里所说的“二毛子”，可能包括了给外国人熨烫衣服的人，包括了帮助外国人勘察、修建铁路的人，或是教外国人中文的人。在这些人中，可能包括信佛的，包括道教人士，包括信儒教的，等等。而那些对外国人表示一点点友好的仆人或是底层官员们，则被称为“三毛子”。

在义和团的各种指控中，从未提及过有什么基督教传教士曾经不正当地干预、破坏或是影响中国司法系统。偶尔，会有一些天主教人士利用外国的影响力，在某些涉及教徒的官司中，发挥了不是很恰当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事情，与义和团所表达的愤怒之事相比，都不过是沧海一粟。相比之下，义和团们针对的，更主要是外国的国家势力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侵入和影响。这种影响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很多中国家庭的传统职业、生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改变，经济的运作发生了很多重组和变革。中国人的眼睛，还没有看见西方科技革命的好处，因而，还没有预备好接受如潮水一般涌入的各种革新、发明和技术。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又已经开始不情愿地接受科技所带来的益处与丰盛。中国的皇帝和少数几个大臣，认识到革新对国家带来的好处，因而花费了很多努力，来引导和使用各种各样革新的理念。但是，他们面对的保守派的反抗势力，非常巨大。皇帝及其所代表的革新派失败了，保守派的势力重新掌握了权力。保守派的目的，并非是简单地要使国家得到正义和独立，而是，要使国家重新回到从前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

义和团运动，包括了已经有一些历史的“义和拳”组织，以及“大刀会”组织。这些组织，大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起初，他们是源自于一百多年前、十八世纪期间，在山东省南部的一些地方组织。当初，成立这些组织的原始目的，是村民互助，以对抗在地方上猖獗的盗贼和劫匪。后来，受到佛教人士的影响，这些组织开始具有宗教色彩。这些组织的首领们宣称，自己有超能力，可以与灵界相通，并能使自己、以及义和团成员们刀枪不入。在



1898年，当慈禧太后领导的保守派势力占上风以后，以慈禧为首的朝廷皇室和大臣们，在这个迅速蓬勃发展起来的义和团组织中，看到了可以加以利用、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此时，朝廷亟需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保守立场，进一步坚定地排外、消除外国影响，并使国家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中央帝国时代。

义和团的狂热而狭隘的爱国主义，以及，他们所宣称的超自然的能力——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满足朝廷的需要呢？现在，朝廷亟需把大量民众的狂热的热情煽动起来，使政府的力量与民间的力量强烈地结合在一起，这样，他们才能把外国势力赶出去，把外国人的影响从中国驱除出去。

因而，在1899年期间，在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明里暗里的支持和怂恿下，在山东省的西部，以及直隶省的南部，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开始变得更加迅猛；并且，他们开始越来越大胆地攻击外国人，以及中国基督徒们。

这样的官民之间的暗中合作，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山东省，政府的省长一方面名义上镇压义和团，另一方面却暗中用尽所有的权力和机会来鼓励这些义和团组织。外国使团不断地向中国中央政府抗议此类事件，而北京中央政府也不断下达命令，名义上要镇压义和团，禁止对外国人的攻击。但是，这些政府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地发布以后，却都泥牛入海，毫无效果。不但如此，政府官员们还暗中告诉义和团们，不要理睬那些政府命令。

义和团们的发展如此迅猛，以致于他们已经公然占领了首都北京，以及中国北方的所有省份。义和团的成员们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上，公开地操练。而城市里的警察力量，或是清帝国的军事部队，则袖手旁观，丝毫不作任何阻止。在北京城里的大街小巷上，外国人、以及中国基督徒们，公然受到羞辱、唾骂和威胁。而那些从北京南边市镇逃难过来的人，

则讲述着在当地发生的可怕的屠杀以及大规模纵火的事情。北京与天津、保定之间的铁路被毁坏了，因为那些铁路代表着外国人的恶劣影响。而北京城里也开始发生很多屠杀与纵火的事情。在北京的传教士们，以及中国基督徒们，都不得不聚居在美国卫理公会的北京营地。

从1900年6月13日开始，义和团运动如同彻底脱缰的野马，在清帝国军队的帮助下，大规模地劫掠了城市中所有的中国基督徒们，以及一切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雇员们，把这些人杀掉，用刀砍成碎片，把他们的尸体扔到北京的大街上，或是在他们的家中把他们烧死。从那一夜开始，仅在北京城就有数百名信实的基督徒们被屠杀了。只有很少的一些中国基督徒，因为躲到了卫理公会营地，才没有死亡。在卫理公会营地那里，由于人们拿起了武器守卫，使得义和团的暴徒们暂时无法攻入。

义和团在北京城的成功与暴行，使得他们更加嗜血。而由于不能攻入那些自卫着的传教士营地，则使得暴民们更加怒不可遏。义和团们从城里向郊外进发，向四面八方的村庄和市镇冲去，到那里抓捕那些在农村市镇里的、和平的中国基督徒们，屠杀他们。有许多基督徒家庭，他们的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就这样被屠杀了。而那些侥幸地逃脱了火与剑的人，则不得不到逃深山里去躲藏；许多人在颠沛流离中因饥饿而死，许多人则被追捕而杀死。因为卫理公会在北京城南，所以，先逃到那里去的人侥幸存活下来。但是后来，那里完全被包围了，外面的人再不能进去，因而，在北京城的其他方向，比如北面和东面，都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国基督徒们殉难。

保定的基督徒数量要比北京少很多。那里只有两个传教士团体，而其中的一个仅仅是最近刚去不久。但是，在那里所发生的屠杀却是极其可怕的。那里的所有传教士们都被杀了，本地基督徒们无处躲避；即使少量侥幸逃避的，也经历了难以计数的、难言的磨难。

看起来，北京，通州，保定是风暴的中心。尽管在天津、东北、以及华北的很多其它市镇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但是，在比例上，那些接近首都和省会城市的地区是屠杀事件最严重的。在山西省，传教士被杀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其它地区的传教士被杀数量的总和。而在有的地区，中国基督徒们被杀的事件则尤其严重。

义和团几乎要蔓延到整个中国；甚至，在西南地区，比如四川省，也有义和团运动的迹象。但是，由于南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没有完全执行中央政府关于纵容义和团的政策方针，所以，在那些省份没有出现像北方的那么严重的血与火的惨案。在那些地区，相对而言，没有很多人被杀，也没有很多财产被毁。

很多人在海外听到义和团事件的情况以后，会问：“那些中国基督徒们有没有权利拿起武器来反抗自己的政府？或者，他们有没有权利，去做外国人的奸细？他们爱国吗？”

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在中国，那些真正的爱国者，正是这些中国基督徒们。在这个中央帝国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些在传教士开办的神学院里念书的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对于欧洲列强的侵入更加忧烦、忿怒的了。这些中国基督徒们对此的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一次在某一间神学院里，教师们不得不限大家讨论这一类政治话题。在1898年，当清朝皇帝准备开始推行改革（戊戌变法）的时候，在神学院的每一个学生的心中，都燃起了极大的希望。当时，他们以从未有过的热忱，为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领袖们迫切祷告。

有一位在通州神学院上学的学生，名叫“恩仆”，写了一首赞美诗歌。在诗词中，热切地呼求神，怜悯中国，在列邦中把她高举；把中国人带到神的面前，作神的儿女和子民。经常地，有一大批中国基督徒学生们集合在一起，用极深、极深的感情，合唱这首诗歌。

但是，1898年下半年的时候，戊戌变法失败了，保守派重新占据了权力的核心，义和团运动开始迅速崛起。在这些中国基督徒心中的伤痛，难以想象。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虽然，我们不愿意过于细节性地描述那些1900年屠杀惨案中的残酷与血腥；但是，我们也不应在任何程度上，掩饰那曾经发生的、大范围内的残暴行径。感谢神，在那段时间内，没有大规模地发生像在土耳其所曾经发生过的奸淫事件。

如果，有人在看了这本书以后，说：“我以后再也不愿意跟像中国人这样的残忍民族打交道了。以后，谁要是想去那里传福音，谁就去吧，反正我是不想去了”；那么，我们想推荐这样的人去读一读以下这些曾经发生在罗马、西班牙、法国、英国历史上的类似事件：

“RICHARD BYFIELD被扔到了监狱里，在那里饱受鞭打，因为他仍然坚持马丁路德的教义。这个人所受的苦难，可能要有很多卷书才能写完。有的时候，他被关在水牢里，忍受让人昏厥的臭气，几乎窒息。有的时候，他被捆绑起来，直到所有的关节都脱臼。他被鞭打，以至于后背上没有完整的肉。他被锁链捆住脖子，拴在墙上，每天被红衣主教的仆人痛打一次。最终，他被审判、定罪、焚烧在SMITHFIELD”。

“1557年，有十五个人被关在CANTERBURY的监狱里，其中有五个活活饿死”。

.....

上面这些残忍的行径，不是发生在几千年前、没有基督教影响的黑暗时代，而是发生在十六世纪的英国！

---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许某些读者会问，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否是因为一些“超自然”的影响力量导致的？是否是有“黑暗世界的统治力量”？是否是因为有“罪恶的灵界力量”？在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很多中国的官员们也会把义和团的疯狂行动归罪为、归咎为“邪灵”的运动和影响。

在义和团的风暴中，有很多中国本土基督徒们被暴徒们残忍地杀害，而且，他们被砍成很多细小的碎块，并用火焚烧。他们的焚烧后的骨灰，在有些情况下，还要用磨石研磨成碎末，抛撒在风中。暴徒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广泛地相信，这些基督徒的尸体必须要被完全地毁灭掉，否则，他们在死后三天就要复活。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于那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全能之上帝来说，若他要使人复活，无论是人的尸体骨灰被抛洒在世界最遥远的角落，还是撒播在不同的大陆，其实根本没有关系。

---

但是，我们真正应当问的问题，并非是这些中国基督徒们受到了怎样的、什么样的苦难，

而是——他们怎样经受、忍耐了那些苦难和试炼。他们在那些苦难日子里的行为，与他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行为相比较，有着什么本质性的、深刻的不同？如果没有信主，那么，当他们临到同样的、类似的患难与磨难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他们的基督徒信仰，在他们的生命之中，带来了怎样深刻的变化？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来说，为了信仰而忍受痛苦或死亡，是一件很不常见的事情。对于一个非基督徒的中国人来说，暂时性地撒一个小谎，否认自己相信某件事情，或者保证自己以后与教会组织脱离关系——只要这样能免死，或者甚至只要这样能避免财产损失，那么，这种暂时让步和撒谎就是一件最恰当不过、最自然的事情了。那些中国基督徒的亲人和朋友们，都觉得这些是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而，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当中国基督徒们被抓的时候，他们的亲人们和朋友们就都极力劝说这些基督徒暂时让步：“只要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就可以了”。

然而，这些劝说的人们没有认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基督教——植根于心灵、生命深处的信仰，与中国人自己的诸多传统宗教——植根于人头脑、形式的诸多信仰，之间，有着一种根本性的不同。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对于那些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殉道者来说，无论是义和团们的威胁和咒诅，还是亲人朋友们的苦苦相劝，都不能改变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宁可面对那最惨烈残忍的死亡，也不愿说哪怕是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来否认他们对那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的这些英雄主义，在中国人中间如此非同寻常，以至于，那些屠杀者们常常要挖出他们的心脏来看一看、研究一番，究竟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大的勇气。

我们并不是说，没有一个中国基督徒在那些极大的痛苦和患难中，退缩胆怯；也不是说，每一个中国基督徒，都宁肯死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世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所有基督徒能够全部显出这样的视死如归的勇气来。中国的基督徒们也不能。我们可以说，正如基

督教会在第一世纪时的历史中那样，在逼迫和残害面前，（1）有的基督徒把自己的性命看得比自己的信仰重要；（2）有的基督徒愿意放弃信仰，是为了挽救家庭和朋友；（3）还有的基督徒则认为，在这些疯狂的迫害行径面前，说违心的话、暂时说谎放弃信仰，并以此为自卫的手段，是正当的。

最近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中，只有很少的人属于以上第一类人，稍微多一点的人属于以上第二类人，更多一点的人属于以上第三类人。然而，即使这三类人总和加在一起，也远远要少于那些真正视死如归的中国基督徒们——他们无论怎样也不肯放弃信仰、或是说出放弃信仰的话来——哪怕是面临惨烈的死亡。在1900年，有极多、极多的基督徒殉道者们，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前面的这三类人。

在以上的那三类人中，他们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

第一类的那些极少数人，就是“大米基督徒”。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人的数量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大米基督徒加入基督教只是为了获得属世的好处。当那些属世的好处不再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完全放弃教会，完全放弃耶稣基督，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这些人没有再返回到教会来，而是又回到了传统的偶像敬拜之中去了。

第二类人要比第一类人多一些。这些人在患难与威逼面前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们坚决地拒绝否认耶稣基督，也坚决地拒绝敬拜偶像。但是，在他们被抓捕的时候，会有朋友家人来劝说。暴徒的威逼利诱不能影响他们，但是，这些朋友和家人们则苦劝他们要为自己的妻子、孩子、父母考虑。那些朋友、家人会说：“我们已经为你向义和团求情了；你不需要用什么言辞来否认自己的信仰；你不需要给偶像献祭；你甚至不需要烧香；你要做的，就仅

仅是走到村子里的庙门口，在那里稍微站一会，就可以了。这样，你的命就有救了，你们全家人的命也都有救了。这样，我们村子里就不会有流血的事。你就不能为自己所爱的家人做这一点小小的事吗？你要是连这件小事都不愿意，那就实在没法子帮你了。你就彻底完蛋了，我们也没办法救你了”。

有的时候，教会里的那些牧者被抓以后，会被告知，只要他们愿意在一张纸上签名，表示以后不再与外国人发生关系、不再与教会发生关系，那么，就不会拷问他们关于教会成员的事；他们也不必正式宣布放弃信仰。事后，不少这样做的人，没有试图为自己辩解，而是诚实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并来寻求神的饶恕赦免。

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教会中的成员们，当面临这样的患难和试炼的时候，是否能显出比这些中国基督徒们更好的见证和勇气。让我们假设，当一位美国基督徒也面临同样类似的情境的时候，如果他们在威逼下，只需要在偶像面前站一小会，或是在一张纸上签名、表示不再跟随“鬼子的信仰”，就可以挽救自己的全家人免于死亡；而否则的话，他必须要眼睁睁地看着一群暴民（因迷信而变得非常疯狂）在他的面前焚烧他的家园，杀死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最后，他也要面临惨烈的死亡、被烧成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能够想象这样的场面与选择的情境，那么，请你祷告神不要使你面临这样的凶恶与试探，并且，让我们用爱心，对待那些少数在这样的情境下作出让步的中国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不但如此，我们更应当赞美神，因为更有那么多的中国基督徒们，即使在这样的情境下，也谨守着忠贞的立场。他们在主的面前信实到底，不仅不畏自己的死亡，而且，即使面临自己所至爱、甚至超过自己生命之亲人的死亡，仍然不愿意离弃信仰，不愿意在主的面前不认主。

第三类人，是在义和团威逼利诱的面前、放弃信仰的人数中最多的一类。我们不想为这些人辩解、说他们这样做是对的。然而，对于他们，我们也仍然要以爱心对待。如果，我们



考虑他们的传统习惯、以及所受的教育背景的话，那么，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可能比圣徒彼得不认主的事情而更可原谅。他们从来没有在内心里，真地想过，要放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即使在义和团风暴期间，也仍然在家里祷告，并秘密地聚会敬拜主；但是，他们把自己暂时在义和团面前否认参与外国人的宗教信仰时所说的话，看作是情有可原的。他们的根据是，那些义和团的威逼迫害主要是政治性质的；他们的撒谎，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是可以的。在很多地区，政府的官员们命令他们放弃信仰，让中国基督徒们在一张纸上签名、作为权宜之计，以避免麻烦。这种政治性的命令，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他们爱国主义的责任——要求他们在中外的冲突立场之中，站在自己国家的一边。

我们要记得，在中国，即使是在那些最高的道德哲学中，以及在伟大的孔子所建立起来的理念系统中，为了家人安危和名誉的原因而说谎、掩盖的行为，不仅是可原谅的，而且是应当受到称赞的；在今天中国的佛教或是道教中，也没有任何理念，去谴责那些“权宜之计的谎言”。在普通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公共事务中，还是在私人情境下，精明、巧计、变通的行为、方法、言辞，都被看作是合情合理的。在整个中国，普遍地存在着对诚实无谎之品质的轻视（除了在一些生意场合下，诚信非常受到重视），因此，非常难于劝说、让中国人深信，说谎是一个罪。——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在基督教信仰中初信不久的人们，会把在威逼迫害面前暂时否认自己的信仰看作是正当之事的了。

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当传教士们被允许返回以后，这些传教士们发现，很难让上面所述的这些人们承认、相信，那样的权宜之计的撒谎是一种罪。这些人们，仍然相信着耶稣基督，仍然愿意事奉他、跟随他。在他们的心中，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觉得，那些传教士们对他们太苛刻了。然而，传教士们坚定地、也充满爱心地，向他们陈明整件事情的是非之理，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了这样撒谎是不对的，是出于罪，从而，他们真诚地承认己罪、悔改己罪。无疑地，中国本土教会在患难之中的可怕经历，也使他们

更加深刻地明白了，诚实和信实的品格是何等重要而宝贵——只有那永生的、信实的真神，才这样要求他的百姓也应当如此。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在传教士们举办的神学院中曾经长期上课、接受培训的中国基督徒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义和团风暴中都拒绝撒谎。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在是与非的选择面前，都勇敢地选择了诚实的态度，哪怕是为主殉道。在那些任职于教会、作牧师或是教师职位工作的人们中，凡是经过神学院训练毕业的人们，没有一个人在威逼迫害下放弃信仰。他们都为主殉道了。而那些在威逼迫害下放弃信仰的人，往往是那些在年轻的时候受孔子文化或是佛道文化熏陶、在生命后期信主的人们。他们在基督徒信仰方面的训练，往往是很初浅的一些经历。

---

一个看似奇怪、但实际上不难解释的现象是，在那些杀戮最严重泛滥的地区，基督徒们在威逼迫害下放弃信仰的比例极低。这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义和团们在那些地区的杀戮非常凶狠和迅速，以至于那些基督徒（甚至那些被怀疑为基督徒的人们）中的很多人被不由分说地杀害了，根本没有放弃信仰、刀下留人的机会。在那些地区，甚至很多被怀疑与外国人有关联的中国人都被杀害、焚烧。

但是，上面这个现象（即：在那些地区里放弃信仰的人数的比例极低），很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在现实情况中，针对基督徒最有效的逼迫方式，不是蜂拥而来的暴民与刽子手，不是疾速的屠杀和带血的刀剑；而是，家人和朋友们的没完没了的苦苦相劝，以及敌人的缓缓的威胁与恐吓。这一点，再次验证了那个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同样常见的事实，就是——为基督死，是容易的；然而，为基督而活，并承受患难，是不容易的。有

很多中国基督徒们，当面临立即死亡的威胁时，他们都没有丝毫的动摇和退缩；但是，后来，当他们面对朋友们和家人们的没完没了的苦苦相劝的时候，当他们面对敌人的屡次三番的不断恐吓与威胁的时候，他们都作了某种程度的让步和妥协。同时，另一方面，有一些平时在教会里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基督徒们，当面对刀剑与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却都勇敢地站立住了；他们都宁可牺牲也不愿放弃信仰。

总的来说，在北京、保定及其周边地区，当那些中国基督徒们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们中间放弃信仰、苟且偷生的比例非常非常低。除了上述的两个原因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如此勇敢、舍生忘死。那就是，在1900年的春季，在北京、保定和周边地区的基督徒教会中间，发生了极大的属灵复兴——正是在这次伟大的复兴运动中，神极好地预备了这些中国基督徒们，使他们在1900年能够面对如烈火一般的苦难和试炼。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讲述那次伟大的属灵复兴运动。



第一章

为即将到来的试炼的预备

以赛亚书

40: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

“神赐给我们力量，在我们的患难之中保守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的理解何其深刻！在1900年的那一年春天，我们再次经历了《使徒行传》中所述的五旬节！那一年，当义和团组织在山东某地建起了第一个祭坛的时候，在那之前的仅仅几个礼拜，在整个华北的中国基督徒教会中，经历了一场极其奇妙的属灵复兴。

1900年二月中下旬，在北京的卫理公会的教会与学校经历了圣灵的感动与激励；这个运动很快传播到了美国传教士团体的华北神学院，以及在通州的教会。并且，这个属灵的复兴运动很快也影响到了美国传教士团体在北京的各教会，以及长老教会、伦敦传教士团体等等在北京建立起来的众教会。同时，也很快地传播到保定、天津、以及周边地区的众教会。等到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大复兴，已经遍及了很多华北的教会和地区。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那场复兴中的一些很小的片段。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传教士团体在通州教会的情况。在那里，1900年早春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们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的工作。也正是在那里，1900年5、6月份的时候，义和团的风暴与破坏工作开始。

在1900年早春，神的大能在我们众教会之中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能

够强烈地感受到。神与我们面对面地遇见；他的荣耀与光辉使我们大声地承认己罪：“我是一个口唇不洁的人”；他的爱激励我们，呼召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祈求：“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

我们下面所引用的，是摘自于另一个更加完整的叙述文字的一部分。

---

1900年3月5日，礼拜一，基督徒们的特别聚会在神学院教堂里面，以及通州市区教会里面同时开始了。礼拜三的夜晚，我们大家清楚地感受到了圣灵在我们中间的第一波感动。第二天早晨，我们准备进行几次背诵圣经的聚会，但是，这些聚会最后都变成了祷告会。那个礼拜四的夜晚，是我们的五旬节——圣灵就像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一样，大大地感动我们。

在聚会中，主持人讲的话很简单，也很短；但是，这些话语都直入人的心灵。在聚会中，大家齐声地、温柔地唱诵的赞美诗，也把圣灵的感动带到人的心里。我们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然而，我们听见的，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带领祷告，而是，在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传来了喃喃的祷告声音和静静的抽泣声音。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同时用低沉的声音和深挚的情感祷告着，大家的声音都是哀伤、热忱、敬虔、啜泣。我们大家都被圣灵的大风所吹动着。圣灵使很多很多人们承认自己的罪，为罪而忧伤痛悔。有一些负担沉重的人，在他们身边，有很多老师和同学们；大家跪在一起，用祷告和话语，互相帮助，放下自己的罪的重担，交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内心破碎地承认自己的罪。等到大家站起来的时候，有二三十个人渴望发言。这样的聚会，在接下来的连续几天一直如此。人们忏悔己罪，为己罪得神赦免而喜乐感恩，并且互相友爱、帮助、劝勉。大家在

热忱的祷告中，互相代祷，在神面前切切祈求。

在那第一个礼拜的聚会中，无论是在神学院的课堂里，还是在市镇的教会中，大家都热忱地忏悔己罪。那些忏悔，不是一些轻松容易的泛泛之词，比如：“我是一个罪人”，“我在事奉神的事情中冷淡”，“我忽视了祷告”，等等；而是，非常具体的话语和事情，谦卑地承认自己一些极其具体的罪的事情。

在第二个礼拜的聚会中，我们学习彼得前书的话语：“你们蒙召原是为 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那些每一个承认罪、离弃罪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作一个全新的人；每个人的心里要认真地省察自己。在那些年长一些的神学院学生中间，面临的是更加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他们将要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许多人都要决定，是否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主，来作传道人。但是，一个一个地，几乎每一个人，最后都能下定决心，全人、全心地事奉神，并由衷地在心里唱到：“亲爱的主，我愿去任何你所差遣我的地方，无论是高山、平原还是深海。亲爱的主，我愿说你要我说的话，我愿成为你所要我所成为的。”

在那几天当中，通常每次聚会以后，都要在旁边的阅览室中有一个奉献、决意的会议。一开始的两天晚上，只有几个人被邀请来参加。他们决心要完全地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后来，有更多的人被邀请来。这些人愿意奉献自己，但是，有着一些现实的困难和阻碍还未解决、得胜。在这样的奉献会议中，往往是一些静默祷告的时间，以及倾诉、倾谈和建议的时间。当会议庄重肃穆地结束以后，时间往往已经很晚；然而，仍然有一些人跟随着老师们，进到他们的房间，在那里倾谈到半夜十一二点。在有的学生的宿舍，甚至烛火一直

持续到天明。看着那些彻夜长明的灯火和窗户，我们默默地祷告着，愿在那些房间里，神的爱大大地得胜。

这样的连续的聚会进行了四个礼拜以后，有五十多位弟兄成立了圣洁的团体，他们一同在一份誓词上庄重肃穆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决心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为此，我祈求耶稣的带领和圣灵的帮助”。

在这样的奋兴聚会的两个礼拜以后，大家决定延迟神学院开学的时间。许多年长的神学院的学生们已经表达出强烈的愿望，想要把自己生命中所得到的、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光和爱，带给别人。此时，大家都觉得，不应该平静下来学习课程，而是应该热忱地赶快去向别人传福音。在他们的骨头里，好像燃烧着一团火；不应该让这份热忱的、圣洁的火就这样熄灭下来，而是应该把福音传递给更多的人。

因此，在聚会期间的第三个礼拜中，礼拜一和礼拜二那两天，就是“差遣七十门徒出去传道”的日子。所有的神学院的学生们，以及学校里半数以上的学习其他专业的学生们，还有学校里的一些老师们，都两人一组、三人一组、或是四人一组地走上一天的路程，到一些我们在外围地区的站点，向那里的人们传福音。他们所走过的地区，包括了北京、保定和天津等地。

第四个礼拜的礼拜一，那些年轻的传道者们回来了，就像圣经里主耶稣差遣出去的七十门徒们回来的时候一样，内心充满了喜乐。他们总共去了十个地方，见到了六七百教会的成员。在那里的教会聚会中，圣灵大大地感动聚会中的每个人，使他们看见己罪、承认和悔改己罪，正如圣灵在通州教会所做的奇妙工作一样。十字架的大能感动了许多人的心，使他们归向救主，把生命敬献于他。在保定城里，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传教士和本土基督

徒们就都与神建立起极其亲密的关系。在美国传教士团体所带出的上千名中国基督徒中，从三月到六月的短短时间里，有超过半数的人们都得着圣灵的大大感动，看见了那位救主、王的荣耀。对于很多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的人们来说，跟随耶稣基督，都是意味着与他同受苦难，甚至舍弃性命，并与耶稣基督同得荣耀。

有一对外地来的传教士夫妇，当他们来到通州教会，并看见那五十多位弟兄签名的誓词的时候，说：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并与他同受患难——这只是暂时的，而在那以后，将要是永远的、回家的喜乐、幸福与荣耀。这位传教士所说的话，无意中成为一个很快就实现的预言！

---

下面的记述，是来自于位于北京城的长老教会的传教士的讲述：

大约是三月中旬的时候，保定城的长老教会的传教士WALTER牧师接受了来自于通州的传教士团体的邀请，去那里帮助他们，在通州的奋兴聚会中带领热忱的基督徒们更多地认识主的爱。在那里，WALTER牧师自己也得到了极大的激励。3月19日的时候，WALTER牧师在从通州返回保定的路上，经过北京的时候，向大家讲述了他在通州所看见的圣灵的奇妙工作。北京的众位弟兄姐妹在此之前已经一直渴望着，也能够得着那属灵中的激励和热忱；因此，WALTER牧师一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决定在北京也安排这样的类似聚会，并邀请了住校学生们、以及所有能够通知到的基督徒们，都一起来参加奋兴的聚会。这样的奋兴聚会一直持续到了凌晨。所有参会的人们都被WALTER牧师的话语大大感动和激励。就这样，一连好几天过去了，人们都沉浸在热情似火的圣洁情感之中。每一天早晨，都有热忱的祷告聚会。等到那个周末的时候，大家都意识到，应该继续这样热忱地聚会、切切地等候神的恩赐与祝福。于是，大家决定，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的每一天中，都保持持续的聚会，每天



聚会三次，——包括：每天早晨，在东城和西城分别进行半个小时的祷告聚会；每天下午在东城进行联合聚会；每天晚上在西城进行联合聚会。结果，这样的聚会一直连续进行了两个礼拜。最后，我们进行了敬献聚会；其形式类似于在通州教会之前所进行的聚会。而且，有更多的人们在誓词上签名，誓言献身于主。其中很多人都热忱而真挚地承认了自己的罪，并且，努力为自己的罪给别人带来的亏欠作出补偿或是弥补。最重要的是，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无论他带领我们到哪里去。

正如同其他地区同时正在发生的奋兴聚会一样，在这些聚会里，人们都热忱、痛悔地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有立即悔改的表现和行为。在每日的生活中，在每样事情中，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和榜样；同时，极其热忱而火热地把福音告诉别人。

这些奋兴聚会，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在神学院里的年轻同学们，奇妙地预备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当年夏天所发生的义和团风暴中，展现出极其伟大的忠贞和勇气。当年夏天，许多人都为信仰而舍弃了性命，成为可歌可泣的中国基督徒殉道者。不仅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受到如此大的感动和预备；在教会里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也同样在生命与灵魂之中得到极大的刚强和勇气——在那从未有过的苦难、患难、死亡和逼迫面前，他们都展现出信仰的力量和忠贞。

---

在南方，在宁波，教会的众基督徒们也在为时局而关心、并切切祷告，祈求能够得着圣灵的感动与鼓励，在主里面刚强壮胆。一位长老教会的牧师记述到：

在宁波的教会里，有一个很大的巧合——当清帝国朝廷的排外法令的圣旨开始传遍中国的那一天，正是宁波教会在进行禁食祷告的那一天。这是另一个例子，显明了神对他的子民百姓的奇妙预备；使他们能够经历患难、经受试炼。在宁波众教会中的一个教会，那里的倪牧师在每个礼拜天的时候，都为大家诵读一本关于殉道者的书籍。在义和团风暴来临之前，这样的诵读已经持续有一年的时间了。当义和团风暴来临前仅仅几个礼拜时，倪牧师刚好把那本殉道者的书为大家诵读完了。五月的时候，倪牧师鼓励大家，要在逼迫面前刚强壮胆。他说：——“这是因为，神在以前的历世历代中，总是在一个国家中用殉道者们开辟、建立起来他的国度；在中国，也不会有例外”。

---

著名的传教士团体——中国内地会，其中的DREYER先生写到：

当我们回顾过去几个月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清楚地看见，神是怎样恩典地预备了山西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基督仆人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经受患难与试炼。我们在山西，经受干旱和饥荒的患难；并得到了提醒，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仰望、倚靠那全能的造物主。COOPER牧师五月来访问我们的时候，他的讲道信息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鼓励和力量。尤其是，他讲到了《希伯来书13章5节、6节》中的话语。“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

山西省太谷市的教会中的CLAPP小姐在5月25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当时山西的干旱，并写到：

“上个礼拜，我们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聚会，来使大家得到安慰，并把我们的心更近地贴近到主的面前”。

在太原市，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内地会的会议；传教士们、同工们一起来讨论福音工作的情况。1900年2月25日的时候，COOMBS小姐在笔记中记述到：“1900年的会议是一次让人极其难忘的回忆。会议中的主旨是什么？会议的主旨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心灵的眼睛应当注目在他的身上；我们应当在他里面得着安息与安慰；他是我们的全部”。

后来，那次参会的许多人都在1900年的夏天殉道了。然而，他们的眼目自始至终都聚焦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聚焦在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上；并且，他们已经进入天上的神的国度，已经看见基督的荣耀，并已经与他在天上同得荣耀。

-----

在经历了华北众教会的1900年春夏之交的属灵大复兴运动以后，义和团的风暴很快来临了。在苦难与试炼中，传教士们与中国基督徒们都经历了痛苦与泪水交织的岁月，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与磨难，经历了那些看似没有出路的争战与艰辛，经历了身体上的日日夜夜的酷刑疼痛与折磨，经历了心灵的痛苦和伤痛，经历了信仰的试炼。

有一天，有坏消息传来，说有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成员们，在临近的城市中集合起来。又有一天，有消息传来，说有一小部分基督徒们受到了迫害。五月上旬的时候，从北京南边开始有很多难民汇聚到北京，带来各种各样不好的消息。到处都开始充满了逼迫的刀剑与火

焰。很快，那些在北京外地的本土中国基督徒传道人们知道，灾难最终要大规模临到了。在各地，义和团成员们就在教会的门口、在基督徒们的门口，挥舞着大刀进行着操练。在本书里，没有什么画面，比这样的场面更令人流泪了——那些中国基督徒的传道者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把男人、妇女、儿童们招聚在一起，把他们的灵魂交托在神的里面。

有一位中国女孩在回忆中说到：——1900年6月20日，北京卫理公会的JEWELL太太，在一间卫理公会的学校中，与上百名女学生们一起，一同跪下来，一同祷告。这些女孩子们向自己的老师告别。这位JEWELL老师将要不得不撤走，而义和团们则要大批地闯进学校来，用刀剑杀死这些女孩子们。然而，她们都是以平静的眼神和表情，以信靠的心，直面那即将到来的无以名状的恐怖与患难。

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团体的BRIDGMAN学校，在义和团风暴来临时，也是这样面临许多生离死别。在很多殉道者中间，其中有二十位同学，尤其令人追忆。他们在风暴前回到乡间，在那里与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们一同殉道。

FENN牧师记述了卫理公会的男生住宿学校的情况：

“六月一日临近的时候，是学校快要放暑假的时候。此时，同学们已经在北京城的街道上听见和遇见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义和团们在城市里到处都在进行肆无忌惮的操练，并且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和侮辱性。最后，同学们不得不请求学校提前一个礼拜放假，这样他们好早一点疏散开来，在风暴来临以前撤走。但是，学校的老师们建议大家继续学习，按原计划完成本学期的学业。——因为按着当时的情况，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北京城里和乡下究竟哪里更安全，也不知道是在有外国人的地方更安全一些，还是在没有外国人的地方更安全一些。——同学们接受了学校的建议，继续安静地完成本学期

的学业，并顺利通过了期末考试。6月6日的时候，学校的四十名同学准备放假离开北京。那四十位同学中，后来，有十五位在1900年的夏天殉难了；但是，就我们目前所知，在这四十位同学中，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苟且偷生而在威逼面前放弃自己信仰的。当他们放假准备离校的时候，临行前，他们的老师们对他们说：‘同学们，我们不知道这个夏天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我们面临的，是极大的危险和威胁；然而，我们的主一定会在我们的患难中拯救我们。你们在我们学校这里学到了数学与科学。但是，比这些数学与科学更加重要的，是你们所得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每天都听见这福音，你们中间也几乎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这福音。你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也都下定决心，跟随耶稣基督的样式和榜样。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职分，就是，我们应当信守我们的真理，哪怕是付上一切代价’。同学们都表示，他们将信守真理。他们也都果然如此去做了。”

---

1900年六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是通州教会在义和团风暴来临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从那以后，通州教会的教会地址就将被义和团们焚毁。在那个六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当中，基督徒们聚集在那里，敬拜上帝。没有什么，比那个场面，更能显明在灾难来临之前，中国基督徒们所面临的可怕局面、以及信心之中的得胜了。对于那一天的回忆，没有什么准确的书面文字留下来。但是，通过当时的一次姐妹聚会中的一些口头交谈，我们还是可以得出很多当时的印象。

唐太太讲述了当天的情景。当她手中拿着圣经和赞美诗，走向教会的时候，街上的人群朝她戏笑着说：“什么，还敢去教会跟那些外国鬼子们混在一起啊？你不知道再过几天你们就都要被宰了吗？”

在姐妹聚会中坐在唐太太身边的一个年轻女孩也说：“我也是经过那同一条街。街上的那些人对我指指点点，嘲笑我的脚没有被束缚过，说：‘看她的大脚丫子。她肯定是一个跟着外国鬼子的狗腿子’。”

有一位年轻姐妹说，“我看见在城门上贴着一张黄色的纸，上面是用红字写的告示。义和团们说要把这样的红字告示贴遍北京城。他们说，那个告示上的红字，是用基督徒的血写的；如果要是有人靠近那个告示一尺以内的距离，那么，七天之内就会疯掉。”

另一位姐妹说：“这个肯定跟那个广泛流传的关于外国人用小孩心脏和眼睛来制作药品的谣言是同一类的。”

前边的姐妹继续说：“当我经过街边的一口水井的时候，看见井口被蒙住了，封得紧紧的，就像是一个鼓一样。旁边的人说，几天前有谣言说，一个要饭的乞丐，告诉别人说，有外国人给了他一包毒药，让他把那些毒药扔到井口里。我们听说，有上百个义和团成员们都武装了起来，他们要趁天黑的时候，来焚毁教会，并杀掉其中的每一个人。那天晚上他们没来。不过我得坦白，那天晚上我睡得非常不踏实”。

姐妹聚会中的另一位姐妹起来说：“西城的井口也都是这样被封锁起来了。只有少数人才能有权利到井里面打水。有一个传教士太太告诉我说，上个礼拜天她在那里主持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妇女进来，问她说，外国人是不是在井里面下了毒。那位传教士太太平静而微笑地回答说：‘如果我们要是下毒了，你认为我还敢这样在你们中间主持聚会吗？在过去的这许多年中，我们不是一直在你们病的时候，送给你们医药吗？不是一直在你们饥饿的时候，送给你们食物吗？难道你们还不明白，我们是爱你们的吗？’那位妇女回答说：‘是的，当然了。但是，他们有人也说，基督徒们不怕喝井里的毒水，因为外国人把解毒药给了那些基

督徒们’。”

另外一位姐妹说：“我还听有的谣言说，-----有人使用了外国人的煤油来点灯，结果，要是有什么人坐在那个煤油灯的旁边，只要过几分钟的时间，眼珠子就会掉出来”。

一位面容焦虑的妇女说：“我觉得这些谣言一点都不是在开玩笑。几天前，当有一个传教士太太在一条繁忙的大马路上行走的时候，有一大群人截住了她，然后在她面前表演了一个哑剧，就是把一个人砍头的场面。你们听说在南边40里的地方，有两个英国传教士被杀害的事情了吗？我觉得，我们的传教士们，应该赶快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另一个姐妹说：“如果这些传教士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另一个站在门口的姐妹说：“这些传教士们如果留在这里，只能是白白送死。就算是最坏的情况真地发生了，而我们都逃到了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可是，我们几个人，再加上三、四个传教士，又能抵挡得了多长时间呢？我看，最好的机会，是大家分散开来，暂时躲到山里、或是村庄之中。在那里，别人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一个同伴说：“我听说，我们教会的执事、李先生说，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不会逃到任何地方去。他就准备待在家里，像平时一样”。

一位年轻的母亲，声音有点颤抖，说：“我不怕死---只要他们能把我快点杀死。我害怕的是侮辱和折磨。还有我的孩子！”

另一位年纪大一些的母亲说：“这几个礼拜以来，我的心里都是充满了忧伤和焦虑。我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一些衣物，要是情况不好，就准备逃走。但是我现在的心情非常平静。不管是生是死，我都要信靠耶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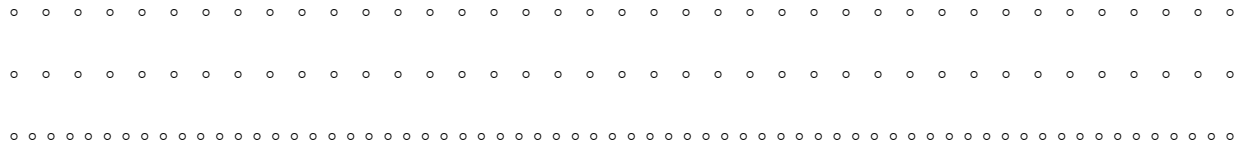
在1900年的整个上半年，在通州教会所经历的属灵奋兴聚会中，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连续的祷告聚会中，在中国基督徒们所看见的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中，他们得到了力量、平安；这使他们能够面对即将到来的逼迫与患难；使他们能够信守真理，在主的面前谨守忠贞的爱。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看见，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赐下圣灵的感动与力量，使他们经历、显出了生死不渝的挚情。

并非所有人都在患难中对神忠贞不渝。在通州教会的两百五十名成员中，最后，有三个人在家里树立起了偶像，以躲避屠杀。然而，感谢神，有那么多人，他们不但不畏死亡和逼迫，而且，即使在家人与邻居的劝说之下，仍然毫不动摇，“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神的儿子，走向那争战之地  
将要得到那君王的冠冕  
他的宝血流淌  
谁愿意跟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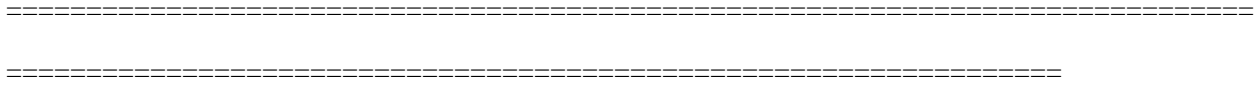
谁愿意饮他的苦杯  
虽然伤痛，却是得胜  
谁愿意用忍耐的心，背上十字架  
谁愿意跟随他？



## 第二章

北京城内被围困的基督徒们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一位中国女孩讲述被围困的事情

我在北京的BRIDGMAN学校上学。五月末的时候，义和团的风暴开始了。我们开始准备逃散。同学们准备一放假就各回各家。我没有自己的家。六年前，我11岁的时候，家人都死于疟疾，我成了一个孤儿。一位传教士太太收养了我，并为我找到了一个家，把我安置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现在居住的那个地方，是在孔先生的家里。孔先生是一位传道人，也是一位医生，他的家里有他的太太，以及两个小儿子。他们的家是在通州城里，距离北京城有三十里地。

1900年6月7日，一个礼拜四的早晨，有一个年轻人，从十里地外的一个村庄逃难过来。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他一边啜泣，一边对我们说：“我是我们村子里面二十个基督徒中，仅有的活下来的人。昨天晚上，义和团们，以及军队的士兵们，闯进了我们村子，焚烧了教会，焚烧了我们的房屋家园，杀了所有的基督徒。只有我逃了出来。”

几个小时以后，从附近的市镇又有一个年轻人逃了过来。他向我们讲述了，当天早晨，义和团们用刀剑，把他们那里的基督徒们一个一个杀死，连婴儿和老妇也不放过。义和团的杀戮风暴，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这里呢？

此时，脸色忧郁的几位传教士们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去城里见过了本地的负责官员。可是，那位官员也爱莫能助。那个官员流着眼泪说，他自己已经没有权力保护他们了；——由于他以前保护外国人的立场，现在，他自己的性命都面临危险。当天晚上，那几位传教士们必须要连夜逃到北京城里去。我们这些在通州的中国基督徒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跟随传教士们一起逃到北京城去，还是赶快四散开来，各自寻找逃难所呢？我的那位传教士太太、我的养母，希望我也去北京。孔先生一家也决定，抛下家业，和传教士们一起逃到北京城去。

6月7日的那天下午和晚上，非常令人难过；我们每个人只带了一些很少的生活必需品；大家钻在一个盖了布的马车里，连夜向北京进发。有的时候，在车子里面颠簸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好像是做梦一样；但是，耶稣离我们非常地近；我们的心理面，没有害怕。太阳升起来、天亮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有一半的路程。在路边的村庄那里，我们看见，小孩子们仍然像往常那样在街道上玩耍。我们并没有遇到什么义和团。然后不久，我们就看见了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我们很快就进入了城墙外的卫理公会的避难所。

这个时候，在北京，还没有外国人或是基督徒被杀。但是，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义和团们开始涌入北京。在我们到达北京的那一天、礼拜五，在北京城的卫理公会的避难所中，已经有七十多个外国人，包括传教士、男女老幼，另外还有很多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在那里避难。他们是从北京附近的村镇逃过来的。来自于我们学校、和我一起到达北京的，有二十名同学。这些同学都是无家可归的-----因为他们的家人也处于危险之中。其他人都逃回了各自的家。我们这些人到达北京卫理公会避难营地的时候，已经是天色将晚了。我们大家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此时心情是多么奇怪！其中，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亲人此时是否还活着。大家聚居在那个很大、很美的教堂里面。我们坐在一起，在夜晚的星光下，彼此都在思索着，接下来的几天，将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二十名同学，都是女孩，都是基督徒。此时，在我们中间，即使是最小的女孩子，也都没有流一滴眼泪。当晚，大家就这样睡在那间教堂里。以后的很多夜里，大家也就是这样住在那里。每天晚上，马路对面的卫理公会女子住宿学校的一百个女同学们，也列队来到我们这个教堂里；大家睡在一起，是为了能够有更大的安全性。

我与孔先生一家，住在卫理公会营地中一个很小的小房子里，就在教堂的旁边。在这附近，有一些房屋和学校。很多外国人都挤在传教士们的住处里面；而我们这些中国人则挤在神学院阅览室和宿舍里面。一天一天过去了，来到我们这里避难的人们越来越多，很快就达到了七百人。于是，帐棚就在空地上被搭起来了。那些来避难的人们，常会讲述在外面、城里或是乡村中的可怕事情。大家听了，都感到心情极其沉重。我们也听说了，在我们原

来的通州教会，有好几百人因为来不及逃跑而被杀，还有很多人被从他们的藏身之处搜捕出来，被残酷杀死。

有一些逃到我们这里来的难民，在他们身上，有刀剑或是火焰焚烧的伤口。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或是其他至爱的亲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亲人们陈尸于北京街头，或是仆倒在被焚毁的、曾经是多么幸福的家园里。

营地中的男人们则非常忙碌，根本没有时间去聆听那些令人极度伤心的事情。他们日以继夜的劳碌着，准备在营地周围迅速建起四围的围墙和堡垒。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女人们和孩童们也会帮助他们搬砖或是挖砖。组织者们也在教堂里储藏了很多食品等生活用品，能够维持我们营地中这些数百人、近千人在几天之内的生存所需。我们营地所在的地理位置，距离六十尺高的北京城墙只有大约两百米。我们常常能看见，在城墙顶端，有朝廷的军兵在巡逻。他们在城墙上，向我们张望。要是那几千军兵向我们冲过来朝我们开火，又或是如果他们在城墙上，向我们开炮，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活命呢？实际上，在城里，距离我们四五百米的地方，已经有几千朝廷的军兵在那里安营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逃到北京城以后的第六天。在黄昏中，所有的妇女们都集合在教堂旁边的四间屋子里晚祷、聚会。正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听见有大喊的声音：“开火！开火！”

有人跑到门口来对我们说：“义和团来了！”

没有人惊叫或是仓惶乱跑。我们平静地从跪着的姿势中站了起来；祷告会的主持人让大家

准备好，等待进入教堂里面去。我们走到门外，看见不远处有枪的烟火。义和团开始向我们驻地附近的一个小教堂开枪。在我们的营地，所有的男人都拿起了长枪和长矛，准备着，一旦义和团冲进来，就和他们战斗。我们的耳边，听见了一些枪响。从美国大使馆那里，派来了二十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准备帮助我们并保护这个驻地。此时，义和团的暴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所处的大街上焚烧小教堂的建筑。很快，传教士太太们来到我们这里，带领我们这些妇女和儿童们一起进入大教堂的建筑内。天色已晚，我们大家排着长长的队伍，向教堂走去；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显出害怕的样子。我在队伍中，甚至都没有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整个环境与情境，只是让人觉得很奇怪——仅此而已。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进入了教堂，找到门里面靠近门的一些空椅子坐下。我们彼此看不清脸，但是能听见彼此熟悉的声音。我们最后来到教堂里主日学的教室里，所有的女孩子和女同学们都集中在那里。

在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升起了焚烧房屋的黑烟。义和团们举着火把，从一个教会走到另一个教会，所过之处都被焚毁。我曾经上过学的一个学校，等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片灰烬。在每一条街道，都在搜捕基督徒。有成百上千的人们在那天晚上被刀剑杀死。我们看见，焚烧的烟火布满了夜色中的天空；然而，我们却听不见那些殉道者在刀剑之下凄惨的喊声。

第二天夜里，虽然在天空中仍然偶尔飘过焚烧的黑烟，但是，整个夜空非常清亮而美丽。在北京城里，凡是和外国人有关的地方，都已经被焚毁。外国人的房屋和商店，以及城市里的电报局、邮局，以及基督徒们的家庭，都被焚毁。夜里的时候，正当我们躺下要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从北京城的高墙的另一侧传来了呼喊声：“杀！杀！杀！”

这种喊杀声汇聚在一起，成为一种极大的声音。那是上万名义和团成员们在一起呼喊的声音。他们喊的口号是：“杀外国鬼子！杀光二毛子！杀！杀！”

暴民们的呼喊声，在这种疯狂之中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然后，这种混乱的声音突然嘎然而止。于是我们都安然入睡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四周的环境充满安宁。

---

现在，我让我的一位同学来讲述我们在北京被围困中的第十二天发生的事情：——

“6月20日之前的一晚，我们一百二十个女孩子们，像往常一样，躺在教堂的地面上睡觉休息。6月20日早上的时候，大家醒来以后，JEWELL太太和HAVEN小姐带领我们大家一起，穿过马路，到教室里面去上课。我们在那里也吃了早餐。我注意到，那天早上，我们碰到的每一位传教士，脸上的表情都非常苍白而焦虑。我们所有的老师中，只有一位按时到教室；其他的老师都晚来了一个小时。我们听说，老师们都在马路对面的房子内祷告、聚会。

有一位附近的女士过来告诉我们，需要小心，我们可能随时需要逃回到我们睡觉休息的教堂那里。那天早上，在北京城的高大城墙上，聚集了极多的朝廷军兵，向我们这边注视。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传教士们此时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刚得到命令，需要立刻离开我们，与北京城里所有的外国人一起，都逃到天津城去。这些传教士们竭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撤销这个决定；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改变决策层的心意。当JEWELL太太在祷告会结束以后、来告诉我们此时的境况的时候，我永远也不能忘记JEWELL太太的表情。

正是在这一天，清朝向所有西方国家宣战了。几个小时之内，整个朝廷的军队武装，都要

与我们敌对——而不只是义和团的暴民们。我们这里的二十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以及一些拿起武装自卫的男人们，怎么可能保护得了我们呢？也许，我们四散逃到街道上去，可能会有几个人能够逃脱性命。又或者，我们就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坐以待毙，等待义和团来屠杀我们。耶稣基督会来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也不必害怕。

我们一边想着这些念头，一边听着JEWELL太太讲话。在我们的心里，好像天国已经距离我们非常近了。地上的事情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天国的门已经打开。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亲爱的、挚爱的人们，已经进入了那天国的宝石之门。我们这里的一百二十个女孩子们，或者已经是孤儿，或者即将成为孤儿。有的同学们流下了眼泪；然而，这眼泪却不是出于惧怕自己的命运，而是，出于对伤心欲绝的老师们的同情；并更是，出于对她们的依依不舍的深情。

我们所有人跪下来。老师们与同学们都跪在一起。大多数同学们是平静的。我们聆听着，老师们用颤抖的声音，祷告着；她们伤心欲绝地把这些自己所至爱的学生们，交托在那位伟大的牧羊人手中。

正当我们跪着祷告的时候，另有一位老师走了进来，满怀喜悦地说：“我们得到允许，可以去大使馆。这些女孩子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听到这句话，我们都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在这些天中，我们都曾经多次对老师们说：“我们愿意和你们同生同死”。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长吩咐所有的传教士们，在驻地门口集合、报数。大家准备冒着危险，由这二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们护卫着，步行两公里到英国大使馆去。出发之前，检查人数，以防止有人被落下。我们学校的老师、HAVEN小姐，没有在那些传教士的队伍中。她不愿意把我们这些人留下、独自与其他传教士们离开。因此，她就一直站在我们这些二十名女同

学中间。等到HAVEN小姐带领我们走出营地、走上街头的时候，那些传教士以及他们家人的队伍已经在二十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护送下出发了。我们大家在后面跟随着前面传教士的队伍，走在街头上。HAVEN小姐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大家围绕着她，以免她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发现、把她从我们的队伍里叫出去。

当我们的队伍走出营地的时候，有好几百中国人也在我们后面跟着我们。他们中间有男人、女人、孩童，都是从各地到我们这里来避难的中国基督徒们。

我们一走上街道，就仿佛立刻落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如果有义和团的指挥者们知道我们现在走出营地的话，那么，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义和团会在北京的街头、等着屠杀我们！如果我们被义和团追杀的话，那么，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逃脱厄运呢？

在我们的路途上，我们必须经过一个城门。在那里，拥挤着数百名朝廷士兵。他们手中的刺刀和步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些士兵们，完全有可能把我们这些人一个一个抓起来；而我们此时毫无防卫，手无缚鸡之力。我们能够清楚地听见，这些士兵对我们的嘲笑。他们看着我们的队伍，彼此哄笑而叫嚣着说：“看这帮二毛子！他们满世界逃跑，有什么用啊？不管他们逃到哪里去，几天之内，就都要把他们宰了！”

然而，在我们的行进队伍中，笼罩着一种奇怪的平静气氛。即使是我们队伍中的儿童，都没有一声哭泣。没有一个人在说话。我们首先到达了法国大使馆。但是，法国大使馆的卫兵们不允许我们进去——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能够收留中国基督徒的命令。我们在法国大使馆的门外站了很长时间。传教士太太们的队伍已经都进去了；但是，HAVEN小姐仍然与我们站在一起，在门外等待。



不久，有消息传来；我们终于得到了允许，能够进入使馆区内卫兵守护的区域。在那里，有四百卫兵在守卫着。我们终于可以呼吸一下自由而轻松的空气了。使馆区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几个街区大小的范围的地区。我们沿着狭长的道路，来到了英国大使馆的门口。那里正对着朝廷的一位亲王府的入口。我们大家就地坐了下来。幸好那一带有一些树木，可以为我们遮挡一下炽热的烈日与酷暑。HAVEN小姐仍然与我们在一起；她坐在我们队伍的中间。这是一幅多么奇怪的场面！我们好几百人，就这样坐在那里，没有任何食物；除了我们手上的一点点东西之外，我们也没有任何生活的必需品。

---

以上，就是我的同学所讲述的经历。我的经历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那天早上，我走在队伍的后面，与妇女儿童们在一起。我能看见，在队伍的最后面，有一些传教士们和中国基督徒男子们，手里拿着自卫的武器，警惕地跟随着、护卫着大家。而在队伍中行走着的，是我们这些贫穷的、疲累的、饥饿的孩子们——我们没有床能躺下来休息，也没有水能够喝一口解渴！我们还要继续在这样的困苦状态中生活多久呢？

我们在使馆区的里面，坐在树下面。过了很久，终于，有一些传教士们从英国大使馆那里过来，与我们坐在一起，帮助和鼓励我们！他们与我们一直坐在树下，直到JAMES教授来到。JAMES教授带来了钥匙，打开了亲王府的门，把我们领进了位于英国大使馆对面的亲王府的府中。（亲王府的主人，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暗中持有亲西方态度的朝廷高层人士，是清朝皇室的一位亲王。此时，他已经离开这里，并把王府遗弃给了使馆区的人们）。

亲王府里有很多大的庭院，以及房屋。此时，在其中的一个大庭院里面，已经有1600中国

天主教徒们在那里栖身。他们中间，很多人身上都布满了刀伤或是烧伤的伤口。这些人是在两三天以前，在义和团们的暴行之中，逃难到这里来的。他们坐在砖地上，看起来非常疲惫！

第二个庭院，则是我们将要栖身的场所。在我们四周的房子里，是储藏室。其中布满了厚厚的灰尘。我们前面的主楼，是一个大厅。这时候，大家非常高兴地听到，有一个人喊着说：“这里有一个大厨房，以及做饭的炊具！”而且，厨房中还有一大锅已经做好的米饭。这是亲王府中的仆人们在逃走的时候，来不及吃完而剩下的。有一个传教士在府中发现了一口井。另一个传教士则在府中发现了一大堆煤。神真地是看顾着我们，并喂养我们，正如他在当年、在《旧约》中喂养以利亚一样。

在有的房间里，我们找到了一些床垫子。于是，那些疲累不堪的孩童们，以及一些生病的妇女们，被安排着、赶快躺下来休息。我们学校里的同学们，则被带到主楼大厅里。那是一间巨大的房间。有人搬来一些干草垫子，放在砖地上；这样，大家可以把它当作临时的床，躺下休息。

很快就到四点了。大多数男人，除了那些老弱病残的，都和传教士们一起，去粮店买一些米和面。有四、五位传教士太太们在忙碌着，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奇怪的新家，能够稍微舒服一些。突然，在我们耳边听到一种从未听见过的极大的声音；有极多的子弹穿过我们驻地的房檐。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立刻开始跪下来祷告。在空中，有成千上万的子弹嗖嗖的响声，这种感觉让人非常恐怖。但是，我们很快就习惯了这种背景声音；在枪声大作的那第一个小时内，甚至没有什么疲惫的母亲或是孩童在哭泣。

子弹是从东北方向过来的。中国军队和义和团们正在从那个方向攻击澳大利亚使馆。大约

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有一些人来到我们这里，对传教士们说，英国大使馆很可能也会马上就遭到攻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不赶快穿过马路、回到英国使馆区，那么，等会再走就可能会非常危险。于是，传教士们都很快离开这里了。但是，HAVEN小姐和JEWELL太太仍然坚持着，与我们这些女子学校的同学们在一起。过了一会，有一些传教士们回来，找她们。我看见，HAVEN小姐在与他们极其恳切地谈话。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HAVEN小姐一定是在恳切地请求他们，允许她留下来，和我们待在一起。可是，看起来，他们最终劝服了她。不久之后，HAVEN小姐就回到英国大使馆去了。那时候，HAVEN小姐她们出门以后，所穿过的街道，已经开始有子弹飞过。

你能够想象，我们这一百二十个女孩子们，就这样待在那高墙碧瓦的亲王府中的场面吗？晚上，我们躺在草垫子上，勉强找些东西当作被子睡觉。白天，有人给我们送来一日两餐的食物。我们就这样待在那里，一天又一天，一晚又一晚；我们听见冲锋号的进攻、冲杀的声音，听见成千上万的子弹在空中飞过；我们听见成千上万人的呼喊声：“杀！杀！杀！”

我们睡觉的房子，只是在南面有窗户；那个方向是子弹最少的。我们的房子在其它的方向上都是厚厚的砖墙。这些砖墙成为了我们的最好保障。我们渐渐习惯了枪弹的密集声音；每晚上，我们在枪弹声中静静地躺下睡觉。然而我们知道，在我们与死亡之间的距离，仅仅是那些厚厚的砖墙而已。这些砖墙，大概有十五尺高；在砖墙上面，站着日本使馆的士兵们和意大利使馆的士兵们；他们在那里守卫着，以防止义和团们和中国军队从这个方向攻入使馆区。如果砖墙中间任何地方被冲破一个口子，那么，进攻者们就会像洪水一样，从这里涌入整个使馆区域。

在我们耳边，经常会听见“开火！开火！”的呼喊声；并听见人们来往、急救伤员脚步声。如果我们探头向外张望，那么，就会看见，在东边和北边的方向上，常常升起燃烧的浓烟。这些浓烟，是由于义和团们在那些地方放火焚毁了许多建筑物。有时，那些被烧的建筑物

离我们非常近，就在亲王府的高墙之外；当浓烟飘过来的时候，会让人几乎窒息；这时候，我们就能听见墙外义和团们的欢呼声音。

过了几天以后，我们听到了另外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那是一种低沉而巨大的声响，是炮弹的声音。炮弹的声音划过空中，所过之处，在房顶上留下很多碎片。不久以后，义和团们的炮手调整了放炮的方向，使之射出的角度更低。炮弹的碎片以震耳欲聋的声音穿过了我们的房顶，在我们的头顶上撒播开来。

我记得，有一天的深夜，人们告诉我们说，亲王府的北门一带有房子着火了。看起来，地狱仿佛开了口子，喷出凶猛的烈焰，以及凶杀的吼叫。我问躺在我旁边的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说：“你害怕吗？”她回答说：“我不怕。我不觉得耶稣会让他们闯进来把我们杀死。”

在那些漫长的夜里，我们躺在亲王府中硬硬的砖地上，努力地彼此鼓励着；我们努力地把我们心灵的眼睛，注目于耶稣的爱与大能上。我们不能在晚上点灯。藏身于远处树中或是房顶的枪手，如果看见了我们的烛火灯光，那么，我们这里就会成为他们射击的靶子。在我们中间，只有有限的几本圣经。但是，我们这些同学们，平日里就已经习惯于把圣经里的一本书、一本书地背诵下来了。此时，我们坐在黑暗之中，彼此手拉着手，一起背诵圣经中那些宝贵的神的话语和应许；那些话语和应许，在这个患难的时刻，更加显得尤为珍贵、令人珍视。

---

有一天，是礼拜天；那是我们来到亲王府避难的第五天的时候。我现在回想：“义和团曾经

计划过，要在礼拜天、这圣日里，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令人畏惧吗”？——就是在那天下午，义和团发起了第一波攻击。在他们发起进攻的第一个小时内，枪声几乎是一直持续不断。

在那个礼拜天的上午，外面有大群的义和团，开始向我们所处的亲王府的北面一带的高墙外侧聚集。当时，在亲王府北面的那些房屋内，有很多中国基督徒在聚集、避难。下午，义和团发起进攻以后，他们那一带，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火力攻击。中国基督徒们在那一片地区勤奋地建起壁垒，并急速地忙于扑灭四处燃起的火星。有很多死人的尸体，或是奄奄一息、即将死亡的伤员们，从那一带被抬走。其中，有两位是中国基督徒传道人。

当时，我们想，义和团们迟早一定会冲进来的；他们冲杀进来以后，一定会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展开大规模的杀戮。我们无处可逃。我们只能静静地坐在这里等待。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在我们中间响起来——那是一首赞美诗的歌声，歌中唱到：“感谢神，因为一切祝福都是来自他”——很快，大家就加入歌唱的合声；歌声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大厅传到另一个大厅，直到最后，从四面八方都能听见这首赞美诗的回声。赞美诗的大合唱的歌声，压过了战斗中的枪弹声。所有听见这歌声的正在避难的中国基督徒们，都在内心中，在此时的四面围困的患难之中，感受到一丝丝温暖和平静安宁。

后来我们听说，当时，站在高墙上保卫使馆区、还击义和团的日本士兵们，听见了我们唱歌的声音，问旁边的人，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当他们知道了我们所唱诗歌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驻足、静静地听了一会，然后，都为我们齐声鼓掌。

那一天以后，有一位经常从英国大使馆那边冒着危险、往来奔走穿过街道、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照顾我们的传教士，来到我们所在的大厅。他急切地对我们说：“你们赶快跟着我，穿过街道，走到英国大使馆里面去。赶快起身跟我来”。

于是，我们赶紧起身，手上拿着一些很少的东西，走出墙桓，穿过街道。在街道的上空，常常有很多流弹飞过。我们在街道上穿行了几十米，来到英国大使馆西南侧的一个废弃的商店入口。在我们后面，跟着一些妇女与儿童。我们在崎岖的路上，走了有将近半个小时；然而，没有一个人被流弹打中受伤。义和团们和清朝军队们，主要集中的英国使馆的北面和西北面的方向上。当我们终于来到英国使馆的入口时，我们看见，我们的那些亲爱的老师们正在门内等待着我们。当我们快速走进卫兵们守卫着的门口时，她们向我们微笑，并迅速地握手。

老师们带领着我们，离开了英国使馆区内的西南角，经过一段狭窄的道路，来到英国使馆内另外一个地段。我们沿途经过了很很多燃烧着的房屋，到处都能听见砖头、木头断裂的刺耳声音。燃烧的浓烟，让人几乎无法呼吸。

几个小时以后，义和团们和清朝军队们对亲王府发动的第一波进攻止息了。MCDONALD先生决定，亲王府的那一带的建筑，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住。否则，那里就会成为他们进攻英国使馆的桥头堡、先锋营。因此，他同意，如果在那里守卫的日本士兵们和意大利士兵们遇到困难、需要支援，那么，英国使馆这里就会派出最大力量来保卫那里。所以，等到下午的时候，刚刚来到英国使馆的这些妇女儿童们，准备返回亲王府那里居住。她们在返回的路上，仍然得到了神的保守-----虽然她们经过流弹横飞的街道，但是，没有人被流弹击中受伤。在她们经过的街道上，仅仅五分钟以后，就有一头骡子被流弹射死了。

---

我，则再也没有回到过亲王府那里。两三天以前，孔先生的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刚刚被送到英国使馆来避难。孔太太此时病得很严重。一位传教士太太得到允许，把我留下来，让我在英国使馆这里照顾孔太太的这两个孩子。我们来到英国大使馆的中央地区；那里是一个庭院，有一些很高的柱子和屋檐。这里聚居着一些来自法国旅店的避难的人们；有很多男人、妇女与儿童。他们吃住都在这里。在庭院的一侧，有一群中国天主教的修女们；在她们旁边，我找到了我认识的三个朋友。

庭院的屋顶，遮挡了阳光；尽管如此，在下午的时候，那里仍然酷热难耐。这时，我们就要到旁边的一个小教堂里面去避暑。在小教堂那里，我们遇到了七十位传教士们；他们在那里居住；然而，他们总是在忙着跑来跑去，帮助和管理协调各项事务。他们需要帮助加固壁垒，提供饭食，帮助妇女们做饭，或是缝制上千个沙袋；这些沙袋要用来预备作为将来可能要进行战斗时的防护墙。

当空中的流弹不那么密集的时候，小孩子们会在院子里玩耍。孩子们玩耍时天真的笑声，使我们的心情得到了很多的慰藉。每天早上，传教士们的祷告聚会、以及唱诗的声音，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欣喜和安慰。我们也会看见来来往往的中国基督徒的男子们，他们奔向各处，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巩固工事，敌挡进攻。很多次，我看见人们，——不论是穷富，不论是衣服干净还是浑身肮脏，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家站在一起，排成长长的队列，传递水桶，来扑灭各处的火焰。这些火焰，好几次差点使英国使馆区内的房子着起大火来。

就这样，一整天，我看见人们忙碌地工作着；他们勤奋地挖掘着地里的土，来填充许许多多的沙袋。以后的每一天，我都看见有担架抬着伤兵和伤员，被送到设在网球场那里的临时医院去救治。有时，那些负伤的人们，被一个一个地接连着抬运过去；这让我们忧虑，不知道在英国使馆里守卫着的四百名英国士兵们，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白天的时候坐在庭院里的砖地上。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把被子铺在那里，仰躺着，看着夜空里的星光，照亮着我们的脸。每天夜里，天空中因飞过的枪弹而变得令人可畏。每天白天，空中的流弹就在我们的头上嗖嗖飞过。

---

整个白天的时候，那一群中国天主教修女姐妹们都一直在忙着缝制沙袋。当孔太太的病稍微好转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参与缝制沙袋的工作。这些修女们向我们讲述了，她们来英国使馆避难之前时的那些可怕情况。

几天前，义和团们闯入了她们藏身的天主教大教堂；在那里，有将近两千人聚集着避难；在这两千人中，也有少许外国的神职人员以及外国修女。义和团们闯进来以后，有些天主教徒们逃到了街道上；但是，那些人很快在街道上被抓住，并被当场杀死了。而在大教堂里面，以及附近的院子里，有好几百人被立刻杀死。在教堂里，义和团们见人就杀，即使是孩童和婴儿，也都被杀死。在当时那种情况中，看起来，几乎没有人能够逃得性命。

正当那个时候，有朋友去叫来援兵。有一些外国士兵，以及并非士兵的外国人，在这个时候赶到；其中，还有一个矮小粗壮的美国妇女，手里也拿着枪。后来，又有一个小队伍来到；他们到街上去把那些侥幸残余的中国天主教徒们聚集在一起；那时候，那些中国天主教徒们，包括很多妇女儿童们，正在大街上，被义和团到处追赶着杀死，像宰杀牲畜一样



被大规模砍死、焚烧。

就是这样，她们这些侥幸还活着的人们被领到了英国使馆来躲避灾难。那些修女告诉我们说，她们教堂里的那位令人尊敬的法国神父，当天就疯了，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恢复正常。

-----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在庭院中的时候，所看见的一幕景象。西面的天空中，布满了又黑又厚重的乌云，遮蔽了星光和天空。那时，我们所有人都很安静。黑暗中，突然有闪电迸发出来。突然，倾盆大雨浇灌在我们头上。在大雨中，仍然能够听见枪弹的声音。磅礴的雨水声音，与战斗的枪弹声音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都不能分辨，哪一个是雨声，哪一个是枪声。此时，从使馆区的四个方向，都有军队向我们进攻。子弹向我们倾泻过来。使馆里的钟楼的钟声敲响了，号召任何有武器的人都冲过去，守卫墙垣。人们站在一排，时刻准备着，看哪里防线薄弱了，就赶快冲向那个方向。

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令人可畏的夜晚。然而，当危难过去以后、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亮丽、晴朗、而美丽的早晨。天亮以后不久，我就听说了，昨晚战斗爆发之前的时候，我的那些在亲王府避难的同学们，已经被顺利带到了使馆内部南面的建筑物里。

我后来听她们转述了当时的情况。昨天，她们所在的亲王府的北侧，开始燃起大火。义和团们点燃了一间又一间房屋。在那里守卫的日本士兵和意大利士兵不得不节节后退。她们在烈火和令人窒息的浓烟之中，在嗖嗖的纷飞子弹中，不停地后退；她们匍匐在地上，一

一点一点朝南面爬去。远处，则是义和团们的叫好声：“好！好！”

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一直和同学们待在一起。孔先生一家在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雨水使我们不得不暂时离开中央庭院。

---

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中，还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完全详尽地讲述。我们二十二个同学们挤在很小的几间房间里生活。我们每天的食物，只有很少的一些粗麦。只有那些生病的人，才能喝到一点点汤！下午的太阳，酷晒着我们的小屋子；子弹和炮弹的弹片，偶尔会从我们的屋顶飞过。

但是，我们已经不再居于风暴的中心；而且，在我们中间，奇妙的是，仍然没有一个人受伤。在我们中间，在那个凄惨而暴烈的夏天，没有一个人死去！然而，那些一直藏身于马路对面的亲王府中的人们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在那里，有一些妇女和女孩子们被杀，或受伤严重。那里的生活条件也非常恶劣。空气中弥漫着有毒的味道；成群成群的苍蝇飞舞；她们睡觉的砖地上非常潮湿；食物极其简陋、无法下咽；这些情况，对于那里的婴儿和孩童来说，尤其困难。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新坟；有一个母亲在这期间失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仅有很少的几家人里，没有死人。

---

我们和同学们在缝制沙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每天会来看望我们几次，帮助我们渡过那些无聊而痛苦的日子。我们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救兵来了吗？”

终于，1900年7月18日，在一个多月的痛苦与死亡之后，从天津传来了一个消息。然而，我们的盼望再一次延后了；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们听到了很多消息；但是，从未有一个确据的消息告诉我们，救兵即将来到。

我们听见，法国使馆的下面，有地雷爆炸了。义和团他们也会在我们这里挖地道、设地雷吗？我们的日用所需和粮食，只够我们维持两个礼拜的了。接着，有消息传来，有联军部队，从天津出发了，很快就要到我们这里。

1900年8月13日的夜里，北京使馆区这里遭受到了义和团们以及清军部队的极其严重的攻击。总共有一万多人的部队向我们进攻。有十几门大炮向我们轰炸。炮弹和枪弹从东面、北面、西面倾泻过来。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危难的环境；我们心里确定地知道，——— 一直保守和看顾着我们的那位神，必将仍然看顾我们。所以，在这喧嚣的战火、四面的患难之中，我们仍然能够平安地睡觉。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听见一种新的响声。然而，在以前的几个礼拜中，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失望和望眼欲穿的难过；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敢指望这声音就是我们救兵的炮火声。———直到我们的一位老师，满脸喜悦地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我们聆听着北京城门那个方向传来的炮火声，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等到下午的时候，在英国使馆区这里，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欢呼的声音。救援部队已经进入英国使馆区了。

神拯救了我们；我们的敌人已经逃散。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经历。我们位于英国使馆和俄国使馆之间。有很多面容粗鄙的哥萨克人，不去他们自己的领馆区，却在我们这里乱逛。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吓，甚至比义和团更甚。英国领馆门口贴着告示，要求他们不得进入英国使馆；但是，这些匪徒一般的外国士兵根本就不在意。于是，有一些传教士们就一直与我们待在一起，随时保护我们，免得我们受到那些外国士兵的欺负。

俄国人向英国使馆提出要求，让把我们的住所提供出来，作为他们的兵营宿舍。所以，传教士们只好为我们寻找新的住所。这样，在义和团的围困结束六天以后，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子学校的同学们，再一次不得不搬到了一个新的住所。

我们这些BRIDGMAN女子学校的22位同学们，回到了我们从前学校校址的废墟旁，住在附近的一个废弃了的王府之中。六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学校被义和团焚毁之前，那个废弃的王府曾被义和团用来作为他们的营地。我们看见，在那里有很大的锅，是他们用来做饭的锅。我们也看见，在那里堆积着很多刀剑，其中很多刀剑上还沾着血迹。那些血迹，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的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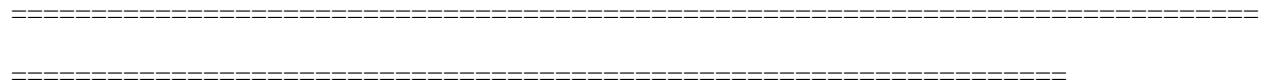
在得到解救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心情，既是喜悦，又是悲伤。我们看见，有的人在灾后与亲人重逢，父女相见-----互相都以为对方去世了，但彼此重逢相见的时候，都是喜极而泣；有的人则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家人，成为了一个孤儿。我们听说，在我们上一届班级中学习最好的同学、名叫路德的女孩子，已经在山西为主殉道了。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她。她去山西，远离家人和朋友，在那里作教师；但是，她却再也不能回来了。我们学校的同学中，总共有大约二十名同学殉道、得着了荣耀冠冕、进入了天上国度。在

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义和团的刀剑威逼之下、否认或是放弃自己的信仰。我们三个同学，在几个月的患难之中，一直躲藏在旷野、山洞、丛山峻岭之中。现在，她们回来了，与我们待在一起。

在我们被围困的那两个月里面，在困苦的日子中，我们常常想起，以色列的子民是怎样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之中行走和生活的；我们常常想，神怎样带领他们，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当我们从卫理公会的驻地，走向使馆区域的时候，不就像是在经过红海、神在我们的后面护卫我们吗？神以极其奇妙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食物和饮水；这使我们想起以色列在旷野中所得到的吗哪和磐石中的泉水。如果不是在我们被围困的两个礼拜之前，在英国使馆附近的政府仓库里刚刚储存进了上千桶的麦子，那么，我敢肯定，我们这些人早就饿死了。而当义和团以及清军部队用纵火的办法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神一次又一次地，使用风的大能、来为我们作战，把令人窒息、毁灭性的大火，吹向与我们相反的方向。

### 诗篇

*31:21 耶和華是应当稱頌的。因為他在堅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



在前面讲述的故事中，提到了1900年6月20日的那个关键的日子。那一天，四个传教士团体（长老教会协会，卫理公会协会，美国传教士协会，伦敦传教士团体）聚集在卫理公会的营地。在那天之前的晚上，有命令传来，要求他们赶快去往天津。但是，如果他们走了，那么，这营地中的七百名中国基督徒们，包括男人、妇女、儿童，该怎么办呢？而且，那

些藏身在城北的天主教大教堂中的、以及使馆区内的、三四千中国天主教徒们，该怎么办呢？当这个问题，在驻华外交使团中提出来的时候，天主教团体的代表不耐烦地说：“这对我来说毫无价值！”

在众多的传教士中，有的人对这些中国基督徒们有着更多的同情，有些则相对而言显得冷淡；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之前，所有人都认为，大家只对自己国家的人的安危负有责任。

神常常使用一些奇妙、并且奇异的方法，把他的子民百姓从深深的黑暗之中拯救出来。当外国的传教士团体准备离开北京、去往天津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一位德国牧师，在清朝政府指派的官兵护卫下、走在北京的街道上的时候，被一位清政府的军官杀害。这使所有的驻华外交人士醒悟过来。他们明白，清政府允诺的军队保护不可信任。因此，让所有的传教士们在清政府官兵护卫下去往天津的命令，立刻被驻华外交团体取消了。新的命令改为，要求所有的传教士团体立刻到英国使馆内聚集。

这引起了同样的问题：“传教士们究竟是应该把那七百名无助的中国基督徒难民们留在卫理公会的营地，还是应该把他们也带到有少量外国士兵守卫的使馆区域呢？”

这些西方人很快意识到，如果把这些中国基督徒们也带到使馆内，那么，所有人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而更加危险。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伦敦时报的MORRISON先生，以及伦敦学院的JAMES教授，是两位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人物。神使用他们二人，把这些中国基督徒带领到位于英国使馆对面的亲王府中，使他们在那里得到安全。那个亲王府的原来的主人，就是恰恰在当天早上，遗弃了这个府邸，把它留给了这些外国人，使他们可以在那里收容中国基督徒难民。

有一条宽宽的马路，位于英国使馆和那个亲王府之间。在那个王府内部，有很大的空间；其中容纳了极多的中国基督徒难民；他们一直置身其中，直到后来才撤退——后来，义和团们用纵火的办法，烧毁了整个府邸。那个王府最终被义和团完全烧毁掉，只剩下一个大门。

神的奇妙计划，使得他的儿女们被拯救。如果没有这些坚贞、勤劳而勇敢的中国基督徒难民们，——那么，在1900年的夏天，在北京城不会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够在义和团的风暴中、清政府军队的进攻中存活。无论是在夏日的酷暑的正午，还是潮湿的雨夜；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炮火齐鸣之中；这些中国基督徒们都在勤劳地在使馆区内做着各种工作，加固壁垒，修筑工事。他们直接拿起武器，参与战斗；他们为沙袋填土；修建堡垒。有的时候，在他们辛劳地为了自卫而工作的时候，数百名义和团们就在一墙之隔的外面，向墙里面扔过来如雨点一样的砖头石块。他们挖很深很长的战壕，离敌人如此之近，以至于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听到义和团们的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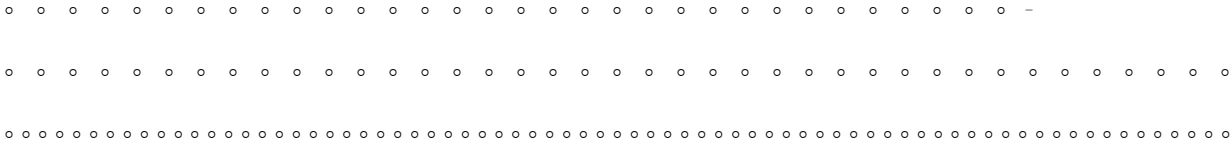
他们因缺少食物而非常孱弱，因沉重的劳作而非常疲惫；他们的职业本来是教师，学生，医生，牧师，商人，等等。有的人似乎看起来不是很习惯体力劳动。相对而言，基督徒要比天主教徒更加勤快一些、更能够适应艰难的劳动。在那些被围困的困苦日子里，每个人都学习到了忍耐的功课。

中国基督徒们的信实工作和劳动让所有人都很赞赏。在被围困时期，当危机非常严重、防线越来越薄弱的时候，决策层曾经有过考虑，想要把布置在亲王府那里的卫兵们撤回使馆区。然而，MORISSON博士说：“那些中国基督徒们挽救了那个区域。我们必须和他们同进退。”

当北京围困危机过去、所有人都得到解救以后，外国使馆区的首领，CONGER大使给被围困期间努力工作的美国传教士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想要在这里，向你们致以真诚的感谢。你们，以及你们所带领的所有中国基督徒们，挽救了我们。我们所有外国驻华使团都深刻地明白这一点。如果没有你们的智慧、成功的安排，如果没有那些中国基督徒们的辛勤、忘我的劳动，那么，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在这场围困中，是不可能一直活着、坚持到被解救一刻的。”

如果说，CONGER大使非常感谢这些美国传教士们的智慧、忍耐与辛劳；——那么，中国基督徒们则更加热爱那些传教士们；这些传教士们比任何人都爱护那些中国基督徒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他们的生命。在美国使馆的门前，至今仍然挂着一个中国基督徒们赠送的牌匾，以表达基督徒们对传教士们的感谢。



第三章

中国版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

1900年夏天，发生在中国的可怕事情，已经写在了《圣经》中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到这一章里的故事——不是透过许多世纪时间所遮掩的雾；不是借着先知们与以色列先辈们的异象；也不是借着尼禄时代（公元第一、第二世纪等时代，教会初期时所受的逼迫）那些关于殉道者的回忆；——而是，在1900年的全景式的经历与讲述中。

感谢神，我们的中国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在灾难与逼迫面前，展现出与《希伯来书十一章》中同样的伟大的英雄主义，同样的得胜的信心。这些事情，必将在今后的许多漫长年代之中，成为教会的荣耀冠冕，成为人们口中所述说的奇迹。

---

---

他们因着信，……堵了狮子的口

张太太是伦敦传教士团体在北京住宿学校中的一位很聪明的学生。当义和团风暴来到之前的时候，张太太的丈夫在北京西城的教会作传道人。张先生的母亲是位盲人，与张先生夫妇在一起生活。他们还有一个女儿，是一个婴儿，给他们一家带来很多幸福和喜乐。当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张先生在城里为家人找到了一个临时藏身的地方。此时，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他们已经不能再在家里居住。张先生自己到了乡下，想在乡下找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好把家人也接来居住。

但是，张先生已经来不及从乡下返回城里了。1900年6月13日，北京城已经变成一个大规模屠杀的场所。张太太，以及她的婆婆、还有怀中的婴儿，被人赶到了大街上。当晨光刚开始发亮的时候，张太太怀里抱着婴儿，手牵着瞎眼的婆婆，在大街上逡巡着。这时候，一个义和团成员发现了她们。他过来死死地抓住张太太的衣袖，说：“跟我来”。

张太太被那个义和团抓着、拽着，被一群围观的暴民们推搡着，往前走。此时，她已经看不见了自己的婆婆。那个抓她的义和团成员，很快开始发起“功”来。他躺在地上，口吐白沫，面容狰狞，极其愤怒。然后，他站起来，用手指头指着张太太说：“你这个二毛子，我今天一定要宰了你”。他把张太太拉到了城门口。在那里，有大队的义和团人马。有一个人带着黄色的头巾帽子，坐在一张桌子边上。在城门口，义和团已经设立起来一个审判堂。那个抓住张太太的义和团成员，把张太太交在了这里。然后，他转身离开了，说，要返回

去抓更多的人。

这位年轻的母亲所站着的地方，由于地上流淌着很多血，所以变得很滑。在她的旁边，堆积着一大堆死尸。那些死尸都被砍削成残缺的部分；就堆积在她的身旁。她轻轻地拍着怀中的孩子，看着年幼的女儿的脸，心里说：“这就是他们屠杀基督徒的地方了。他们一定会这样杀死我和我的孩子”。她心里祷告说：“哦主啊，请给我勇气，让我能够勇敢地为你作见证。使我能够坚持到底”。

那个带着黄色头巾帽子的人审问她说：“你是基督徒吗？”

她回答说：“是的”。没有一丝犹豫。

“你是哪个教会的？”

“我是一名基督教新教徒”。

于是，这名义和团的首领拿来一柱香，放在张太太的手中，对她说：“你只要在神像面前烧这柱香，我们就饶你不死”。

她坚决地回答说：“绝不！”

此时，围观的人群开始哄笑，大叫：“杀了她！杀了她！让我们瞧瞧，她们的耶稣是怎么拯救她、让她复活的。”

张太太转过头来对人群说：“我的身体，会被你们砍成碎片，就像这里堆积的那些尸体一样。但是，我的灵魂将要离开你们，将要和耶稣在一起。”

一个围观的士兵小声嘟囔着说：“这些基督徒们胆子怎么都这么大！他们怎么一点都不怕死。”

于是，义和团的首领去拿刀。趁着这个时候，一个士兵把张太太叫过来说：“你这个可恶的东西，你真是该死。可是这个小婴儿也得要被杀死。你要是被宰了，谁能管这个孩子呢？快点！逃命去吧！”

那群士兵们给张太太开出一条路来。张太太步履蹒跚，已经几乎跑不动。那些士兵们就把她给推搡着、推走了。她听见后面的喊声，于是，身上仿佛有了力量；她继续向前跑去，也不知道是什么方向。她后面仍然跟着一些看热闹的人群。张太太劝说他们，不要再跟着自己，让自己能够平静地离开。

张太太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她身心憔悴；怀中的婴儿啼哭着。在一个井边，她停了下来，恳求看井的人，给自己一口水喝；但是却被拒绝、并被赶走了。晚上，张太太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那是一个很脏的洞口。她钻了进去，靠着墙蜷缩着，待了一晚上。孩子一直不停地啼哭，张太太想尽办法来哄着孩子。

天蒙蒙亮之前，张太太看见远处有一闪一闪的火光。好像是有人在寻找什么。那灯光越来越近了。张太太紧张得简直不能呼吸。然而——那是多么巨大的、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喜乐！借着微弱的灯笼的光，张太太看见了，那正是自己丈夫的面庞！张先生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在北京城里到处寻找自己的太太——他已经走遍了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夫妻重逢的巨大喜悦，很快变成了对瞎眼母亲的担忧。那位盲人老妇，此时一定是孤独无助；她还活着吗？她在哪里呢？

张先生成功地雇了一辆马车，载着太太和孩子，来到城外乡下的一个安全地方，暂居在那里。然而，挂念着母亲的张先生，每天都要进到北京城里去，焦急地到处寻找自己的母亲。可是一直没有任何结果。很快，义和团的风暴危险，也临到了张先生一家人暂居的村庄。村庄里的村民，由于害怕义和团的烧杀劫掠，就把张先生一家赶了出来。张先生一家三口人不得不走三、四天的路程，去往张先生的童年时的老家。一路上，没有旅馆接收他们。沿途的村庄也不允许他们喝井里的水。张先生的女儿发着高烧；她的舌头干燥泛白；脸上的皮肤干裂。终于，这个孩子去世了。张先生和太太把孩子葬在沿途的路边。

张先生的亲戚们，给义和团上交了一大笔罚款，因而，救了他们夫妇的命。然后，张先生立刻回到北京去寻找自己的母亲。可是，他的母亲始终不知下落。后来，张先生在北京城里殉道了。

张太太住在乡下的避难地，等待丈夫的消息。可是，她等了整整六个月，也没有任何消息。后来，当义和团风暴终于过去以后，在张太太返回北京城以后，她才知道，自己的丈夫、

父亲、母亲、妹妹、瞎眼婆婆，全都殉道了。他们已经进入那天上之神的美好圣洁的国度，得着主的荣耀的冠冕。然而，张太太自己的获救，正如《圣经》中记述的但以理的获救；她身处险地，身居死亡的门口；然而，那位看不见的大能者的手，却使她安然无恙；使她成为一位在地上的、勇敢的救主之恩典的见证者。

---

---

### 灭了烈火的猛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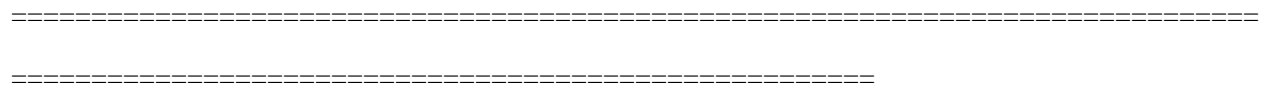
当义和团和清军攻打使馆区的时候，他们使用火攻的方法，点燃了许多建筑物，并从这些焚毁的废墟处，向前、向各国使馆方向，节节进攻。当时，那些火焰的威势和力量，使得死亡显得如此触手可及。在火焰的进攻方一侧，是成千上万的义和团们的叫喊声；他们手中拿着刀剑，大声喊着说：“杀！杀！”

在火焰的防卫方一侧，则是几百人在拼命地扑灭大火；同时，则有更多的几百人，在祷告，在祈求上帝的大能，求神遏制住火焰的发展。上帝垂听了基督徒们的祷告，并且，立刻回应了他们。在英国使馆区域，有一次，基督徒们栖身的房屋着起了大火；但是，风向忽然改变，火势很快熄灭了。

有很多基督徒，在整个华北的大屠杀期间殉道了；并且，他们的尸体也被义和团燃烧成灰烬。然而，即使是那燃烧的火势，也被信心的力量所扑灭。

在山西省的中国传教士内地会的一个地点，有一位基督徒，名叫任先生；同伴们都叫他“虔诚”，以此来描述他的品格。在义和团风暴期间，任先生和太太被义和团抓住。他们双手被绑在背后，被带到一个偶像的寺庙里；义和团们把他们绑起来，吊在庙里面的一个柱子上，用棍子痛打。义和团们还嫌这样的折磨不够，于是，在他们的脚下升起火来，把他们的脚几乎烧焦。

然后，义和团们把任太太释放了；但是却继续折磨任先生。他们把他捆起来，放置到一大圈火焰环绕着的中央地方，要让他在那里慢慢地死去。任先生在极度的痛苦之下，发疯似地自己滚入到火焰之中。清军的士兵们在旁边观看着这些事情；他们对义和团的残忍行为非常愤怒。他们走过来，赶走了义和团们，把这个可怜的任先生从火堆里救出来，发现他还奄奄一息地活着；就把他带到了衙门里。衙门里的官府大人把任先生扔到了黑暗的大牢里。就这样，任先生的性命由于火焰的燃烧，反而获救。



脱离了刀剑的锋刃

孔德昌的故事

义和团风暴以前，在美国长老教会北京男子住宿学校，有一位在那里学习了很多年的学生，名叫孔德昌。他学习优秀，并常常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从事基督徒的工作。毕业以后，

他首先从事了去乡下传福音的工作。当义和团的大屠杀开始的时候，他与父母逃到了山中的一个乡村。下面，是他讲述的故事：-----

每天，我都背着妈妈爬到山顶上，藏在葡萄园的树中。我心里相信，神会为那一切信靠他的人们开一条出路。在那个树中，我们整日都在祷告。1900年6月30日，有义和团来抓捕我们，要把我们都杀了。我们躲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的时候，我的父母极力劝我，让我自己去逃命。

我问他们：“如果你们被抓了，你们愿意在义和团面前见证主耶稣吗？我一定不会放弃我的信仰。”

他们回答我说：“是的。如果，真地到了那个生死关头，那么，我们虽然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再相见了，但是，最后，我们一定会在天上、在天父的脚前相见，我们会在那里永远永远在一起。”

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眼中都充满了眼泪。然后，我们一起爬上了山顶，接着，又翻过了一座山；两位老人向西走去；而我则独自朝东北方向走去。可是，我的脸一直依依不舍地看着西边的方向，心里面非常难过，时时情不自禁地痛哭。我祷告说：“哦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再相见。”

我离开了父母，翻过了几个山脊，来到一些村镇。我试图为自己找一个工作，可是一直没有成功；仅仅要到了几碗稀饭。我继续向东北走去，碰到了一个姓李的农民，并在他那里为他工作。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当我放下锄头，回到老李的住处休息的时候，在路上面对



面碰到了一帮人。他们问我：“你是二毛子吗？”他们的手里拿着叉子，随时准备扎我。我说：“我是来这儿找活干的。你们要是不信，就去问那间房子里的老李。”

可是，问话的人就好像没听见一样。他们继续说：“我要宰了你，夺了你的钱和命”。在他们那群人中，另有一个人说：“把他放了吧”。但是，那个拿着叉子的姓张的人不愿意放了我。他放下手里的叉子，拿起一把大刀，在我脑袋的周围晃来晃去；一边吓唬我，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的。这时候那群人中有一个说：“把他宰了就完了。真是怪麻烦的”。另一个人说：“咱们把他捆到那边的树上，把他烧死吧”。还有一个人说：“把他拉到官府去”。于是，我就被他们押着，走向官府。

我们走到一半路的时候，有个人说：“来，咱们用绳子把他绑起来，关在这里的这间房子里。等明天早上的时候，再往前走”。那个姓张的人，手里的刀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脖子。有的人叫道：“在这儿把他宰了算了！免得他趁半夜逃跑”。另一个人对我说：“你们到处散播不好的东西，害人、流血；所以，我们也要害你们”。他接着说，——那些修建起来的铁路是多么不好；并且，那些铁路害死了无数的人。突然，我的脑袋上挨了一刀，我当即倒在了地上。有些人把我扶起来，用烧红了的线绑扎我的伤口；但是血仍然在止不住地流。在这整个过程中，我的内心非常平静、平安，没有什么害怕，就像我已经在主的怀中了一样。他们还是继续把我往官府押送。

快走到衙门口附近的村子的时候，一个人问我说：“你是不是二毛子？”我说：“我不是”。那个人问我身边另一个被抓的人：“你是不是？”他说：“我不是，我就只是卖过一些豆腐给外国人”。有很多人围着我们，人们手里拿着大刀长矛，灯笼火把。

我被押到了衙门，长官升堂审问。他问：“你是不是二毛子？”

“我不是”。

“你给我说老实话，你信什么宗教”。

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立刻，堂上的人们喊了起来：“如果你要不是二毛子，谁还是二毛子？”

我说：“我请求你们，允许我说几句话。耶稣教会（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区别是源自于罗马天主教会的问题。在保定，他们只抓天主教徒，却并不骚扰耶稣教徒【注：一开始的确如此，但是后来的情况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我们的教义是要使人脱离悲惨、得到幸福，而不是要跟随任何一个当世的人。并且，我是一个读书人。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检查我的双手；我的手上没有什么茧子。”

但是，衙门的长官下令，把我的手脚捆起来，关在监狱里；并说，明天要把我们这些受审的人烧死。这个时候，牢里面那个另外被关着的人，开始不断地重复着念佛。看守们说：“这个念佛的人肯定不是基督徒。但是那个人肯定是个二毛子。我看他总是眼睛看天上，嘴里面说‘天父’什么的”。

那个念佛的人对看守说：“给我一些香，我要烧香；或者给我一些纸，我要烧纸供奉”。

我利用这个机会对那个念佛的人说：“如果你要是这么做了的话，不但不会对你有什么帮助，而且，你的灵魂也不会得救的”。

第二天，来了很多人。他们改变了主意，要把我们押送到池州去受审，然后行刑。当我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对他们说：“你们要杀我，就在这里杀我吧。为什么还要再走四十里路呢”。我虽然没有在嘴上出声祷告，但是，在我的心里，始终感觉离主很近。当我们在去池州的路上仅走了一小段以后，押送的人就对我们说：“把你们的钱和衣服都给我们，我们就放你们逃生”。

我说：“如果这样，请允许我给自己留点钱买食物，要不就饿死了”。就这样，他们把我们两个人放了。于是，我们二人坐下说话。我买了一些饼，与他一边说、一边聊。我告诉他，我在北京上学，在医院里帮助救治病人，分发药物。我们做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挽救人、帮助人。我们聊着聊着，天色晚了；于是，就躺在地上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这个同伴就带着我，在山路中走来走去，回到了我原来帮老李干活的那个地方。7月4日的下午，来了一个衙门里的官。那个官一见到我就说：“你是个二毛子，我本来要抓你的！”然后，他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了老李。我只好立刻逃跑。我一直向北逃跑，走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休息。早上的时候，我沿着坟地的边上，一直向北走。又过了一天，我穿过了一段长城。接下来的一天，又过了一段长城。我这样迂回前进的时候，遇到路人；他们告诉我说：“长城的每个箭楼上，都有义和团把守；你过不去的”。我对他们说：“神一定会为那信靠他的人开一条路的。要是上帝没有一直带领我，我怎么可能一直活到现在？”于是，我越过了长城；7月12日的时候，我来到一个村庄，叫大牙台村。

虽然这个村子没有义和团，但是，那里正在闹饥荒。幸运的是，这里有一位王先生，是我以前就常常听说过的。王先生是从通州过来的一个地主。我找到他，请他给我一份锄地或是摘菜的工作。按着这里的习惯，如果有人想要在这里给人干活，那么，工人没有工资，但是可以有饮食。虽然我当时不知道日历，但是，我记得，6月10日是主日、礼拜天。所以，我按着日期，到每个礼拜天的时候，我都要爬到山上去，或是到高高的高粱地里去，跪下

祷告。

我来到这个村子里干了几天活以后，村子里来了一些喇嘛庙的人。那些喇嘛庙的人命令所有人、每家人，都要每天晚上来对着东南方向烧香、磕头、撒凉水。管理我们这些工人的工头说：“等我们吃完饭以后，就要去烧香。如果有谁不愿意干，那他就是二毛子”。等到吃饭时间的时候，我匆匆忙忙吃完了自己的饭，就跑去躺在自己睡觉的地方——砖垛子里，假装睡觉。他们喊了我几次，我都没有回答。所以他们也没有太在意。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先吃完了饭，然后出门去，走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第三天晚饭以后，我走到放羊的人那里，对他们说：“我睡觉的地方有很多跳蚤，咬得我没法睡觉。让我在你这个放羊的羊圈睡觉吧”。就这样，我每天晚上都到牧羊人那里去睡觉。过了一些日子以后，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那两位牧羊人——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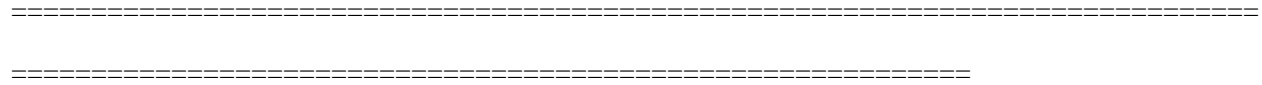
这个北方地区很冷，到八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结霜了。我没有鞋，但却必须要每天出去干活、割麦子。我的眼睛常常充满了泪水；一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在默默地祷告。虽然我听说，北京的外国人都被杀光了，清朝军队都在激烈作战；但是，我想：“主不会允许在北京的那些信靠他的人们尽都灭亡的”。从始至终，这就是我的想法。每次当有从南边来的过客的时候，我就迫切地去打探消息。他们都说：“外国人和他们的跟随者们都被杀光了”。由于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离北京有好几百公里，所以，直到10月6日，我才听说，北京的外国人已经得到了解救。我为此感谢主，说：“我的苦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我从管工人的工头那里得到了一些钱帛以后，就赶快向北京走去。10月24日，当我走到离北京十几公里的地方的时候，我碰到了三个抢劫犯。他们拿着锋利的匕首，把我打倒，抢了我的皮靴以后，把我放走了。

当我进城以后，我先去了长老教会的地址。我眼中所看见的一片凄凉景象，使我伤心欲绝。我打听到，传教士们都住在前门那边一带；于是，就到那里去向我的老朋友们问好。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得到了神极大的恩慈；这恩慈使我的心中安宁；并且，我一直相信，神会保护他的儿女，使他们不会在北京全然灭绝。在痛苦与患难之中，神的良善一直保守着我；使我不会否认他，不会向那些偶像磕头、烧香、献祭。

更奇妙的是一个东北书贩的得救过程；他也是一名基督徒。他被抓捕、押送到了义和团的一个庙里。那里站着两百个义和团成员们，他们的刀上都滴着血迹。在那里，已经有很多天主教徒被杀死了。他被迫下跪；然后，义和团审问他说：“你跟随外国人吗？”他回答说：“不。但是我跟随耶稣”。义和团接着问下一个问题：“你现在愿意敬拜佛祖吗？”他说：“我愿意敬拜那真正的佛祖；我相信那独一的真神”。

刀剑一直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以为，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时刻了。但是，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义和团们没有杀他。他们仍然重重地折磨他、鞭打他；不过，最后还是把他给放了。他现在仍然活着，而且，内心对神的拯救充满了赞美和感恩。



软弱变为刚强

耿太太是美国传教士协会在通州所成立之教会的一员。她是一位温和腼腆的矮个子妇女。

耿太太出嫁以后，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她的丈夫是一个只知道贪图利益、却不关心灵魂的人。看起来，耿太太似乎没有什么特长；她不能背诵多少圣经的经句；常常沉默寡言；若不是患难来临，我们大家肯定不会知道，在耿太太看似柔弱的身体里，竟然有如此勇敢的灵魂。

耿太太一家住在教会学校附近的一间小屋子里。当义和团大屠杀来临的时候，他们一家隐秘地搬到了城里的一个地方，希望在那里隐姓埋名、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一家刚到那里住了几天，有一天晚上的时候，耿先生出去了。这时候，门口传来义和团们“杀！杀！”的声音。耿太太的小女儿坐在里屋；她的小外甥，紧紧地顶住门。耿太太的那个外甥的父亲，刚刚在几个小时之前被义和团酷刑折磨致死。义和团们提着灯笼，成群结队地、凶暴地闯进屋子里来。耿太太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她的脸色平静而无畏。义和团粗鲁地抓住她，把她拉向门口。她说：“你们不需要抓我。我可以跟你们去哪里都可以”。

她跟着他们，沿着北京城的街道，走了大约一公里，来到一个庙里。义和团们提着灯笼，脸上露出胜利的、高兴的表情。他们把耿太太带到庙里，要求她向那些庙里的偶像上香。耿太太说：“我不能向它们上香。你们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会那样做的”。义和团们商议之后，决定把她带到另一座大庙里；那里是义和团的一个总部。耿太太说：“你们把我带到哪里去也没用。我不会敬拜那些虚假的偶像的。你们要是想因为这个杀我，就在这里杀我吧”。

于是，这些义和团就在那里杀死了她；并且，像往常一样，把她的尸体切碎，扔在那个庙的门口。然而，耿太太的勇敢的灵魂，已经与主同在；神的力量，使那软弱的，变成刚强。

---

---

## 争战显出勇敢

在北京的使馆区域被围困攻打期间，1900年7月1日的时候，从北京城墙那个方向，有一小队人来到使馆区。其中，有两个华北神学院的男孩子。他们抬着一个基督徒伤员；那个人脚上中弹受伤。他们说，另外还有四个基督徒也刚刚中弹身亡。前方还有一个伤员。下面是他们的讲述：——

今天早上，在美国使馆的东面，有一阵极其猛烈的、如雨的炮弹。在那里守卫的德国士兵撤退以后，清朝军队迅速占领了他们的壁垒；但是，由于他们害怕地雷，又或者可能是由于某种迷信的原因，清朝军队没有占领美国士兵的壁垒。我们这些在使馆区避难的中国基督徒们，有大约六七十人被叫去帮助美国使馆守卫。很快，我们填充了几百个沙袋，并把这些沙袋扛到靠近城墙的那个方向，以作为防卫。后来，那些沙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们使美国使馆的卫兵以及英国使馆的卫兵能够赶快补充、加固好他们的防线。

我们在来回搬运沙袋的过程中，一开始，那些占领了德国壁垒的清朝军队似乎没有注意；但是，突然有很多子弹向我们射来；有几个抬运沙袋的人当即就中弹死亡了。带领我们扛沙袋的人，一见到这个情况，赶快躲藏起来。我对我附近的几个同学和朋友们说：“大家往前冲吧。那些美国士兵在冒死守卫我们；咱们也应该赶快把这个沙袋壁垒搭好，才能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就这样冒着弹雨，继续往返扛沙袋，直到把壁垒都搭建好。很多人被子弹射死了。这是我们往返最后一趟的时候，抬回来的伤员。

---

---

##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在1900年夏天的义和团风暴之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常常听说很多人，那些父亲、母亲、妻子、丈夫、儿女，彼此重逢的时候，喜极而泣；他们本来都以为对方已经死了；但是，在重逢的时候，他们默默地对彼此说：“死了，但是又活过来了！”下面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活”的故事。

### 涿州的郭明

（涿州是位于北京至保定的铁路沿线上的一个大城。那里也是美国传教士团体建立教会的一个站点。）

五月末的时候，我看见有两万义和团集合在一起，毁坏铁轨和火车车厢。我赶快去北京把这个消息告诉相关人员；然后，我回到了涿州的家里。那些义和团破坏了铁路以后，就来到涿州。

有一个义和团成员，姓贺；他是我认识的一个好人。他托人带消息给我，让我赶快避难、逃命。我当天就逃跑了。我的妻子和父母都留在了家里。我的父母都还不是基督徒。在逃



跑的路上，我经过一个码头的时候，碰到一个人，名叫苗常静；他是菜村的村长。他知道我一定会经过菜村的南边，往天津去；于是，他纠集了三百名义和团，在村子那边堵截我。我躲在那附近的朋友（名叫陈茂）的家里。苗常静的儿子，苗长城，在陈茂的家里遇到了我。我看见苗长城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陈茂对我说：“你经常来我家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害怕？怕什么？你不用怕。那些义和团会尊敬我的。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苗长城走了以后，仅过了半个小时，就有许多义和团来到了。他们从四面围住了陈茂的房子，然后派人进到屋子里来，说：“郭明在这吗？”我从里屋出来以后，看见，在我的面前是像树林一样的密密麻麻的长枪长矛。这个时候，我就是插翅也难飞。那些义和团们在门外，用长枪长矛捅坏了房子四周的窗户与门。他们把我拉到院子中，用长枪长矛敲打我、捅我。有的人说：“不要在这儿杀他，免得把这个房子弄脏了”。所以，他们把我拉到村子外面。

此时，我的心里，已经完全没有活命的希望；只是在心里想着我的孩子们，想着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突然，《圣经——使徒行传》中司提反殉道时的情境，映入了我的脑海；我大声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些义和团愤怒地喊道：“这个家伙就是一个活着的叛徒。在他的心里没有一点悔改。他还在这背诵他们的圣经”。他们越来越气愤，把刀压在我的脖子上，把我向前推搡。我的整个身体都像是瘫痪了一样，没有力气。这个时候，就像做梦一样，我听见有人说：“不要在这杀他。把他带到祭坛那里，去那里用他来献祭”。

人群把我推搡到菜村的北面；那里是村子的庙和祭坛。在祭坛旁边，有一个六尺高的柱子。他们把我反绑在那里，使我处于一个下跪的姿势。我的肚子上由于很多刀伤，已经开始肿胀发炎；我的嘴里干燥、饥渴难耐。此时，又热又干的风吹着。义和团们要把我的心脏打开、挖出来，用于献祭。那个时候，我在心里祷告，希望能有人来为我说情。

正在那时，有四个人进到庙里来。义和团们喊道：“有外人来了！赶快拿武器！”那四个人中为首的说：“你管谁叫外人？郭明是个二毛子；难道我们也是二毛子吗？你们义和团的教义是按人的规矩，还是按神仙的规矩？要是按人的规矩，我们就也来学习学习你们献祭的仪式。要是按神仙的规矩，我们就看看你们那个烧纸的方式，灵验不灵验”。

（有时候，义和团用一种烧纸的迷信方式，来决定是否杀一个人。如果烧纸的灰往上升，就不杀人。如果烧纸的灰不往上升，就杀人）。

于是，义和团就在他们的神仙面前，烧了几张纸；结果，烧纸的灰烬，是往上升的。看见这些，义和团们都垂头丧气地放下手中的刀枪，把头上的红头巾也都摘下来，放在椅子上。他们不杀我了。我向他们要一些水喝；他们给了我一点水。然后，那四个人给我松绑。这个时候，我极其虚弱，无法走路；他们就雇了一个人，把我放在筐子里，抬回到陈茂家中。

我委托一个人到涿州去，把我的情况告诉我的妻子。我妻子听到了我的情况以后，晕了过去，很久都不能恢复。我父亲却说斥责她的话：“你不要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要不是当初你去教会学校上课，我儿子怎么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妻子跪在他面前，请求原谅。但是我父亲更加讨厌她。于是，我妻子就想来找我，想到我这里来安慰我、照顾我，跟我一起死。但是，她刚走到城门口，就被亲戚们拽回了家。

我的朋友们联合起来，凑足了一百六十贯银子，给义和团交了罚款，挽救了我的性命。但是那个村长苗常静，心里仍然非常苦毒和仇恨，一心想要早晚把我杀了。菜村的村民们知道我是一个诚实、信实的人，不忍心看见苗村长杀我；于是，就偷偷告诉我，苗村长的杀

我的决心和计划。我连夜逃到了北京的卫理公会的营地。在使馆区被围困攻打期间，我也安然存活下来。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我就赶快会涿州和妻子团聚了。

=====  
=====  
  
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释放原文作赎）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李先生是在东北的长老教会的一位年轻的牧者。ROSS博士记述了，李先生是怎样被义和团抓捕、并忍受严刑一直到最后的：-----

那些暴民非常渴望，能够让李先生放弃自己的信仰-----甚至超过想让他死。在行刑场地，他们把李先生捆起来，就像对其他那些要砍头的人一样。他们问他：“你还传讲耶稣教吗？”李先生回答说：“是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于是，义和团用刀砍下李先生的一个胳膊肘。然后，再问他同样的问题。李先生的回答仍然不变。于是，就这样，义和团们砍下李先生的另一个胳膊肘，一只耳朵，另一只耳朵。然后，砍下他的嘴唇。可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每次砍他之前的时候，李先生的回答都是-----若他还活着，他就愿意把救赎的福音传讲给罪人。当他极其虚弱、快要无法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可能说不了话了；但是我不会停止我的信仰”。最后，义和团残忍地切开他的胸口，挖出他的心脏。李先生就那样一直坐在地上，就像是一个正常的活人坐着的姿势一样。他的心脏就那样在义和团的祭坛上陈列了好几天。现在，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那些从前的义和团中的很多成员们，他们自己都大声颂赞李先生的勇气与坚贞的信仰。

ROSS博士还写道：-----

李先生只有一个孩子，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李先生去世以后，那个女孩手中拿着圣经，逃走了。有的亲戚愿意收留她，但是，条件是，那本圣经必须被烧掉。她拒绝了。她拿着圣经，逃到高粱地里面，躲藏起来。义和团的人们并不认识她。然而，她在高粱地里被义和团发现了。她手中的圣经就是证据，而且是唯一的证据，证明了她是一个基督徒。义和团把她带到行刑场地，问她，是不是基督徒。她回答说是。这个女孩子，就这样无畏地站在那些刽子手面前。义和团们问她，怕不怕。她的回答是：“不管怕不怕，反正结果都一样”。然后，她微笑着，迎接砍向她的刀剑。

-----  
伦敦传教士团体的PEILL博士，记述了一位中国基督徒，怎样经受折磨，却不愿苟且得释放：

-----  
我们有一位信使，是一个矮个子，姓范。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往返于燕山、沧州和天津之间送信。范先生是一位心思细密、忠诚、诚实的人。在一个“喜爱钱财”被看作很正常、很普遍的国家里面，范先生不计名利的品格非常令人敬佩。他经常拒绝额外的工资或是小费。他常常说，自己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自己不需要钱-----他说这些话，并非是客气、寒暄的话，而是真的拒绝的言辞。他被义和团抓住了，被埋在深坑里。义和团们往坑里填土的时候，不断地问他，是否还信耶稣。但是，他自始至终都不放弃自己的信仰，直到完全被活埋至死。

---

又有人忍受戏弄

EDWRDS博士记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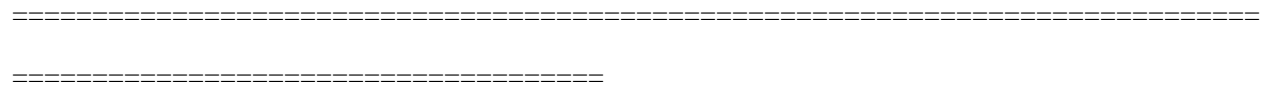
蔡青杨是义和团们尤其憎恨的对象，并且，承受了极大的苦难。他以前是一个给房子刷漆的油漆工；也曾经干过给寺庙里的偶像刷漆的工作。在太原的时候，蔡青杨因病住院，并在那里信主成为了基督徒。信主以后，蔡青杨就再也不给寺庙里的偶像刷漆了。回到家乡以后，蔡青杨把自己的房子办成了村里的教会，并且，常常放胆传讲福音；他常常去人多的地方，甚至是寺庙里，大胆讲述神的救恩。在义和团风暴期间，蔡青杨被义和团抓住、严刑拷打之后、押送到寿阳城受审。他浑身是伤，被捆绑着、放在路边。路过的人们都嘲笑他。有的人问他：“疼不疼啊，老师？”经过所谓的审判之后，他被判了死刑。在城外，他被砍头；头颅被挂在树上。

高先生是山西省忻州地区教会的基督徒。他在街头被义和团抓捕，被严刑拷打至死；尸体被扔在焚毁的教会的废墟上。高先生在被严刑拷打期间，还奄奄一息的时候，向路过的人恳求要一点水喝。一个人问他说：“你想要热水还是凉水？哦，我知道了，我给你一些温水”。那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喂给他酒喝；嘴上还对高先生说：“别人可没有你这么好的待遇”。这个受刑的人，就这样在那里，又过了一整天，受到许多路人的嘲笑和戏弄。

## 鞭打

孙先生是山东省滨州地区的基督徒。义和团风暴来临以后，孙先生带着两个儿子，逃离家乡。他进到城里，住在一个旅店里面。那个旅店的主人，也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不久，义和团就抓住了他和儿子们。义和团们把他们三口人绑起来，押送到官府审问。在官府里，孙先生问道：“我学习信仰的教义，敬拜上帝；遵守大清的律法，为什么要杀了我？”可是，官府的长官为了取悦于义和团，就下令，把孙先生鞭打三百下，并把他的儿子们关进大牢。第二天，义和团们把他们三口人从监狱里带出来，拉到城门外。当义和团们用刀剑把他们砍成碎片之前，孙先生跪下祷告说：“天父啊，请接受我的灵魂”。

李书持，是直隶省永平市的基督徒。在义和团风暴期间，他被义和团们捆绑、押送到城里的教会。在那里，暴民们对他进行了所谓的审判。但是，他坚决地拒绝放弃自己信仰。在那里，他被用鞭子抽打了五百下，关在市里的监狱中；在监狱里，他不久就死于严重的鞭伤。



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

王袍是永平教会的一位长老执事。在义和团风暴中，他亲眼看着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被殴打

至死。他自己也被鞭子抽打得浑身流血，体无完肤。义和团们问了他三次：“你还不愿放弃你的信仰吗？”他每次的回答都是：“不！不！不！杀了我也不！”王袍被丢进监狱，在那里关押了三个月，直到义和团风暴过去。

李甫所受的患难则更加令人难以置信。李甫是距离王袍不远的开平区的基督徒。六月份的时候，李甫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们，在他们村子里被义和团抓住。李甫的肚子上被捅了一刀，肩膀和后背几处被烧伤，后脚跟被严重砍伤，以致于终身残疾。李甫无助地躺在地上，目睹着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们遭受迫害。李太太的衣服被撕破了；一个孩子背上挨了一刀；另一个四岁的孩子，被义和团扔起来，一脚踢到马路上，就像是在踢一截木头。然后，李甫被绑在一个车子上；绑他的绳子非常紧，以致于过了好几个月以后，在他的前胸还有绳子的印迹。他的家人们也都被绑在车子上，拉到六十公里外的岚州。他们在烈日下，想要一口水，也得不到。这些义和团的暴民们想让岚州的长官判处李先生死刑；但是，那个长官只是把李先生一家人都关进了监狱。直到九月份、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他们才被释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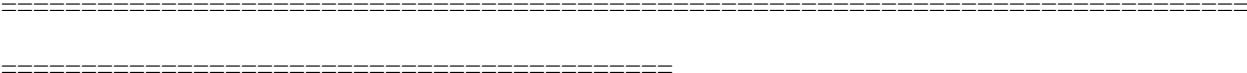
---

### 被石头打死

王先生是山西教会的一名基督徒。他是一位很著名的基督徒。所以，当义和团灾难来临的时候，王先生不得不带着妻子、孩子们逃走。王先生带着妻儿们逃到了旷野中的一片废弃之地。他在那里与妻儿分离，因为他想这样会让妻子和孩子们更加安全一些。王先生离开他们，朝更远的地方逃去。但是，他还是被邻村的人发现了。义和团们立即把他抓起来，

并用石头打他，直到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觉。后来，他们发现他还没死，就用收割庄稼用的工具打他，直到把他的脑袋打裂。但是王先生所有的家人都成功逃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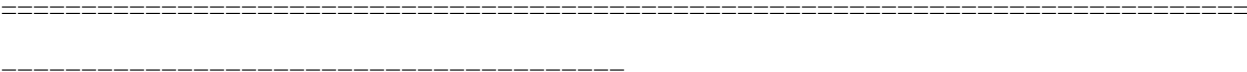
田先生是开平区的基督徒。他也被石头打死；尸体被义和团扔到了河里。



被 锯 锯 死

刘利，是开平区的基督徒。他被义和团抓住，用刀枪刺透，并被锯成碎片。义和团的暴徒们对此还不满意，就用火把他的残余尸体焚毁。然而，刘利有一些邻居，既不是义和团，也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是些老年人；这些人阻止义和团焚烧刘利的剩余尸体，并敬重地埋葬了他。

张宇闻，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也被义和团锯成碎片；而且，义和团还把那些碎片钉在墙上。



受 试 探



郑先生是一位六十四岁的老人。他是滨州教会的基督徒。在义和团风暴中，他被十几名义和团成员抓住；当时，他刚去教会敬拜以后回家来。义和团们抓住他以后，问：“你现在还每个礼拜天去教会敬拜吗？”他回答说：“是的，我还在敬拜”。义和团用刀指向他说：“如果你保证以后不再学习你们的教义，我们就不杀你”。郑先生回答说：“你们虽然威胁杀我，但是，我想要学习教义。如果我说我以后不学了，那么，我在上帝面前良心有愧”。义和团们把他拉到远处，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然而，郑先生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最后，那些义和团们，就在路边，把他砍成了碎片。

在东北，有一个基督徒，人们管他叫“张老瞎子”。他被义和团抓住以后，带到庙里。义和团命令他给庙里的偶像上香。他对那些逼迫者们说：“我只敬拜那一位独一的永生上帝”。义和团命令他悔改。他说：“我已经悔改自己的罪”。义和团问他，信不信佛；他说：“不，我只相信耶稣基督”。义和团们说：“那你就必须得死”。说着，他们就砍下了他的头颅。在死之前，张先生唱了一首赞美诗。

在北京，有一位妇女基督徒，怀里抱着孩子；义和团两次给她“只要放弃信仰、就可以免死”的机会。然而，她对那引诱试探者说：“先生，我不能那样做。但是我可以为了我的主而死”。很快，她就听见了她的主的召唤，看见了神所应许的祝福，并且，她已经得着了那生命的冠冕，进入了那天上之神的永远国度。

=====

=====

## 被刀杀

滨州教会的赵太太，为了躲避义和团风暴，藏身在邻村的一个亲戚家里。义和团们听说了以后，就来把她抓走了。当她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的时候，赵太太就无畏地跟随那些义和团们出到村外。在村外，义和团们命令赵太太跪下来，面向东南，这样好让她敬拜义和团们的那些偶像众神。赵太太拒绝服从他们的命令，说：“我已经明白了真理，不会再敬拜偶像，而只是敬拜那独一的真神”。所以，赵太太跪下来，但是脸朝向另外一个方向。这激怒了那些义和团们。他们当即把她杀死，并焚毁了尸体。

在山西省忻州，七月一日的时候，有两个兄弟与其他的基督徒们在一个小教堂敬拜。敬拜的时候，义和团们闯了进来；但是那两个兄弟逃走了，回到自己的村子。然而，他们村子里的义和团立刻攻击了他们，烧毁了他们的房屋。那位兄长被烧死在屋子里面。弟弟被义和团抓到了城里的庙中，在那里接受义和团的审判。一开始，义和团的审判决定是，如果他能够给义和团们供献五十把刀来，就可以释放他、免他不死。但是，有两个义和团成员在他们的首领面前跪下来，恳求说，要立刻杀死他，“因为他干了很多坏事”。首领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义和团们把他带到行刑场地去。在路上，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天”。这让那些逼迫者更加恼怒。他们一出到城外，就立刻用刀把他杀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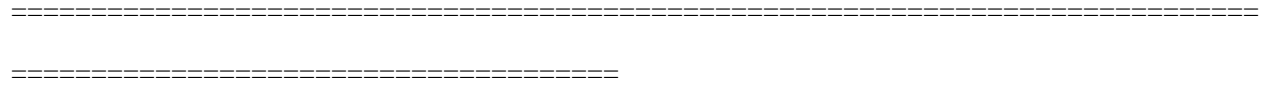
---

---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

六月九日的时候，李太太与丈夫一起，带着四岁的女儿，以及一个婴儿孩子，还有几个朋友，离开了位于通州附近的家，准备逃到130公里外的东山去避难。他们走了两天两夜，没有停下来睡觉；最后，他们精疲力竭地在一个寺庙的后面睡了一个晚上。然后，李先生离开她们，沿着山区的村子，一路要饭，往回走去；因为他要回去照顾孱弱的老母和长女。于是，那位年轻的妻子，李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手上牵着一个四岁的小孩，就这样翻山越岭地漂泊了五个半月。她们走过陡峭的山崖，怪石嶙峋的山峰，有时要睡在山洞里，有时要靠乞讨得食物，有时要给人做点零工。她的丈夫一直无法找到她的踪迹，悲哀地以为她已经死了。直到十一月下旬，李太太才蹒跚着回到北京的教会，见到了在那里居住的丈夫、李先生。此时，李太太瘦骨嶙峋，满面风霜，完全就是一个女乞丐的样子；脸庞完全被晒成黑色。她怀中抱着极度饥饿的婴儿，手上牵着可怜的四岁女儿。在漫长的旅程中，李太太一直赤足，又冷又饿；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衣服，抵挡山里的风雪。李太太回到北京以后，在床上休养了几个礼拜，都仍然一直无法下床。

曹先生和曹太太，是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都属于通州教会。他们辗转逃到了山西省的山区之中，步行了超过一千六百公里距离的行程。曹太太是怎样用一双跛足走过了那些陡峭的山崖，他们又是怎样忍受了饥饿、赤身露体和刀剑——只有那些在软弱时候经历到神的恩惠、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丰盛的人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和了解。



患 难 ， 苦 害

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协会的HOBART先生写道：“我曾访问过直隶省的迁安。在那里有大约一

百名基督徒被残忍地杀害。许多人被绑在一个庙里的柱子上，然后脸上用烧着的香焚烧、点燃，直到人皮肤里的油被烧出来、落在地上。然后，他们被拉到外面去，被砍成几段。先是从手指砍起，每次砍掉一个关节。然后从脚趾也是这样砍。有一个人指责他们，结果那个人的嘴被刀剑刺穿，一直从左耳刺到右耳。还有一个人被活活烧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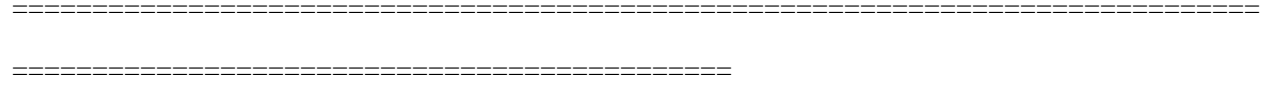
李太太是开平地区的一位基督徒。义和团们砍掉她的手和脚，然后，在她奄奄一息、没有彻底死去的时候，就把她埋在了地里。

李凯，是一位年过六十的老人。他是山西省的基督徒。他被自己本村的人抓捕起来，交到义和团的手中。义和团又把他送到了城里的官府。当李凯被带到官府面前审判的时候，李凯无惧地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因而，长官非常恼怒，下令用杖打他。当李凯被打得几乎没有知觉的时候，他们把他拉出去，经受一种最可怕的酷刑。他被放在一个很高的木头笼子里，头悬在顶部的一个孔里，脚尖几乎点着地。他在那里被悬了几个小时，然后被拉到城外与其他基督徒一起处决。

唐州地区，有一位老年基督徒。他们把他放在一个坑里，填土把他埋到齐腰的高度，上半身露在地面上；然后，在他的上半身撒上煤油，点燃煤油，把他活活烧死。

为什么要继续讲述这些令人反胃的野蛮行径呢？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要讲述——这些基督徒们的何等大的勇气与坚贞；讲述他们在那黑暗的背景之中，所显现出的耀眼的真光；——那么，我们就根本不会在这里去记述那些野蛮与丑陋的人性。那些暴民们用这样的残酷行径去威胁每一个基督徒。当一位软弱的基督徒妇女说“我不愿放弃我的信仰”的时候，暴民们就把她们怀中的孩子从她们的手上抢走，然后杀死、拆解尸体；可是，那伤心欲绝的母亲必然会满怀欣慰地看见天上的门开了，——看见他们的可爱儿女们，安然依偎在那良善

牧者的怀中。



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

在义和团风暴期间，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基督徒家庭，不得不逃亡。一个一个家庭，包括孱弱的妇女和幼小的孩童，不得不在山岭之中生活至少几个礼拜，忍受炎热夏日的酷暑、雨水泛滥的沟渠、以及夜间山顶凛冽的寒风。他们整日忍受饥饿，几乎渴死；他们不敢去村子里喝井里的水；山中几乎所有的泉水都常常在夏日的酷暑中干枯。他们像是野兽一样，被义和团追捕；他们的心中，恳求着神的应许：“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他们躺在山洞中，聆听野狼的嚎叫；此时，残暴之人的呼喊声，要比野兽的嚎叫声更加可怕。

六月的时候，北京教会寄宿学校的一个女孩和父母以及兄弟们一起逃到了东面的山区中。与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女性不同，这个女孩是从未缠足过的【注：当时在中国，只有基督徒们反对女性缠足】；然而，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发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这个女孩不得不把脚缠裹起来，穿上一双很小的鞋。他们翻过陡峭的山峦，又越过怪石嶙峋的低谷，到山区的村子里乞讨；或买来糙粮，自己生火做饭。有的时候，在晚上，有好心的人家收留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只能露天而眠，凝视夜空里的繁星。他们就这样漂泊了几百公里，穿过山峰，一直越过长城；他们走过荒无人烟的旷野，一直到十月份的时候，他们才能稍事休息。

=====  
=====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希伯来书12章1、2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  
.....  
.....

#### 第四章

因信至死、至死忠心

《启示录2章10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

---

## 李德贵

在通州以南30公里，有一个市镇叫 永乐淀。李德贵先生是通州神学院的一位毕业生；他在永乐淀这里，牧会了很多年，服事 永乐淀以及附近村庄里的基督徒们。他有三个年长一些的孩子，都在通州以及北京的寄宿学校里上学；还有三个年幼的男孩，最小的一个是四月才出生的襁褓里的婴儿。这三个幼子和父亲在 永乐淀镇外旁边的一个小村子里一起生活。永乐淀是一个有着城墙的小镇。

那个四月降生的婴儿，来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麻烦和患难的世界。1900年春夏之际，那些业余的义和团成员们，就开始在村子里演练他们各种奇怪的迷信仪式。在李先生的耳中，以及自己的娇小妻子的耳中，每天都会听见各种各样的谣言与威胁。在村子里，他们生活的环境中本来是充满了人们的尊重与信任；但是，现在，生活环境中开始弥漫着人们的怀疑、不信任的气氛。

很多奇怪的、怪诞的迷信，开始进入人的心里；关于那个新生婴儿，村子里面开始流传各种古怪的流言。人们开始口耳相传：“你见过哪个婴儿吗？他长着一对黑的翅膀。这就是跟着外国鬼子在一起鬼混的下场。这个孩子早晚会飞出去，给那帮外国鬼子干坏事。”

五月的最后一天，是一个礼拜四。那时，田地还没有成熟，农家还很清闲。在那片人口稠

密的区域，每一个村子里面的闲人们，都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义和团。在距离李先生家很近的一个庙里，义和团们设立了祭坛。以前，热忱的传教士们，以及半心半意的官府人员们，好几次都劝阻、解散了义和团们；可是，现在，谁要是再敢阻拦他们，那些义和团们就会向阻拦者发泄怒气。五月的最后一天，所有周围的区域的人们都来了；义和团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有好几千人包围了李先生的家；他们在外面呼喊：“杀！杀！”，叫喊声一遍一遍地响彻云霄。

这样的围攻和骚扰，给李先生幸福的一家人、以及在李先生家里的教会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平时，礼拜天的时候，仍然有大约三十个人在李先生家里敬拜上帝，唱赞美诗、听讲道、一起祷告。他们每天晚上在那里，与李先生和家人一起祷告；他们把心中的恐惧和关切之情，都交在天父上帝的手中。在李先生家的隔壁，是杨先生与太太，以及他们十六岁的女儿，和八岁的儿子。很多次，李先生都曾经委托杨先生去转告传教士们，即将有危险来临。

义和团在李先生家旁边的庙里设立祭坛的第二天，李先生就惊讶地听见，在自己的家门口有两次枪响。另有一天，有数百个义和团成员们，排成战斗的队形，经过李先生的家，用长枪、长矛指向他们家，说：“我们要先烧了牛牧屯，然后就是这里了。”

李先生对自己那位娇小的、但却是勇敢的妻子说：“我看，几天之内就要发生事情了。你不要逃到富河、你母亲那里，或是逃到通州的传教士们那里？”

他妻子说：“那你也去吗？”

李先生回答说：“不；我不能丢下这个教会和基督徒们不管。”



他妻子说：“那我也不走。如果我们必须得死，那就让咱们一起死吧。反正，到处都有义和团；无论逃到哪里，都会一样有危险的。愿神在我们死以后，至少可以让咱们的一个年长的孩子能够继续进行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作。”

李先生说：“我没有让李居回家来。他还在富河那里，和你的兄弟待在一起。他们都还年轻，也许可以能够逃到山里活命。另外，希望咱们的女儿们在北京能够安全。”

终于，到了六月六日的夜里。平时，杨先生在城里有一处房屋，租给了一个人住。那天，他去那里收取租金。租客对他喊叫说：“你以为我那么傻，会把钱付给一个死人吗？你已经跟一个死人差不多了！”旁边来了一群围观的人群；他们哄笑着说：“二毛子再也不能收租金喽！”

人群中，也有些人提醒杨先生，危险迫在眉睫。杨先生立刻赶回去，半夜的时候，悄悄进了李先生的家，告诉了这个情况。

李先生听了杨先生所说的话以后，对他说：“我想委托你，到通州去，再次把这个危险告诉那里的传教士们。”

杨先生说：“你准备逃命吗？”

李先生说：“不；我不准备逃命。愿神祝福你。我们可能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见面了。”

在这两个男人的脸上，流下眼泪来。李先生的话，成为了预言；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就在他们说话的这个时候，距离他们10公里的牛牧屯已经着起了大火。烈焰吞噬了那里的教堂，

以及基督徒们家庭的房屋。那里的男人、女人、老老少少，都像羊一样被宰杀了。

礼拜四的早晨，明亮清澈而美丽。此时，李先生家旁边的庙里的义和团的祭坛那里还没有什么人。永乐淀的所有义和团们都跑到牛牧屯那里、以及那附近的村子里，去和其他的义和团们一起烧杀劫掠了。

大约早上九点的时候，一位李先生家教會的成员、瞎眼妇人基督徒，来找李先生，说：“我的一个邻居私下告诉我，危险迫在眉睫，让我赶快逃命。他说，义和团已经杀了牛牧屯所有的基督徒。”

李先生说：“那就该轮到我们的了。让我们准备好吧。”

妇人说：“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派个人先去牛牧屯那里看看，是不是真地发生那些事情了呢？”

李先生说：“好。远流，你跑得快，你去那里看一下，行吗？”

那个年轻人很快就跑出去了。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年轻人回来了。他说：“我只看见那里，房屋都被烧毁了，废墟中还在冒着烟。我听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杀死了。只有一两个昨晚趁着黑夜逃走了。”

李先生问：“你没有看见义和团们吗？”

年轻人回答：“他们已经离开了牛牧屯，正在别的村子里抓基督徒。有一队人要抓我，但是我跑得快，把他们甩掉了。”

这个时候，有二十二个人在李先生家里。他们都是村里的基督徒。只有一家姓吴的不在这里。在邻近的村子里，也有很多基督徒们。

李先生说：“我们去通州吧。那是我们唯一活命的机会。我们已经不能再在这里保护教会的产业了。”

于是，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李先生提高声音祷告说：“天父，如果是你的旨意，使我们在这个旅程中死去，那么，我们愿意喜乐地回到天家。如果，你的旨意是使我们安全地到达通州，那么，我们也愿意感谢您。”

其他人也想在祷告的时候出声、说点什么，但是，大家都在止不住地哭泣；他们的哭声与眼泪，是在神面前的呼求。

很快，他们站了起来。李先生说：“我们必须现在就出发。再耽搁一会，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我们二十个人不能一起走。咱们应该分成几组上路，这样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在那个六月盛夏的正午，这个略显奇怪的队伍出发了。第一组队伍中，是一个姓张的年轻人，和五个孩子——张先生的六岁小妹妹，李先生的两个幼子，以及杨太太的两个孩子。在他们的后面不远，是杨太太，李先生和李太太，以及他们怀里的只有四十天的婴儿。在他们的后面一段距离之外，有十个人，主要是一些妇女。所有的人都走得很慢。有的人在生病；有的人年老体弱；有的孩童，年纪还小，不能快走。他们就这样，走向殉道者之路。

大约走了五公里以后，他们看见远处左前方，陆村冒出的黑烟。一些人喊道：“他们把王先生的家给烧了！”张先生和孩子们走在前面，看见前面村口有一些义和团们摆着的桌椅。他们在那里吃筵席。张先生与孩子们走过去的时候，没有被义和团发现。但是，义和团们发现了走在后面的杨太太等人。几百个义和团成员冲了过来，手中拿着长枪长矛，后面跟着一群群村民。张先生回头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义和团首领抓着杨太太的衣领。

张先生带着的那两个杨太太的孩子喊：“妈妈！妈妈！”他们一边哭，一边跑了过去。李先生的两个幼子，以及张先生的小妹妹，也跑了过去，并被义和团暴徒抓住了。那位年轻的张先生逃走了。下午的时候，他到达了通州，把情况告诉了那里的传教士们。

那个抓住杨太太的义和团首领，是当地的一个名人。他凶狠地问道：“你们要去哪里？”

“去通州。”

他得意地笑道：“这才是你的地方”。一边说着，他一边指着包围过来的、拿着枪矛的几百个义和团。

李先生说：“你们想要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带着的东西都给你们。”

“我们想要你们的命。”

李先生跪下来，双手伸向天空，说：“天父啊，若你要我们现在就走”——祷告的话还没有说完，李先生就被义和团的一个钩子给抓住，拉倒，躺卧在地上。

李太太哭喊着对义和团人群里那些她认识的邻居们说：“你们为什么恨我们呢？难道你们在生病的时候，不是都吃过我们给的药吗？我们不是为你们治过病吗？”

我们仅仅简单地描述接下来的场面。义和团把杨太太拉到了一边。李先生、李太太和六个孩子们，被义和团包围起来。伤心欲绝的杨太太看见自己的年幼儿子与女儿躺在地上。有一些义和团们似乎不太情愿干那些疯狂的事情。他们一遍一遍地包围着这些被抓的基督徒们，一遍一遍地向他们舞动着长枪长矛，嘴里面喊着一些疯狂的话语，直到突然变得疯狂、歇斯底里起来；他们大张着嘴，瞪圆了眼睛，用长枪长矛刺向那些无助的基督徒们。李太太请求饶了自己怀中的婴儿；而义和团们的反应则是，把婴儿抢过来，当作他们杀死的第一个牺牲品。李先生是他们一家人中，最后一个告别了这世界的恐怖丑恶、闭上了眼睛的人。

当疯狂的人群稍微散开一点的时候，杨太太看见自己的儿子还有一丝气息。她挣脱抓捕者的手，俯身在孩子的身上，恳求儿子对自己说句话；但是孩子已经极其虚弱，说不出话来。义和团“师兄”迅速跑过来，抓起杨太太，说：“你要是再跟他说话，我就杀了你。听着！三天之内，你不许哭。我现在先不杀你。我们要故意先留着你的命。你丈夫这几个礼拜以来，一直给外国人当探子。我们要先关着你。等他回来以后，我们要把你们两个一起杀了。”

于是，杨太太被义和团抓走，带回到 永乐淀。其他的人都死了，尸体就散落在路边。

前面我们讲到，年轻的张先生已经逃走了。张先生的六岁小妹妹，和其他七个人，已经死在路边。张先生的母亲是一位寡妇，她带着张先生的弟弟，走在他们教会逃亡队伍的最后一组。当义和团快要把杨太太抓走的时候，她们才迟缓地走到这里。在这里，张先生的母亲看见那些死去的尸体，也看见了她的六岁女儿就在其中。她以为，张先生也死在那些尸

体堆里面。

她绝望地跪在尘土里，哭喊着说：“把我也杀了吧！你们杀了我的儿子和闺女；把我也杀了吧。”

但是，奇怪的是，那些义和团们并没有满足她的这个要求。

几个小时以后，有一个人经过那条路的时候，看见在路边有人挖了两个坑，掩埋了那八具尸体。那个地点，成为当地人眼中的一个圣地，因为，在那个路边的坟墓里，埋葬着“至死忠心”、“至死信实”的人们。李先生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正如愿意为羊舍命的牧人。第二年春天，当人们挖开那两个坟墓、准备要用棺木厚葬死者的时候，看见李先生的尸体，仍然保持着祷告的姿势。是的，当神的终极之日来临的时候，李先生也会如此，在神的面前，忠心而敬虔。

在李先生和李太太去世以后（他们已在天上享有那美好的家园）不久的月份中，他们的长子们在山间逃命、漂泊，疲累，饥饿，被义和团四处追捕。他们的长女在北京的使馆区被围困，经受着枪林弹雨。他们十一岁的女儿在到处流浪，在夜间从一个村子走到一个村子；栖身在坟地之中；神的全能之爱，保守着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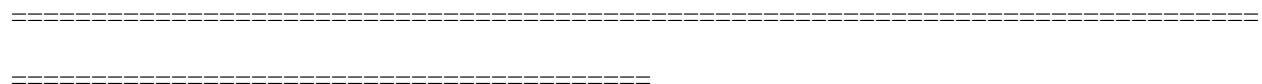
在李先生去世仅仅几天之后，他就在天国的安息之地，迎接着自己的老母亲，和自己的年轻妹妹，还有李太太的母亲，以及许许多多的、各处的基督徒们。他们都是《圣经——启示录》中所记述的那些穿着白衣的圣洁之民。随着 永乐淀的义和团们的暴虐行动进一步泛滥，永乐淀的基督徒们一个一个地，都从家中、或是藏身之地，被义和团抓捕、杀死了。他们

都与李先生同在天国了。

有一位八十岁的、驼背的老妇人，叫袁太太，头发已经全白。她走路的时候，口中总是喃喃地说着什么。有一天，义和团们看见她步履蹒跚地去一个店里买食物，并听见她在自言自语地、喃喃地说话。义和团愤怒地喊叫说：“你不管走到哪里，都还是在对耶稣祷告！你这个家伙还没悔改！”于是，他们操着长枪长矛，冲上去、当场把那个老太太杀死了。

有一位亲爱的妇人，在她成年以后，学会了阅读《圣经——新约》。在袁太太被杀死的那同一天，这位妇人在自己家的灶炉前弯腰做饭的时候，被义和团从背后猛捅一刀；她就这样浑身流着血，被义和团拖到他们的庙中，慢慢地被他们用刀切成碎片。

这些神的信实百姓们，已经安息在天国之中；在那伟大的牧者怀中，他们已经得着永远的幸福和荣耀。对于信实的传道人来说，“爱他们到底”，正如耶稣一样；这是何等的幸福与荣耀。



### 一个女孩的见证

这位女孩，是在北京BRIDGMAN教会女子学校学习了很多年的在读学生。她被许配给李居。李居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讲述的那位去世的教会牧者、李先生的长子。当义和团风暴来临的

时候，学校解散，同学们或是一起去避难，或是分散开来、逃到各人的家里。这个女孩的父亲带着她，回到在通州附近的村中的家里。可是，随着危险越来越严重，他们决定逃往东面的山区里去避难。女孩骑着一头驴，她的爸爸在旁边步行。他们走到半路的时候，一队义和团看见了他们；这些义和团们看见，那个女孩的光脚，没有被缠足过，因此断定，他们一定是基督徒。他们抓住了她，把她从驴子上拉下来，带到邻村的庙中的义和团祭坛。这些暴民们围绕着她，命令她给庙里的偶像上香。

她说：“不。我不能给它们烧香，因为我信耶稣。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害怕，因为我会直接到天上，看见我的天父。”

她的话音还未落，就已经在耳边听见他说：“欢迎回家”了。

=====

=====

一位执事的敬虔

一位在北京的传教士，记述了在一间北京教会的一个执事【即参与负责教会的人】的故事：

-----

“1900年义和团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在4月份期间，我有一次见到他。他说：‘我不会逃跑的。我愿意死在主的家中。’后来，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有一天，邻居派人报告说，义和团当晚来杀他，让他赶快躲避起来。他说：‘我就是想逃，也逃不了。我就是能逃，也不想逃。’他让家人都赶快离去，而自己则单独留了下来。义和团来了一大群人；先是在其它



的屋子内放火，然后，来到他所在的屋子内，准备继续纵火。当他们打开门以后，看见这位老人，靠着墙站立，伸展开双臂，仿佛一个十字架的样子；当义和团们冲上去用刀刺死他之前，他说：‘我与主同死在十字架上了’。”

---

---

显出本色

来自廷州的张先生，多年以来，一直是保定教会的基督徒。当他听说教会的孟牧师被义和团杀害以后，他担心其他的基督徒们会变得软弱胆小、放弃信仰，于是，他决定去他们的家里探访他们，巩固他们的信心。可是，他发现，他想要去的每一个家里面，人们都已经逃走了。他走进其中一个人家里，跪在地上祷告；然后唱了一首基督徒常唱赞美诗，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在一张纸上，写下：“我是耶稣教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把这张纸贴在自己的房门上。几天以后，他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来警告他：“义和团马上就要来了”。他心里默默地说：“我要先默祷、祈福”。就在他低头祷告的时候，义和团冲了进来，用刀剑刺死了他。

---

---

一位英勇的母亲和儿子

王太太的家在山西。她是一个寡妇，是教会里的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所有的人都热爱她；她常常捐献、帮助穷人。他的儿子名叫王智保。在他们母子成为基督徒之前，王智保曾经在私塾里学习四书五经。后来，王智保在教会办的新学校里学习。1900年6月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学校刚刚放暑假。他从学校回家以后，他的妈妈知道有危险马上会临到山西的传教士们，于是对他说：“儿子，不要跟我待在家里。赶快到太谷城那里去，去找那里的传教士们。我是个女人，不能做什么，来帮助那些传教士们。你知道咱们欠他们有多少。他们这么爱我们，现在，为了我们而面临危险，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你年轻；快去尽量帮助他们；这样就相当于我也在帮助他们了。”

于是这个小伙子就往太谷城的方向走去了。走了很远后，他回过头来又往家走；到了家里以后，然后，又往太谷城的方向走去了。邻居问他说：“你怎么又往太谷走了？”他回答说：“我妈妈不让我待在这里”。就这样，王智保向前方的危险走去。

他到太谷找到了那些传教士们，并与他们待在一起，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后来，有一大群人冲过来，杀害了那些传教士们。王智保逃了回来，走到家里，把那些伤心的事情告诉母亲；王太太痛哭流涕。王太太为此仅仅伤心了三、四天。紧接着，在他们的城里，大屠杀也开始了！义和团们闯进了王太太的家。王太太说：“等一下。我马上要见主了，所以我要换一件好的衣服”。也许是，王太太的镇静，让那些暴民们有点惊讶和意外，因而，他们真地在外屋静静地等着，一直等到王太太进里屋换好了衣服出来。她的脸微微向上仰着，仿佛正在祷告；并跪在那些刽子手的面前。他们杀了王太太以后，准备要杀王智保；就命令他说：“跪下，我们这就送你去天堂”。于是，王智保跪了下来，他们的应许实现了。

=====

=====

## 梁世台

梁世台也是山西省的教会的一名基督徒；他住在太谷城。当真理进入他的心以后，他放弃了可以赚大钱的生意，搬到教会的宿舍来住，要学习更多的真理。信仰使他戒掉了鸦片恶习，并使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平安。当完全自费地完成了学业以后，梁世台到一百公里外的一个教会担任负责人。

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官府命令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梁世台坚决地拒绝了。当义和团们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说：“我是耶稣的门徒；我不能敬拜你们的众神。你要是想杀我，那么请便吧；你只能杀我的身体，却不能杀我的灵魂；我不怕你们。”

---

---

## 尊重十字架

在传教士团体——中国内地会的影响下，王田震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王田震去世以前，他一直在担任寿阳的教会的PIGOTT先生的助手。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那些义和团们，以及官府，把PIGOTT先生抓捕了。【在义和团风暴期间，山西省有大量西方传教士被杀】。PIGOTT先生给自己国家的朋友们写了一封告别的信，委托王田震转交出去。PIGOTT先生被抓到太原城以后不久，义和团们也把王先生抓了起来，并把他带到官府，接受长官和义和

团的联合审判。他们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并在中间画了一个十字架。然后，他们命令王先生把那个十字架擦掉，以表示轻蔑。但是，王先生拒绝了。审判官说：“这只是表明你脱离教会”。但是，他对此再次表示拒绝；因而，他被拉出去杀死了。

---

---

## 山西省的见证人

以下的五个故事，来自于EDWARDS博士所发表的一篇长文。

---

### 一个殉道者的家庭

曹思淼是忻州地区的一位著名基督徒；因此，当义和团风暴要来临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都劝他赶快离开家，找一处藏身之地。但是，他拒绝逃跑。七月，义和团抓住了他，以及他十九岁的妻子，和他的母亲，妹妹；义和团捆绑了他们，把他们塞在一个车上拉走；然后，焚烧了他们的家园。他们被押送到了忻州县城里；但是，当他们被领到义和团首领那里去的时候，那个首领说：“我不想见到他们。你们把他们带回去吧；随便找个地方把他们杀死就行了”。这四个人就这样又被塞进车里，押送回去。曹思淼一家四口在车上一起唱基督徒的赞美诗“他带领我”：“他带领我，经过死河的寒波；即使经过死谷，我也不离开他”。他们的心因着这首歌而倍感坚强。

当押送他们的车子到达村外的時候，义和团把他们从车里拉了出来。曹先生先被砍头。但是，剩下的三位妇女信心并不动摇。她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信仰。曹先生的母亲说：“你已经杀了我的儿子。现在杀我吧”。她就也被砍头了。曹先生的妹妹和妻子仍然信心坚定。妹妹说：“我的哥哥和母亲已经死了。现在杀我吧”。最后，只剩下了年轻的曹太太。她指着那三具尸体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丈夫和他的家人，我还何必活着呢？”就这样，她也成为忻州地区的基督徒殉道者之一。

---

我不会给魔鬼下跪

崔先生是远近闻名的一个热心基督徒。他总是热心地向朋友和邻居们传讲基督的福音。所以，在义和团风暴期间，附近几个村子里的义和团们联合在一起，把他抓捕了。他被绑着带到了庙里。义和团们命令他向一位义和团首领磕头。崔先生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向魔鬼下跪”。义和团的那个首领极其恼怒，下令手下人殴打他。但是，他始终都拒绝下跪。义和团们把他的手脚都捆绑起来，拉到村口，准备杀害他。还有另外两个基督徒也被带来，与他一同被杀死。那两个人名叫张辽和崔华宇；他们也先是被带到庙里，要求给那些偶像上香。但是，他们都是宁肯死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

---

一位信实的传道人

周先生是一位区里的传道人，并负责一个小规模的村中教会。周先生作传道人，大约有四

五年的时间，之后，义和团风暴就来了。1900年7月的时候，义和团们常常在村子里面到处操练。并且，有各种各样的谣言与威吓。但是，周先生他们仍然坦然无惧，保持着教会的聚会。1900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周先生与教会其他基督徒们正在像往常那样敬拜、赞美、唱诗、讲道，而义和团们则就在门外操练。有人多次警告、要求周先生回家去。但是周先生拒绝了。他说：“我是被委派负责这里的工作的。我不能脱离我的职责和岗位”。

之前，他甚至曾经给官府写过一封请愿信；信中说，如果发现基督徒有什么过错，那么，他愿意负全责；因为，是他把基督徒的教义教导给他们的。并且，他还在请愿信中说，如果众人对基督徒有什么愤怒之处，那么，就请惩罚他好了；不要去骚扰其他的基督徒们。官府根本没有理睬周先生的请愿信。

义和团们知道，他们可以对这些基督徒们为所欲为，而不会受到官府的任何惩罚、也不会担负任何刑责。在七月的那第一个礼拜天，终于，在周先生他们的主日敬拜快要结束的时候，义和团突然闯了进来。暴民们打破门窗、冲了进来，并开始纵火、焚烧房屋；在这个混乱过程中，有的基督徒逃跑了；有的基督徒则被抓捕或是当场杀害。

周先生是义和团们第一个抓捕的目标。他们把周先生抓起来，拉到大街上，重重地殴打他，直到把他打得不省人事。当他苏醒过来以后，他试图跪着站起来。在旁边的义和团就大叫道：“看！他现在还要祷告哪！把他拉到火里去！”立刻，就有人过来拉他，要把他拽过去，扔到正在凶猛燃烧的教会房屋里去。但是他说：“你们不需要拉我；我可以自己走进去”。就这样，他静静地向燃烧的房屋中走去。他刚一走进去的时候，房屋的房顶就在火焰中坍塌，整个房屋都在火中倾倒了。

## 另一个燔祭

高连腾的家里面着火的时候，他被义和团抓捕，带到城里去审判。义和团的首领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加入教会？”他回答说：“因为那里很好”。义和团首领说：“那为什么你们干伤害人的事情呢？”他回答说：“我没有害过任何人”。首领说：“好吧。如果你要是保证以后不再跟外国人来往，并且，在这里敬拜佛祖，我们就不会害你”。高连腾缄默不答。于是，义和团们喊叫道：“这个家伙根本不想悔改。把他扔进火里去！”就这样，义和团们把他扔进了还在燃烧的城里教会的建筑物中。很快，他的妻子也被扔进去烧死了。在他们家中，还有另外三个人也成为了殉道者。他们家只有两个人最后幸存下来。

---

## 一位勇敢的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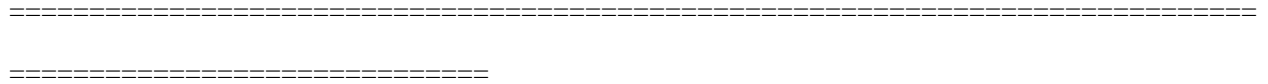
当义和团们在焚烧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房屋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妇女正在逃命。但是，她由于正在怀孕，因此身体很柔弱，所以，没能逃得很远。她在邻村被抓住了。义和团们把她绑在庙里的庭院中的一棵树上，在那里殴打她。她的年幼的儿子就站在旁边，看着自己的母亲受苦。第二天，她被义和团押送回她自己所在的村子。她很快生产了；可是，义和团们从她的怀中抢走了那个刚出生的婴儿，并杀死了那个婴儿。那个孩子就这样回到了上帝的怀抱。然后，义和团们像往常审判其他基督徒那样，对她进行了审判。

“你们到底使用了什么毒药，干了什么坏事？”

那个妇女勇敢地回答道：“我们所作的，就是离弃虚假、转向真实；离弃罪恶、转向良善。我们哪里做过什么坏事呢？”

义和团们大声地喊叫道：“她在撒谎！而且，她还不愿跟那些外国人脱离干系。咱们应该烧了她！”

此时，在她的家中，还有一部分房屋没有被完全烧毁。立刻，义和团们跑到那里去，再次纵火；并且，用刀剑逼着那个妇女，以及她的六岁儿子，把二人驱赶到火中。在火中，在她和儿子的身边，还有“一位人子，与他们同行”；只不过，那些义和团的疯狂而愤怒的眼睛，看不见罢了。



见证到底

王先生从前是一个赌徒，并是一个吸鸦片的瘾君子。但是，自从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在他的生命中发生了极大的、引人注目的改变。虽然他还没有受洗，但是，传教士们愿意相信他，并把一些福音书籍委托给他，请他卖给愿意阅读的人们。在他所生活的区域，他成为一位远近闻名的基督徒。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义和团们抓住了他，焚烧了他所携带的福音书籍；并搜查他全身，看他是否身上带着毒药。他们用刀剑把他刺得浑身是伤，然后，捆绑着，带到城里的衙门，接受所谓的审判。



围绕着他的人群中,有一个人说:“我们知道你以前是个品格低下的坏蛋,但是后来改好了。现在,只要你保证和那些外国人脱离干系,我们就不杀你”。其他人也异口同声的劝说他,只要脱离那些“外国人”,就饶他不死。

他说:“我已经跟外国人(佛教)脱离干系了。我现在跟随的,是那属天的真理;我敬拜的,是天上的上帝,是耶稣基督。你们怎么能说我是跟随外国人呢?”

他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话,见证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直到义和团的首领不耐烦地喊道:“这家伙是着了外国人的魔了。他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如果我们不杀他,他以后肯定还会干很多坏事。”

于是,他们在城外野蛮地把他杀死了。

=====

两位山东的殉道者

在滨州区,有一位袁先生,是基督徒。有一天早晨,当他正在祷告的时候,闯进来四十五个义和团。他们手中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冲上来,口中喊着:“杀!杀!”

一个义和团成员问他说:“你还在敬拜吗?”

他回答说:“是的,我不能不敬拜。”

四十五把刀剑争先恐后地刺向了他，结束了他的性命。这正是在他祷告赶快进入天国的时候。

---

于太太，是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她去亲戚家里躲藏、避难的时候，被义和团发现了。

他们在外面喊叫说：“赶快出来受死！”

她说：“等一下。等我把头梳好。”

梳头完毕、换好衣服后，她出来，平静地问义和团们说：“你们想要在哪里杀我？”

“我们要在村子西边杀你。”

于太太跟随他们，来到一个五条路交叉的地方。义和团们命令她跪下，脸朝东南方。但是她坚决拒绝了，说：“我不能敬拜你们所尊敬的那些虚假的偶像众神”。她仰首望天祷告，把灵魂交在主的手中；但是义和团没等她祷告完毕，就把她杀了。

---

东北的忠诚灵魂

这里所记述的，是东北地区长老教会的六位基督徒；他们是在信心之事上的英雄。

一位传道人站在一群暴民中间。此时，他的双耳已经被削掉，他的双眼已经被挖出。然而，义和团暴民们仍然在继续问他说：

“你还相信耶稣吗？”

他回答：“是的，我相信耶稣”。

义和团说：“这下你没法说话了”；一边说着，一边砍下他的嘴唇。

对于这位英勇的灵魂来说，死亡是如此漫长；但是，他最终听见了天国的乐章，看见了那阳光之上的荣耀；他的口唇赞美那位伟大的救主，使他的信心在患难与苦难之中得胜。

---

有一位老人，是基督徒；但是他的信心在平时看起来似乎不是很坚强。他被义和团抓住、捆绑起来。许多围观的人都劝说他，不要自寻死路。

他们说：“你为什么还要守这个耶稣教呢？向这些义和团下跪吧，乞求他们饶命。”

他回答说：“不行。我不能。耶稣教是真的。我的性命有什么要紧的呢？我的信仰是能持续到永远的。”

这就是他在死之前的见证。

---

有一个人，被抓捕、带到义和团那里。义和团让他交待，他究竟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还是一个“耶稣教徒”。于是，他立刻就开始讲述他所相信的福音真理。结果，义和团就把他砍头了。在他们家族中，有十二个人都与他一样为主殉道了。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

---

在东北有一个妇女基督徒，被一位传教士称为“我在东北所见过的最能干的女人”。她在义和团的威逼下，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在被杀之前，她要求义和团给她一点时间，使她可以按着自己的信仰来祷告。她跪在地上，祷告了一段时间；然后，她站起来，唱了一首赞美诗“在天堂的门口”。她正在用自己的全部情感、颂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刽子手的刀砍在她的后脖子上。天国的门就这样为她打开了。

---

有一位母亲，当儿子在她的面前跪下、告别的时候，她对儿子说：“如果你谨守信仰，神会看顾我们。不要担心我，也不要担心你的孩子们。如果你放弃信仰，那么，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儿子。”

---

另一位基督徒对义和团的暴民说：“你不仅能砍了我的头，而且能把我的身体切成碎片。可是，你要问任何一片，那么，答案都是一样的：——我是基督徒。”

---

---

## 三位长老教会的英雄

窦唯城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他开朗、乐观，但是有时候有点粗心大意。在长老教会的学校上了很多年学以后，他辍学去专门从事散发福音书籍的工作。在北京市与渤海湾之间的各个市镇里，他常常背着一大袋子圣经以及福音书籍，步行，或是骑着驴、骡子，走遍城市乡间、大街小巷。他售卖了上千本福音书籍，并常常在市镇上，讲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无尽宝藏。1900年6月13日，他在北京市。那一天，在北京发生了血腥的大屠杀。那天，他藏身在一个安全的地点。但是，当义和团和清朝军队在那天晚上，开始进行更加可怕的纵火、抢掠、屠杀的时候，窦唯城非常担心在城北的长老教会的基督徒们；他非常急切地想去通知他们，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这样，也许那里的基督徒能来得及逃走。

窦唯城用尽全速，奔跑着穿过北京城，跑到了城北，向那里的基督徒们示警，帮助很多人逃脱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但是，他还觉得不满意。窦唯城又想起了城东面的二、三十个村庄；那里的教会和基督徒们也肯定会成为义和团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他出了城门，沿着道路，奔跑了三十、四十、五十公里，通知沿线的村庄里的基督徒们；告诉他们在北京城里所发生的屠杀以及可怕的事情，叫他们赶快逃命。

许多人逃到了山里，躲避在山洞之中；或是逃到了很远的地方，直到风暴过去以后，才返回家乡。但是，窦唯城在通知其他人的时候，在路上被义和团抓住了。他被带到了平谷县城里。义和团问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回答说：“我是”；然后，立刻开始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打他的头；但是，窦唯城仍然继续讲述耶稣。义和团残忍地切开他的肚子，挖出他的内脏。但是，窦唯城直到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都一直在讲述耶稣，并为那些杀他的人祷告。

还有一个小伙子，名叫康汤。他被抓捕、带到义和团首领面前。但是，他不愿放弃信仰；他说：“我的牧师告诉我，永远也不要否认、离弃那为主。我不能否认基督”。他的父母也是基督徒。他们三个人都被同时杀害了。

---

魏昆清，是平谷县北面村庄里的基督徒。他在临死前的那一天，对自己的女儿说：“无论如何，永远也不要为我的死复仇。我是为我的主、我的神而死的。”

---

---

---

### 卫理公会教会的英雄

窦联明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在1900年春季，北京众教会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大复兴。窦联明的一位老师写道：“在北京大学的所有同学中，没有人比窦联明有着更大的恩赐与祝福。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光芒。在1900年春季之后的几个月里，无论是得时还是不得时，他的脸上总是有着乐观与喜乐。”

1900年夏，义和团们把窦联明从他在清华园附近的家里面抓走，并带到了一座庙里。他们命令窦联明在那里上香、磕头。他坚决地拒绝了。暴民们喊道：“他是个二毛子！他是个二毛子！”

他说：“我不是一个二毛子。”

义和团说：“那你是什么？”

这个小伙子抬起头来，语调缓慢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他的脸上，显出从神那里来的爱与喜乐。

暴民们大声地叫喊着说：“杀了他！杀了他！”但是，有人反对说：“在庙里杀他不合适。把他带到街上，就是那个专门杀外国人的街上去”。于是，他们就把窦联明拉出去，往那条街上走。一路上，窦联明一直在见证着自己的信仰，恳求着他们倾听那来自永生真神的话语。只有那些义和团的刀剑才能使他的恳求止息；并且，使他永远地回到主的怀中。

---

杨太太是一位专心致志、柔弱温和的妇女。她住在北京城北面的远郊。她带着自己的两个小女儿，跟亲戚们逃到了山区中。但是，她在那里被义和团抓住，并被带到了庙中。她愿意放弃信仰，并且敬拜偶像吗？不。她愿意嫁给一个义和团成员，并逃脱一死吗？不。于是，这位柔弱的母亲，就和自己的两个小女儿一同被杀死了。

---

父啊，饶恕他们

姜先生是一位六十七岁的老人。他是北京附近的一个乡村小教会的基督徒。义和团风暴期间，他在北京的卫理公会营地避难；当时，所有的传教士们也都在那里避难。但是，姜先生的心情一直极度不安，因为此时，他非常喜爱的小女儿还在乡下。他非常担忧女儿的安

全。最后，他决定出去寻找女儿；不顾危难，他走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当姜先生快回到家的时候，一个邻居发现了她，并偷偷告诉了义和团。很快，他就被义和团抓捕了。

义和团说：“我们要杀你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老人回答：“没有。但是给我几分钟时间，让我祷告。”

于是，姜先生跪下来，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话音未落，义和团残忍的刀剑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

伦敦传教士团体教会的殉道者

PIELL博士记述了以下的事：-----

我们的沧州教会的年轻传道人是一位殉道者。在一个远郊的市镇里，他被义和团抓住-----因为有人听说了他是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他没有否认这一点；而且，他坚定地守住了自己的信仰。暴民们砍掉了他的耳朵，然后，戏弄地问他说：“现在你还是传道人吗？”

他说：“是的，我是。我还要对你传道，你还应该听我所说的。”

但是，这些义和团们不想再等，就当场把他杀死了。



在燕山，有一个基督徒，从事散发福音书籍的工作。他也是一直到死，仍然在传讲基督的福音。他甚至对那个用刀剑杀他的人，传讲福音。

教会学校里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学，以及她的母亲，还有其他人，都被义和团抓捕了。她们家族的一些人，准备跟义和团讨价还价；想要支付一些罚款和赎金，把这个女孩和其他人挽救下来。在他们跟义和团说话的时候，那个女孩和母亲趁乱偷偷溜走了。但是，还没走远，她们就被发现了，并被追捕回来。那位母亲很快就被义和团杀死。他们要杀那个女孩的时候，她说：“你们要是想杀我，请便。但是，让我先唱首歌，并祷告”。义和团不寻常地同意了她的要求。于是，她唱了一首基督徒的赞美诗，并跪下祷告。

在燕山地区的一个教会，有一位年老的看门人。他也是一位感人至深的殉道者。义和团戏弄般地命令他，让他唱一首歌，好叫他们义和团听听他唱歌的技艺。于是，这位老人，在义和团长枪长矛的环伺之下，用自己音调不准的嗓音，开始欢欣地歌唱《他带领我》这首赞美诗-----

他带领我，此意何美！此言何等满有安慰  
无论在在，无论何作，仍有神手来带领我  
他带领我，他带领我，他是亲手在带领我  
无论如何，我都随着，因他亲手在带领我

有时似堕 痛苦深渊，有时似在快乐伊甸  
或遇静水，或遭风波，都有神手来带领我  
他带领我，他带领我，他是亲手在带领我  
无论如何，我都随着，因他亲手在带领我

主啊愿你 紧握我手，永无埋怨随你而走  
苦乐求你 为我定夺，我靠你手来带领我  
他带领我，他带领我，他是亲手在带领我  
无论如何，我都随着，因他亲手在带领我

等我行完 今生路程，靠你怜悯能以得胜  
死河寒波 我亦不躲，因你至终亲手领我  
他带领我，他带领我，他是亲手在带领我  
无论如何，我都随着，因他亲手在带领我

老人唱完这首歌以后，义和团们都大声鼓掌，然后让他再唱一首。于是，他又唱了一首《天国是我家》。这是一幅多么奇怪的场面-----天国的甜蜜，与地狱的黑暗，在此一刻，是多么地近！老人就这样一直唱到最后。在新一轮掌声之后，义和团们残忍地杀害了他。然而，他们所做的，只是使他回到了天家；在那里，他的灵魂将要得着神的喜悦；他将要得着永远的幸福。

=====

=====

在官府面前的见证

当联军占领了北京和通州的时候，他们在通州衙门的文卷中，看见了一个官方的记录，其中记述了义和团的暴行和一位姓张的基督徒的见证。在这份文件中，记录了审判张先生的过程。张先生是一位生意人，他在北京被义和团抓捕。他们把他的衣服脱了，用绳子绑在车上，拉到通州的衙门来审判。绑他的绳子非常紧，车子非常颠簸，以至于他们到衙门的时候，张先生已经浑身血迹。张先生在回答审问者问题的时候，非常平静而平实地讲明了自己的信仰。他回顾了自己当初是如何第一次听见福音的，以及如何渐渐地接受了福音的真理，以至于最后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说道：“这就是我的信仰。我已经准备好死了。我不怕死，我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衙门的记录员，写下了他的笔录，并且让他在上面画了押——用他的食指在文卷上面按印。之后，张先生开始跪下祷告，很快，他的灵魂就与神的国度同在了。在官府的权力和威逼之下，他没有放弃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而是平静地拒绝了官府的命令，平静地接受了可怕的刑罚。

---

在通州的北门，有两个男孩子，分别是十三岁和十四岁。他们在去往乡下的路上，被义和团截住盘问。这两个无名的小伙子，无惧地说：“我们是耶稣教会的”。义和团开始捆绑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不必捆绑我们。我们不会想逃的。我们往你们祭坛走近的每一步，就是我们往天国走近的每一步”。

---

刘小姐是教会女子学校的教师。她的母亲是一个寡妇。她们母女二人都被义和团抓走了。所有人都惊讶于她们的无所畏惧的勇气。当义和团让刘小姐选择——放弃信仰、否则就被杀死——的时候，她说：“我永远也不会放弃我的宝贵的救主。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是你

们不能逼着我、让我否认耶稣；你们也不能逼着我、让我敬拜那些虚假的偶像之神”。她的身体被义和团以令人震惊的方式砍成碎片，并被扔到一个枯干的井里。

---

还有人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将要残杀她的刽子手的刀剑面前，昂首无惧地说：“是的，我相信耶稣。”

---

这些至死忠心、因信至死的人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已经有很多文章和书籍记载了。另外，也还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殉道者们，他们在死前所说的话，只曾经被那些没有同情心的人、那些心底刚硬的义和团成员们听见。但是，那些基督徒们所至爱的主，知道他每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们已经得着了那生命的冠冕。

他们经过了危难、折磨和痛苦  
他们进入了那天上的国度  
哦，神啊！愿你的恩典赐给我们  
使我们跟随他们的忠心和脚踪！



.....

## 第五章

### 生命的见证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

=====

### 李玟程小姐的故事

李小姐是北京长老教会协会的女子学校的多年来的学生。后来，她留校作了老师。1900年5月下旬，当义和团风暴似乎迫在眉睫的时候，李小姐从北京走了五日的行程，回到了乡下的、自己在河迁村的家。她回到家十天以后，听说附近有两名英国传教士被义和团杀死了。又过了两天以后，传来消息，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不愿意声称放弃信仰的基督徒们都被杀死；而其他的基督徒们都声称放弃了信仰。因此，在李小姐所在的村庄，大家都想跟那些活下来的人一样，也声称放弃自己的信仰。以下是李小姐自己的讲述：-----

那些心里面有点动摇、想要声称放弃信仰的基督徒们，当他们听说了那两个英国传教士被杀、其他基督徒们声称放弃信仰的情况以后，他们也开始决定，要在义和团的逼迫面前，声称放弃信仰。因此，他们派人去与义和团和谈，准备声称放弃信仰。他们也给那些义和团暴民们送钱。那个时候，我们仍然在一起敬拜，并常常一起唱赞美诗。有一个老人，是我们村子里面教书的。他每个主日的时候，都主持事奉和敬拜。他虽然知道，声称放弃信仰是不对的，但是，因为他的勇气很小，所以他也想和其他人一样，声称放弃信仰。我们常常嘱咐他，不要那样做；但是，他仍然非常害怕。有一次他捶打着自己，说：“我真地不应该喜爱这个肉体”。当我与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结束的时候，我能看见他的脸上显现出勇气和力量。他庄重地决定，不随同那些人，不声称放弃信仰。可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长子听说了他的这个决定以后，就又哭又生气。于是，他的对于自己孩子的爱，以及对于自己性命的爱，超过了对救主的爱。这事以后，那些劝说我们声称放弃信仰的人们就更有说辞了。他们都说：“那些担任圣洁职事的人，都听劝、声称放弃信仰了；为什么你还要死扛到底呢？”

此时，已经有极多的基督徒们逃离了家园；在教会的女基督徒们中，只剩下了我和我的母亲。晚上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只有五六个人；其余的，或是声称放弃了信仰，或是已经逃离此地、避难去了。那段时间，教会的情况真是非常低落。

如果不是神在我们的心里所赐的特别的安慰和平安，我们真地无法忍受那段时间的苦难与患难。我必须见证，在我自己的心里，得到了超乎意料的平安，在心里面有着语言无法表达的喜悦；——因为，在那苦杯之中，也包含着甜蜜。而且，仿佛天国的门已经为我们打开。

六月十四日、或十五日的时候，有传言说，三天之内，义和团的首领、柏树春，就会带着队伍来屠杀我们这两家不愿意放弃信仰的基督徒。那个时候，其他很多避难的基督徒们已

经各回各家了——因为他们的亲戚或朋友不敢收留他们。当我们听见那些威胁话语和传言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害怕；不过，我们决定，让男人们都逃避走开，而妇女们则集中在一起，待在后房。

当月十六日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开始预备自己的坟墓。然后，我们一起待在后房里面。如果主愿意现在就把我们收纳到天国中去，那么，义和团肯定就会到后院来找我们。如果主愿意我们仍然活在地上，那么，义和团就不会到后院来找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坟墓准备完毕了。我和妹妹坐在坟墓里面，谈论着为真理而死的幸福。在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从上面来的光；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喜乐。我们一起商量好，如果义和团暴民们开始放火烧我们，那么，我们就一起唱“天国子民在哪里”那首赞美诗。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家族的一个人来看望我们。他看见我们一点也不害怕，而且在言谈之中有着喜乐与平安的表情；——他看见我们是神的恩典的见证。他非常稀奇，就对我们说：“看来你们真是不害怕啊”。不久，柏树春来了。不过，他没有带任何人，而是只身前来的。我们礼貌而欢欣地迎接了他，并为他预备食物；像招待老朋友一样招待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一个远亲。但是，柏树春的表情和姿态，处处透着自大与傲慢。我们村子中有许多老人来看他。虽然这些人都是长辈，可是，柏树春对他们一点也不尊敬。反而，来看他的这些老人却都对他毕恭毕敬。没有人敢跟他顶嘴；所有人都附和他说的每句话。他们对待柏树春的态度，就像是对待神一样。柏树春夸耀着义和团的势力和各种各样的奇妙作为。

我请他清楚地解释一下，这场义和团运动的主旨和原则是什么；但是，他并不能说出来；只是简单地说，现在这个时候，不是寻求真理的时候。

我说：“我认为我们仍然应该寻求真理。”

他说：“先等到我们彻底消灭了在中国的一切外国人以后，再说。然后，我们还要出去消灭

所有的外国的国家。”

我笑着对他说：“恐怕那条道路很长，很不容易走。”

他并不觉得羞耻，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说：“没有任何困难。”

我们说：“既然你们的目的是扶清灭洋，那么，为什么你们要杀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他说：“我们还没有仇视你们、针对你们。我们的初衷，本是针对罗马天主教會的。”

我们告诉他说，我们即使是死，也不会放弃信仰。

虽然，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跟我们争辩，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的信仰是真的。那些在教会外的人，深深地笃信义和团的偶像之神；而在教会内的人，则大多忘记了他们所信靠的主。此时，真的是“黑暗的情境”。

然而，主仍然在一些门徒们的身上赐下他的光，使他们的信心坚固、成长——这一切，是为了主自己的名的缘故。我们虽然是被判定要治死的囚犯，但是，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是那万王之王的儿女。世人以为，我们这些基督徒们的性命都攥在义和团的手中；但是，实际上，人的生命早已掌握在神的手中，没有人能够改变。

虽然，柏树春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要警告我们；但是，他甚至没有机会提及此事。而且，他主动告诉我们，他愿意保护我们，不让其他地方的义和团来伤害我们。大家听见他说这话，都非常高兴；我们也觉得，肯定不会再有危险了——因为他在义和团组织中有很大的



威势。当我们意识到患难已经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都充满了喜乐。我说：“我已经能体会到，亚伯拉罕从摩利亚山上返回时的感受了。虽然，我们没有真地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信仰而死，但是，在他的眼中，他已经看见我们的真心与挚情——因为，我们真地愿意、毫不犹豫地去死。”

两三天以后，我们听说，义和团中有另外一个首领，与柏树春的关系不睦；如果我们仍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那个首领就会带人来杀我们。于是，源源不断地，有各种警告和劝告传到我们的耳中。我的父亲，用恰当的言辞，来回答那些提出警告、并力劝我们放弃信仰的人们：“你们觉得，来劝说我们、让我们放弃信仰，是对我们好。但是实际上，从最根本的原因上说，你们比义和团还残忍；——因为，他们只能杀了我们的身体，却不能杀我们的灵魂；但是，你们却要来伤害我们的灵魂”。那些来劝说我们的人，听了我父亲的话以后，都很不高兴。我父亲还说：“我要是跟你讲，我们的救主是怎么为我们死的，你们一定不会明白。但是，你们都知道，那些传教士为我们死了。而且，就在此时，我们的救主，以及那些传教士们，就在注目地看着我们，看我们是否能够坚贞到底。我们怎能做放弃信仰这样的恶行呢？我们要是这样作了，我们以后怎么见他们呢？”

六月二十四日，有人跑来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赶快逃跑，因为此时正有人要过来来杀我们。我虽然不想出去，但是，他们极力劝说我们，让我们离开；所以，我们到后房那里去藏着。然而，我们的心里仍然充满着平安。即使是孩子们，也都不害怕。后来，我们又听说，那些人不来杀我们了。于是，我们又出来、回到家中。当晚，我们睡到半夜的时候，我母亲把我们叫醒，说：“有几十个人，从南面过来了。他们肯定是要去毁坏教堂”。我们从床上爬起来，一起祷告；并在心中得着安慰。之后，我们又听说，他们不来毁坏教堂了；于是，我们重新上床睡觉。第二天，一大清早的时候，我们听见一声枪响。有些人跑过来对我们说：“赶快逃命吧，越快越好”。虽然我不想逃出去，但是那些人们不许我们待在家里。于是我们逃出去了。我的父亲往西面的野地里去。那时，我身上带着宝贵的圣经——我的“每日之光”。我们没有走多远，而是停在村外一片厚厚的密林里。我不想逃到太远的地方去。

我的父亲继续向西；但是我坐在树下，读我的圣经。我心中决定，绝不抬头；免得当我看见那些义和团们残忍和狰狞的面孔时，心中会失去平安。

不久以后，我听到了脚步声。我想，一定是义和团来了；但是，我的心里，仍然是完全的平静。我的心情，既没有慌张急迫，也没有迷惑浑浊；然而，我仍不抬头去看，来人是谁。

真实的情况是，我的父亲走了回来；他要我避开这个地方，因为已经有好几个人看见我藏在这里了。所以，我站起身来，继续向西走。不久，又有一小片树林。在那里，我遇见了我的兄弟，永才。我们俩坐在那里，彼此交谈，互相鼓励；使彼此都谨守在主的心意中；我们彼此都得到了很多安慰。

我们仔细地向我们家的方向望去，看看有没有升起那种房子着火时的黑烟。我们没有看见黑烟，但是，仍然能够听见枪响。再后来，我们听说那些义和团并非是要来杀我们，而只是在大路上、经过我们的村庄。于是，我们又走回家去了。我们一进村子，就有人故意问我，去哪里了。我尽量自然地回答说：“我们往西面去了。那边很漂亮”；一边说着，一边回头看着远方的那些美丽的树林。我心里知道，问话的人一定觉得我们很悲惨，或是很令人羞耻；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的经历，当作一种荣耀——是一种我们不配得的、为主受逼迫的荣耀。

当天晚上，又有人来对我们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快跑！”于是，我们又逃出去。结果，最后仍然是场虚惊；那些义和团并没有来杀我们。我们的这种逃跑本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每一天中，我们听见的这些“警报”，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种很大的试探，使我们的生活不堪重负、不胜其烦。那些跑过来警告我们、劝说我们的人们中，有的是哭泣着对我们说话；有的则是几乎用暴力把我们拖走。他们一边极力劝我们逃走，一边对我

们说：“你们这两家人要是被杀了，那让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受得了呢？”

还有一个人对我父亲说：“老哥哥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堂。你根本就去不了那个地方”。当我父亲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说：“你要是用这种话来劝我们，那还不如别说”。还有的人劝我们说：“你们不需要到庙里去献什么祭、捐什么钱。我们在这里劝你们的目的，就只是让你们到庙里面去走一走；一切麻烦就都没了”。我们说：“我们就算是为这个事死，我们也不会放弃信仰。我们根本就不怕死。我们唯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放弃信仰”。当那些劝说的人们看见我们心意已决，就都走开了。

六月二十六日，我们听见消息：“义和团他们今天真的要来了”。所以我们大家想：“我们肯定活不过今晚了”。然而，我们的心情都是平安而喜乐，并不颓废、胆怯、恐惧。我们把家里很多贵重的家具和物品，都赠送给朋友们和亲戚们。我非常喜爱我的手表、眼睛和照片；但是，现在我都不把它们当作财宝；我把那些东西都送人了。

当天下午，我们听说，义和团肯定马上就来了。这次的消息似乎比以前的情况更加确定、更加有根据；因此，我的母亲以及其余的人们都准备逃走。我说：“我不走——因为，每次义和团他们来毁坏教堂的时候，都会杀些人。如果他们找不到人可杀，他们一定不会满意的。他们知道我们全家都不会放弃信仰的；如果他们杀了我们一个人，也许就不会急着追杀其他人了；——因为外人都说，咱们家不愿意放弃信仰，都是因为我的怂恿。”

那时，我的弟弟、永才，以及我的妹妹、春恩，也都在房间里。他们俩一听我这么说，就都说：“我们也不走”。于是，家里其他人都走了。我们三个每人拿着一本圣经，坐在房子的门口，等待着。可是，不久，我就听见我的父亲从房顶上叫我。我抬头问他，在那里做什么。他说：“你们三个人去到西院的后房里”。

我想了一下，觉得父亲的建议是明智的；-----因为，在那里有坟地，是我们十天前为自己预备的。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往那走去。我们正在走的时候，就听见义和团暴民们在大声地敲我们院子的大门。-----我们心里明白，义和团终于来到了。然而，我们的心里，却没有一点急迫不安，也没有一点烦扰。

我们进到坟地的坑里。我们先是为家人祷告-----因为，那一天风很大，母亲和其他孩子们在野地里，一定很不舒服。

然后，我们三个人彼此谈论说，当那些恶人们来杀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我们决定，当义和团们一看见我们的时候，我就站起来，用尽量清楚的声音说：“我很高兴为我的主而死”。我准备，一说完那句话，我就把头仰躺在身后的木头上，等待屠杀的刀剑。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都被幸福感所充满着。但是我的妹妹没有说一句话。

在坟地的坑里等待的时候，我们读了一会圣经；然后，彼此讨论了一会救恩的真理。那个时候，我们像是似乎在希望他们快点来到；只是，我在渴盼着那安息的甜蜜与幸福；而每次我在心里想到那甜蜜与幸福的时候，心里面也感觉到，我的时间还没有来到。

我们在那里待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来了一位教会里的妇女基督徒。她对我们说：“刚才来的、那些想要毁坏教会的义和团们，并不是他们的首领派他们来的。而是，他们私自想要来的。咱们村的村民们，一看见他们不是从那个义和团总部聚集场所来的，就赶紧去派人报告义和团首领。那个首领来了以后，亲手用刀杀了两个义和团成员。”

我们以前曾常说：“如果我们不放弃信仰，那么，当义和团他们来毁坏教会的时候，也并不一定就能够杀死我们。——因为，如果神不想让我们死，那么，他能够，让那些义和团们在来毁坏我们教会的时候，为了某些事情而彼此争执，以至于没有时间来杀我们”。现在，当我们听见这位妇女所讲述的情况以后，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相信神的大能。因此，我们跪下一起祷告，为这极大的恩典而献上感谢。

人们再次来，极力劝说我们放弃信仰。这一次，他们极其迫切，而且重复不断地说：“你们不需要真的放弃真理；你们只要从家里，跟我们一起到庙里去站着，然后我们在那里磕一次头，就行了。你们知道，就是因为你们总是坚持、不放弃信仰，所以那些义和团们才不满意。现在，柏树春命令我们来说服你们。”

那一天，我的母亲和婶婶有点心动了。她们也劝说我父亲和家里其他人，让我们听从那些人算了。当我听见她们的话以后，几乎忍不住要哭了出来。她们以为，如果去庙里，只要不上香、不磕头，就没关系。我说：“如果我们朝着那个方向迈出一小步，那么，就像是在大声说：‘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是一个耶稣的门徒’”。

永才，春恩，还有韧竹，他们三个年轻人的意见都和我一样。然而，其他人的想法却不同。我们大家的心意，开始区别开来。

自从义和团的灾难开始以来，我们从未感到悲哀过；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大家全都哭了。那些成年人的心思是一致的；我们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心思也是一致的。而成年人与年轻人的心思之间，则彼此不同。那些成年人，完全不同意我们四个年轻人的心思；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小孩太倔了。而我们也非常不同意那些成年人的心思；因为，那样做，显然是与圣

经不一致的。

最后，大家决定，如果有人再强迫我们磕头，或是献祭、上香，或是任何类似的事情，那么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一趟庙里，那么我们就同意。现在，既然我不能阻止他们，那么，我就只好哭着同意。如果其他人想要屈服，做任何一件敬拜偶像的事情，那么，我们四个年轻人就到教堂里面守着，等义和团他们来把我们杀死。这个时候，教堂还没有完全被毁掉。

年长的人们就说：“好吧，就这样。如果，有任何超出让你们到庙里仅是去走一趟的要求，那么，就算我们待你们不公平了”。

那时，是我们傍晚敬拜的时间。我们以极大的迫切之心祷告主。我们对主说：“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不好的罪；那么，我们祈求主保守我们，改变那些强迫我们之人的心意，避免使我们做那些罪的事情”。第二天，那些强迫地说服我们的人们，真地改变了主意。他们改口说，要求我们必须要到庙里去下跪、磕头。我父亲和其余的所有家人说：“如果你们要是这样要求我们，那么，我们就绝对不能同意”。那些来劝说我们的人们，都非常生气。他们都是我们的族人。从那以后，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跪着恳求我们放弃信仰的人们，不再来劝我们了。

令我们意外的是，过了两三天以后，我们听说，我的兄长以及他的妻子、孩子，都要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正在路上。我们全家人一听见这个消息，都非常着急，因为大家都知道，路上极其危险。那晚，我们迫切地祷告说——如果，我兄长一家的到来，没有什么意义、或是没有什么帮助，那么，愿主不许他到来。

7月5日，我兄长一家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的族人一听说他来了，就都再次来到我们家，再次劝说我们去庙里。我兄长来了以后，我们家中一日三次敬拜的习惯就停止了。我父亲对我说：“你不要再说什么了。你兄长既然想要这样做，就这样吧”。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曾对我叔叔说：“如果，我兄长回来以后，想要去庙里，那么，我们就一起殉道，为我们所信仰的真理作见证”。我叔叔也曾同意了。

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两个大家庭，居然就这样都随从我兄长，屈服于我们族人的引诱试探。到了这个地步，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怎么能离开我的家庭？”

事后，我真希望那些义和团暴民们，能够坚持让妇女也去庙里敬拜偶像。那样的话，就一定会有人为了信仰而作一个殉道者。而且，我猜想，我在北京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们，一定已经在天国里面得享永远的幸福与快乐了。有好几次，我都想：“唉！如果我自己寻死，那就是罪。否则的话，我真地就已经去天国了。”

---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说。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1900年12月的时候，当教会大家庭在一起主日崇拜的时候，是我的兄长主持敬拜。那是我们在患难之后、第一次在一起主日崇拜。当大家在一起诵读忏悔罪的话语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人在哭泣。我的兄长也强压着心头的难过和羞愧，带领大家继续诵读对罪的忏悔。从那以后，我的心里面好受一些，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看见了自己罪的羞耻，已经从罪中悔改了，并且，已经得到了神的恩慈。

---

在上面，李玟程小姐的记述的末尾，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她无法忍受把那些事情清楚地说出来。在他们家中，只有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是唯一没有曾去庙里的人。这位勇敢的女孩，一次又一次地，就这样在长达几个月的逼迫、危险、引诱、试探中，一直谨守着信仰的坚贞。

---

---

---

### 李鹏远和他的妻子

李鹏远先生是一位聪明的年轻人。1900年5月，他从通州的神学院毕业。在过去几年的暑假中，他一直在为美国传教士团体从事福音的传播工作。他的妻子，名叫多加，是BRIDGMAN女子学校的优等生。她长着甜美、亮丽的面容。李鹏远夫妇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极其可爱。李鹏远的哥哥是北京长老教会协会的牧师。他的妹妹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并在1900年义和团风暴中成为殉道者。

---



当1900年6月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我负责带领基督徒们，守卫北京美国传教士团体教会的物业。我准备把妻子和女儿送到哥哥的家中。那天，当我把她们送过去的时候，发现我哥哥正在搬家。他们正准备搬到长老教会的物业中去居住。我大声地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这是在搬到火坑里”。他回答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义和团就在胡同口。我们的邻居总是对他们喊：‘那里有二毛子；来把他们杀了吧’。”

6月13日那天晚上，我与他们一起在长老教会。我们看见有火光，从南面、以及东面几公里的教堂升起。我们让妇女和孩子们都待在屋子里；我和哥哥，以及教会的一两个其他基督徒弟兄，爬上屋顶观看。很快，我们就看见，在不到一公里以外的一个教堂已经着火了。我们说：“义和团们很快就会来这里焚烧教会了”。话音未落，我们就听见有人在院子外敲门的声音。我哥哥打开门以后，看见一位基督徒跑进来。他来自不远处那个刚刚被焚烧的教堂。这位基督徒哭着对我们说：“你们大家赶快跑吧。朝廷的军队在帮助义和团烧杀劫掠”。

那时，我们知道，凭我们的力量，根本不能阻止义和团的进攻。然而，我哥哥不愿逃离；他说，他愿意待在这里，跟教会同存亡，哪怕是在这里被烧死。我对他说：“这个逃跑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如果不是刚才这个基督徒弟兄来报信，那我们今晚就肯定都死了”。于是，我们大家都从那里逃了出来。我们没走多远，刚跑到荷花池的时候，就回头看见我们的教堂也着火了。如果我们晚走五分钟，那今晚大家就都没命了。我和哥哥在荷花池商议、决定，暂时彼此分开，这样不会太引人注目。我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了。

我们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在街上徜徉。后半夜的时候，我把多加以及孩子藏在一个小胡同里，而我则站在胡同口守望。我对女儿说：“永恩，义和团要来杀我们；所以你必须安静别出声”。因此，她藏在那里，一声不吭。就在那时，有一队义和团经过这里。其中一些人向我走来。我不敢退到胡同里去，怕妻子和女儿被发现；于是，我就混在街上的人群里，跟着他们走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偷偷溜开，避着大街，专走小巷，走过一个又一个胡同。快到天明的时候，我走到了德胜门。我在城外徜徉了几个小时以后，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得回去找到妻子和女儿。如果我能找到她们，我要想办法救她们；如果我找不到她们，我也不要轻易去死。”

于是，我回到城里，回到那个我与她们分散的地方。她们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我也没有看见任何她们尸体的痕迹，或是在那附近听到任何不好的消息。我就开始四处寻找她们。我以为，卫理公会的营地同其它地方一样，都已经被焚毁了。但是，当我走到那附近的时候，发现，卫理公会仍然还在那里。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哥哥与他的妻儿；但是，我哥哥没有见过多加和永恩，也不知道她们的消息。后来我又见到姐姐和她的家人，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多加的下落。

我再次进城，在北京城的东南西北方向的大街小巷上，整整寻找了两天。终于，我打听到了，多加、永恩，和其他的基督徒们一起，在城南藏身。我在那里找到了她们，并把她们带到了卫理公会的营地。

---

多加讲述的故事

---

当我看见，我的丈夫随着义和团们的人流走远以后，我在那里等待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一直没有回来。我以为他一定已经死了。天亮的时候，我问一个过路的人，去北京长老教会怎么走。那个路人告诉我往西走。我相信了他，就带着永恩朝那个方向走去。我们去往的方向，正是去往六王爷府中的义和团祭坛的方向。我看见一片空旷的地，在那里有个人朝我喊叫说：“二毛子，你为什么要到我们的祭坛这里来？”

那个人立刻抓住了我，把我捆绑了。另一个站在旁边的义和团成员说：“咱们这里暂时没有刀；先让她多活一天”。于是绑我的绳子松开了，我离开了那里。我带着永恩，往北走，去往荷花池。在路上，我看见一个老妇人开门出来。我当时口中非常干渴，就脱下自己的戒指，递给那个老妇人，向她求一点水喝。我正站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经过那个老妇人，看见我以后，就大声喊叫起来：“你为什么让这个二毛子进门？现在到处都有义和团。赶快让她走！”

我说：“不要着急。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这就走”。我在街上走着，一直走到北京长老教会那里。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了。我在城门口休息了一会，然后就打听道路，往美国传教士协会走去。在大街上，我们路过一个卖酸梅汤的人；我的幼小的女儿非常渴，想要喝酸梅汤。我身上没有钱，就把孩子的漂亮外衣脱下来，递给那个小贩；但是，他把那件衣服还给我，非常友善地说：“让你孩子穿上它吧。我不要你钱。”

我们一直走到中午。之后，我们非常疲累，就在一个大路口停下来，坐在那里一个商店

门口的板凳上休息。这个时候，从东面来了一大群义和团。他们喊叫着说：“这里有一个二毛子！把她宰了！”

就在那些义和团们一步步向我和女儿逼近的时候，我坐着休息的那个地方的商店老板，一位仪表堂堂的人，从门里走了出来。他扫视了一下当时的场面，说道：“各位师兄，请高抬贵手。这是我们的一个邻居。她刚从庙里回来，现在正在这里休息”。

义和团们相信了这位老板的话，就都走了。那个老板转过脸来，对我说：“我看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是有什么亲戚，我可以护送你到他们那里”。我回答说：“我的亲戚和朋友都是基督徒”。于是，他把我和我年幼的女儿都领进他的家里。当他太太听说了我们的情况以后，非常不乐意接收我们这两个难民。那个好心人对他太太喊道：“我每次想做好事的时候，你总是阻拦我。就算是那些成年人该杀，那么，为什么这个幼小女孩也要被义和团杀死呢？”

然而，他的太太仍然坚持地说道：“不行。你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必须得让她们走。”

于是，那个人只好对我们说：“我可以护送你们到大街上。我所能作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在我离开之前，他坚持要让我在我自己的脸上涂抹上很多胭脂，这样就不会很容易被人认出来是基督徒。

在大街上，我们四处徜徉；结果，又被一群人包围了。他们围着我们母女二人，口中对我们说着一些污言秽语和威吓的言辞。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人走过来，喝道：“你们在这大呼小叫干什么？散开！”

老人温和地对我说：“你们想去哪里？”

我说：“灯市口”。那里是美国传教士团体协会的地址。

老人说：“我可以给你叫辆人力夫车，送你们去。我可以替你们付车费”。他还送给永恩几颗杏子。

我们来到了位于灯市口的目的地，发现，那里的房屋已经都被烧成废墟了。此时，我再没有任何地方可去。我来到附近的一个清军哨所站，但是，他们用粗鲁的言辞把我和女儿赶了出来。我又来到教会的王执事的家里，可是，他的邻居告诉我说，他们一家人已经逃离了。

在夏日的酷暑之中，我和小永恩在前门一带的地方徜徉着。我们又走了大约两公里的路，走到了北京南城一带。我们再次坐下来休息。不久，又有一群人，以及一些男孩子们，围了上来。他们对我们污言秽语，说着很多肮脏的、侮辱人的言辞，和威吓人的话。就在这个患难、焦虑至极的时刻，神差遣了一个朋友过来。我听见一辆车从我们身边经过，里面传来一个欢欣的声音说：“这不是三姐吗？快上车，快”。车上的人是张先生。他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此时他正驾着他自己的马车。我们一进到车里，立刻安全多了。但是，我仍然还是无处可去。所以，张先生在大街上开来开去，一整个晚上，都在试图躲避义和团。

快到早上的时候，他把马车赶到一个喂牲口的粮草店的院子里。由于马车的帘子一直是拉下来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在车上。后来，张先生把我们带到

了城南；在那里，有一个基督徒家庭租住了一间房子；附近的邻居不认识他们。第二天，我的丈夫就找到了我们。那真是大喜的重逢——我们已经分别整整三天了。

---

洪执事

---

1901年春季的时候，一个在北京的传教士，记述了一位在北京普世教会服事已很多年的同工的经历：——

我们的亲爱的洪执事回来了。上礼拜三的早上，在可怕的沙尘暴中，传来一阵敲门声。进门来的，是这位蒙福的人。我对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不记得我说什么了——那一刻，泪水从他脸上流了下来；他举起手来，说：“乌云终于散去了；阳光终于出来了；感谢神，你还活着”。他走进屋来，情绪如此激动，以至于无法说一句话。他身上，盖满了尘土，看起来就像一个乞丐一样；然而，他真的就是我们的敬虔而热忱、真挚的执事。他非常失望，因为不能见到牧师。

当初，我们教会被焚烧的那一晚，他去了北京城的东北方向、靠近七王爷府的地方。后来，他去找北京普世教会协会的有关人员。那里的人员告诉他，必须赶快去避难；因为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清政府以及军队已经公开支持义和团。他赶快准备逃难。经过安定

门的时候，他看见，那里已经堆积了高高的一堆一堆的基督徒们的尸体；那个地点，就在北京长老教会的附近。

洪执事去了城里的叔叔家。他的叔叔是朝廷的一个官员。他在叔叔家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的叔叔穿上官服，并给洪执事带上一顶官帽，穿上官衣；然后，与他一起上车，出到城外，来到北京城七公里之外的地方。当时，在他们出城、经过西安门的时候，有一个人指着他，喊着说：“这有一个基督徒”。幸好，那个时候，附近并没有义和团。他们不敢逗留，匆匆离去了。

离开叔叔以后，他去往密云县。在那里，他逗留了几天，然后又回到城里，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消息。但是，此时，城里面已经遍布义和团；到处，他都能听见枪声。他心里非常难过，回到了密云县，然后，又一直回到了东北的老家。他一到东北就生病了，过了一个月，病才好。他在东北一直待着，直到后来听说外国人已经占领了北京城。但是那是已经是寒冬了，所以他就在亲戚家里一直待到了开春。回到北京来的时候，他不知道教会里的那些人是不是还都活着——之前，他听说我们都被杀了。见到我们的时候，他心情非常激动，不停地问这个人、那个人的情况。

洪执事自己在那篇记述文章的末尾写道：——

“我看见门上有些外国字的通知，就走进来，看见了那些我以为都已经死了的人们。

“主把我带回来了。我还远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主仍然在继续管教我；所以，他让我还活着；这样，他才会在我的身上完成他的工作。”

---

来自天津的李先生

---

走过北京城西面二十公里的著名的卢沟桥的人，都会注意到在那里有一位身材健壮、面容和蔼的老人。他在通往卢沟桥的大路边，经营、看守着一个买卖旧品的店。他的店里有废铁，废旧皮革，二手鞋，挡风镜，管子，等等各种物品。在店铺的附近，有一个小房子，里面就是这位老人的家。他的妻子、孩子、养子也都住在那里。你如果要是是在礼拜天经过他的店铺，就会看见门上贴着一个通知：“今天是礼拜天，是当守的圣日。今天不做生意”。礼拜天的时候，他会在屋子里读圣经，或是会在门外给人们解释为什么那一天不做生意。他常常要步行很远的距离，到北京城里去参加教会的敬拜。

这位来自天津的老人，就是李先生。从前，他是在四十七岁的时候，接受福音的。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家原来在天津郊区的乡村里。自从他受洗以后，他的妻子和儿子们在家里与他发生矛盾，而使他不得不暂时离开了他们。他的儿子们已经很健壮，能够照顾好他的妻子。临走的时候，他对妻子说：“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了，请来找我，或是让人来把我叫回来”。基督徒朋友们给了他几块钱，使他可以开始做废品买卖的小生意。八、九年以后，在他迫切地为自己家人持续不断的祷告以后，他的妻子终于也成为了基督徒。他妻子和孩子们也来和他一起，继续维持这个买卖废品的生意。这样，时间一晃，就到了1900年的夏天。



1900年6月,李先生设法逃脱了义和团的抓捕,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当卖鸡蛋的小贩。但是,由于李先生非常出名,很多人都认识他,所以,他被抓捕的危险仍然很大。因而,他对与自己在一起的养子、以及养子的媳妇说:“你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就在这分开吧,也许你们可以逃得掉。我逃到哪里都没有用的。到处都有人认识我。我还是回到卢沟桥那里吧”。

李先生来到西头村的时候,村里的人都非常惊讶。但是,他们对李先生说:“我们村里没有义和团。你就待在这里吧,我们会保护你。你不能去北京。另外,你家里的房子也已经被义和团毁掉了”。村里的一个混混说:“咱们从来不是特别好的哥们。但是,我认识你,而且还要保护你。你要是不抛头露面,我们就能保护好你。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

这个混混把李先生藏在自己家里,一直藏了几天。然而,别的村里的义和团听说了这件事。他们来到西头村,要求村民们交出李先生。

那个混混看见李先生藏不住了,就决定,去把村里的头领们都聚集在一起,说:“我们必须也要成立一个义和团”。

大家说:“就按着你说的办吧”。

那个混混继续说:“好。我们的义和团要和其他人不一样。咱们成立的义和团是要保护基督徒老李的;也是要保护咱们自己村子的。不能让那些别的地方的义和团们到咱们这里来又烧、又杀。”

所以,西头村的村民们也成立了义和团组织,并且设立了一个祭坛;然后,把李先生藏在

那个坛后面的屋子里。但是，很快，东头村的义和团再次听说了这个事情。他们一大群人跑到西头村义和团的祭坛来。

西头村义和团问：“你们来找谁？”

东头村义和团回答：“找天津的老李头”。

西头村说：“什么！那个好人？来，过来看看。你知道你们昨晚上逮住的那个人。那家伙才是个真正的杀人犯。结果你们把他平安无事地放走了。现在，你们去把那家伙重新抓回来，把他的事情弄清楚。然后，咱们再来讨论那个天津老李头的事情。”

就这样，李先生的“义和团”朋友们用一个又一个的借口和条件，来努力地保护李先生。但是，最后，所有的借口和托辞都不管用了。那些“义和团”朋友们心里很难过。李先生说：“我会离开这里的。我要是再待下去，你们和我都会一起丧命的。我可以去死。这没有关系。一个基督徒可以死的。”

他们说：“不。我们愿意拼死也要保护你。”

但是，过了不久，西头村的首领们来对李先生说：“不行了。我们不能再保护你了。一切的办法都已经没有用了。可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你不受酷刑的折磨；而且，你会有个体面的葬礼。到最后时刻的时候，我们给你一个信号，你就吞下这些鸦片药丸。吞下药丸以后的不到半个小时内，你就可以像安睡一样、没有痛苦地死亡。那个时候，我们就把你的尸体拿出来，再抹上一些血，证明我们已经杀了你。然后，我们会给你买一口上好的棺材。”

李先生回到说：“不。一个基督徒不怕死。然而，基督徒自杀却是一个罪。我今天晚上就离

开这里。不管我在哪里被抓住，都会被杀死。这样你们就不会有麻烦了。”

西头村的首领们说：“你要去哪里呢？回家吗？我们可以给你一张通票。拿着它，你就可以到那些义和团的营地去吃饭、住宿。这样你就可以一直走到你想去的地方。”

当天半夜，李先生启程逃亡。然而刚走了不远的路程，李先生就遇见一个老朋友、一位姓郭的先生，站在家门口。郭先生看见他很意外，问他说：“你不是在西头村的义和团那里吗？”

李先生回答：“是。但是现在我不能再待在那里了。”

郭先生说：“那好，就藏在我这里吧。这里没有其他人。”

就这样，李先生在郭先生后院的一间房子里又隐藏了将近一个月。但是，有一天，当李先生从房子里出来、透透气的时候，被别人发现了。

很快，从邻村来了一个朋友，警示李先生说，附近的义和团再过一两天就要来这里抓他。于是，李先生跑到玉米地里，隐藏了十七天的时间。义和团们来这里搜捕他，但却是一无所获。有的时候，郭先生到玉米地里，来给李先生送些食物。就这样，李先生度过了那些炎热的酷暑、以及瓢泼大雨的日子。

在那些隐藏的日子里，有许多圣经里的话语，映现在李先生的脑海里。那些经文，往往是李先生在平日的时候并不完全明白的；但是，患难之中，他却异常清晰地明白了。——“神将擦干他儿女的眼泪”，这宝贵的应许，以及那永远生命的应许，在这风雨飘摇的苦难之中，更显得何其宝贵。

有一天，李先生躺在玉米地里的时候，郭先生来了。郭先生对他说的话让李先生大吃一惊：“出来吧。有一大队外国军队进入北京了。”

现在，局势完全反转过来。

从前，那些东头村的首领们，一直是四处抓捕李先生、凶狠地想尽办法要杀了他的。现在，他们设法联系到李先生，请求他帮忙，想想办法，以保护他们的村子不受那些外国军队的欺辱。为此，需要李先生去北京，联系那些外国人的首领。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旅程。而且，李先生也觉得，自己去北京不会有什么作用——他以为，自己在北京认识的那些外国传教士一定都已经被杀死了。

可是，李先生的心里面，满满地装着的是主的爱，而不是任何仇恨。他不想看到这些昔日的仇敌们身处苦境。因此，他决定，去北京走一趟，为这些卢沟桥的百姓们，向外国军队求情。附近村子里，有四位首领陪伴着李先生，一直走到北京的城门；然后，他们就不敢再往前走了。

在北京的城门口，站着一队魁梧而尽职尽责的锡克族士兵。他们的脸庞严肃，皮肤黑黑的，头上戴着奇怪的裹头的头巾。这些锡克族士兵们正在把守着城门。当李先生穿过城门、进入北京城的时候，他看见满目的凄凉；李先生的心由于紧张而砰砰直跳。他在街上走着的时候，突然有一辆马车经过他的身边。马车上坐着的，正是他们以前教会里的三个朋友。这让李先生非常意外。他以为，北京城里的基督徒们全都被杀死了。（事实是，尽管有上万基督徒被杀死，但是，由于有数千基督徒以及外国使馆区的卫兵们奋力抵抗、坚守了几

个月，因此，在北京那些使馆区避难的基督徒们大多都存活了下来）。

很快，车上的三个朋友中，有一个人跳下车，紧紧抓住李先生的手，眼中迸出泪水来。那人说：“怎么，老李，你还活着吗？你那么出名，能活着简直太稀奇了！”

李先生问道：“还有很多基督徒活着吗？你们住在哪里？那些传教士们住在哪里？”

当李先生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后，他喜乐地欢呼着说：“太好了”。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之情。

于是，他径直去见AMENT博士，请求他，希望AMENT博士能够帮助保护卢沟桥。当时，局势非常混乱，因此，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李先生才能够回到卢沟桥，见到那里的乡亲们。那些卢沟桥当地的义和团们，都在担心，李先生是否会报复他们在义和团风暴期间的恶行。然而，在李先生的心里面，丝毫没有报仇的念头和想法。李先生回来以后，发现百姓非常困苦；于是，他联系了传教士，安排从北京运来一些大米，接济乡亲们。

不论是朋友还是昔日的敌人，他都以善相待。现在，既然和平的时期来到了，李先生就不再做以前的买卖废品的工作；而是，开始做一件能够帮助传播福音的工作——售卖圣经。他成为了所有遭受过迫害的基督徒们的一个榜样；——他教导众人，应当饶恕仇敌；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生命，正如同耶稣基督的生命，充满了饶恕之爱。

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在卢沟桥一带地区，因着他的帮助、以及与人为善的榜样，李先生赢得了许多人的心，使他们成为了基督徒。在那一带，如今已成为了一个兴旺的传福音的地区。

---

---

## 李朝贵的故事

---

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们都藏在了深山里。我从山上下来，有一天，我走到一个村口，坐在那休息。那个地方，距离富河大约有两公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过来问我说：“你在这干什么？”

我回答说：“我就在这休息一会。”

他狐疑地看了看我手上拿着的袋子，然后说：“你如果是到我们村这个井里来投毒的，那么，我们村不欢迎你。”

他正在说话的时候，远处有五十多人的一个义和团的队伍向我们走过来。我站起身来，拿起袋子，尽量显得不慌不忙地，离开那里。

义和团的首领朝我喊道：“不许走。”

我故意显出惊讶的样子，说：“为什么？”

义和团说：“你看起来就是一付鬼鬼祟祟的样子。你肯定投毒、害死过很多人。你跑不了了。无论你跑到哪里，都会被逮住、被杀死的。”

这个时候，那五十多个义和团成员们已经把我包围起来。我听见有人喊叫道：“把他杀了，送到我们的祭坛去。”

我说：“你们要是想杀我、送到你们的祭坛去献祭，那么请便。我不害怕。但是，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给井中投毒？”

于是，他们开始搜查我。他们搜了我的衣服，腰带，袜子和鞋，袋子，想要找出有什么毒粉。但是，他们没有搜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有人叫道：“把他捆起来，扔到河里”。好几个人摩拳擦掌，准备绑我。但是，他们需要等待首领的命令。

这个时候，已经有几百人在围观。其中，有一些人是我认识的。然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替我求情、说句话。最后，义和团的首领们决定，把我带到富河地区的义和团总部那里去。

在富河总部，至少有两百名义和团聚集在那里。另外，还有一大群人在围观。他们捆绑了我的双手，拴在坟地旁的一棵大树上。我感觉到脖子上有一个冰凉的刀刃。

我说：“我可以把这个身体交给你。但是，我的灵魂不会交给你。我愿意死。可是，你们这样杀一个毫无证据犯罪的人，难道不是冤枉人吗？”

义和团成员们站在那里，有点不知所措。一个首领走上前来，用手掌在我的前额上击打了四次，然后说：“他的脑门上没有十字架”。这个首领一边说，一边显出困惑的表情。于是，这些义和团们就又聚在一起商议。此时，一个义和团成员走过来，用剑指着我的喉咙说：“我们仍然怀疑你在井里投毒。可是，你白瞎长了这么一副健壮的身子骨。可惜啊可惜！”

这个时候，围观的人群里有很多是认识我的。一个人突然走近来，说：“这不是李朝贵吗？你们为什么想要杀他？我从小时候就认识他——这个家伙是个善良老实的人。放他走吧”。于是，大家的情绪就转向成为对我有利的方向。捆绑我的绳子被松开了。我后退几步，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他们救了我的性命。我走了以后，回头看见人群就这样渐渐散去了。

---

杨铁成的故事

---

我和母亲、小弟一起躲藏在窑尚地区的一间小屋子里。可是，我们的藏身地点被义和团发现了。很快，义和团的队伍就来抓捕我们。那是一个中午的时候。他们在搜索主房的时候，我们三人从后院悄悄地逃走了。没有人来追我们。我的母亲，厌倦了这样到处逃命，就带着小弟回富河的家去了。我则又回到了窑尚。



义和团虽然已经散去了，但是，我在窑尚的亲戚却非常害怕、不敢再收留我了。我只好再往富河走去。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在路上遇见了一队义和团。那些人立刻把我抓了起来，拉着我跟他们走。另外，还有一个跟我一起被抓的人，是一个姓胡的男孩子。他今年才十岁，是富河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的。那些义和团成员们刚刚杀了这个男孩的妈，烧毁了他的家；而且，他们告诉这个孩子，说，要把他带到富河那里去杀了他。

在路上，我听见那些义和团们谈论我的时候，说：“我们不能在这杀他。咱们把他带到富河。到那里以后再决定拿他怎么办。”

我觉得，我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但是，我的心里并不感到害怕。在路上的时候，我心里祷告说：“主啊，若是你的旨意，请拯救我的性命；若不是，请把我的灵魂收纳在天国里”。

我们进入富河地界的时候，经过了一间房屋，其中居住着一对姓苏的基督徒夫妇。一个义和团成员说：“这里住着一家二毛子。他们还没有被杀掉。咱们进去把他们都宰了”。于是，义和团们把我和那个男孩子捆在附近一个庙外的树上，然后，进到那间屋子里去杀人。不一会，他们从房子里出来，刀刃上蘸着血。他们没有在房子里找到苏先生，可是，他们把苏太太杀了。

此时，有极多的义和团们，以及看热闹的人群，围拢了过来，把我和小男孩包围起来。围绕着我们的人数不在一千人以下。在人群中，我认出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一个邻居走出来，对大家说：“你们都认识这个杨铁成。他一辈子都是生活在咱们中间的。他不是咱们这里最好的好人么？你们为啥要杀了他呢？我敢担保，他没干过任何坏事。”

其他一些邻居们也都说着同样的话。于是，捆绑我的绳子被松开了。我得到了自由。可是，我那个可怜的十岁的小同伴，仍然被一直绑在树上；直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义和团们把他给杀了。

此时，我不知道我的妈妈和小弟藏在哪里。可是，第二天，义和团在我们家的一个邻居那里发现了她们。那时候，我们自己的家已经被烧成一片废墟了。义和团进屋的时候，我的小弟还在睡觉。义和团首领说：“我们已经饶了他哥哥的性命。我们就也饶了他弟弟算了”。他们又问我的母亲说：“你是基督徒吗？”

我母亲回答说：“我是”。

他们就把她拖出去，杀了。此时，我的弟弟仍然还在安宁地睡觉；不知道，他自己已经成了孤儿。

---

通州的邮局工作人员

何先生是通州的邮局工作人员。当义和团风暴迫在眉睫的时候，他把母亲、怀孕的妻子、以及小女儿委托给他的岳父照看。他的岳父不是基督徒。何先生的岳父说，如果，何先生的家人们不与何先生在一起，那么，这些家人们会更加安全一些。

何先生自己一直尽职尽责地仍然在继续执行着邮局的工作——直到后来，义和团闯入了邮

局，开始摧毁邮局的建筑与设施。（义和团对所有这些由洋人推动和发展的新时代的东西，都极其愤恨，并予以摧毁）。

义和团闯进邮局来的时候，何先生从后门溜了出去，跑到北京，报告了他的上级。然后，立刻远远地逃到了上海，隐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何先生逃走以后，极其挂念自己的家人们。可是，他听说义和团到处都在搜捕基督徒，所以，他只能孤独地等待。几个月过去了，家人们没有一点消息；何先生的心中，充满了绝望。

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何先生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在通州，为了避难而四处漂泊。那些一开始愿意收留她们的亲戚们，当义和团风暴越来越激烈的时候，都不愿意再收留她们了。有一次，她们真地被义和团抓捕；但是，神一直以神迹般的恩典，保守着她们。

后来，外国军队来了。许多妇女都因害怕外国军人而逃跑了。但是，何先生的漂亮妻子说：“这些士兵们都是从基督徒国家来的。我不害怕他们”。有一天，何太太手拉着漂亮的女儿在大路边散步，经过了一大群锡克族士兵。不过，这些锡克族士兵在英国军官的率领下，正在行进，所以没有人伤害她。后来，何太太知道，即使是这些基督徒国家来的士兵，也并非都是好人。

同时，义和团仍然在威胁她们。此时，她们只能逃到距离通州不远的地方去避难；那里有很多天主教徒们，一直坚守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敌挡着义和团的进攻。她们就一直隐藏在那里，直到后来，北京的传教士们安排她们到了北京。又过了很多个礼拜，她们才知道何

先生早就已经逃到了上海。

而当何先生听说了家人安好的消息以后，他还知道，自己的怀孕妻子已经生产，现在，他有一个男婴了。全家人重逢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喜悦的了——不仅没有一个人缺失，而且，家里还添了一个新丁。

---

一个聪明的丈夫

---

这位先生的妻子，是伦敦传教士团体在北京的女子学校的学生。但是这位先生本人不是基督徒。他和妻子有一个婴孩。在义和团风暴期间，他是怎么保护妻儿的？

义和团风暴来临前，他在北京城里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废墟角落，他用废弃的砖头，设计、搭建了一个四尺长、四尺宽、六尺高的小房子；从外表看去，这个小房子就像是废墟的一部分一样。他的妻子和婴孩进去以后，他用砖封住了墙，只留下一个小孔，可以往里递食物和水。在这个黑暗的封闭空间里，这个可怜的妇女和婴孩待了六个礼拜。那时，正是盛夏酷暑期间。在那个狭窄的小房子里，这个妇女躺下的时候，都不能伸展四肢。

他的丈夫时时偷偷地来到这里，给她带来食物。但是，有的时候，由于环境危险，他一天也来不了一次。这个母亲和婴孩只能在里面忍受饥渴。义和团的风暴过去后，这个母亲存活了下来。但是，那个婴孩终因里面的饥渴难受而去世了。

---

### 用罚款交换性命

---

在义和团风暴中，有数百、甚至数千的中国基督徒们，通过向义和团缴纳罚款，而逃脱了被杀死的结果。“人愿意用所拥有的一切来换取自己的性命”。有的时候，需要缴纳的罚金如此之重，以至于那些被罚款的基督徒家庭，最后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不过，有的时候，在有些地区，只要向义和团首领缴纳少量的财富，就可以满足义和团的贪心。

在东北，有一个书贩，姓康。康先生被衙门抓住。官府威吓他说，要砍掉他的头。他说：“好吧，你们可以杀我；我已经准备好死了。我信耶稣；我知道死以后会有什么。但是，你要是不杀我，你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拿走”。最后，康先生只付了少量的钱，就换得了性命。得到自由以后，康先生没有躲藏起来，而是仍然大胆地四处走动，劝诫各位基督徒弟兄姐妹要对主忠心、不要放弃信仰。他甚至把一些基督徒家里挂着的灶王爷的画像给撕下来。

在东北的海城区，一位教会的执事，姓蔡，被义和团抓捕了。义和团用火刑来折磨他。他

们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放弃信仰的话，就杀死他。然而，蔡先生宁愿死也不放弃信仰。于是，他被带到义和团首领那里，被宣判死刑。他心意坚决地接受死刑，毫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刽子手的刀架在他脖子上两次，而他仍然拒绝放弃信仰。这时候，他们村子里的村长来了。在蔡先生的村子里，除了蔡先生以外，没有一个基督徒。那个村长过来，跪在义和团的面前，说，他们村的村民愿意给义和团缴纳罚款，以换得蔡先生的性命。于是，义和团给他松绑了。蔡先生至今仍然在传播着主的福音，见证着神大能的膀臂。

---

#### 中国政府官员的拯救

---

1900年夏，清朝的慈禧太后下令，斩杀中国的基督徒，并且向各国宣战。尽管清朝各地、尤其是华北地区，有很多政府官员热衷于执行这个谕旨；然而，也有不少勇敢的政府官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那些对国家良善而忠心的基督徒们。

有很多次，不少政府官员们固执地坚持，要测试一下那些义和团所自我宣称的超自然的能力。那些义和团们号称他们的身体能够刀枪不入。

下面，我们记述三个故事；其中，基督徒们的性命都被中国政府官员拯救。

---

在天津以南五十公里的一个地方，有美国传教士团体建立的一个教会。张莹光是那里的传道人。他与年轻的太太生活在一起。

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天津的传教士们派来一辆马车，准备把张先生和太太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但是，那时已经太晚了。所有的道路都已经被义和团控制。他们在每个重要的路口都设置了盘查点。然而，神以他自己的方式保守着他的子民。

当地最高官员认识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张先生，并且很尊敬他。这位官员说：“张先生的教会跟罗马天主教不同。他们‘耶稣教’从来不干预司法诉讼”。此官员派人把张先生接到自己的衙门里，并把张太太送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张太太的家人不是基督徒。那个官员用自己的官印和封条，封住了张先生的教堂的门；这样，义和团们就暂时无法来纵火焚烧。

后来，那些义和团闹出一些乱子来。这位官员把张先生藏在一个保长的家里。然后，该官员逮捕了两个义和团首领，杀了其中一个，驱逐了另外一个。于是，当地暂时重新得到安宁。这样，张先生后来就一直住在衙门里，直到义和团风暴平息。

---

在山西某地的一间教会，有两位妇女，以及一个十岁的女孩。在义和团风暴期间，她们藏

在一片坟地里避难；但是，她们被义和团发现了。一个朋友立刻飞奔到城里，报告政府的官员。这位官员名叫门尚。门尚听到消息以后，来不及等他的马匹坐骑，就带着手下、径直跑到义和团抓捕那些妇女们的地点。他当即释放了两位妇女，并逮捕了义和团成员们。可惜，他仍然有些来晚了；他来的时候，那个十岁女孩已经因受严重的刀伤，很快就死去了。

EDWARDS博士曾经说道，如果不是由于门尚这位高级政府官员，在山西那个地方的基督徒们的死亡人数会大大增加。

有一次，那个地方的义和团抓住了三个人。义和团把他们带到庙里，用烧红的烙铁烫伤他们的脚，以此折磨他们，并防止他们逃跑。然后，义和团把他们装在马车里，拉到城中，要交给义和团首领来审判、处死。门尚听说了这件事情。他率三个士兵在衙门口等着那些义和团。当押送那三个基督徒的马车经过衙门口的时候，门尚率三个士兵出来，拯救了那三个基督徒；并且把他们留在衙门里，一直到义和团风暴过去为止。

还有一次，门尚亲自拯救了七个基督徒，使得他们免于死亡。

---

李泮的得救

---



李湃先生的逃亡路，是从山西省一直到直隶省北面。以下是他所讲述的经历：——

我一直到8月25日才到达我的目的地。那时，我已经非常瘦弱疲累。在我的逃亡路上，有四次，我都被人认出来了，几乎丧命。如果不是上帝的恩慈，我想，我已经不会活着在这里讲述自己的故事了。

我第一次遇险是在8月7日。我在经过一个大村庄的时候，被一个人认出来是基督徒。那个人立刻抓住了我，用绳子捆住我，然后告诉村民们，我是一个“二毛子”。他把我带到村里面的庙中，敲响了庙里的钟，把所有村民都召集在一起。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们，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要把我杀掉。

可是，在场的没有一个人支持他。有的人说，他们并不在乎我是不是基督徒。

他说：“那好吧。既然你们都不在乎，那么，我就自己把他带到寿阳，交给官府去审判他”。于是，他就把我带走了。可是，走到村外，他突然转过头来，扔掉捆绑我的绳子，然后对我说：“滚”。我觉得他当时一定又羞又恼，因为没有一个人理他。

当天下午，我又经过一个村子，在一个井边蹲下来喝水。有一些人看见了我，就冲过来，斥责我，说我在井里下毒。于是，我就又再次被捆绑了。他们把我带到村里的庙中，然后，一起商量该拿我怎么办。有的人说：“把他活埋了”。有的人说：“不，我们应该把他带到官府那里”。最后，一个老人走过来，说：“我们不应该在这杀人。另外，如果你们要把他送到官府，那么，你们自己还得出诉讼费。不如这样吧——把他带到我的家里；然后，我们

让他每天喝那个井里的水；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有没有在井里投毒。”

于是，大家都同意了老者的意见。那位老人把我带到他家里；我在那里一直住到8月11日。这个老人很爱谈话。因而，我就能够有很多机会跟他解释，那些人为什么会恨基督徒；并且，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传福音。

等到8月11日、他们放我走的时候，老人借给了我一点旅费，使我在路上能够稍微轻松一些。

两天以后，我又遇到了一个大危险。早上，我在一个村子里，被人认出是基督徒（我以前曾经在那个村子里售卖过圣经和福音书籍）。我再次被捆绑起来。围观的人群讨论，应该怎样杀了我。有一个人说：“我们没有刀”。其他人说：“我们有镰刀”。大家说：“那就不用镰刀吧”。于是，他们准备把我带到村外，要在那里杀我。然而，令我意外的是，在往村外走的路上，人群的队伍中，人们一个一个地落伍了；大家一个一个地都走到别处去，或各自回家了；直到最后，人群队伍中，只剩下那个牵着捆我的绳子的人。这个人四处张望，发现队伍中只剩下他一个人，于是就也扔下绳子，快速跑走了。就这样，村民们把我给放走了。

但是，我那天的麻烦还没有完。在那个村子附近的另外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人，是以前曾经为我放牧的。我想，如果我去找他，也许他能帮助我。

那天下午我找到了他；然而，让我大惊失色的是，他一看见我，就去对邻居们大叫说：“二毛子来了”。然后，他告诉那些邻居，说，我曾经带外国人到山西来，杀了很多中国人。他们把我抓住、捆绑起来；把我绑在房子的一个梁上，关押了一晚上。他们商议，应该怎么

杀了我。

早上的时候，一个老人来了，替我求情，劝说他们释放我。他们同意了老人的请求；不过，释放我的条件是，我必须写一个保证书-----保证村里的村民不会因我的到来而被害死！我说，我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能保证，又怎么能保证他们的性命安全。他们就说：“把你的名字写下来，还有你村子的名字”。我同意、并照办了，然后，他们就把我放走了。

---

一位老师的离奇逃亡经历

---

图春晖老师和妻子生活在山西清原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图春晖老师是美国传教士团体在那里建立的一间教会中的基督徒。在山西那一带地区，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很强大。在当地的一个距离市区六公里的山脚下的村子里，罗马天主教有一个很大的修道院；其中能够容纳两百个学生。在那个修道院里，居住着三、四名欧洲法国一带地区来的神职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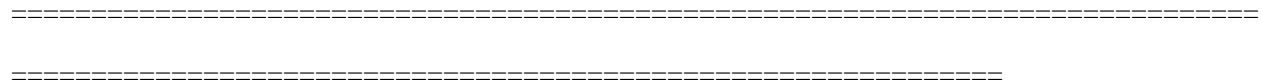
当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有好几次，图老师的邻居们都威吓他。但是，图老师拒绝逃命。他对妻子说：“我们要待在这里；如果是主的旨意，那么，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死。”

义和团们开始来到、聚集，要用武力攻打那间天主教修道院。有人估计，当时聚集的义和团们至少有三千人。天主教方面，组织了当地的三百名天主教徒，武装起来，在坚固壁垒里面顽强抵抗。义和团发起了三次进攻，但是，都被天主教方面击退了。双方都死伤惨重。义和团方面死了很多人。

在义和团开始发起进攻之前，图老师村子里的那些邻居们把图老师抓了起来，要送到义和团营地去。他们这样做，是害怕，如果义和团自己来抓走图老师，那么，这些村民就可能会有承担窝藏罪的麻烦。

村民们把图老师押送到义和团营地去。可是，就在他们快要到达义和团那里的时候，刚好在那个时间，义和团与天主教之间的激烈战斗打响了。那些押送图老师的村民们，看到战斗的场面以后，非常害怕，就都扭头逃走了。图老师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

后来，那些义和团在三次进攻受阻以后，非常气馁；而且，不久以后又听说外国军队将要开往山西；于是，那些义和团就作鸟兽散、各自回家了。



在1900年的那个夏天，还有许多像本章所记述的那样奇妙的拯救故事。虽然是在患难、逼迫与苦难之中，我们仍然清晰地看见神的恩典、公义与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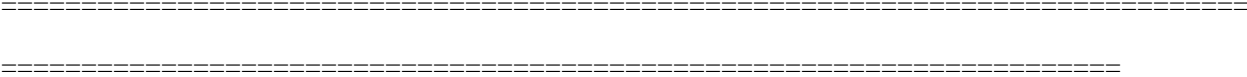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第六章

在北京以及周边郊区的逃难者与殉道者

你们蒙召原是为。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所记述的事情主要是按着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分类。这样，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中生动而感人的画面。在这里，关于在北京的基督徒们的殉道经过，特别要做出一些声明。在义和团风暴比较集中的时期，在北京，有数百人被义和团杀死——仅仅因为他们基督徒。在他们被杀死的时候，有很多爱看热闹的老百姓围观。在这些围观的人群

中，有很多人的心，被那些基督徒们的死、以及他们的勇气与坚贞而深深地震撼。因而，在事后，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甚至连他们都开始，向人们讲述当时的情景。

以下是一些逃难者以及殉道者的故事。

---

---

### 万执事与他的家人

（“执事”是教会里面的负责人员的一种职称和称谓）

1900年6月13日傍晚，我经过使馆区的大街，来到卫理公会，去见AMENT博士。他极力劝说我，让我留在那里。但是我说：“我的家人还都在外面，我得回去找他们。否则，我不知道他们会碰上什么灾难”。出去以后，我在大街上碰到三十多名义和团成员们，正在杀人放火。他们有好几次，都把刀剑架在了我的脖子上，差点杀了我。我好不容易才逃走。

这个时候，我的妻子正在遭受大麻烦。那天晚上，她看见有八间教堂被烧毁；火光和黑烟，从我们家的南面方向冒出来。接着，她听见有枪响，并有一群暴民在呼喊：“杀！杀！”

院子里的一个邻居来对她说：“我觉得很快就要有大麻烦了。我很担心，怕你们全家都被杀害”。我的妻子想等我回来，再一起逃走。但是一个朋友对她说：“你先走吧。等你丈夫回来以后，我们会告诉他，去哪里找你”。于是，她就试图带着孩子们先逃到一位朋友家去。可是，那个朋友并不收留她们。她就只好再带着孩子们回到家里。她走到楼上，坐在那里；

孩子们围拢着她，在那里哭。这些孩子们以为我已经被杀了，就一直哭着说：“我要爸爸！还我爸爸！”

我妻子回答他们说：“不要哭。我们很快就会见到爸爸了”。我妻子的想法是，她和孩子们坐在房间里等着；等义和团来了，杀死她们；这样，他们的灵魂就能在天上与爸爸相见了。

空气中弥漫着黑烟的味道。所有的教堂都被烧毁了。这时，一位邻居跑过来，说：“你丈夫回来了”。我妻子几乎不敢相信这个好消息；她从楼上下来，看见我在院子里的一个黑暗角落里等着。

于是，我怀中抱着孩子，带领家人来到附近的一个基督徒家庭；那里比较偏僻一些。

此时，灯市口那边也已经燃起了火光和黑烟。甚至，我们待着的院子里面，都飘进了烟雾和火星子。当时的情境，极其混乱，令人恐惧。有好几次，有人来梆梆地敲门，在外面喊着说：“二毛子，快跑；义和团要来杀你们了”。北京城的夜空，由于四处的火光，而被染成了血红色。天上，一颗星星都看不见。我爬到一个庙的房顶上，眺望远处。我的妻子站在下面，听我小声地告诉她我所看见的场面。有三次，我看见义和团的队伍闯进我们刚刚逃出来的家园。

随着火焰在教堂的建筑物里面继续燃烧，教堂的大钟掉了下来，摔在地上，发出巨大的撞击声。紧接着，是义和团的暴民们欢呼的喊叫声。这个时候，一个人走过大街，声嘶力竭地喊着说：“要是哪家里有外国人的狗腿子，现在最好赶紧逃命。等一会义和团就要挨家挨

户地搜查了”。

我对妻子说：“咱们逃跑的希望很渺茫。但是我们应该努力试一试。不要让孩子们出声。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抱到房顶上来。这上面有树影的掩护。然后咱们在这里好好商议一下”。

我把最小的一个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小家伙，不要哭。我担心要是有人听见了，会过来杀我们”。她轻柔地说：“好”。从那以后，一整个晚上，她都没有再发出一声。

我们小心翼翼地爬过了三个相连着的房子的房顶，然后蹑手蹑脚地沿着一棵树从房顶上下来。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衣服全都在树上划破了。我们藏在一个小庙的后房。早上的时候，那个小庙的主人，一个姓张的人，发现了我们藏在那里，就喝斥我们，让我们赶紧离开。他说：“马上要挨家挨户搜查了。义和团要是发现你们藏在这里，那我们家人也要被杀了”。我的小孩们向他下跪，恳求他们收留我们。但是，那个人说：“这是天意要灭你们”。那家人的女儿看见我们很可怜，也同情地哭了；她给了我的孩子们一点食物。我的妻子跟他们借了一点针线，把我们的衣服缝补好；然后，我们走向外面的街道；我一直把小女儿抱在怀里。

我们走在街道上的时候，看见了一位我们认识的基督徒妻子，以及她的四个孩子，也在街道上走着。

她问我们说：“你们去哪里？”

我们回答说：“我们没有地方可去。你们要去哪里？”



她说：“我没有什么目的地”。

然后，我们就向东走，而她则带着孩子们向北走了。

【后记——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位基督徒妻子、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四个孩子们的最后下落情况。只是有人听说，他们似乎是在北京西面的一个城门被杀害了。这位妇女是一个温婉柔弱的人。当时，她带着四个孩子走在北京大街上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她自己 and 孩子们没有任何活命的希望了。万太太说：“那天早上在街上遇见她、又离开她的时候，她的脸上是那么美丽，在晨光的照耀下显得那么平静而安宁；就好像是她和孩子们已经在天堂里了一样”。】

很快，我们就在大街上遇见一支朝廷军队，有一百多人。他们手中握着外国枪支，枪的上面安装着明晃晃的刺刀。这些士兵们一边行进，一边大声喊着说：“杀死外国鬼子！烧光外国房子！”

其中一个士兵，用刺刀指着我们说：“这几个人是二毛子。我们把他们杀了吧”。另一个人则责备他说：“不要这么干。这帮老弱病残已经够倒霉的了。让他们走吧。”

我们走在街上，一路都有人用污言秽语骂我们。——我们的样子，一看就是逃难的样子。我们来到一个认识的朋友家里。那个朋友不是基督徒。他不愿意收留我们。

我们又来到我的一个表哥家里面。他的妻子一看见我们，就眼中流出泪来。她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去别的地方了。就待在这里吧。我丈夫今天一大早专门出去找你们，现在还没回来

呢。”

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的表哥回来了。他非常高兴地看见我们，说：“我到你们家去找你们。但是那些邻居们没跟我说实话。他们告诉我说你们已经被杀了。”

不一会，表哥的邻居们走过来，把他的妻子叫出去，对她说：“你们不能让这些人待在这里。他们不管去哪里，都会把火光之灾带到哪里”。我表哥的媳妇说：“这不对。而且，就算是这里着火了，你们的房子被烧了，我丈夫也可以赔付你的损失”。

但是，他们仍然极力坚持，我们必须得走。于是，我们就只好雇了一辆车子，来到城外的一片墓地里。我们经过的路上，听见人们说：“教堂都被烧毁了。基督徒都被杀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听见这些消息，都哭了出来。

我们待在墓地的时候，有一些人过来，透过砖墙的缝隙窥视我们。这让我们很害怕，因为我们以为他们肯定是来杀我们的。但是，那些窥视的人很快就走了。我把妻子、孩子们留在墓地里，只身去寻找附近的一个熟人，一位姓叶的朋友。那位朋友答应我，愿意收留我们一家人。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刚刚回去、把妻子孩子们接到叶先生家来以后，就有人跑进来，说：“义和团跟踪过来了；他们要搜捕你们”。我们赶快藏到后院的干草垛子里。我和孩子们非常疲惫，以至于一躺下去就睡着了。我的妻子则一直很悲伤，无法入睡。突然，我在梦中看见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不要害怕。卫理公会的教堂，以及北面的大教堂，还没有被烧毁。你的心要平静安宁。不要在意别人说的话”。那个人对我说同样的话，重复了三遍。于是，我的心里就立刻

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喜乐。

在叶先生所在的村子里，村民们商议，要去让通州的义和团到这里来。所以，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只好又被迫离开这个避难地。当我们穿过村子的时候，一个人站在房顶上喊叫说：“你们是谁？”

我回答：“过路的”。

那人继续喊着说：“过路的？这么大晚上的，要去哪里？你们肯定是二毛子、喝血鬼、投毒犯！”

然后他更大声音地四处喊道：“快来啊！这里有六个吸血鬼、投毒犯！”

村里所有的狗都被惊动而狂吠起来。我们快速逃走了。在村外的路上，我们看见一些卖鸡蛋的人，想要买几个鸡蛋，但是，那些人拒绝卖给我们。我妻子恳求他们说，看在小孩子的份上，就只卖几个蛋。一个有同情心的小贩，卖给了我们一些。我们想找到一个地方把鸡蛋煮一下，就来到我的另一个表亲的家里。她拒绝让我们进屋，说：“没有用！没用！你们赶紧走。义和团就在我们房后。如果他们来了，不但会杀了你们，而且也会把我们的家给烧了。赶快走吧！”

她抱着我们的孩子——因为我和妻子太累，已经抱不动孩子了——速速地把我们送出了村口。然后她就走回去了。在村口的一个园中干活的老人看我们很可怜，就给我们拿来一些水喝。

此时，我们的脚上已经累得起了泡，步履蹒跚。我的大女儿的鞋已经走丢了。我们来到一

大片墓地。这片墓地与许多人家的房子相连。我找到那个管理、守墓的人，恳求他说：“我们又累又乏，已经走不动路了。请让我们在这里歇息一两天”。

他看上去很不情愿。但是，他最后还是同意把我们带到一个小后院，并严厉地告诉那里的仆人们，绝对不可以告诉外人说我们在这里。那些仆人们拿来一些米饭让我们吃。他们又派人进北京城去打听那里的情况；也顺便问问墓地的主人什么时候派园丁来剪花草。这个墓地的主人是一个义和团成员。如果他的园丁来了，看见我们在这里，就会回报主人——那样的话，所有的人就都会遭殃了。

信使从北京城回来以后，说，在城里的义和团目前很少，因为他们都去乡下招兵买马去了。将会有更多的义和团从乡下进城加入他们。目前，在北京城里，卫理公会的教堂，北面的大教堂，以及外国使馆区，还没有被攻占。其它地方都被烧毁了。于是，管理、守墓的那个人就极力劝说我们离开那里。我们向他恳求说，我们如此虚弱，别说走路，就是站起身来都困难；可是，他仍然无论如何要把我们赶走。

我把我的长子叫过来，对他说：“如果义和团现在来杀你，你要是说你信耶稣，他们就杀你；你要是说你不信耶稣，他们就不杀你。你敢说你信耶稣吗？”

我大儿子说：“爸爸，不要担心。我肯定会说，我信耶稣。”

我的小儿子，以及女儿文屏也都是这样讲。听到他们这样说话，我的心非常感动，百感交集——尤其是当我想到，这么可爱的孩子们就马上要被恶人杀死了。

那个管理守墓的人又来催促我们走。我扬声对全家人说：“如果义和团来了，我让你们先死，

然后我最后被他们杀死。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们都能上天堂”。我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表现出胆小怕死的样子。这让我的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们正准备走出去的时候，来了一辆马车。那个管理守墓的人叫住赶马车的人，对他说：“车夫，我有些亲戚，是在混乱中从城里逃出来的。现在他们想回去。我这有四串钱币，你可以拿去作车费。”

那个车夫同意了，于是，把我们载在车上，一直拉到了北京的西安门。进城门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义和团们在那里守门，担心我们不容易进去。但是，当时有好几辆马车同时进城，所以，虽然义和团们用长矛指着我们，然而，他们并没有阻止我们的马车进城。

进城以后，我们先去了城里的一个房子。我们是那间房子的主人；现在有租客在那里居住。但是，住在那里的租客却不容许我们进去。于是，这辆马车就这样拉着我们在北京大街上，茫无目的地来回逡巡。我妻子看见我脸上深深绝望的表情，就在我耳边轻声说：“神已经带领我们走过了这一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遇见义和团。我们不可自己寻死。也许，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活下来”。

我们往卫理公会的方向走去。在路上，碰到两个小孩。他们说：“不要往南走。外国鬼子把那一带的马路给封锁了，不让任何人过去。如果你要是往前走，他们可能会杀了你们。”

很快，我们来到卫理公会的门口。有人认出了我们，把我们领了进去。我的小孩子们高兴地欢呼雀跃，说：“这就像是到了天堂一样”。在那里，基督徒弟兄弟姐妹们围上来，问寒问暖，向我们表示了极大的安慰和同情。

---

---

## 一个九岁孩子的故事

【下面是一位九岁男孩子讲述的故事。他们是他们一家八口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们家住在美国传教士团体附近。他的妈妈早年是BRIDGMAN女子学校的学生，后来一直在EMILY AMENT学校教书。】

当义和团焚烧美国传教士团体的房屋的时候，我们全家开始逃亡。在路上，我们看见一支朝廷的军队；我们就赶快躲进一家粮店。从藏身之处，我们能够看见，那些士兵在用刺刀捅人、杀人。那支军队过去以后，我们赶快逃往最近的城门，准备出城。可是，等我们走到城门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有很多士兵和义和团在那里把守。他们的样子都很凶悍。我们只好返回。

有一个人告诉我们，在一条胡同里有一间小屋，我们可以去藏在那里。我们去四处寻找那间小屋，可是一无所获。于是，我的妈妈和十三岁的哥哥就向南走了。在人群中，我与他们走散了。渐渐地，我就迷了路。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我总算找到了家。我的大哥和三个姐姐们都在那里。我们家的所有东西都被偷光了。院子里所有的邻居都走了，只剩下一个年老的妇女。这位老年妇女可怜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些食物。

很快，我爸爸进来了。他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了一个王子的府邸；有很多义和团住在那里。那些义和团发现了我爸爸；就有二、三十义和团成员们一直跟在他后面，喊：“杀死二毛子！”

这些义和团们冲进了我们的家，把我爸爸抓捕起来。他们又抓住了我的大哥，盘问他很多问题。但是我的大哥一句话也不说。我的十五岁的姐姐一直把我的小妹搂在怀里。那些义和团拿着刀剑，把我们从房子里赶出来，驱赶到胡同上。有很多围观、看热闹的人群，一直在观看。当义和团经过围观人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向义和团下跪。我跟着其他人一起跪下，因此那些义和团没有注意到我。我就这样和其他家人分散开了。

我的家人们被义和团拉到大街上。我随着围观的人群，跟在他们的后面。我听见姐姐说：“就一刀把我们杀死吧”。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义和团们手持着明晃晃的刀剑，把我的家人们包围成一圈。在围观的人群中，也站着许多小孩。有一些义和团成员盯着我，但是，人群中、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说：“这小孩不是他们家的”。他们转过身去，杀了我的父亲。这时候，有一个人在我后面，推了我一把，说：“快跑！”

我跑回胡同里去，然后从另外一个方向穿过了大街。我不知道要跑到那里去，就茫无目的地奔跑着。我好像看见到处都是义和团，以及他们手中的刀剑。我就这样跑着，一直跑到累得跑不动为止。这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我逡巡地走回我们家的胡同；我又悲伤、又害怕地哭着。有的人过来，给我一些钱，告诉我，赶快离开这里，去买点吃的。

朝廷的军兵和义和团们已经把教堂里的所有东西都劫掠一空。所有的房屋都被烧毁了。我没有看见任何基督徒；所以，我以为，一切基督徒都已经被杀死了。

我不记得，我在街头上流浪了多少天。有一天晚上，我睡在路边的竹竿子堆中。还有一天晚上，我蜷缩在两个房子之间的狭小空隙里。我一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就会做很多噩梦。有的时候，朝廷军队的士兵追打我。有的时候，义和团的成员们骚扰我。有的时候，在夜里，我会哭醒；然后躺在那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很长时间不能睡觉，感觉到非常孤独和害怕；但是，我却不愿意睡着；-----因为，我知道，我一闭上眼睛睡着的时候，那些噩梦就又会重新回到我的脑海里。

在那些日子里，有好几次，有好心人给我一些水喝，或是给我一些食物吃。有几次，我走回到我们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但是，我所有爱的人，都已经死了。我有时会想，我的妈妈和跟她在一起的哥哥，也许此时藏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又想，他们也一定都被杀了。

我不太记得那些日子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后来，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说他愿意收留我。他把我领到他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在他住的地方，还有一个老人跟他在一起生活。他们俩给了我一些吃的，然后让我在那里睡觉。那个人在街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摊位，卖一些茶水和饼。他让我跟他一起去那里照看摊位；但是，那个老年人对他喊：“你别把这个小孩领到大街上。他是个基督徒的孩子”。那个人很生气地回答老人：“不，他不是”。

第二天，那个老人还是这样对那个人说话，不让他把我带到大街上去。那个人则更加生气，对老人说话的时候，更加不满地大声嚷嚷。从此以后，他们俩再也不说我是基督徒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我和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多少礼拜。在每一天当中，我都非常害怕；因为义和团已经杀了好几百人，而且还仍然在满城到处搜寻基督徒。有一天，有些义和团成员们



拿着刀剑，来到我们住着的这个小房间。当义和团在屋子里面到处搜索的时候，那个收留我的人，让我和他一起，并排跪在地上。义和团们不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每天晚上的时候，我总是很害怕，常常醒着、无法睡觉。白天吃饭的时候，我也只能吃很少的东西。我们常常能听见远处传来的炮声和枪声。也有各种传言，是关于朝廷军兵以及义和团们正在攻打使馆区外国人的战事。

然后，有一天，突然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地说：“外国军队来了”。那个收留我的人，对我说，我们必须逃到他在乡下的家里面去。于是，我们就上路了。由于我非常虚弱、走路很慢，他就背着我走路。我们正在大街上准备转弯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道：“前面有外国军兵”；所以我们就只好往另一个方向跑。

我们走了很久，然后乘坐摆渡，过了一条很宽的河。接着，我们又走了一天，又过了一条河。当我们到达那个人家乡的村子的时候，我想，已经是第四天了。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天。我从小在北京城里长大，从来没有到过乡村里。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启程返回了北京。

在我们回到北京以后不久的一天，当我站在我们住着的那个房子门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我。那位叫我的人，名叫孟耳；他是在我们教会服事了很多年的一位基督徒。他带着我，来到了一个王爷府——就是那些杀我家人的义和团们曾经居住过的王爷府。现在，义和团们早已四散。我在那里看见了AMENT博士，还有其他的一些传教士们。我看见，AMENT博士给了那位这段时间以来收留我的人好多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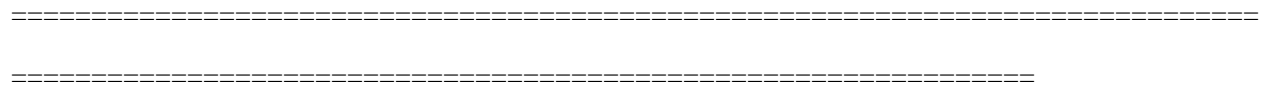
一两天以后，我们来到不远处的另一间教会。我妈妈的两个兄弟住在那里。我跟这两位舅

舅不是很熟，因为他们以前一直住在通州。他们告诉我，我所有的家人都下落不明。他们问了我好多问题，可是我的头很痛，内心迷乱，无法回答他们的那些问题。

我又开始作噩梦了；不仅会常常梦到义和团以及军兵们的狰狞面孔，也会常常梦到野兽以及无法描述的奇怪而恐怖的形状。我不想睡觉，因为那些噩梦实在是太恐怖；可是我非常、非常地疲惫。我的脑袋很晕眩；当我把手放在脑门上的时候，常常感觉到很热。我的那个三岁的表弟，和他的弟弟，常常在一起又是笑、又是玩，可我总是想躲藏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

这样，又过了很多天。我不记得那些日子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记得那些挥之不去的噩梦。在黑暗中，我常常恐惧害怕。后来，他们告诉我，我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在发烧；他们都以为我不行了。

这是好几个礼拜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康复了，那些噩梦也不再回来了。每天，我上三个小时的学，然后，享受着跟我表弟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



尹先生一家的故事

【以下的记述，选自RUSSELL小姐写作的《生命与光》；其中讲述的是在美国传教士团体协

会附近居住的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故事】

1900年6月13日，天刚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听见有很多人在街上喊叫道：“杀死他们！杀！杀！”有一个在外面张望的邻居，回来告诉他们，义和团已经很近了；他对他们说：“赶快逃命”。此时，有五家基督徒们，都跑向了街后面。在这五家当中，只有一家人成功逃脱了。尹先生、尹太太、以及他们的三个小孩子，逃到了尹太太的姐姐家里。

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之前，他们就起来往东直门去，要从那里出城。然而，在他们出城的时候，尹先生被抓住了；在混乱之中，尹太太带着孩子们逃到了城外五公里的另一个姐姐家里。尹太太他们到了那里以后，她的姐姐说，不能够收留他们；因为那里的邻居们都是义和团成员。尹太太说，他们实在是太累了，必须休息一小会。正当尹太太休息完、准备要走的时候，尹先生来了。

之前，在今天一大早出城的时候，尹先生在东直门被几个义和团抓住了。尹先生有一把手枪，是AMENT博士给他的；他把这支手枪、以及所有的钱、还有一些衣服，交给那几个义和团成员，然后劝说他们释放自己。他们带着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让他往西走，而他们则自己往东走。就这样，尹先生摆脱了他们，来与尹太太、孩子们会合。

吃过饭以后，他们一起出去，来到邻村附近的一片竹林里，在那里藏身。他们隐藏了一段时间以后，看见有些人往竹林子里过来搜索什么。于是，他们就只好再往前走。还没走几步路，就看见前面有一队义和团走过来；所以，他们就又赶紧藏起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天快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西安门，进了城。

他们途经了高先生的家。他的房子现在已经被火烧成废墟了。高先生的那些圣经与福音书籍的残片，在烟火的废墟中，散落了一地。接着，尹先生一家人又来到了尹先生的哥哥家里。他们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很快，他哥哥的那些邻居们看见了他们，过来说：“义和团今晚上就要挨家挨户搜查。如果发现谁家有基督徒，谁家就会被杀死”。尹先生说：“朋友们，如果义和团来了，你们不要害怕。他们要抓的，只是我们。我们不会连累你们任何人的”。不过，那天晚上很安静，并没有什么义和团来。尹先生一家人总算勉强地睡了一个好觉。天不亮，他们就起床了，出门一直往北，来到一片墓地。他们在墓地那里，一直躲藏到中午。

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们被两个妇女看见了。这两个妇女互相说：“那边有几个外国人的狗腿子”。尹先生一家人听见了这话，就只好赶紧再去往城门那里，准备出城。尹先生走在前面，怀中抱着二女儿。尹太太跟在后面，怀里抱着最小的孩子，手上还牵着十岁的女儿。尹太太四处张望，发现有两个人正在跟踪他们。那两个人叫住尹太太。尹太太听见他们的叫声，没有往前跑去追上尹先生，而是，停下来等待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对尹太太说：“你是个基督徒”。

尹太太回答说：“你们怎么知道？”

他们说：“我们能看见你额头上的十字架。你必须跟我们走。”

尹太太说：“我不能跟你们走。我得去追我的丈夫。”

他们两人抓住她，把她拖到便门旁边的一条街上。她的两个孩子在后面蹒跚地跟着。在旁边的那条街上，有四、五十名义和团成员们在聚集。

他们问：“谁让你们在街上到处散发药物、来欺骗百姓的？”

尹太太回答：“我从来没干过这事。”

他们问：“你杀过多少人？”

尹太太回答：“我是个女人，我怎么会杀害任何人呢？”

于是，他们开始在她身上搜查。他们从她衣服兜里面搜出了一些药，然后，又从香炉中拿出一些灰，撒在她的脸上。义和团首领拔出刀，把刀刃架在她的脖子上。

正准备要杀她的时候，突然有人喊：“放了她；她没干过坏事”。经过一阵唇枪舌战以后，义和团们把她给松绑了。可是，她还没走出几步路，就又有一些义和团成员过去，把她给重新抓起来。他们迫使她跪在地上，把她的胳膊绑在背后。她听见有人说：“让她走。她的心是硬的”。然而，再一次，她感觉到有冰凉的刀刃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尹太太在讲述这个经历的时候，对我说：“可是我不害怕。我的心是安宁的”。）

最终，他们放她走了。她慢慢地挪动着脚步，由于饥饿而快要昏倒。但是，在她的心里，她仍感觉着，主在看顾她，并且仍要继续看顾她。

她又回到那天他们藏身的竹子林中。一整天她和小女儿们都没吃食物了。路上她看见，一位老妇人，是卫理公会一名基督徒的母亲，向人乞讨、要一点水喝；结果，那位老妇人不但没有得到水，反而还被扭送到义和团那里。尹太太也曾向人要水喝，但被拒绝了。后来，她碰到一个人，告诉那人她自己的身份。那个人很友善，给了她一点钱，并说，可以帮助

她，找到她的姐姐。

有一些人认识那个人；他们想要劝说他，把尹太太交给义和团。但是他说：“不行。这是一个好女人”。他把尹太太送到她的姐姐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尹太太的姐姐见到她的时候，高声说：“我救不了你”。不过，她还是拿出一些茶水和饼，招待尹太太。最后，她们谈完话以后，尹太太的姐姐说，只要尹先生不和她们在一起，就可以收留尹太太、让她们在这里睡一个晚上。

尹太太的姐姐家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储藏红薯的坑。他们决定把那个坑清理一下，让尹太太藏在那里。第二天他们清理完毕以后，一个邻居却带来消息说，义和团已经知道他们的那个储藏红薯的坑，当晚就会来搜查那里；而且还要搜查他们家。

当时，已经快天黑了。无奈之下，尹太太只好带着女儿们再次逃走，藏在那片竹子林中。那天夜里，很冷、很黑。孩子们睡着了。尹太太把自己的衣服盖在她们身上，依偎着她们；她自己整夜没有合眼。半夜中，有一个人牵着一只狗，在那一带转来转去。狗吠的声音持续了一整个晚上。

天亮之前，尹太太经过安定门进了城，穿过北京城，来到宣武门。她遇见有义和团抓住了三个人走过来，就赶紧藏身在一个小庙的后面。后来，她发现自己被跟踪了。她听见有一些人在她的旁边，彼此说：“她是一个狗腿子。我们把她扭送到义和团那里吧”。另一个人则说：“管她是谁呢。咱们少管闲事”。那天晚上，她就藏在城墙的一角栖身。这一整天里，她和两个女儿就只吃了两个小饼。

第二天早晨，她又回到安定门那里，在一个棺材店的门口一直坐到中午。有人告诉她：“不要往东走。义和团在那边；任何可疑的人都会被杀掉”。她出城走到野地里，找到了一个空的、废弃的房子。当时正在下雨，她就和孩子们蜷缩在房内的一角，又冷、又湿、又饿。孩子们睡着了；但是她根本无法入睡。她以为，那些所有的外国朋友们都被杀死了；他丈夫落入义和团手中了；再过一两天，她自己和孩子们也都会死掉。

清早，她对女儿们说：“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是否都被杀死了”。她们一起祷告——小女儿的祷告是，今天能够看见爸爸。她们又回到原来的家。然而，在她们眼前是满目荒夷。房子全都被烧毁了。而且，人们正在偷窃那些烧剩下房子的废墟之中的砖头。有人问她要去哪里；她回答说要去卫理公会。她看见朝廷的士兵们正在杀一个人；就试图赶快走开。她一边跑着，一边听后面有人说：“那是一个基督徒”。

她跑到教堂附近的警局；那里的政府官员告诉她说，所有的外国人和基督徒们都被杀死了。她从警局走出去，正在犹豫要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看见一个运冰的人，从教堂附近的街道上拐出来。她走过去问那个人，他要去哪里。那个人回答说：“去把冰运送给外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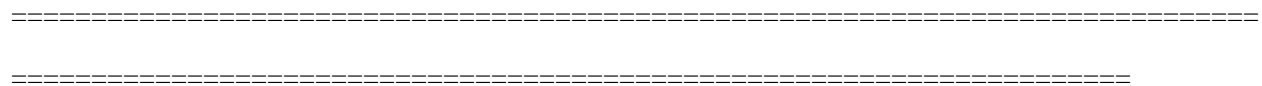
就这样，她跟着那个运冰的人，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卫理公会的教堂营地。至此，她已经在北京流浪了五天五夜了。更让她大喜的是，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和另一个小女儿，此时也在那里！

当时，在义和团抓住尹太太的时候，尹先生也看见一队人向他跑过来。情急之下，他怀中抱着小女儿，翻过了一个小院子的院墙，又接着翻过另一个院墙，最后从一条小道溜走了。

他穿过京城，来到英国使馆区。英国大使馆门口有守卫的卫兵。尹先生走上前去，试图跟他说话。那个卫兵看见尹先生怀中的孩子，猜想他是个基督徒，就让他进去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又把他送到了卫理公会教堂。

尹先生怀中的小女儿只有五岁。虽然她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但是一直不哭不闹。甚至，在他爸爸抱着她翻院墙的时候，也没有哭。尹先生到了卫理公会以后，被安排站岗、守夜值勤。在尹太太来到之前，那个小女儿总是与爸爸在一起，寸步不离。即使是在下瓢泼大雨的时候，她也要和站岗的爸爸待在一起。

这就是尹先生和尹太太一家人喜乐重逢的美好故事。在他们原来房子的那一片，与他们住在一起的邻居中，共有五家基督徒。但是，其他四家人全都没能逃脱、被义和团杀死了——他们已经在那爱他们的天父的怀中，得到了永远的安全。



郭老师

【郭老师是一位四十岁的中年人。他拥有文学学士的学位，是北京长老教会的WHERRY博士和WHITING博士的助手。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讲道者，是北京是第一长老教会的一位执事。】

1900年6月上旬，当义和团的势力开始在直隶省迅速增长的时候，他们开始大举破坏铁路，



毁坏电报线路，屠杀基督徒，焚烧教堂。此时，基督徒们开始四处逃亡。平时在教会里，我常常与弟兄们讲到逼迫的事情，勉励大家，早作预备。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祷告，使我们的信心彼此得到坚固；我们互相鼓励，更加持守着在主里的信心。

6月13日，我们目睹了，有极多的义和团成员们，在京城里进进出出；而政府的官员们，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努力来限制、管理他们。我清楚地知道，灾祸已经迫在眉睫了；因此，我与弟兄们商议，大家一起，搬到教堂里居住。如果，主的旨意是要我们活下来，那么，我们可以在那里逃避伤害；如果，主的旨意是要收纳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可以在教堂里一起死去。所有的弟兄都同意这个计划；因此，趁着夜色，我们五家人一起搬到了北京第一长老教会居住。我们所有的人、男女老少都待在一间房子里。男人们爬上屋顶守望着。

半夜的时候，我们看见火光，从京城的南面升起来；而且，被焚烧的建筑物一个接着一个，自南向北烧过来。我们看见远处，北京第二长老教会已经被烧着了。在街上，有很多人喊着说：“义和团正在屠杀基督徒”。我对弟兄们说：“我们的时间到了；让咱们一起祷告”。

于是，我们从房顶上爬下来，聚集在一起祷告。我们最主要的祈愿，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当我们祷告完毕以后，大家讨论，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大家说：“今晚上，我们无处可逃。咱们就待在这里。如果义和团来了，我们就死在一起”。但是，有一两个人不同意，于是他们就出去逃走了。我们剩下的十几个人，决定就待下来，哪也不去。

突然，甯闻城来敲门。他进来以后，说：“第二长老教会已经被焚了。许多教会成员都被杀了。义和团正在往这边来。你们必须立刻逃走。如果你们躲藏在小巷子里面，就会躲避过去”。因此，我就劝大家，抓紧时间逃走。我们从教堂出来以后，分成两拨。一拨人往西；我女儿在这一拨。另一拨人往东；我，以及其他一些最后出来的人，在这一拨。我们出来

走了还不到三百米，就回头看见教堂着火了。很快，另一条街上的一个小教堂也着火了。

我们走到一条小巷子里，有时缓慢行进，有时停下歇息，有时藏身在河岸边。快到早上的时候，我让我们这拨人分头去投靠亲戚或是朋友。我、我妻子、我的小儿子、以及窦先生，出了城，准备去往城东六十公里的基督徒弟兄家里面。

当我们出城以后，我先让窦先生和我妻子以及孩子走在前面，在城外十二公里的一个地方等着我。而我则想办法回去，试图寻找我的女儿。在我回去的路上，看到了极多的尸体。但是我女儿不在其中。我在四处走动的时候，听到一个人说，他在某地看见义和团抓住一个年轻女孩，拉到义和团的祭坛上去。这个人所描述的地点、以及女孩的年龄、样貌、衣着，都与我女儿的相关情况非常相似。因此，我心想，若果真如此，就把我女儿的灵魂交在主的手中。

因而，我急速出城，去同我妻子、孩子和窦先生碰头。到了那里以后，我看见我的小儿子在一个旅店里面哭泣。幸好，旅店的主人是个好心人；他对我说：“在这个村子里，有两个义和团祭坛。这里的义和团非常多”。他似乎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并担心我们受到伤害。他催促我们，让我们赶快走；而且，还替我们雇了三个驴子。

我和妻子、孩子、窦先生一行人匆忙赶路；到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来到一个村庄的旅店。唉！这个村庄也有一个义和团的祭坛，而且这个旅店的一个住客就是义和团的成员，是该村教师的二儿子。他的面目苍白，双眼咄咄逼人。自从我们一进店，他就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但是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我们。窦先生的慌张神色，清楚地显出了，我们都是基督徒。在旅店已有的住客中，除了那人以外，还有七个人。看起来，这些人都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口中说着的言语，都是一些恶狠狠的粗言恶语。此时，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把我们自己

交在主的手中。到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以及那八个人，都在一间大屋子里躺下来。

到半夜的时候，我妻子依稀看见，有五个人站在我们的床前，以为他们要杀死我们。她叫醒了我和窦先生。我们还没有睁开眼睛说话，那五个人中的一个人就说：“你们先睡觉，咱们有事早上再说”。我说：“好”。他们走向自己的床去睡觉以后，窦先生小声对我说：“咱们逃吧”。我小声回答他说：“你可以先走。你一个人，而且身体强健。我这里拖家带口，无法逃走。我们直接到主那里去”。

因此，窦先生悄悄地起来，开了门，跑走了。在房间里睡觉的其他那些人醒了，起来追赶他，但是没有追上。他们回来以后，问我：“谁跑了？”

我说：“我的朋友”。

他们又问：“你们也要跑吗？”

我回答：“我们当然不会跑。你们明天想干什么，都请便。”

他们说：“好”。

当他们睡着以后，我为妻子和孩子做好准备；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静静地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

突然，那个义和团爬起来，用令人恐怖的声音咒骂我们，说：“我一定要杀了你们。我现在就去祭坛那里拿刀”。他推开门就冲出去了。我把孩子搂在怀中，与妻子肩并肩靠在一起；我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那人回来杀我们。忽然，我妻子去恳求管理旅店的老人，对他说：

“我们都是好人；你怎么忍心让他们杀我们呢？你要是同情我们，请让我们逃走”。老人说：“好吧”。于是我们逃走了。我们没有走多远，就听见后面有很多人叫喊着来追赶我们。幸好，我们是往南走，而那些追赶的人群是往北走，所以他们没有追上我们。

我们一直逃亡、赶路，直到天亮。我们本来的打算是，去往通州，然后在那里雇一条船，回到山东老家。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出城拉货的人，问他能不能在通州雇到船；他对他们说：“通州那里虽然有船，可是，义和团禁止任何人乘船离开。你们要是想保命的话，就千万不要靠近那里；那里的义和团特别多；而且那里的军兵们非常凶残；他们已经杀了很多人”。

我听见这些话以后，就带着妻子和儿子，回转向西。我们走得越远，天气就越热，我们也越发干渴。我们考虑着，要往哪里去。我们不能回家，也不敢回北京。我们也无法去投靠亲友。我们现在，恐惧与忧伤，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我们近乎以为，主已经离弃我们了。但是，我仍然极力劝告妻子，应当持续地信靠主；并且，我把一些重要的信仰教义讲出来，劝勉妻子。

我们又走了大约五公里；这时候，有一大群人从一个村子里跑出来，包围了我们。他们控诉我们，说我们撒毒药、喝人血、伤害人。他们异口同声地叫喊道，要把我们烧死。既然他们不允许我们抗辩、回答，那么，我们就只有等死。忽然，其中一个人说：“他是一个读书人，可能没有做过那些坏事情。他们要是继续往前走，就会经过楼祖村；那里有一个祭坛，义和团已经在那里杀了两个人；他肯定过不去那个村子”。大家听了这话以后，就把我们放走了。

当我们到达楼祖村的时候，遇到一个姓张的人。我跟他攀谈了一会，发现我们彼此从小都

是在一片地方长大的。他把我们领进屋去，给我们腾出一个小地方，让我们住在那里。那天晚上，村民们两次来到这里，说我们是做恶事的人。一次，我们被村里的一个读书人给救了。另一次，是张先生救了我們。

自从我们在6月13日离开教堂以后，我都不记得自己多少次被救了。每一次，我们都是从死亡的身边滑过，几乎要死，但却没死。这清楚地说明了，神与我们同在，他没有离弃我们。我的心里大得安慰；我的心变得更加刚强；心中对神充满了感恩。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来，与妻子讨论，让妻子和孩子暂时待在这里，而我独自一人回北京城，去打听女儿的下落，也寻访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妻子的心也刚强壮胆；她愿意带着孩子在这个陌生之地，等待我的归来。我向她允诺，两天之内就回来。如果，我没有按时回来，那就说明我被杀了；那么，他们母子就要计划，赶快回到老家去。

我妻子说：“如果你遭了什么害，那我们也不活了。”

我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自己寻死；那是违背神的律法的。无论发生了什么，你们必须遵循神的旨意”。

我多次劝诫她以后，就独自上路、回京去了。沿途，我经过了许多义和团的祭坛，但是，他们没有盘问我。等我进入京城以后，打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已经被杀了，其他人则都逃亡了；因此，我无处可去。那一晚，我就睡在城墙的角落里。在我睡觉的地方不远处，就有许多义和团，在那里又喊又叫，常常放枪；但是我并不怎么害怕。

天亮以后，城门打开了。我混到人群里，首次听说，卫理公会的教会仍然还在坚守着，没有被烧毁。我飞速地跑到那里，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弟兄姐妹，而且，我的女儿也在那里！

我与女儿见面，彼此的心里面真是充满了巨大的悲喜交集。

那天晚上，我们从教堂出来，彼此分散以后，我的女儿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被义和团抓住，拉到了他们的祭坛那里。他们审问她的时候，她如实相告：“我的父亲和弟弟都是教会的成员。我还没有受洗；但是我已经信主”。义和团马上就要杀她的时候，幸好，当时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与我女儿互相认识的邻居在场。那个人走上前来，为我的女儿向义和团求情。因而，义和团就释放了她；有人把她带回了我们以前的居所。

在我们以前的居所那里，有很多男女老少的邻居们，都过来，用恶毒的言语咒骂她。幸运的是，有一位基督徒林先生，当时也在那里。林先生本来是在6月13日晚上与我们一起逃亡的，后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各自分散以后，他去找自己的亲戚；然而那亲戚却不愿意收留他；所以他就回到了以前的住地，也就是我们以前居所的附近；在那里，他碰到了我女儿。

林先生看到当时的情况，意识到，如果继续待在那里会有更大的危险。因此，他带着我的女儿来到卫理公会的教堂。

当我看到女儿的时候，她哭得非常惨烈，以至于不能说出话来。我对她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语，然后，就飞速地赶回去，准备回到楼祖村那里，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接过来。一路上，我看见了一些被焚烧的尸骨和灰堆的痕迹；我也经过了许多义和团的祭坛；但是，没有人向我盘问什么。

第二天，我回到楼祖村以后，雇了一辆车，载着妻儿进城。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一支义和团的队伍，总共有四、五百人，正在行进。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都停下来，眼睛瞪着

我们。我们与他们不在同一条路上，大约相距一百米。

我立刻想到，他们肯定会过来杀了我们；于是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祷告。突然，在路的那边，有一些农民们喊着说：“快点走”。于是那些义和团就继续前进了。

当我们进城以后，就下了车，一路步行。街道上到处都是满目荒夷的凄凉景色，到处都是废墟与混乱；然而，没有人拦住我们，盘问我们。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卫理公会的教堂；全家人终于团聚了。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很多同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我们到那里第三天以后，大家转移到使馆区一带。在使馆区，神的大能亲自保护着所有在那里避难的人们；虽然遭受着压倒性人数优势的义和团以及朝廷军队的攻打，但是，对峙的阵地一直在被坚守着。直到最后，神使用外国军队来驱散了攻打我们的逼迫者，把我们从被围困的艰苦困境中解救出来，使我们不致被屠杀和迫害。

如果，我们仅仅看看我们这一家人的经历，其中有多少神的恩慈和奇妙的恩典！这简直超乎任何人的想象。每当我们遭遇到最可怕的危险的时候，总是会有人替我们说什么话，或是把我们释放。这是神的旨意和计划，把我们从逼迫者的手中解救出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神的恩慈与恩典。

=====

=====

## 崔越的故事

【崔越是一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是一名学生；他在长老教会的男子学校里学习过一些年。毕业以后，他为了照顾身患残疾的母亲，放弃了上大学深造的梦想。在义和团风暴之前的三年里，他一直在长老教会男子学校担任老师的助手。】

1900年6月13日下午，我听人说，义和团要烧毁北京所有的教堂。下午六点以后，我带着母亲开始逃亡。我们丢下了家里所有的东西；但是，我在腰中别了一把手枪，用作自卫。当面对义和团的时候，我可能需要采取自卫的行动。

我们经过大街，往一位教会成员的家里逃去。我们希望在那里待到天明；然后再从那里，计划逃到更远的地方。可是，我根本没想到，那个人是一个变色龙。他把我和我的母亲使劲从门里推出来，然后把门紧紧地锁住了。我们只好离开他家，重新回到大街上，向西走去。在那个方向上，有我的朋友在那里开店。我和母亲来到这个店；但是，我的那个朋友也把我们赶出来了。我们只好继续向西行，一边走、一边心情沉重地哭泣。

我们来到区里的一个衙门所在地。衙门的大门没有上锁。我让母亲坐在那里，我去附近看看能不能找到藏身的地方。我来来回回找了半个小时，但是仍然找不到什么可藏身之处。等我回到衙门口的时候，发现母亲不见了。有几个士兵站在衙门口那里。我以为母亲已经被他们杀死了；我的表情立刻变得极其悲哀。那些士兵们看出来我是一个基督徒，就拿着刀枪过来追我。

这个时候，我的母亲自己藏在附近的一个隐蔽处。当那些士兵们过来追我的时候，我一边



尖叫，一边大哭。我的母亲听见了我的声音，从藏身处出来，与我在一起。那些士兵们追上了我，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我做什么、也并没有拿我怎么样。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了。我和母亲继续向西行。天亮的时候，我们走到了德胜门。一路上，我们遭受了无尽的羞辱和逼迫。一大早，我们雇了一辆车，去东城找我们的一个亲戚。我们听说城南的卫理公会的教堂已经被焚烧了。

我把母亲留在亲戚家，只身去城南的卫理公会教堂，去看一看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了城南以后，发现卫理公会那里的所有人其实都是安全的。于是，我赶紧回到东城的亲戚家，想要把我母亲带上，一起去卫理公会那里去避难。

可是，因为我的亲戚非常担心我母亲会连累他们，因此，在我回去之前，他们就已经叫了一辆车，把我母亲送到城北去了。

我赶紧去城北找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寻找以后，我终于在安定门附近的路边，看见了她的尸体；她的头颅几乎被刀剑砍成好几片。那里有很多义和团和朝廷的军兵。我看着她的尸体，却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不能上前去埋葬她，甚至不能上前去抚摸她的尸体；我也不能显出我认出了她尸体的样子；否则，我也会立刻、当即变成同样的尸体。

我的心几乎完全碎了。我急匆匆地回到卫理公会的教堂；并且，不久以后，与其他人一起转移到使馆区。

【这位年轻人，后来在使馆区的防卫战役中，信实地尽职守责，努力地修筑防卫工事，并且后来帮助研磨白面、以及制作食物。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他谢绝了日本人重金聘请的工作职位，仍然一直在致力于教导、传播福音的工作。】

=====

=====

邓牧师及其家人

【作者：C. H. FENN 牧师】

邓英先生是一位温和、安静的人。他从来不爱出风头；而且，有着很好的个人品格与操守，并且，有着让人喜爱的精神与性格。他讲话或是做事的时候，虽然不急速，但是，却很令人尊敬。在中国人中，他算是一个很好的读书人，有不错的阅读理解能力，并且，常常在教导人的时候，引经据典。

他还有着一种很好的幽默感，能够流利地讲述一个好故事。他的语言总是很精美，言辞很清楚、有力。我还记得，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喜悦地听邓牧师讲道时的情景。从他讲道一开始，我就能够抓住他的大概意思；他的语速适中、并不急迫，言辞清楚而简单；即使对于一个不是很熟练掌握中文的人来说，也能够清楚地明白他讲道之中的基本意思。

我到北京的第一年，给邓先生和邓太太上一些英语课程。他们是很聪明的学生，学习进步

很快。邓先生总是信实地参与到教会的敬拜活动之中；他不满足于一些简单的讲道工作，而是通过阅读和思考，来更加充实地装备自己。许多中国人，因着他的吸引，来到教会之中，渴慕、并学习真理。他非常熟悉中国人的儒家或是佛家的一些观点，并能够有针对性地向着人们传讲福音。在教会的一些人际活动中，他总是待人友善，温柔对人。

邓太太与邓先生是极好的搭档。他们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有着良好的配合。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相亲相爱。邓先生也很清楚地明白，邓太太是他的珍宝。邓太太为人聪明、敏锐、智慧，很有能力和精力。邓太太代表了我所遇见过的最好的中国女性的品格。她理解力和洞察力极强，能够迅速而清晰地掌握复杂事物中的机理和关键。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其中的一个已经娶了媳妇。这些孩子都很令她骄傲自豪。作为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他们自小就是在敬畏神的环境中成长起来。邓太太担任基督徒女子寄宿学校的负责人。学生们都很尊敬她、爱戴她。她与传教士们之间有着良好的信任关系。作为一个牧师的妻子，她常常花很多时间来探访教会的成员们。她不仅常常探访学生们的家庭，而且也常常访问其他一些人的家庭。她常常参加祷告会，并总是劝勉其他的弟兄姐妹。

他们家的长子，名叫约翰。虽然他还没有完成卫理公会大学的课程，但是，已经在另一间学校里担任教书的职位了。约翰的妻子在女子住宿学校担任助手。邓太太的长女，名叫哈拿，也已经开始担任教书的职位。邓太太的两个比较年幼的儿子，是男子住宿学校中非常聪明、非常有前途的学生。邓太太的幼女，则刚刚开始上学。

没有人知道这家人死去时的详细情况。我们只是隐约地知道，他们全家人一同在北京的一个庙里被杀。

---

## 一个勇敢的男孩

这是一个十二岁的聪明男孩子。他是长老教会一位牧师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位可贵而又可爱的基督徒妇女。当年，正是由于这位妇女的鼓励，她的丈夫、王先生（这个男孩子的父亲）才走上了作牧师的道路。在那个屠杀的夜里，这家人在黑暗的夜晚走散了。这个男孩、及其父亲和妹妹，在城中避难，来到一个表亲的家里。但是，这个表亲对他们非常不友好。王先生想要恳求那个表亲，让这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这里稍微短暂停留一下，这样他才可以出去寻找藏身之所；并说，一找到藏身之处，就赶快过来把孩子接走。可是，那个表亲说，绝对不行。

那个表亲解释说，假如义和团来到他们家里搜查（此时，义和团正在到处挨家挨户搜索），会问，家里的主人是不是基督徒。然后，会问，这个家里面有没有基督徒。然后，还会一个一个地问家里的每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这两个孩子一定会说实话。表亲说：“那么，义和团就会杀了这两个孩子，并且也会杀了我和我全家人——因为我们窝藏基督徒”。

然而，王先生仍然一直切切地恳求这个表亲。最后，表亲勉强屈服了；但是，他对王先生说——“你要赶快回来，越快越好”。

王先生飞速地跑出去，想要尽快地找到一个安全的躲避之所。王先生一走以后，那个表亲就转脸对男孩说：“如果义和团等会儿来搜查，你们不许说，你们是基督徒！”

男孩回答：“不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可不认我们的主”。

表亲说：“那好，你就什么也别说。到时候，你就拿一根香，在一个偶像面前烧香，义和团就会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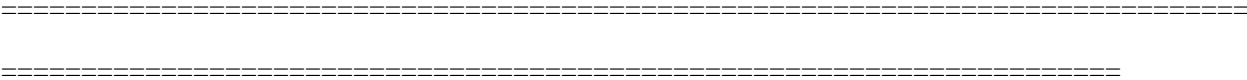
男孩说：“不行，我做不到。圣经上说，不可敬拜偶像。”

表亲说：“你要是连这么一点救命的事情都做不到的话，你就别待在这里了。赶紧出去！”

说着，他就把这个孩子赶出了家门，并在他的身后锁住了门。

这个男孩，无处可去，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于是，男孩就在门外祷告。过了一会，表亲打开门，问他同样的问题——要求他在义和团面前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男孩的回答仍然是“不行”。再过一会，表亲又打开门，再问同样的问题。男孩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烧香、或是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的”。

对于男孩的这种坚贞，那个表亲既感到震撼、又觉得感动。他把男孩拉到屋子里面，一直看护着他，直到他父亲差人来把他带走。后来，这个男孩到了卫理公会教堂，并转移到英国使馆，因而在义和团风暴中存活下来。



被朝廷军人收养

北京长老教会的钟先生有两个儿子。他们在义和团风暴中被神奇地拯救。钟先生的大儿子，十岁，叫“靠恩”。二儿子，八岁，叫“感恩”。钟先生的老家是山东；他毕业于滕州的长老教会学院。一段时间以来，钟先生在北京的一间大学里教授数学。在北京，他们全家人都是北京长老教会的成员。他们家就住在长老教会地址附近。

1900年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钟先生全家人逃难。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一家人在逃难的过程中分散开来。钟先生的父亲带着两个孙子，去一个粮店的朋友家里避难。钟先生则带着妻子、婴孩、两个女儿躲藏在一个小菜店里。

钟先生把妻子女儿等安顿下来以后，就赶快去找父亲和两个儿子。可是，钟先生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钟先生心慌意乱地回到妻子这里来的时候，发现，她们已经被胆小怕事的菜店主人赶走了。钟先生找不到家人们，心里非常担忧。难道，他的所有的亲爱的家人，都落在了义和团手中了吗？一整晚，钟先生都在焦急地四处逡巡着、寻找着他们。

第二天上午，快到十点的时候，街上有一人看见愁容满面的钟先生，就问他：“你是不是在找一个怀里抱着婴孩的妇女？”

那个人让钟先生去那个烧毁的家附近去找。钟先生赶快走到那里，终于见到了妻子。

一两天以后，钟先生终于成功地雇到一辆车，来到卫理公会教堂。从那里，他每天都出去

寻找失散的父亲和两个儿子，但是，总也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后来，直到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钟先生才找到他们。

当时，钟先生的父亲——钟爷爷，带着钟先生的两个儿子在粮店避难。在粮店的时候，钟爷爷偶然地听说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钟先生的姐姐）的事情。她在6月13日逃难的那天晚上，与丈夫、儿子们走散了。她带着两个儿媳妇，藏在安定门外、地坛附近的一个像是窝洞的小房子里。钟爷爷每天都到那里去一次，给她们送食物；这样一直送了一个礼拜。

有一天，钟爷爷去地坛送食物，但是，再也没回来。在粮店等待爷爷的两个孙子们，心里明白，爷爷一定是在路上被残酷的义和团抓捕、杀害了。

有人给这两个男孩一些钱，让他们去地坛那里寻找婶婶。在安定门外的地坛那附近，他们找到了婶婶藏身的窝洞之处。他们就在那里跟婶婶她们一起住了几天。那位婶婶知道，这么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早晚他们都会被义和团发现、杀掉。于是，她就对几个表情友善的朝廷士兵说，如果他们喜欢这两个男孩子，就可以收养他们。

在那以后不久，婶婶、以及她的两个儿媳妇都被杀了。但是，那几个士兵却把这两个男孩子带到了孙将军的营帐里。

在这个军营里，有一位李队长。他和其他的朝廷军人一样，都接到了上级命令，要把所有的“外国鬼子”以及他们的“跟随者们”都消灭掉。然而，神的旨意却是，使他拯救了那两个聪明、英勇的基督徒男孩子。他们赢得了他的心。李队长决定，要把他们收养，并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可是，李队长却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因为，李队长的上级，

罗军长也很喜欢这两个男孩。罗军长要求，自己也要收养他们中的一个。于是，李队长只好无奈地使他们兄弟俩分离。

义和团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们知道，在朝廷的军营里，有两个基督徒男孩子。于是，那些义和团们竭力地千方百计、软磨硬泡、软硬兼施地，要到军营里来，把那两个男孩抓走、杀掉。但是，那些义和团们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还被军兵们赶出军营；而且，在争执中，军兵们还杀死了一些义和团成员们。

1900年初夏的时候，李队长由于战伤而暂时离开军队。他在北京城，住在离长老教会废墟旧址几百米的一个庙里养伤。有一些军兵在那里守卫着李队长的安全。靠恩（就是那个十岁的男孩）与李队长夫人住在一起。他们住的地方离李队长养伤的地方不远。靠恩常常要去那里探望自己的养父。每天，在去探望养父的路上，靠恩都会经过自己原来的家。那个家，现在已经被义和团烧成废墟了。

1900年8月13日，外国联军的队伍已经接近北京城了。李队长带着靠恩、以及其他家人，躲到城外的一个庙中。8月14日，联军缓慢地向西南方向移动，准备攻下北京。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皇帝、皇后、等人逃离北京。他们逃走的路线与李队长一家的逃亡路线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比李队长一家走得要快很多；因此他们从后面追上了李队长一家人。靠恩看见了那个皇室队伍，甚至还看见了其中一个皇子下车来，在一个路边的水井那里喝水。

联军到来的时候，罗军长（就是八岁男孩、感恩的养父）在孙将军的麾下守卫北京。他们在城的东面抗击日本军兵。很快，孙将军的队伍向保定方向撤退。



之前，当李队长在北京城里养伤的那段时间，感恩曾经从罗军长的军营里偷偷溜走，去与哥哥靠恩相会重逢。可是，好景不长；罗军长亲自到李队长这里，仔细搜索，找到了正在试图躲藏的感恩，又把他带回自己的营帐了。

几天以后，靠恩随着李队长去往山东；而感恩则随着罗军长的队伍穿过群山、去往山西。

几个月过去了。

感恩在军队里的生活优越。他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任何需要的东西。每天，有两个私塾教师，轮流来给感恩授课。有五百个士兵，专门守护他、听从他的使唤。这些优厚的生活条件，让他的想家之情、思念家人的心情，稍微能够得到一点抚慰。后来，罗军长的队伍向东行进，来到了济南。罗军长的营地，距离李队长居住的地方，只有六公里。这两位兄弟之间的距离，再次变得如此之近——尽管，此时他们离曾经的北京的家，是那么遥远。

1901年3月，靠恩听说了钟先生仍然还活着的消息。他就劝李队长，给钟先生写信。信件邮寄的过程，非常曲折。义和团风暴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当时的邮递系统仍然很混乱。李队长写的信封上的邮寄地址也很含糊。北京的邮差找不到钟先生这个人，几乎要放弃了；但是，那个邮差很偶然地问一个陌生人，是否认识钟先生。结果，这个被问的人，恰好就是钟先生的外甥。

这个时候，钟先生也隐隐约约地打听到了两个儿子们的下落。此时，他正为此事很伤心难过；因为，他担心孩子们不会再受到基督徒环境的正面影响。就在那个邮差向他外甥打听寄信地址的前一天晚上，钟先生还在教会的祷告会里，请大家为此事代祷。

李队长的这封信，给钟先生带来了巨大的希望；钟先生下决心去把孩子们找回来。带着巨大的喜悦和盼望，钟先生启程上路了。苏王爷为此发了一封电报，并派了两名士兵在一路随行、保护钟先生。李鸿章也为此发出保护令。传教士们也给钟先生带了一封英文信，使他不会受到外国联军的沿途盘查。到了山东以后，李队长对钟先生很友善，并愿意把感恩归还给钟先生。

但是，罗军长却很不愿意归还感恩。钟先生去找罗军长、向他恳求的时候，就从感恩的面前经过。此时，感恩被两个私塾老师严密而仔细地监视着。钟先生和感恩谁都没有向对方说一句话。当罗军长知道钟先生就是感恩的亲生父亲以后，他极不情愿地同意，把感恩放走。然而，他没有直接把孩子交给钟先生，而是，把感恩送到了孙将军的将军府，让钟先生到那里去领人。

孙将军对钟先生说：“我为了这两个孩子，跟义和团打了好几仗。为此，端王爷还指责我——因为我不想把这两个孩子交出来”。

钟先生临行前，在济南举办了筵席，对罗军长、李队长以及其他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然后，就启程回京了。有什么语言，能够表达这种灾后重逢、父子重聚、家人团聚的巨大喜悦呢？

他们回到北京以后，这个幸福的父亲又举办了一次筵席。在来宾中，有苏王爷，胡都督，MARTIN博士，以及其他一些传教士等等。

---

---

## 四位基督徒殉道者

【作者：GOWANS小姐】

---

## 臭子

在中文里，这个词的意思是“难闻、可耻、不招人喜欢”。然而，这却是一个女孩的名字。这是不是很奇怪？她的父母给她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迷信——以为这样可以欺骗神灵，让它们以为这个孩子是不被爱的、是没人要的。如果神灵们相信了，那么，或许就不会在她小的时候夺去她的生命；这样，这个孩子就能健康成长了。

尽管她有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名字，但是，臭子仍然长成了一个令人喜爱的小女孩。在她七岁的时候，她被教会学校吸引；入学以后，她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学校和里面的老师。她的妈妈恳求她不要去接近那些长相可怕的外国人；但是，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那些传教士们一点也不让人害怕。

渐渐地，她带着妈妈也来到学校，让妈妈自己亲眼看看那些外国人，看看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自己的女儿。过了几年以后，母女二人都受洗成为了基督徒。这位母亲——李太太成为基督徒以后，人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前，她是一个傲慢、骄傲的妇女，听不得一点别人批评的意见。现在，她成为了一个温柔、和平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这真的是像《以赛亚书11章》里说的一样：“小孩要牵引他们”。

有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当孩子们正在院子里玩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门开了以后，臭子急匆匆地冲了进来，着急地说：“祷告！快点祷告！我想跟人打架”。于是，有人陪着臭子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闪着光芒，说：“现在，我不想打架了。我打架的欲望已经没有了”。

还有一次，是我们祷告聚会的时间。臭子进来以后，看见只有很少的妇女来参加祷告会。臭子说：“怎么只有这么少的人？人都去哪里了？我要去找些人来”。很快，她回来了，身后跟着一长队妇女。我们事后问她：“你从哪找来这么多人？”她说：“我就是出去，到她们那里，对她们说：‘现在有这么重要的祷告会，你们怎么还敢想着买东西、做针线活’”。

1900年6月6日，是我们在教会的最后一次聚会。尽管当时局势已经很动荡，然而，妇女们仍然来参加周中的祷告会。那天的主题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那是一次多么珍贵的聚会！然而，我们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当时参会的几乎所有人，都要很快就成为殉道者；——我们重聚的日子，就是在天上的住处！

在那天的祷告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可爱的小女孩、臭子说：“请让我们大家一起唱《当我们再见时、当我们在耶稣脚前相聚时，愿主与你同在》这首歌，可以吗？”

这是精准的预言吗？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当我们在使馆区遭受围困的日子过去以后，我们去寻找教会里那些昔日的基督徒，寻找那些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臭子；但是，没有任何他们的踪迹——哪怕是一点点痕迹。他们的邻居说：“他们都搬走了”。我们知道，这话的意思就是“他们都被义和团杀死了”。

---

## 秦老师

我第一次听说秦老师这个人，是通过为我们看门的那位老人。我们的这位看门人，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每当说起救主来的时候，他就极其兴奋和幸福。因此，很多人都被他吸引，喜欢来听福音。那些人，后来就会常常来教会、听讲道。有一次，看门人告诉我们说，有四个以前是给人算命的人，现在经常来参加我们的教会活动。

几个礼拜以后，其中两个又回去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别人对他们的孤立和排斥——如果他们信基督的话。第三个人则专门卖药去了。第四个人，就是秦老师。

秦老师信主以后，把他那些书籍和用来算命的东西都烧掉了。他说，以后，不管是生是死，他都再也不干那些事情了。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了神；并且，尽管他因此受到了家里每一个人的逼迫和排斥——包括他的父亲、兄弟、妻子，然而，他仍然持守着这宝贵的信仰。

有一段时间，他的生活非常困难；-----因为他不愿意再用从前的算命来谋生。不过，秦先生很有精力和活力，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他还可以暂时找到一些短工。他没有抱怨生活突然变得艰难，而是欢欣地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受苦。

过了一段时间，教会里面需要一位中文老师来代几天课，就把秦老师叫来了。秦老师的教学非常成功，学生们很喜爱他的讲授，而他自己也非常热心于帮助同学们学习。很快，我们大家就意识到了秦老师的无比重要的价值。

秦老师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把自己觉得特别有帮助的那些字句划出来。有一次，他在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谈到教会初期所受到的逼迫，他说：“福音就像是一条大河。如果一个人想要筑坝来阻止河流的流动，那么，这条大河仍然会从另一个方向奔流向前。最终，福音必将传遍全世界。任何想要阻止福音的人，最终都只是使之更加兴旺。”

当义和团风暴来临后，秦老师与我们最后的见面，是在他来美国使馆向我们道别的时候。临行前，他引用《圣经-出埃及记》23章20节、神的话语与我们互勉：“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他本来或许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待在使馆区内避难，然而他认为在外面应更加安全。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我们在北京使馆区被围困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在北京城里，寻找我们昔日的朋友们。当我们来到秦老师的家里时，看到的，是伤心的妻子、父亲、兄弟。

他们含着眼泪向我们讲述了，秦老师怎样被义和团残暴地杀害。我们本来抱着极大的希望，愿秦老师成为一名优秀的传道人。然而，若神有更美好的旨意，那么，我们所能说的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

---

### 一位敬虔的妇女

宋太太在承认罪、悔改罪、信主以后，她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改变。一直以来，她有一个很大的伤心难过之事，就是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很多年了，她都一直没有去见她母亲；现在，她去寻找她，想要尽己所能地弥补自己以前的过错，可是，她发现已经太晚了——她的母亲已经去世。

她也认识到，一直以来，自己对丈夫没有应当有的尊敬。因此，有天晚上，她唤醒丈夫，以非常大的懊悔心情，向丈夫承认自己的罪、恳求丈夫原谅自己。她丈夫很为妻子这样的态度惊奇，就对她说：“不要担忧。只要你以后不要经常骂邻居就好了”。

宋太太从各种罪的事情中很快悔改了；这使人看到，她从信主以后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到1900年的时候，她已经成为教会中一个很敬虔、受人尊重的人。她经常走街串巷，传扬福音。她待人耐心，做事准时，愿意听从别人的意见，在教会里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有一次，当一位传教士与教会的一些成员在一位妇女家里进行会议的时候，门外传来激烈

的争吵。外边有个人，手里拿着刀和石头，要闯进屋来。争吵的原因，是针对在场的外国人。那位外国传教士以及其他基督徒弟兄姐妹静静地离开了。但是，宋太太一直待在那里。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当时不走，她说：“我不能让那个拿刀的人觉得我们害怕他”。

在义和团风暴中，宋太太在信仰里面忠贞地持守到底。她在自己的院子里，被义和团砍下头来——因为她不愿意放弃，自己在那谦卑温柔的耶稣基督之中的信仰。

---

老高太太

这位妇女，有着一颗怎样的爱人的灵魂！每当你感觉到疲惫、泄气的时候，她的爱心和强壮的信心就一定会把力量带给你。她从很小的时候起，生活就很艰难。成年以后，她嫁给山东一个官员，作他的妾。在她丈夫的家中，有着无穷的争执和烦恼。当她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那时，她在卖眼镜、做鞋垫谋生。很快，她的心就接受了救主的爱与救恩。信主以后，她极其热心地传扬福音。她也总是对传教士们充满了爱心。教会敬拜、讲道的时候，她总是坐在最前排。在十一奉献的时候，她总是尽可能地奉献出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有一次，我们听说，在她自己还很拮据、甚至要筹措资金付房租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床单被子等，分给另一个更穷的人。

她的朋友们虽然不是那些世界上最富的人，然而都愿意接她到家里去住。当她住在朋友家的时候，早上，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晨祷，她就在晨光刚明的时候，走到外面的街上，在那里安静地默祷。



义和团风暴来临前，她告诉我，有人总是常常威胁她，说：“你的日子不剩几天了”。她回答那些威胁的人，说：“我不害怕。你们不能伤害我的灵魂”。

义和团风暴期间，她被杀死在北京的大街上。她至死都持守着在主里的信心。这位可爱的、可贵的灵魂，已经安歇在主里，得着了那主所应许的生命冠冕。

---

一些伦敦传教士团体教会中的基督徒们

有一位基督徒，姓宋。义和团风暴前，曾有别的教会的基督徒问他，要不要一起逃到北面的山区中，到那里去隐藏、避难。宋先生回答说：“如果是主的旨意使我的性命得活，那么，主能够帮助我，使我在北京城里也安全。所以，我宁愿就待在北京”。

义和团风暴来临后的几天之内，他被抓住了。义和团残忍地用刀刺破了他的喉咙，把他扔到马路边上，让他在那里等死。他的母亲和弟弟不是基督徒；他们在路边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宋先生，把他抬到前门外。他们在那里的小土坡上放了个垫子，把他抬到垫子上。经过缓慢的疗养，宋先生的伤口渐渐有好转的迹象。

可是，残忍、嗜血的义和团又要来了。宋先生恳求母亲和弟弟，赶快逃命。他说：“你们不

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和我一起死呢？”

然而，他们很不愿意这样撇下宋先生。于是宋先生决定自己先死，这样好让他们逃走。他们同意了宋先生的恳求，去给他买来了三种毒药，可以使他吃了以后，没有太大痛苦地死去。正在此时，还没有吃毒药的时候，义和团来到了。宋先生一面恳求地看着母亲，希望她离去，一面用一把长刀，扎向自己喉咙的伤口处。义和团看见他血流如注，肯定是要死了，就把他抬到庄王爷的府中。许多基督徒们都在那里被“审判”、杀死。义和团还没有把宋先生抬到目的地、在路上的时候，就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把他的身体随便扔在路边的乱石头堆里。

宋先生毫无知觉地躺在那里，一直到半夜，竟然渐渐恢复了意识；而且，他看见自己的伤口已经停止流血了。他躺在那里，看着夏晚深蓝色夜空的漫天繁星，突然，他竟然觉得有力量能够缓缓地爬起来。后来，他慢慢地爬到了城门外的一个很小的藏身之处。他就在那里待着，一直待到联军进了北京。

后来，他被一个联军的欧洲士兵发现了。他指着自己的伤口，用仅会的一个英文单词说：“义和团”。这个士兵很友善，帮助他进到了城里，并找到了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他得到了很好的照料，伤势复合，真地是死里复生了。

最近，他娶了一位很善良的年轻妻子。这位妻子非常爱他——尽管在他的脖子上，有一个很难看的伤疤。这伤疤，见证了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所经受的痛苦和磨难。

有一位基督徒年轻人，在义和团风暴期间，无家可归、身无分文、四处流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后来，他在北面山区的一个小山洞里，找到了藏身之所。在那里，他极其疲乏，又饥又渴，于是躺下等死。有一位老人经过那里，往洞里看的时候，发现了。老人非常同情他的惨况，于是友善温和地跟他说话，并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个小饼给了他。

这个山洞里的可怜年轻人，吃了这个小饼以后，又勉强活了几。然后，他听见人说，有军队开进北京了。于是，他赶紧挣扎着起身，回到了城中。他向外国联军说，美国传教士团体教会女子学校的一些中国基督徒女孩们被义和团关在一个地方，正要被卖为妓女；他请求能够赶快派人去营救那些女孩们。于是，联军派了一小队美国士兵，由这个年轻人带路，去拯救那些女学生。当他来到义和团的房子的时候，立刻冲了进去。而跟在后面的美国士兵透过窗户，在混乱之中，把他误当作一个义和团成员了；美国士兵向他射击，结果他立刻受伤倒地。

在一片混乱之中，那些美国士兵成功地拯救了女学生以后，立刻撤走；却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年轻的向导仍然流血倒在地上。美国士兵走以后，义和团发现他躺在地上，已经昏了过去。他们残忍地杀害了他，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门外的一个杆子上。但是，因着他的牺牲与无畏，那些女子学校的女生们都得到了安全。“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

有一个基督徒姓温。他和妻子、女儿，以及另一个基督徒年轻妇女、并她怀中的婴儿，都

被义和团抓到了庄王爷的府中（庄王爷是端王爷的兄弟。他们都是义和团在北京朝廷中的主要政治势力支持者）。那个婴儿非常可爱，常常对人笑；因而，年轻母亲的性命得以保存。

在“审判”温先生的时候，有一个朝廷高官的手下仆人在场；他坚持说，温先生不是什么基督徒，而只是一个车夫；并且，他的主人认识温先生。义和团接受了这个证词，因此把他们这一拨人都给释放了。

他们出来以后，在北京的大街上，被另一批义和团追捕。温先生由于走在前面，被义和团抓住、捆绑，无法逃脱。但是走在温先生后面的那些妇孺都赶快躲藏了起来，所以没有被义和团抓住。她们后来藏在了乡下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风暴过去以后才回到北京。

义和团剃光了温先生的头，用锁链子捆绑着，带到北京城外的村镇之中，拉到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去游街。每到一个地方，义和团就拽着捆绑他的锁链，喊叫着说：“这就是可耻的二毛子”；并说，他们准备要把他带回北京城去杀掉，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所以要求围观的人群捐款。于是，围观的人群就一边叫骂着“二毛子”，一边哄笑着，给那些义和团捐款。

就这样，温先生被义和团带着，从一个村镇走到又一个村镇。后来，外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传来了。那些暴徒们就立刻作鸟兽散，无影无踪了。温先生也效法他们，拔腿飞奔。只不过，他跑的方向与他们相反——他一口气也不停地跑回了北京，找到了失散的妻子和女儿，与她们幸福地团聚。

---

---

他们怎样信主

【作者：RUSSELL小姐】

叶先生以前是一名穆斯林教徒。十年前，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的美国传教士团体的城北教会。那时，他大约四十五岁，身材高大，面容严肃，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东方人。他第一次来到教会以后不久，就把妻子也带来参加教会了。她的妻子身材矮小，举止敏捷，非常健谈。这两个人都对圣经和福音真理非常感兴趣；几个月以后，他们都申请加入教会。叶先生受过良好的教育。叶太太也表达了想读书认字的愿望。

显而易见，叶先生和太太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有三个儿女。随着子女们一天天长大，最后只剩下夫妻两个人相依生活。他们是满族的旗人，因此每个月从朝廷那里领取一份丰厚的薪资；朝廷要求的条件仅仅是，叶先生需要每月花很少的时间稍微做点事情。因此，叶先生有很多空余时间。他几乎每一天都到教会来。起先，他是来寻求真理、听道。然后，逐渐地，他成了教会牧师的助手，并且，也花很多时间在街上的教会里讲道。每个人都尊敬并喜爱他。他的妻子也用很多时间来学习读写，并学习唱赞美诗。她总是很乐意地来到邻居或是新朋友家中，向他们讲述关于福音的事情。叶先生和叶太太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并且，天父的爱充满在他们的心中。

几年过去了。叶太太由于年老生病而身体逐渐虚弱。1900年春，义和团开始在北京的街头

上大规模演练。叶先生虽然一直温柔而尽心地照顾着叶太太，但是，叶太太的身体已经开始油尽灯枯。她知道，自己见主的日子已经近了。无论去哪里，或站或坐，叶太太总是把圣经和赞美诗歌本拿着，放在身边。人们见到叶太太的时候，看见她总是在读圣经，或是自己在哼唱着赞美诗。当传教士或是教会里的同工来到她家的时候，她总是把四合院里的邻居们都请到自己家中，来聆听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事情。

在叶太太去世几天前，作者曾经去她的家中、探望她。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明亮的面容、自信的表情，总是令我深深难忘。她谈到自己的丈夫时，说：“我告诉他不要为我伤心。我们不会分离很久的”。啊！在她所看见的异象中，难道瞥见了短短未来一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了吗？

叶太太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她把丈夫叫到身边，告诉他，自己感觉离世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叶先生帮助叶太太穿好了寿衣；然后叶太太让叶先生帮自己把头发梳好。这些事情完毕以后，他们俩并肩坐下，或是读圣经，或是祷告。凌晨六点的时候，叶先生说，他要去找一下别人，去替自己在教会值两个小时的班；然后马上就回来。叶太太说：“不。你去尽你的职责吧。我会在这里等你。不过，不要去得太久”。叶先生不同意。但是叶太太坚持说：“你去值班吧。我就在这里等你”。叶先生带着伤心，走开了。

大约九点的时候，叶先生回来了。叶太太微笑着对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不能走。把邻居们叫进来；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想让他们看一个基督徒是怎样离世的”。叶先生照办了，并把圣经拿来，给她读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她最后的话是：“现在祷告吧”。当叶先生祷告的时候，他亲爱的妻子去世了。旁边的邻居们说：“这么和平！”“她一点也不害怕！”

一个月以后，北京的局势彻底恶化了。那是六月末的北京，一个明媚而美丽的早晨。北京

城里已经到处一片狼藉。基督徒们被挨家挨户地搜索出来，被残忍地屠杀掉。北京城里到处都流淌着血。这个城市被一群狂呼而愤怒的暴民们统治着。清朝军队遍布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威胁着任何想要保护外国人或是基督徒们之人的生命。基督徒们被重金悬赏。此时，很少有人胆敢对基督徒们伸出援助之手。那位伟大的天父，知道、并看见他儿女们的苦难了吗？是的！尽管，神的旨意没有把那苦杯移走，但是，他把力量赐给成百上千的神儿女们，使他们为了主的缘故，而喝下那苦杯。

当邻居们冲进来、告诉叶先生快逃的时候，叶先生正在屋子里坐着；然而，此时，义和团已经闯了进来。叶先生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于是，他就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穿上，面带着微笑，出去见那些义和团。他被带到庄王爷的府中，像许多北京基督徒一样，在那里被杀害；他把灵魂交在了那位他所爱之主的怀中。他在庄王府的时候，究竟说了些什么，——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当主的生命册打开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知道。

叶先生在庄王府中的时候，那些残暴者非常惊讶于他的勇气和坚贞，甚至于，他们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叹啊！那些残暴者的被仇恨所充满的心灵，无法理解，——神的慈爱、救恩与祝福，在叶先生的那颗真诚而尊贵的心灵与灵魂之中，究竟放下了什么。

---

#### 庄王府中所发生的事情

有一些人，讲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庄王爷，是端王爷的兄弟；他们都是义和团的凶

狠、充满仇恨的首领。庄王府中，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可憎的、面目狰狞的偶像；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们在这里受到了酷刑、迫害和屠杀。有好几百人，被抓到这里，关押起来。没有人知道总共有多少人在这里被杀害。

几个月以后，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当传教士们和基督徒们来到这里、凭吊逝者的时候，在许多树下的土里，仍然能看见人的骨头。在庄王府的墙上，仍然贴着许多悬赏的告示——若有人逮到外国人或是基督徒，就会得到赏金。

有很多家庭的全家人都被带到这里，接受审判。若是一家人中，有人不是基督徒，那人就会被免死，但是要亲眼目睹自己所爱的全部家人被屠杀。这样的人，在义和团风暴以后，会讲述一些当时在庄王府中所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有一个小女孩，她全家人都被杀了；她自己是家中唯一的幸存者。她讲到，在那里关押的俘虏们都非常勇敢；在关押的过程中，没有人哭号尖叫。他们在监牢里，一起祷告，并唱赞美诗。

林太太和她的三个孩子，是庄王府中的幸存者；他们逃脱了狮子洞。她的丈夫是伦敦传教士团体创办的医院中的工作人员。义和团风暴期间，林先生一家和张先生躲藏在北京的一个地方。张先生本来已经逃出了北京，但是，他把妻儿安顿好以后，又回京来寻找自己的瞎眼母亲。有一天，张先生一进门，后面就紧跟着—阵大声的敲门声音。林先生的孩子去开门以后，敲门的人问道：“在这里住着的姓林的、姓张的，都是干什么的？”

林先生的孩子回答道：“姓林的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姓张的是一个牧师”。于是，来敲门的那些义和团就把他们捆绑了起来，带到庄王府。义和团在那里“审判”了他们。林先生祷告说，愿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得救——林太太的身体很虚弱，而且幼小的婴儿与孩子需要照料。他的祷告得到垂听；林太太和孩子们被拉到旁边的院子去了。但是，林先生和张先生被拉出去杀掉。他们表现得如此勇敢，以至于义和团把他们的心挖了出来，献在了义和团



的祭坛上。

---

两个失去父母的女孩

【讲述以下故事的，是一个八岁的女孩。她的妹妹是三岁。】

去年有一天，我不记得是哪一天，义和团杀了我的爸爸。我爷爷心里面特别贪婪，他想要得到我们的田地，就想杀了我的妈妈、妹妹和我。他对我妈妈严厉地说：“义和团马上又要来了。他们要杀了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一起死？我给你们买八百钱银子的毒药，你们赶快喝了吧”。

然后，我爷爷又在村子里雇了一个人，名叫韩巴，叫他来杀我们。爷爷给了他一些钱，还有一篮子玉米，当作工钱。韩巴把我们领到村外面的河边，不到一里地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狗一直跟着我们。韩巴对我妈妈说：“这就是你们的地方了。你是要我把你们推到河里去，还是你们自己跳到河里？”

我妈妈看没有任何希望了，就吞了毒药。然后，她还没咽气的时候，韩巴就把她推下了河。我们两个孩子看见妈妈在河里挣扎，就一遍一遍地大声哭喊：“妈妈！妈妈！”

我和妹妹在河边伤心地蹦跳着。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把妈妈从水里救出来。那个恶人韩巴本来也想把我们推下河里，但是看着我们的那个伤心样子，他一时没有敢动手。

我把妹妹扛在肩膀上，赶快往家跑。韩巴在后面追赶我们。我们的狗看见韩巴，就一直撵着他。韩巴虽然比我们跑得快，但是我们的狗跑得更快。狗追上了他，在他腿上狠狠咬了一大口。他的腿受了伤，甚至不能走路，就不能再追我们了。

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迷了路，找不到我们的家，所以我和妹妹就在路边睡了一晚上。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狗就待在我们的身边。第二天，我到村子里的婶婶家；但是，她的婆婆不许我们待在那里。所以，我就只好领着妹妹，到临近的村子里，叫窑尚村，去我爷爷的妹妹家里。她的丈夫一开始不让我们住在那里；但是，后来，有些人为我们求情，最后，他就允许我们在那里待着了。后来，韩巴杀了我们的狗，煮了它的肉，把它吃了。三四天以后，韩巴吐血死了。

我和妹妹在窑尚村一直住到十二月份。后来，RUSSELL小姐派人来，把我们接走，带到了北京的教会里。现在我们生活在孤儿院里。

---

李常春

【以下的记述，只是选取了李常春所讲述的经历的一部分。当义和团逼迫开始的时候，他

住在北京。一开始，他把教会名册和圣餐用具放到家里，以保护这些物件的安全性。后来，当危险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带着全家人逃到京城外三十公里的村庄里的老家去避难。以下的记述，是从他在村里与另一位基督徒的对话开始。】

我去找傅先生，商议怎么能够逃避义和团的追捕。傅太太说：“一个年轻妇道人家，能逃到哪里去呢？肯定是没有活命的指望了。与其逃到外面，经受不尽的苦，不如就死在家里。我哪也不逃了”。我的母亲、妻子以及孩子们也同样决定，就待在那个村子里。

6月14日，天还没亮，我就往北京去；我急切地想知道北京的那些基督徒们怎么样了。当我走到离北京城六公里的时候，我看见有火光和黑烟，从远处的北京城墙上升起。我赶快跑到城南和城北的教会，发现那里已经被烧成废墟。到处都是义和团们在抓捕基督徒。我们看见他们杀了一家姓张的天主教徒；全家人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那时，神使我有着异乎寻常的力量；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没有一丝畏惧。当晚，我回到村子里以后，有一些朋友来，恳求我们与义和团讲和。我说：“我就是死，我也不会跟从那些义和团”。他们仍继续极力劝我，而我一张嘴说不过他们一大堆人，就抓住一个空闲，走出去独自祷告。我想：“我心里再也受不了这些伤心难过之事了。我要自己出去一段时间”。

所以，我就来到五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到了一个亲戚家里。我在那待了三天；并得到妻子传来的消息，知道他们现在仍然在安全地生活着。

6月18日，我与家人重聚。我们抱头哭泣。我们再次讨论逃难的问题。但是，我的母亲仍然不愿意离开这里。许多邻居和朋友也都聚集过来，舍不得我们走。

6月19日，有一个邻居，名叫奉池，晚上到我们家里来，央求我们赶快逃难。我的家人也一同恳求我，说：“义和团来了以后，他们要是看见你不在家，就不会惹什么麻烦；这样，我们就也不会有什么事”。

奉池坚持着，把我的包裹搬到他的家里；我就在他家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一早，当我还在奉池家的时候，我听见了大喊的声音：“杀！杀！”我赶紧从躺着的屋子里走出去。我听见有人说：“你们的房子着火了”。另一个人说：“你家人被杀了”。还有一个人哭着说：“你们家惨了！”

我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于是，拔腿向死亡之路走去。但是，奉池在后面拉住了我，说：“你要是从我这个门里出去，我担心我们全家人也会被连累；我们就都要跟你一起死了”。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说：“傅先生的母亲不是基督徒。她手里烧着香，从他们家门里面出来。但是，那些义和团们，手举着刀剑一拥而上，把她的头砍了下来。傅先生和他的妻子逃走了。”

义和团们干完了杀人的事情以后，回家吃饭去了。因此，喊“杀！”的声音渐渐弱了下来。但是，很快又有消息传来：“义和团开始要挨家挨户地搜查基督徒”。奉池的兄弟对他喊：“你要是再把李常春藏在这里，你们全家人也得要遭殃；甚至你们的房子也会被烧掉”。

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人，说：“傅太太被义和团追到了村外。许多人看见她逃走。我看见她绝望地躺在地上，说：‘我别无所求；就等着义和团来把我杀了’。很快，义和团来杀了她。她当时就躺在自己挖的坑里面。他们在那里把她掩埋了。”

此时，冲进来一个人，说：“他们马上要来搜查这间房子了”。所有人都吓得脸色发白。奉池说：“我救不了你了。我把你带到这里，恐怕我们全家人也都要死了”。

我为这位好邻居难过，就说：“我马上就走”。他帮我竖起一个梯子，我爬上了墙。我远远地望见，有一群人，正待在傅太太死时的那个坑的周围。很快，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他不在这个房子里”。我回头看见，说话的人是奉池的外甥。他正站在房顶上。我知道，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

我爬上了墙顶，往北面看，见有一队义和团。我听见他们说：“走，到祭坛那里烧香去”。我翻过了那道墙，但是被另一堵更高的墙挡住了。我心里面祷告着，用尽最大的力气，终于也翻过了那个高墙。

有几个小孩看见我跑过了踹谷场。有一个狗在拼命地狂吠。我听见我叔叔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就回答说：“我在这”。他问：“你逃得了吗？”

我回答说：“要是靠我自己，那肯定跑不了。”

我们正说话的时候，来了三、四个邻居，他们哭着说：“快走！趁这里没人的时候，赶快走吧”。我心想：“神会拯救我；我必须不能惊慌地跑”。于是，我走到大路上；我遇见了一个

义和团成员的父亲。他问我说：“你准备往哪里逃？”

我说：“去北京或是天津”。

然后，我来到我的六位家人刚刚被杀害、埋葬的新坟。我心想：“我为什么还要逃呢？”

有一个人，正在往新坟里填土。我想跟他说话，但是他把脸扭过去、走了。我的叔叔从我后面走过来，跟另一个在给新坟填土的人说话；但是我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我慢慢地走了。我不想让那些试图救我性命的邻居们失望。我大约走了两公里以后，遇见一个老邻居；他说：“后会有期”。

我过了一条河，来到一个亲戚的家里。我伤心地哭着，对他说：“今天我看见我的六个家人埋在坑里。我不能暴露在这里的行踪，否则义和团来了，你也会被连累”。

我赶快托人到奉池的家里，去把我的生活必需品取来，并拿一些钱。我在村外等着那个人。晚上七点的时候，那个人回来了。于是，我开始了逃亡的路程。我的外甥和另一个亲戚一起，为我送行，我们一同走了将近十公里。我一直在心里思忖，要去逃到哪里；最后，我对外甥和那个亲戚说，我可能到张家口去。

在黑夜中，我们哭泣着彼此分离。我独自向前又行走了几公里。我又饿又渴，坐在路边休息了一会；祷告神，帮助我计划前面的路程。

天亮的时候，我到了北京的安定门。我遇到了一个小贩，向他买了两根黄瓜；感谢神赐给我食物的供应。在城里，我听见时断时续的枪声和炮声。第二天，我开始向张家口走去。

沿途，我看见大量的义和团，残忍地杀戮基督徒，焚烧房屋。

起先，我感到很害怕；但是，过了一会，我把信靠的心放在主的身上；我想：“他们凭什么能认出我是基督徒？他们说我们基督徒脑门上有十字架——他们能够看出那个十字架；但是那纯属胡扯。”

一路上，我遇到无数的义和团。我的心里如此悲伤，以至于有时候很难抑制住不流眼泪。我雇了一头毛驴，在天黑前，到达了南口的一个旅店。许多义和团扛着拆毁的电报线的杆子，经过那里，对旅店的主人叫喊说：“你不许收留基督徒在这里住店”。

旅店主人问我说：“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说：“我去宣化”。

旅店主人问：“为什么？”

我说：“去看一个那里的亲戚。”

这时候，赶毛驴车的人过来问我，明天要不要继续雇他；这样，我和旅店老板的对话就打断了。我心里面感谢主，使我可以得到在这个旅店休息的机会。那一晚，我没有受到任何打搅，好好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独自上路了。我看见义和团们继续在那里拆毁电报线的杆子。一个人躺在路边；

他的手掌和脚掌都被砍伤了。我见他还能说话，就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我不敢跟他长谈，免得我也会被义和团当作“下毒”的人；所以就给他留了一点钱就赶快走了。

6月22日，在我准备离开晚上的住宿地的时候，有一群义和团在城门口截住了我，并搜我的身。我每次进一个城门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经历；但是我的心并不害怕。那天下午，我经过一段沙漠，刮来一阵大风；由于道路被吹起的沙子掩盖住了，我找不到路。我坐下祷告；很快，风变小了，我看见远方的一个村庄。我想，教会的逼迫也是像这样。风暴早晚会过去的。和平早晚会来到的。

那晚，我住在旅店里。一面很薄的墙壁，把我与隔壁屋子里住着的义和团成员们隔开。我的耳边，充斥着他们的叫喊和吵吵嚷嚷；而我，则在默默地祷告。我想起了圣经里面的应许：“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華的名，是坚固台”。想起这些，我的心中就得到了力量与安慰。

【这里省略了他在接下来几个礼拜的经历——他去宣化，没有找到亲戚；他在张家口，四处逡巡，希望能够寻找到基督徒；他越过了高山峻岭，来到蒙古，等等。】

7月11日——我正在走过一个山间峡谷的时候，听见一个人叫道：“水来了”。我一抬头，看见一大股汹涌的山流奔腾而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腿脚因为疲惫而一直颤抖；我战抖着，爬到了峡谷旁边，抓住了一个树根。水的声音非常巨大，就像打雷一样。我不能动，身体冷得快要冻僵了；身上仅仅穿着一层薄薄的衣服。我坐下歇息和祷告。



过了一会，我用力站起来，继续向前缓缓走去。回过头，我仍然能够看见那咆哮的湍流；水中裹挟着很多杂物和渣滓，也有一些人的尸体，以及马的尸体。主把我从义和团的手中拯救出来，现在，又把我从洪水之中拯救出来。主一定有特别的旨意，保守我的性命；我一定要把此生，用于完全地服事他。

7月12日——我在山路上孤独地缓缓行走了十五公里，翻过了四个山脊。我看见，眼前有一个更高的山脊。我浑身疲惫，又饿又渴；脚上长出了水泡；我疲劳地躺在地上，哭泣着。我呻吟着：“我的担子太沉重了。我不如找一个悬崖，结束了自己的性命算了”。我走几步，就躺下来休息一会，然后等有点力量了，就再走几步；然后再躺下休息一会；这样周而复始地缓缓前进着。我一边前进着，一边有时绝望地喊叫着：“主！主！”最后，我终于来到了山脊的顶端。

这时，我听见了歌声，并看见三个人。他们不太情愿地，拿出水瓶子里的水，给我分了几滴；并把山路的方向告诉我。很快，我来到一个村庄。在那里，我大口大口地喝水以后，软弱的身体里开始重新有了一些力量。那天晚上，我和其他的旅人一起住进了一个旅店。

7月13日——我继续向兴化城走去。我试图在那里的旅店休息，但是，旅店老板甚至都懒得跟我说话。他说：“现在的过客，不是天主教徒，就是下毒的人”。我在蒙古平原上走了三十公里，最后精疲力竭地躺在路边，几乎要渴死。在四周的旷野中，看不见一个人。但是，过了一会，出现了一群牛羊。我跟着这些牛羊，来到了一潭水边。在那里，我痛快地喝了很多水。在那附近，我看见有很多帐棚。帐棚里面的人们对我都很友善。那一晚，我没有找到任何旅店，于是，我就睡在一个庙的门口。

7月14日——我天亮之前就起来，去寻找食物和饮水。我找到一口井，在那里坐了很长时

间，但却没有器皿能够把水盛上来。后来，过来一个人，他给我打了一些水喝。我喝水的时候，故意离井比较远，免得他怀疑我是要在井里面下毒的。那晚，我睡在山脚下的一个洞里。

7月15日——我在走路的时候，看见许多难民。我看见很多外国罐头，有肉罐头，水果罐头，蔬菜罐头，等等；这些都是从外国人的房子里面抢来的。但是，没人敢吃那些罐头，因为他们害怕里面有毒。我打开一个罐头，吃了里面的食物，并为此感谢神。旁边的一个人说：“不要碰那些东西。你不怕被毒死吗？”

我继续向前走的时候，一个人对我说：“前边的一个地方不能过了。任何人经过那里都会被杀掉”。于是，我就坐在那里多休息了一会。然后，我听见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响；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就赶紧跑去藏在一个峡谷里。过了很久以后，我从峡谷里爬出来，翻过了一座山脊。我非常疲累，实在走不动了，在路边的一个旅店恳求住一晚。但是旅店老板大声骂我，还拿出枪，放了几枪。

7月16日——我雇了一辆车，把我载回到宣化。马车的主人是个义和团成员；赶马车的车夫也是一个义和团成员；和我一起坐在马车里的另一名乘客，还是义和团成员。他们一直在谈论着义和团的所作所为。一个人说：“他们在宣化杀了一百个基督徒，烧了上百个房屋。天主教有三个大的女修道院，里面的修女都被杀了，修道院被烧了。连那里的骡子都被切成碎片给烧了。”

当我们到达宣化北门的时候，守城的卫兵喊着说：“从马车上下来”。他们还要我们把裹头的头巾摘下来，看我们的额头上是否有十字架。然后，我们的马车进到城里，一直向北。沿途，我看见许多的尸体和燃烧的灰烬。在那些天主教修女被杀的地方，只剩下了骡子的

蹄子。我的心里面虽然极其难过，但是，我知道，我只有不让别人看出我的难过，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接下来，省略了两天的记录】

7月19日-----我在宣化的亲戚，极力劝说我赶紧离开宣化城。他在后面尾随着我，一直跟到我快要经过城门。城门的两侧，站立着很多义和团；他们手中拿着刀剑，面目狰狞而凶狠。我一直都是在坦然无惧地走路；我的亲戚也就走上来，和我并肩往前走。

那一天非常热。我们出城以后，走了四、五公里，然后坐在一个守望台，休息、谈话。我们尤其谈到天津的情况。有流言说，外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天津。我们正坐在那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五十义和团成员们，他们手中拿着长枪长矛，用刀剑指着我们。我的亲戚吓得脸色都白了。但是，我壮着胆色说：“你们干什么？”

这些义和团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义和团走以后，我对亲戚告别说：“神会保护我的；不要伤心”。我心里面极其渴望去北京；-----因为，已经有很多个礼拜了，我非常挂念北京的那些活着的基督徒们现如今怎么样。

在路边的一个僻静处，我跪下来祷告，祈求神的指引。那个时刻，当我回首以前的路，并眺望前面未知而黑暗的未来的时候，眼泪从我的脸上流下来。

7月20日-----省略。

7月21日——我问一个人，北京怎么样了。那人回答说：“他们还在进行战斗”。我为此感谢神——因为这说明，还有什么力量在抵抗着义和团。我上路了。晚上，在旅店里，一个住客说：“天津过来的一个人说，天津已经被外国人占领了”。

7月22日——当我晚上到达北京城的安定门的时候，我只剩下十三贯钱币了。我在那里有点犹豫，不知道是否应该进城去；因为，在北京城里有很多人认识我。我看见，卫理公会的教堂已经被焚烧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哀。我以为，在那里避难的所有基督徒都被杀死了。没有留下一个种子。我还听说，在使馆区里，只剩下127个人还活着，而且他们没有食物。在深深的绝望中，我渴盼着死亡。

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我向乡下走去。我经过的每个村子，都有狗在叫；村里的人们出来看是怎么回事。有好几次，他们几乎都抓住了我。我又饿又累，几乎想放弃任何生存的努力。但是，紧接着，我被一些人追赶，掉到了一个泥坑里。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我那晚的狼狈。后来，追我的人走了；我从泥坑里爬出来，躺在沙子上休息。

【后面的记述，讲到了他去北京的东面乡村里，投靠亲戚；但是，亲戚拒绝收留他；而只是从窗户里面给他递了一些食物和水。然而，神的手仍然一直在保护和引领着他；直到外国联军到达北京以后，这位孤独的、长途跋涉的避难者，才在北京找到了基督徒朋友们，得到了休息。】

## 顺义县的一位殉道者

美国传教士团体在京郊的顺义县，有一个教会。在义和团风暴中，绝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在该教会的六十五人中，只有十二人幸存下来。那些殉道者的经历，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其中一位殉道者的情况。以下是知情者的讲述。

有一位妇女，李太太，信主才不到一年。我们看见她，走在北京城的街道上，手被绑在身后，左右押着彪形大汉。她一遍一遍地唱着那首诗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她心里带着对主爱的信靠，走过那死荫的幽谷。

---

## 北京南面的殉道者

在北京的南面市镇，义和团的危险更早地来到。董先生是那里的教会的一个成员。董先生在北京教书。他准备回家之前，向北京的一位传教士太太告别。那位传教士太太极力劝说董先生，让他待在北京。他说：“不，我得回家。我不怕为主而死”。他到家以后，不到半个小时，义和团就来把他抓捕了。他恳切地向那些义和团讲述自己的信仰，但是，那些义和团在暴怒之下把他切成了碎片，把每一片送到了附近各处的义和团祭坛上。

---

## 洪牧师

很多年以来，洪牧师一直在北京南面的一个教会里，信实地服事着主。然而，义和团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危险渐渐落到了洪牧师的身上。6月13日那一夜，当京城的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洪牧师身在北京。他无法找到自己挚爱的家人，心痛欲绝；第二天早上，有人在一个北京城门处看见了他。后来，也许他被杀了。又或者，下面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在大屠杀发生的一年以后，据说有人在中亚见到了一个人，姓洪，是一个基督徒。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回中国的时候，他说：“我的朋友们都被杀死了。所有的基督徒和传教士们都被灭绝了。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人们千方百计地四处寻找他，但是，都没有寻到他。要是他回到北京的话，他会看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在焦虑地盼望着他；他们已经等待他整整两年了；他们多么想念他，渴盼他回到他们的身边。

---

## 热爱圣经

有一位北京的教会成员，当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正在东北。然而他的妻子与两个儿子，

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一岁，正在北京。大儿子是北京卫理公会学校的一名学生。当他们母子三人从家中逃离的时候，那个大儿子把一本新约圣经藏在自己的衣服里。妈妈极力劝说儿子，让他把那本圣经丢掉；否则，如果被发现了，他们就都得要死。但是，那个男孩说道：“不，妈妈。我不能那样做。即使我死了，我也要让这本圣经在我的身边。我们的盼望是在神的身上；如果我们把他的书扔了，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会拯救我们呢？”

那个母亲觉得，如果自己与儿子们分开，那么，他们的存活机会会大一些；于是，她就想跳河寻死。但是她的大儿子对她说：“妈妈，神还没有要收取你的性命；你如果这样做，就是违背了他的旨意”。这个男孩的勇敢信心终于使他全家得到了保存。

---

三位卫理公会的殉道者

【HOBART先生记述了兰州教会的两位殉道者：】

有一位教会的牧师，刘先生，被义和团抓捕，绑在庙里的一根柱子上。他虽然被绑，但是仍然持续不断地向义和团成员们讲述他的信仰与基督的救恩。这激怒了一个暴虐的人；他对刘牧师说：“你还想要讲道，是不是？”说着，就一刀砍下去，从左耳一直砍到右耳。

有一个学校的学生，叫王志深。他被义和团抓捕。义和团命令他，向牌匾上的偶像敬拜，就可以饶他不死；否则就会杀死他。村里的老人们甚至乞求他这样做；这样，他们就会请

求义和团把他当场释放。但是，王志深说：“我不能那样做。如果我这样做了，去敬拜那些虚无的偶像假神，那么，我甚至没脸面对我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们。”

LOWRY博士记述了北京地区的一位基督徒：“长安弟兄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同工。他被义和团抓捕；义和团命令他，放弃自己的信仰，并敬拜偶像。他回答说：‘我不干。你们想要做什么，随便；但是我不会背弃我的主’。因而，他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了”。

=====

=====

=====

失忆的人，将会重新经历  
历史，记载了每一页  
在神的话语，与这个世界之间，  
将要有死亡的挣扎与搏斗

绞刑架上，有永远的真理  
世上君王的宝座上，有永远的谬误  
然而，那绞刑架将要改变未来

在那默默无闻的人们的身后  
神站在他们的身影里

神从天上看顾着  
每一个属他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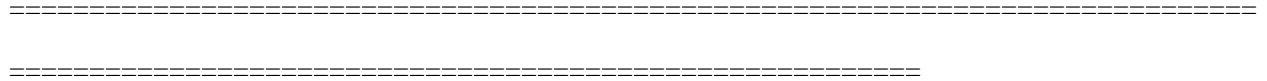
之一个世纪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从没有什么暴民去骚扰过他们。当1870年天津发生屠杀传教士的事件时，通州的传教士们尽管没有任何保护，但他们未曾受到过任何攻击。

1895年，有流言说，大队的日本军队将要从通州进攻北京；当时，尽管民情很激愤而浮躁，但是，通州的传教士们仍然在完全的和平与安宁的环境中继续工作着。

但是，在1897年，由于北京与天津之间修建了铁路，因而，通州的许多商贸产业都受到了严重竞争和打击。饥饿与寒冷的生活，使得民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排外情绪。1900年5月28日，义和团开始破坏当地的铁路。然而，通州的传教士和基督徒们仍然继续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但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十天。

随后，当义和团风暴全面来临的时候，它扫荡了一切。

没有任何地方，比通州所受到的损害还要惨重。



李文宇的故事

那是大约1900年3月中旬的时候；我带着我的新娘子回到通州以南十六公里的牛牧镇。我在

牛牧镇已经有两三年了；带领那里的一个“耶稣教会”。这个教会的群体，从十几个成员，渐渐增长到大约二十个成员，并有一些福音朋友；我们每个礼拜天定期在我们的小教堂里敬拜上帝。

我在结婚以前，与父亲住在教堂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结婚以后，为了防止太挤，我在教会成员、比较富足的陈先生家里租了几个房间，我和妻子在那里居住。我父亲仍然在原来的小房间那里住。

我的妻子是BRIDGMAN女子学校的学生。我们非常幸福地生活着；一起规划着，要把我们的教会建设得更好。我们教会里的所有妇女，都因我妻子的到来而非常高兴；她来了，就可以更多地帮助教会里的妇女事工。

可是，我们的日子没过多久就布满了乌云。五月上旬，有一些义和团的师傅们从通州来到牛牧镇。很快，我们就听说，在我们这个镇子里，也开始成立义和团组织了。不过此时，他们只是在秘密的场合下演练。之后，有一个道教的道士，打开道观，把义和团接进其中；很快，在那个道观的房顶上，就骄傲地飘扬着义和团的红旗了。

五月下旬，有三位传道人从通州到我们这里，来帮助和鼓励我；然后，他们到十公里以外的 永乐淀。在 永乐淀，有一位传道人，名叫李铁贵，已经在那里工作将近十年了。我和李先生在五月份碰了几次头。李先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教会；而我，尽管也和他一样担心、忧虑，但也和他一样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是生是死，都坚守岗位。有一次我和李先生见面后，他庄重地对我说：“我们必须预备好见主”。

6月5日，当我像往常那样在街上售书的时候，我听说义和团们从附近的几个村子里集合过来，要举行大规模操演，展示他们的特异功能和超自然力量。他们要表演神灵附体，刀枪不入。我向路上的人们说，那些都是一些骗术和小技巧，是为了愚弄大家；然而，没有多少人愿意听我的话。全镇的人们，都为这些“神灵附体”的义和团成员们而兴奋、疯狂了。

那一天，我还听说，在七公里以外的一个天主教堂昨晚被焚毁；我请一个朋友去实地确认了一下，证实了传言果然是真的。那个朋友回来报告说：“焚烧的废墟还在冒烟；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杀死了”。我说：“那么，我们的时间也到了”。

第二天，礼拜三，我去通州报告这个灾难的消息。在路上，我经过了一个村庄；在那里有几百名义和团聚集；我赶紧跑离开那里，到通州报完消息以后，就赶快回来与妻子和父亲相聚。我在晚上十点钟回家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心情。

然而，我妻子告诉我说，在我白天走以后，她听说有两家基督徒，被他们的亲戚警告，说义和团今晚就要攻击我们的镇子。那两家基督徒的亲戚本身就是义和团。因此，那两个基督徒家庭已经立刻逃到邻村去了。

不久，一个年轻人进来，告诉我们说，他听见了义和团聚集的声音。我让他回去继续查看情况；可是，还没等那个年轻人走，就来了几百名义和团成员们，以及朝廷军队的士兵，围困了我们的院子以及旁边的教堂。在我们的村子里，凡是有基督徒的地方，也都被围困了。这些义和团们，正是我在白天路上所遇见的那些人。他们分头包围了我们镇子里的所有基督徒，使得此时，每个人都无法逃走。

当时，义和团来围攻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七个人在一起——陈先生，他的女人，他的外甥，林先生，他的妻子和九岁儿子，我的妻子和我。门外传来义和团的呼喊声：“杀！杀！杀二毛子！”

义和团们手里拿着棍子，敲打着陈先生家的坚固而高大的大门，把大门几乎都要敲垮了。门被击破了；义和团如潮水冲了进来。陈先生和陈太太在屋子里坐着；林先生冲到院子里。义和团手中的几十根长矛，刺进了林先生的身体；他立即就无助地死在了那里。林太太和孩子，以及我和妻子，在门破之前，跑过去藏在院子一角的一个很小的垛子里。我们在那里挤在一起，听见义和团们冲进院子里，闯入屋子中。

我们听见陈先生喊道：“乡亲们哪，你们不守王法了吗？”陈先生的门被义和团挤破了。他从门口冲了出去，我们没有再听到他的声音。老弱的陈太太仍然坐在屋里。有人尖叫说：“把她拉出去”。又有很多人喊：“不，把她烧死在这个房子里”。

义和团问她：“你是大清国的老百姓吗？”

陈太太回答说：“是”。

义和团说：“那你为什么跟着外国鬼子？”

她的回答被淹没在人声嘈杂之中。

我们在那个藏身的角落里，跪着祷告，说：“若是你的旨意，求你使他们不要发现我们；若不是你的旨意，请把我们快快地带到你的国度之中”。我亲爱的妻子低声祷告说：“请饶恕那些邻舍乡亲们。请饶恕那些义和团们。他们不明白。请怜悯他们的盲目”。我妻子比我镇

静很多；然而她说：“若神许可他们来，就让他们先把我杀了；不要让我落入他们的手中，经受侮辱和折磨”。

就在我们跪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听见，噼啪的火焰声音，开始从院子的三面吞噬整个房屋。火光把夜色照耀得像白天一样。突然，陈先生从他先前藏着一个地方，冲到我们这个藏身之处，挤了进来。暴民们看见了，喊叫说：“他们藏在那个角落里”。他们紧跟着陈先生的脚步，走了过来。

林太太一直是靠在墙里面的一侧；陈先生进来以后，也靠近砖垛子的墙边。义和团的长矛戳中了陈先生的脸；他向后倒在了我和我妻子的身上。那些胆小的义和团不敢进来，就围在我们这个砖垛子的周围，用他们的长矛使劲地、残忍地往里面扎。第一个长矛扎进来的时候，我是跪在地上；之后，我听见妻子被扎以后，发出一声疼痛的惨叫，倒在我的身上。陈先生也躺倒在我的脚边。我的头上挨了一刀，手上挨了一刀，伸在外面的腿上挨了几刀。然后，有一支猛烈刺击的长矛，穿过我妻子的身体，扎进了我的肚子里。我就躺在了地上，失去知觉。

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当我勉强苏醒过来的时候，义和团已经把一大堆玉米秆放在我们的身体上，并已经点燃了那些玉米秆。我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我拨开了身上的玉米秆；妻子的身体仍然沉沉地压在我身上；我试图跟她说话。她没有回答我。借着火光，我看见，生命已经离开了她那可怜的身体。陈先生也已经死了。我站起来，看见我们的教堂已经被烧成灰烬。我父亲的尸体也肯定在那里。我的脸和手被严重烧伤。我的身上，有二十多处刀枪的伤口；血仍然在从那些伤口处往外流。我肚子上的大伤口使我几乎要晕倒。

在我身体的巨大疼痛之外，是我心中因失去爱人和亲人所产生的巨大难过和伤痛。我自己

也肯定没有任何逃命的希望了。就在我想要自尽的时候，心里面产生了一个更好的想法：“不。我不能这样对神犯罪。而且，我要赶紧去通州，警示那里的基督徒们”。我在这样的想法的支撑下，离开了死去的妻子，蹒跚地走到了路上。

当时大概已经是半夜一点了。我只能爬着，行进一段很小的距离，然后就坐下休息。就这样，在天亮之前，我行进了大约四、五公里。然后，我爬到一个沟里，躺倒在地上。六月的阳光，无情地暴晒在我的烧伤的脸上和手上。没有树荫，也没有水。一些狗过来，围绕着我。一些蚊蝇爬在我的伤口上。我挥着软弱的手，试图赶跑它们。

我渴盼一死；但是，白天过去了，夜晚降临；我再次努力起来，向通州行进。6月8日的清早，我看见了天边远处、教会学校的屋顶。那些建筑物还没有被焚烧。我没有地方躲避日光的暴晒，于是，就继续地缓缓向目标走去。沿途，有一些马车从我身边经过；马车上载着一些义和团们，正准备从通州返回他们各自的乡村。

我听见马车上有一人叫道：“那个人是牛牧镇的牧师。咱们的师兄弟们把他给打了”。另一个人说：“看他那个样子，他就算到通州，也活不了几天了。不要管他”。我蹒跚地俯伏爬行着，向教会学校的方向行进。沿途的村民们看见我，都睁着惊讶的眼睛，嘟嘟囔囔地说：“义和团干的”。

当我来到教会学校的门口、敲门的时候，一位看门的老仆人，名叫李路，过来开门。他说：“嘘，不要大声。传教士们和其他的中国人已经昨夜去逃难了。现在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他递给我一些水。我已经一天两晚没有喝水了，于是大口地喝了些水。然后他给我一些食物；但是我咽不下。他说：“你不要耽搁。其他人都去北京了；你也雇一个马车或是驴车，去北京吧”。

我正在竭力劝说李路和我一起逃难的时候，一些军兵来到我们这里。他们看见我的样子，假装可怜我；还说要把义和团烧杀抢劫的情况报告官府。但是我对此怀疑。来时的路上，我看见这些军兵们在一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建起了他们的一座庙；并设立了义和团的站点。

这时候，来了另一个仆人，名叫孙二。他给我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一个帕子，把我的脸遮住。此时是早上八九点的时候。我从通州的西郊出城，走了一公里左右，准备雇一辆马车或是毛驴。

我还没有进入乡村路的时候，看见一些义和团从朝廷军兵的庙里出来。有一队人向教会学校走去。另一队人向乡村走去。我赶紧爬到桥下。那些人从桥上经过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我穿过了密密的庄稼田地，逃离了他们。

那天，我走了二十公里，来到北京。一路上极其痛苦和可怕；我无法告诉你所有的详情。若不是，神差派基督徒朋友，冒着巨大的危险来帮助我，那么，我就根本不可能活着到达北京。

最后，当我坐着一辆车轮轴没有弹簧的马车、在北京的大街上行进的时候，我身上的伤口由于马车颠簸而又开始流血。那个赶车的车夫甚至担心我会死在车上。我终于来到了教会所在地。在那里，我看见我们通州的一位传教士向我走过来，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年轻的中国医生。很快，我就躺在一间凉爽的屋子里，被一群热切关心我的朋友们围着。有两个医生包扎了我的伤口和烧伤的水泡。



慢慢地，我终于复原。在这期间，我们又辗转了两次，躲避义和团。最后，我们都经历了在英国使馆区被围困、被攻打两个月的艰苦岁月。

到如今，从我妻子去世的那天算起，已经一年了；我仍然与通州教会的基督徒们待在北京避难。在那些杀害我父亲和妻子的凶手们中，我知道他们很多人的名字。现如今他们都生活在和平与安宁的日子里。可是我.....？

我无法完全讲述，在那些风暴般的困苦日子中的所有事情。我的亲戚们中，没有一个是基督徒。按着中国人的传统，一个儿子，如果他的父亲或是母亲被杀害了，那么，他就没有权力活着——除非那杀人的凶手已经死去。我的耳朵里充斥着人们嘲笑的声音：“你算什么儿子啊？你还有亲情吗？想想你父亲受的痛苦和折磨吧！现在，那些杀他的凶手们就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你还好意思抬起头活着！”

他们的嘲笑和责骂的声音，使我几乎疯狂地想要报仇；但是，圣经的话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也有人对我讲述说，我们的主耶稣怎样死在十字架上，并为那害他的仇敌祷告——我的妻子在殉道前的祷告，也正是像那样。

于是，在我的可怜内心里，复仇的心思、与饶恕的心思，一直在交战；直到后来，我祷告祈求主，赶快把我接回天家，这样，我就不必再受风暴的折磨了。

=====

=====

## 裴先生与裴太太

裴先生和裴太太的家，在距离通州地区十四公里的一个村庄。但是，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住在通州市镇里、离教会不远的地方。每天，裴太太坐在医务所里，和那些来看病的妇女们聊天；渐渐地，她成为了那里的熟人。有时，在礼拜天的时候，她会和一些妇女儿童一起，到通州城西的郊区，去向人们讲述耶稣的故事。

1900年6月的第一个礼拜天，通州地区的传教士们与基督徒们最后一次聚会。在我们等待讲道的时候间隙，妇女们聚集在会议室里，彼此谈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以及心中的信靠；很多人脸上流下眼泪来。此时，裴太太的表情明亮而镇定。

她说：“这几个礼拜以来，我一直很忧虑，坐立不安。我手上总是拿着一个衣物包裹，随时准备逃难。但是，现在我的担心和忧虑都没有了。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信靠神”。

裴太太的幼子，是她的儿子们中唯一的基督徒。他两年前从华北教会学院毕业后，去山西的教会学校里面教书。

裴太太去世几个月以后，有一位步履蹒跚、长途跋涉而精疲力竭的人，来到通州。之前的几个礼拜以来，他一直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他的心里，为山西殉道者的去世而极其伤痛难过；他来到通州附近乡村的家里，想要看看父亲、母亲的脸色；盼望着，心中得到一些安慰。然而，他站在家中房屋的废墟面前，听人说，他的父母也都去世了。

就让这个人，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一下他们的故事。

（或许，会有人说，裴志禾认为自己的父母自杀就是进入了天国，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伤心的儿子，没有把自己父母的死看作是自杀。死亡是肯定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所选择的死亡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很难理解中国人对于人死被肢解的恐惧感。基督徒们尽管能够平静地面对哪怕是最令人恐惧的死亡；然而，他们有时会受到试探、引诱，使自己的朋友、邻居、村民，不要因看到自己的残碎不全的尸身被扔在大街上，而伤心痛苦。）

---

---

### 裴志禾讲述的故事

当义和团准备开始要在通州屠杀的时候，传教士们与本土基督徒们决定，去北京避难。我的父母计划和他们一起去。并且，他们已经雇好了一辆马车。

但是，这时候，一位邻居、以及我的二哥急切地反对我父母跟随传教士们以及其他基督徒们一起去北京。他们对我父母说，在北京只有几百个外国士兵守卫，根本无力阻挡义和团和大清军队的攻击。他们还说，而且，那些外国人肯定不愿意保护中国本土基督徒们。他们说，如果，在北京，所有的基督徒们聚在一起，那么，当义和团冲破防线、闯进去屠杀的话，就一个人也跑不了了。到时候，他们不但死无葬身之地，而且甚至，家人们都无法

前去收尸。他们劝说我的父母，更好的办法，应该是，藏到一个偏远的地方，也许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

因此，我的父母改变了主意，辞退了那辆马车。这是我父母所犯的错误；但是，这也是神的旨意，把他们、和其他的门徒们接回天家。

当传教士们离开通州以后，义和团的暴行立刻开始了。很快，教会的建筑物就被焚为灰烬。义和团们走遍大街小巷和村庄，到处搜捕基督徒。我们的父母起先躲到回民村里。那里有一个回民，姓任，是我爸爸认识的。

义和团到处屠杀；不只是那些基督徒们，而且，任何与外国人有哪怕一点点关联的人，都被屠杀了。任先生开始变得很害怕，担心有人会告密，把我父母的藏身之处告诉义和团；那样的话，任先生他们自己也会被义和团杀掉。

所以，任先生让我父母赶快离开那里。我的父母决定，回到乡下的老家；也许，那里的义和团会同情他们，饶他们不死。

他们不敢一起走。因而，我的二哥跟我爸爸先走。我父亲已经六十五岁了；他步履蹒跚，脑袋低垂，手脚很冷。我的兄弟后来告诉说，我爸爸当时似乎已经很清楚，他的日子已经不多多了。

第二天，我兄弟回通州来接我妈。可是，我母亲这时候已经不在任先生家里了。我兄弟到

处寻找，但却一直没有音信；直到后来，他在一个邻居的小店里才找到她。

我妈妈一见他就哭着说：“我的亲儿子！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妈妈把她的经历告诉了我兄弟。昨天，我父亲和兄弟离开以后，有人告诉任先生说，义和团已经知道我父母隐藏在他家里；如果我父母还不走的话，义和团就会来任先生的家烧杀抢劫。因此，我妈妈带着十四岁的孙子去了一家旅店，想在那里住一晚。但是，旅店的老板知道她是基督徒，所以不让他们在那里住。

我妈妈无奈，只好回到我们在通州的家。但是，刚进院子的时候，就听见邻居喊着说：“赶快离开我们。不要把我们也连累了”。还有人说：“老太婆，你不要命了吗？”

我的妈妈只好带着我的侄子在街上闲逛。他们上天无门、入地无门。突然，他们看见有一大群义和团，排成战斗的队形走过来。我妈妈心想：“我的死期到了”。多年以来，她每天都去教会，并常常在医务所里同人交谈。义和团里一定会有人认出她来的。因而，她就和我侄子站在那里，等死。

但是，义和团的队伍就这样径直走了过去，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他们在街上走了半天的时间；到了晚上，他们来到一个邻居的小店里。那个邻居很同情她的悲惨境地，看她走了一天、疲惫不堪，于是同意，让她在小店里隐藏一晚。但是，她必须明天赶快离开，否则一定藏不住。

我兄弟找到她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他们不敢在大白天走出去，就在那里一直等到天黑，然后启程，去往十二公里之外的村庄老家。

三、四年前，我母亲曾经摔断了腿；现在她走路仍然很困难。在烈日下，他们走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走近村庄。沿途，他们好几次都碰到了义和团；但是幸运的是，义和团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在村外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隐藏着，一直等到深夜。然后，趁着黑夜，他们才蹑手蹑脚地走进村里的家中。但是，他们在路上还是遇见了一个邻居。尽管那个人许诺，不会把他们在这里的消息说出去；但是，那个人很快就忘记了诺言。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短短几天之后，村里的人就都知道了。甚至，邻村的村民也都知道，我父母已经回到了村子里。

我们村里的义和团成员们不忍心迫害我的父母。因为，多年以来，大家都知道这对老夫妻，非常诚实而平和，从未得罪过任何一个邻居。因而，一连好几天之内，义和团们都没有来骚扰他们。但是，离我们村不远的牛牧镇里面，有一些极其残暴凶狠嗜血的义和团在聚集着。在那片区域，他们已经杀害了很多基督徒。当他们听说我的父母还安然无恙地在村子里生活的时候，就给我们村子里的义和团写信，说：“我们听说，有两个基督徒藏在你们村子里。你们的职责是，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如果你们拖延的话，我们就会派人来，把那两个基督徒杀掉。这会对你们的名声很不好。你们最好赶紧行动，免得后悔”。

我们村里的义和团们收到这封信以后，决定，必须要把我的父母杀掉。

过去这些天以来，我父母一直藏在一个小房间里，甚至都不敢大声说话。没有朋友或是亲

戚敢来看望他们。我的叔叔禁止任何孙辈的孩子们到他们的房子里去玩。

每天早上和晚上，我叔叔家里的所有人要在偶像面前烧香敬拜、磕头。而且，奇怪的是，我叔叔让他的两个女儿遵守“红灯照”的礼仪-----他们希望这样会赶鬼；因为他们担心我父母的罪过会使他们受到连累。

6月19日，村里的义和团首领来了，说道：“义和团的上级，在神灵的启示之下，决定要把你们二老杀掉。但是，我们考虑到，你们从来没有得罪过我们，所以，义和团要对你们发慈悲，允许你们今晚上自己了断。如果你们今夜不自杀的话，那么，明天早上，义和团就会来，用刀剑把你们切成碎片。”

我的父母想要逃走；我二哥也想要跟他们一起逃。但是，我的叔叔和我大哥说：“逃跑是不可能的。到处都有义和团。如果你们被义和团杀了，连一个尸骨都找不到。如果你们死在自己家里，至少我们还能安葬你们”。那个来传话的义和团首领，以及村里的村保，还有许多村里的长老、首领们，都极力劝说我父母赶紧自杀，这样，我父母就会脱离义和团们残忍的刀剑。

这些人用极力乞求的语气和态度，包围着我的父母，使他们无法逃走。我的父母无奈，只好准备一死。那天晚上，我的母亲召聚了她的所有的在村子里的孩子、孙辈的后代们，以及所有的亲戚，对他们说告别的话，并对他们说了充满爱心的警示的话。她把自己的首饰分给他们，又拿出一些钱，指示他们安葬自己之事。

时间很快过去了。已经过了午夜。又过了一会，他们已经听到鸡叫。村里的首领们再次催

促，让我父母赶紧自杀；他们担心天亮以后义和团就要来了。他们说完了最后告别的话。两位老人迈出门槛以后，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们都在门口放声大哭。

很多村民们，以及村里的长老们，还有我的叔叔、大哥，陪着我父母一起向村子的东南方向的池塘走去。天还没有亮。路凹凸不平。年轻人搀扶着我父母向前走去。

我父亲对那个在前面走的年轻人说：“你是小高吗？”

他回答：“是的。”

我父亲说：“你不怕对我做这个事情吗？”

他回答：“我不怕”。

我父亲说：“好”。

然后，直到死前，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那位搀扶着我母亲的人，是我们家多年的好友。她们向前走的时候，我母亲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会是这样——我们都要离开地上。我非常担心我的小儿子，志禾；我现在不知道他是生是死。他要是回到这个村子以后，你能不能看在你父母的份上，照顾他、帮助他？”

很快，他们走到了池塘边。我父亲知道，他们在地上的时间到了；现在，该是他去见那位他多年以来所信靠的主了。因此，他满心带着希望，没有丝毫犹豫，跳进了池塘中。但是，



对于我母亲来说，却是悲喜交集；伤悲，是因为她要告别那些世上她所爱的人；喜乐，是因为她将要很快就见到那位她长久以来所爱的耶稣。因此，当我父亲跳水以后，她坐在水边，唱了一首平时在教会里面她非常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我想，我一定知道她唱的是哪一首歌；但是，当时在场的旁观者中，没有一个是基督徒，也没有一个人在乎、没有一个人明白那歌曲。

当我叔叔听见我妈妈在唱赞美诗，他立刻怒气大作。就是因为信耶稣，就是因为跟随外国人，她才使自己落得这般田地；现在，她还坐在这里，唱基督徒的歌！那些邻居们怎么想？怒气之下，我叔叔走上前去，一脚把我妈妈踢到了水中。

很快，两具尸体就从水里浮到了水面。但是，我父母的灵魂已经幸福地与耶稣同在了——主耶稣，就是他们所爱的、所信靠的。

当大家把尸体从水里捞出来、放在岸边的时候，天边已经现出了晨光。大家把我父母的尸体就摆在那里，等义和团批准、允许，再埋葬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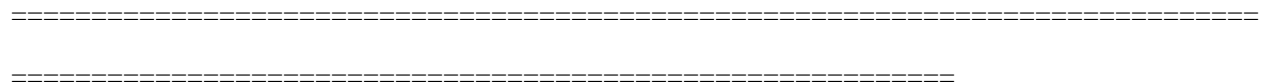
早上，义和团果然来了。他们手中拿着刀剑，总共有四、五十人。我大哥和村民们、邻居们手中都拿着点燃的香，在他们面前跪倒，乞求说：“师兄，请开恩。两个老人已经死了”。

义和团们本来准备放火，要烧毁我们家的房屋。但是，邻居们担心，火势会蔓延、殃及村民们的那些相连着的房子。所以，大家就恳求这些义和团，不要烧房屋，只要把屋子拆毁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就一起上前，帮着义和团们一起把我们家的房子给拆毁了。完工以后，义和团们把我们家房子的那些木头和其中的所有物件都搬到他们义和团总部去了。

后来，我的亲戚们、以及邻居们，央求义和团的首领，希望得到他们的允许，埋葬我的父母。那个首领同意了，但是禁止任何人为我父母披麻戴孝，也不许为他们哭丧。

但是，我父母的所有孩子们以及孙辈的孩童们，都在暗中伤心、流泪。邻居们想到，他们中间的这两位无辜的好人，就这么走了，也都伤心难过地哭泣。



执事，李云升

如果说，通州有一个人，任何人都找不到理由和借口来诬告他、毁谤他、甚至批评他；——那么，这个人就是教会的执事，李云升先生。然而，李先生却在罪恶而腐败的衙门里担任着一个职位。在官府里，官长以及李先生的同事们，都很尊敬他的优秀品格。尽管，他们是他们那一班同事中唯一的基督徒，但是，大家都很爱戴他，因此，很少有人会因李先生的信仰而来嘲笑他、或是迫害他。李先生是一个坦诚、坚定而谦卑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可以嘲笑的呢？嘲笑也不会给李先生带来什么损害。

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们对李先生非常爱戴和尊敬。李先生在官府里的职责并不繁忙，因此，他有很多时间可以待在教会里；有时，他会在人群聚集处向大家讲述福音的事情；用他的智慧和友爱之情，赢得人们的灵魂。他从来不为自己为在教会里的服事而收取任何工资或是报酬。他不是一个大米基督徒。

李先生身材高大，举止彬彬有礼，是一个非常谦卑而礼貌的绅士；我们全体通州教会都为他而自豪。

六月初，当传教士们和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准备逃离通州的时候。李先生对那些准备逃走的人们说：“我不逃走。这里是我的家。无论是生是死，我都待在这里”。衙门的长官，非常喜爱李先生，对他说：“你在这个城里没有敌人。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

因而，李先生就一直住在通州，并亲眼看见我们教会的建筑物被义和团烧成灰烬。后来，李先生家附近的另一间新教堂也被野蛮的暴民们焚毁了。再后来，通州的邮政局，以及所有的电报线的杆子，都被毁掉了。而最令李先生伤心难过的，是那些基督徒们被义和团杀害的事情。

有人对李先生说，必须把所有的基督徒书籍都烧掉。但是，圣经对于李先生来说太宝贵了，他不舍得毁掉，因此，就一直把圣经藏在衙门里面。并且，正如年老的但以理一样，他仍然在每天读经祷告。

李先生的勇气和诚实，使他无法掩饰自己对义和团野蛮行为的憎恶。有一天早晨，他在衙门里面说：“有一天，教会、教会学院，一定会被重建；义和团一定会受到惩罚”。这些话

被传到了义和团的耳中。下午三点的时候，有一队义和团来到衙门口。他们大约有四十人。衙门的长官无法再藏匿、保护李先生了。那些义和团成员们，闯进衙门，冲到那位官长的老婆的私人房间里，把李先生揪了出来。然后，这些义和团又从衙门里搜出李先生隐藏的圣经。

他们得意洋洋地喊道：“这下我们不用再找别的证据了。你还没有放弃你的信仰”。他们把圣经撕成碎片，扔到地上；说：“这是外国人的东西；把它烧了！”

他们把李先生绑了出去。在出去的路上，他说：“我相信我的救主耶稣。虽然我现在要死了，但我是甘愿的。我不后悔作一个基督徒。”

义和团们的祭坛，设立在官府粮仓旁边的粪堆处。他们常在这里杀人，献给他们的偶像众神。此时，每一个义和团成员手中的刀看起来都很嗜血。在这里，他们杀了李先生，焚烧了他的尸骨。几天以后，有人掩埋了李先生一些残余、未烧尽的尸骨。但是义和团又去把它们挖出来，抛撒到各处。他们这样做，是为防止李先生“复活”。李先生已经与那天上的王在一起了。

---

---

李云升的家人

李云升的妻子是一位相貌美丽的小女子，非常娇柔、胆小。她很害怕违背乡亲们的习俗、出现在街头的大庭广众之下；因此，虽然她常常参加主日的敬拜和听道，但是，她很少来参加平时的祷告会，或是妇女的课堂。然而，她是一个很聪明好学的人；在家中，她常常喜爱学习圣经、习读圣经。

她的长女，名叫淑梅，在BRIDGMAN女子学校已经上了两年学；她的一个老师兴奋地评价她，说：“她是这些孩子中，最可爱的”。李太太的幼女甚至更加漂亮可爱；脸上总是洋溢着可爱的微笑和动人的表情，眼睛里闪着亮亮的光，圆圆的双颊长着两个漂亮的酒窝。

义和团风暴来临以后，我们不知道在李云升的家里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那两个小女孩被送到李先生的一个姨妈家里。那家人不是基督徒。义和团怀疑那两个女孩藏在那里，就派了一个邻居去当探子。

这个邻居看见李先生姨妈家里比平时买了更多的食物，就说：“你们怎么比平时多吃很多东西！一定是你的那两个侄孙女待在你们家里”。李先生的姨妈嘟嘟囔囔地回答说：“没有。我们家人就是要吃很多东西”。

第二天，义和团派了一支小队伍来搜查。那两个女孩被藏在一个箱子里；她们藏在里面一动不动不敢动。义和团仔细搜查了房子里的每个房间，每一个角落，每个床被之中，但是，没有发现女孩。义和团失望地走了。而那两个女孩在箱子里难受得几乎要闷死。

那天下午，当李云升被杀的时候，他的姨妈和表姐远远地看着，伤心难过地哭泣。义和团过来，恶狠狠地威胁说：“不许哭；你们会坏了我们祭坛的风水”。这两个妇女赶紧回家，

关上门，把李先生的情况告诉了他的两个女儿。天黑以后，一个浑身沾透了雨水和泥浆的妇女，在门外敲门。她们打开门一看，是李云升的太太。李太太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白天，李先生被杀的时候，李太太不知道藏到了什么地方。现在，李太太和两个女儿抱头痛哭。世界如此之大，竟没有她们的立足之地、藏身之所。天亮以后，义和团肯定还会来这里搜捕。李先生的姨妈害怕她们在这里待久了，会连累自己；于是，李太太说：“另外有两家基督徒今夜将会逃难。我们会跟他们一起逃走”。

李太太走出门后，手里牵着两个小女孩，来到一个深水池塘的岸边。这里距离李先生殉道的地方不远。这个胆小而惊恐失措的妇女，平时都是在一切事情上一直倚靠着丈夫；现在，她采取了一个绝望的举动。在那个恐怖夏天的众多故事里，没有哪件事情，比此时此刻更令我悲哀——那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在一个黑暗、腥臭的池塘边，这位被泪水浸透双眼的妇女，一手拉着一个女儿；不一会，水塘中就泛起一阵阵死亡的水圈。

即使死亡也不能保护她们。池塘的水，无法隐藏她们的尸体。第二天夜里，义和团听说了池塘中的尸体。一个姓胡的义和团首领说：“这不行。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她们还会复活。或者，她们的鬼魂也会来闹麻烦。我们必须把那些尸体拖来砍碎，然后烧成灰烬”。于是，义和团们都遵命照办了。

我们非得要以这样令人憎恶的场面，来结束这里的记述吗？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被教导，在这种境况下，自杀是一种最高的美德。在所有华北的基督徒中，我从未听说过有一例自杀的事件，——直到如此残酷的屠杀来到以后。那个娇小的女子，从未被教导过，神所赐予的生命是神圣的。让我们把她和她的两个美丽女儿放在神的手中；神知道她们的心，并且深爱她们。

---

---

## 唐太太的故事

在唐太太的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来自于基督教。她的母亲是一个脾气暴躁、远近闻名的恶人；她的丈夫是一个酒鬼；她的儿子在一个偶像的庙里找到一份职业。义和团风暴来临时，她的儿子是通州地区第一批加入义和团的人。她还有一个很迷信的儿媳，以及一个病怏怏的孙子。

在她平时的每日生活中，充满了饥饿、寒冷、争执和咒诅。而她最喜乐的时候，就是来到教会里面，与大家聚集，读圣经，唱赞美诗。她的一只眼睛已经盲了；另一只眼睛也非常近视，看书的时候要把书本拿得非常近才行。但是，她的头脑非常敏锐，并且心里非常饥渴，急切地想习读圣经以及其它的简单基督教书籍。

她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天路历程”。在这本书里，她常常把基督徒生命中的喜乐，与自己生活中的辛酸痛苦相比较。有时，她常常带一些这类的书籍回家，但是，却经常被她的丈夫在发酒疯的时候烧掉。

有一次，唐太太来找我们哭诉，说她的丈夫把她的书籍又都烧掉了，一本也不剩。可是，说着说着，她的声音中流露出一丝喜乐和胜利：“他有一样东西不能从我这里夺走；那就是，

——我已经能在心里面背诵的那些圣经句子”。从那次事件以后，唐太太就更加勤奋地背诵圣经。

有一天晚上，唐太太在教会里面参加姐妹聚会的课堂学习。这时，她的丈夫冲进来，把她拖回家去；在回家之路的大街上，她丈夫对她又打又骂。然而，在很多次妇女聚会以及祷告会中，唐太太总是以令人心碎的迫切之情，祷告祈求神，愿神使她的丈夫能够认识主、接受神的救恩。她白天的时候要出去工作；而礼拜日来教会，则意味着她在周日的时候只能吃一顿饭。

义和团风暴来临以后，通州地区开始屠杀基督徒。唐太太的儿子对她说：“我给你买些鸦片；这样，你死了以后，他们就不会肢解你的身体”。但是，唐太太坚决地拒绝了 this 建议。义和团到她家里来把她抓捕了。当义和团把她往大街上拖的时候，她说：“这是我受苦的时候，但是这个时间很短暂。然后，我就要有永远的喜乐与幸福。但是，你们这些杀我的人，将要有永远的悲哀与痛苦”。义和团残忍地把她的身体切成碎片。然而，他们并不能伤害唐太太的灵魂。她已经开始享受那“永远的喜乐与幸福”了。

=====

=====

## 高鑫的故事

【高鑫是富河地区的传道人。他是华北神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富河村在通州以北六公里。1900年6月5日，是一个礼拜一；那一天，义和团在我们村子里也设立了祭坛。在那之前的好几个礼拜里，义和团的骚扰和恐吓一直环绕着我们；在我妻子任教的学校，大多数学生的家长们一个一个地、已经都把他们的孩子退学了。那些胆小的、非基督徒的家庭是最先退出的。因此，在1900年那个夏天，学校提前放了暑假。

在我的家里，有我的母亲，妻子，八岁的儿子，三岁的女儿，以及一个十五个月的男婴。我女儿的耳朵很聋，因此到现在也没有怎么学会说话。我的岳母以及一些其他亲戚在附近的地方居住。我们办的学校，以及教会敬拜的场所，就在我们的院子里。每个礼拜天，基督徒们都到这里来敬拜上帝。

我姐姐的长子，李俊与我们住在一起。他的爸爸是李铁贵，是 永乐淀地区的传道人。那里在通州以南约27公里。李俊是在通州的华北神学院的学生；他们学校放假以后，他就到我这里来暂住。-----因为他爸爸对我说：“不要让这个孩子回到 永乐淀。我想让我们家里有一个活下来的人”。

6月7日，李俊在通州听说了牛牧镇的屠杀境况。牛牧镇距离 永乐淀只有9公里。那天晚上，李俊来到我们这里，向我们讲述了牛牧镇的屠杀的情况；大家都很悲哀。第二天早上天亮以前，我们上路去往通州，迫切地想要知道最新消息；-----然而，我们又非常担心所要得到的消息，非常担心所要看见和要听见的情况。

我们来到通州以后，发现平时热热闹闹的市镇非常冷清。有两三个基督徒，雇上了毛驴，正准备启程往北京去。他们说：“传教士们昨晚已经启程去北京了。他们留下话说，要是有任何人也想要去北京，可以跟着他们走”。

我们仍然在通州城里流连了一会，——直到我们担心的消息传来：——在 永乐淀，李俊的爸爸，妈妈，三个小弟弟，以及我们认识的所有 永乐淀的基督徒们，都被屠杀了。我们心灰意冷，默默地走回家去。

当我们走到通州的北城门的时候，偶然遇到了来自平谷的一个信使。平谷在通州东南方向，大约60公里。那人带来消息说，平谷教会的执事，李文俊正在生病、发高烧；他的妻子是个娇小软弱的女子，无法照顾好他；而他们的邻居都不是基督徒，不敢照顾李文俊。

我问那个人：“在平谷有义和团吗？”

他回答说：“还没有。但是，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流言。平谷的基督徒们都需要帮助。”

这句话有点打动了我的心。我心里想，反正我们可能在遥远的山区里面也不一定能够找到栖身之所；而且，如果我们去平谷的话，还可以去帮助和安慰那里的弟兄姐妹。

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我把在通州的见闻跟大家说了以后，我妈妈对我说：“你和李俊应该赶快去平谷。你们在这里不安全。义和团在重点追捕所有教会里的领导成员。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乡下的亲戚们那里应该是安全的；比跟你们一起走要安全。你四处讲道和传福音，每一个人都认得你。”

我问：“那你自己怎么办呢？”

她用肯定的语气回答说：“我就待在这里。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我在这个地方，一个敌人都没有。也许我待在这里，还能保护好咱们家里的物业。不管怎么说，我年纪已经太大

了，脚又是跛足；而且我觉得这里会比北京更加安全一些。”

第二天一早，我妈妈仍然一直在催促我们赶快分散开。我的妻子带着孩子们去她奶奶家的村子去了；那个村子在东北方向，距离我们家五公里。

我想到那个平谷教会执事的家庭，处于疾病和孤单之中；想到我的弟兄，希望让他的儿子李俊能够活下来；想到我妈妈说，如果我远走，那么我的家人们会更加安全一些；因此，当天上午十点左右的时候，我和侄子一同启程，离开了家。我根本没有想到，在我和李俊的前面，有何等遥远的路程；也更没有想到，我的家人将要遭受多么悲惨的经历。

当我告别母亲、准备启程的时候，眼泪流了下来。但是我的母亲非常平静而勇敢。她说：“难道我们不能为耶稣受这一点苦吗？如果是他的旨意，那么，我们就还会再相见；如果不是，那么，就让我们仍然信靠他，一直到死”。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达了平谷。李执事，虽然稍微有点好转了，但是仍然卧病在床。她的妻子一看见我们，就立刻嚎啕大哭起来。我们前两天在通州遇到的那位信使，昨天已经回到平谷，告知了通州的消息；因而，李执事他们想要雇一辆车去通州，但是，没有一个车夫敢去。我对李执事说：“你在这里是安全的。要是义和团的活动蔓延到这里的话，那么，旁边的山区就是藏身之所。”

第二天是礼拜天。这是奇怪而悲哀的一天。仅有一个基督徒，郭先生，来参加我们的祷告聚会。我们在一起朗读了《基督徒幸福生活的钥匙》这本书中的一章。其中讲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环境和事情，都是出于神爱我们的旨意；这一点让我们大家尤其感到安慰。

李执事的身体已经好多了。我感到，李太太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应该赶快到山区里面去避难。郭先生的家就是在一个僻静的山区里面。他同意，收留李太太和孩子们。

礼拜一早上三点钟的时候，李执事与我，悄悄地带着李太太以及他们的孩子们，来到村外三公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准备与郭先生会合。我们与郭先生事先约好在那里见面；郭先生答应会牵来一头毛驴，把李太太载走。

我们与郭先生见面以后，送走了李太太及其孩子们；然后回到了李执事的家里，在那里一直等到下个礼拜天。在这期间，邻居们开始说恶言恶语；村子里开始流传着很多可怕而丑陋的谣言。有一个官府里的朋友来告诉我们说，有人要图谋把我们绑起来，等义和团来的时候，把我们交给义和团，去讨好他们。因此，礼拜一早上三点的时候，我们再次逃亡。李执事去到十公里外的郭先生家里，把妻子和孩子们带到另一个更加隐蔽安全的地方。

我在启程逃亡的时候，留下了我的教师长袍、我的外国眼镜、我的圣经；穿上了一套干粗活之人的粗布衣服。我的侄子和我不习惯在山区里面攀爬，因此很快就走累了。然后，我们在野外的峡谷之中，迷失了方向。天空中布满了乌云；在我们的视线中，没有任何人烟的痕迹。

在这野地里，我们把心转向了神，祷告祈求他，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就在那里，我看见头顶有两只雀鸟，我就祷告说：“哦主啊，指引这两只雀鸟飞行的方向，这样我们就跟随它们”。它们向东北方向飞去；因此，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大约走了三公里以后，我们看见有一间小房子。那时已经开始下雨了。

我们上前敲门；在门外院子花园中作工的一个年轻人向我们走过来。这个人友好地接待了我们；虽然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仍然让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他把一些简单的粗粮分给我们吃；我们则帮助他做一些园子里的工作。

这些天以来，一直有个可怕的重担压着我；我夜间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噩梦。有一天，大约是中午的时候，我处于一种半梦半醒之间的状态；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些可怕而血腥的场面。我觉得，那天一定是我母亲死的那一天。

每一天当中，我的泪水在我眼中总是如同泉涌。我的侄子也与我一同哭泣。有时，我们会待在在山里面一个孤独而僻静的地点，遥望着家的方向，试图彼此安慰。但是，当我们在外人的面前时，就总是压抑自己的情感，不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是基督徒；否则，我们就会给收留我们的人家带来麻烦。我们听见炮声，也听说有的地方有战斗在进行。

我给家人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或者，如果他们觉得不便，也请托人给我们送一些钱来。我雇了一个信使，请他把这封信带到富河地区。但是，那个信使仅仅走了三十公里，就回来了；他说，沿途到处都是义和团；所有行路的人都要接受严格盘查。当时，我责备他，说他胆小；但是，现在，当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是出于神的安排和阻拦。

如果那个信使到达了富河，那么，他不但不会找到我的家人或是朋友，反而，那封信肯定会落到义和团的手中；那么，义和团就一定会来到这里；我们就一定会被他们抓捕、杀害。在富河地区，虽然有谣言说，我已经死了；但是义和团并不相信；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搜

捕队，在很多村庄里、到处搜寻我。

在我们栖身的寂静山区村庄里，并没有义和团的组织；但是，很快，在这个村庄附近的一个大一点的市镇里，有一个义和团的祭坛设立起来了。有一个朋友，来到我们的栖身的人家，告诉那位收留我们的主人，说，外面有传言，说他窝藏基督徒。那位收留我们的人家的女主人，开始变得很紧张。我们不愿意连累他们，就决定，赶快离开那里。

我们应当去哪里呢？李俊说，回到通州去。我则迫切地想要知道，家人此时的境况。我们刚翻过了一座山，就碰到一个基督徒，名叫杨二，是从通州附近的一个村庄来的。

他惊讶地问我们：“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回答说：“回家”。

他说：“不行。我前段时间一直在隐藏。昨晚上我冒险到我姐姐家里。半夜两点的时候，义和团来抓我，我连夜逃跑，一直跑到了这里。”

我们说：“那我们去天津吧。”

他说：“那个方向也不安全。唯一的希望，就是逃到长城以北。”

于是，我们转过头，回到了山区的乡村里，在那里待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6月27日早上的时候，我们一直向北行。当天走了四十五公里。

天色将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一家旅店，寻找住处。旅店的老板狐疑地看着我们说：“我们这里不收留陌生人。谁知道你们是谁？”

我们一同恳求他；但是，他对我们的话毫不理会。没有人收留我们。我们就只好躺在山区里睡觉，没有床，也没有食物。如果，我们离村子太近，那么，村里的狗会发现我们；犬吠的声音会把义和团引来。如果，我们离村子太远，那么，野地里的野兽会发现我们。但是，神一直与我们同在；虽然黑暗笼罩着我们，但是，我们的休息、睡眠都是很香甜。

我们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以避免碰到义和团；此时，义和团已经在各个大路口上都设置了盘查的关口。我们常常迷失路径与方向。山间的小路非常崎岖不平；因而，我们每天最多只能走不到四十公里。有时，我们能在一些偏僻之处的人家得到一些食物和住宿的地方，短暂歇脚。然而，尽管那里没有义和团，但是，人们都是非常狐疑，互不信任。不管我们有多么口渴，我们都不敢自己走到井边去喝水，免得别人看见，怀疑我们是在井里投毒。我们到人家去敲门的时候，也非常小心，免得他们控告我们说，在他们的门上洒血。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举止紧张、或是看起来想要躲避别人，那么，也会引起人的怀疑和盘问。于是，我们就努力放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路上看见人的时候，也假装若无其事地轻松打招呼。我们每到一个村子，就会被盘问，为什么要旅行。我们的回答就是，想要找个工作；我们身无分文，也的确想要找活干。

我们在路上，常常要去路过的村庄里讨饭；很多个夜晚，我们都睡在山洞之中。在长城以北很远，大约离家三百公里的地方，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旅人。我们在一起行路，就渐渐地熟悉了起来。他带领我们到了一个旅店里；他认识那个旅店的主人。对于我们这些疲惫的路人来说，睡在旅店床上的感觉真好。但是，二十多天以来，我们一路风餐露宿，饥渴

疲乏，内心焦虑，缺少睡眠——这些境况使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在旅店睡觉的那晚，我患了急性肠炎，几乎死在那里。那时，我们所在的旅店距离那位新朋友的家仍然还有五十公里。

第二天早上，那个新朋友坚持让我骑在他的毛驴上；但是，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因此，我们当天只走了很短的距离。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到达新朋友的家里。此时，是7月6日；我已经病了将近两个礼拜了。我们的新朋友，以及他的全家人，对我们非常友善；他们帮助杨二和我的侄子在镇上的一个商店里找到份工作。我的身体稍微好转以后，也和他们在那里一起工作。镇子上经常会有一些路人经过；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听到了一些远方的消息。我们听说，义和团在北京烧杀抢劫，毁灭了所有的教堂；只有外国使馆区和一个天主教大教堂仍然在武装抵抗。我们彼此说：“中国基督徒们一定全都被杀光了”。——我们没有想到，其中有很多人躲在使馆区避难。

大约七月末的时候，我们听说，外国的士兵们已经占领了天津；几天之后，我们告别了友善的朋友，启程向南。在路上的一个路口，有一些穿着制服的义和团搜查和盘问我们；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说我们是探子、或是基督徒。当我们到达长城脚下的时候，我们听说，外国的士兵们已经快接近通州了。不久，我们就看见了聂将军部队的逃兵们；他们一路逃跑，一路抢劫。

当我们向前行走、距离北京六十公里时，我们听说，通州已经被外国士兵们占领了。第二天，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听见了炮声。那是8月14日，外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时候。

我们渐渐地走近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栖身的那个村庄。我在绝望之中，期盼着，或许，在这两个月的风暴期间，神的奇妙大能，看护着我所爱的人，使他们能够存活。



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个认识我的人。他看见我时的表情就像见了鬼一样，说：“什么！你怎么还活着？你要去哪里？”

我回答说：“我要回家。”

他说：“家！你已经没有家了。你的家已经全被义和团烧毁了。你的家人也已经都不在了。义和团已经把他们全都杀死了。”

我踉踉跄跄地走到了那个亲戚家，就是两个月前我让妻子孩子们栖身的地方。在那里，我听闻了悲剧的细节。在那里，只有我的耳聋的小女儿，以及我的没有信主的年老的奶奶，还活着。他们是我仅存的家人。当时，义和团说：“这个老太太又弱又蠢，那个小孩又小又晕；她们将来肯定不会向我们寻仇”。

我听闻，在富河村，有四十二个基督徒、或是疑似基督徒，被杀死了。我妻子所有的亲戚都被杀死了，除了两个兄弟之外。在富河村所有信主的人中，除了我和我的耳聋女儿之外，只有六个孤儿基督徒仍然存活。

人们警告我说，不要去富河、去看望那些可怜幸存者。当前，义和团们虽然散伙了，但是，其中仍有很多人居住在那一带。而且，即使是现在这个村子里，也不安全；我得要去通州，在那里有美国士兵可以保护我们。此时，我还不知道，通州地区的传教士们，以及数百名中国本土基督徒们，仍然住在北京。

当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和李俊一起继续往通州方向走去。通州距离那个村子有十公里左右的距离。半夜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河边。在那一带，我们看见了很多。有的人拿着偷来的东西，有的人则是因躲避外国士兵而逃出城来。远远地，我们听见一些枪声。

过了河，我们继续在黑暗里向前行。这时，我们已经距离通州的城墙不远了。我们来到一个亭子附近，再也走不动了，就在那里休息。在我们四周，有很多尸体。天快亮的时候，有个老人经过我们那里。

我问：“我们能进城吗？”

老人回答说：“可以。但是，要是外国士兵叫你的话，必须赶快站住。他们会让你们干一些活。如果你跑的话，他们就会开枪打你。”

天刚亮，我们正准备进城门的时候，有一队俄国士兵出城来，要找一些劳工。很快，我们就被带到了北门那一带，从河边的船上，卸载一些大米和其他物资。那天，我在搬运的时候，由于疲累不堪，掉了一个箱子，结果挨了监工的打。我们在那里干活的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很多是商人、教师、或官员；这些人都是从未干过体力活的。那些外国士兵们用枪指着我们，如果有谁干活不好，就会挨打或是挨踢。

到中午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食物。晚上的时候，有一些士兵看守着我们。我们被命令排成队列，在士兵的监管下，走到通州城南的郊外，在河边休息。我们中间有些人，以为这些俄国士兵是要把我们押出去枪毙。大约半小时以后，我们看见了两架俄国大炮，以及十辆马车上载着很多弹药。

俄国士兵让我们拉着那些马，一起来运载这些沉重的车辆。士兵们对待我们的方式，不比他们对待畜牲的方式好多少。他们用鞭子抽打我们，用枪指着我们，让我们走得快一些。有一个人踉跄跌倒了，马车的车轮压了他的腿；但是，监管的俄国兵仍然抽打他，让他走得快一些，直到看到他躺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才把他扔在路边，让他自己死去。

俄国兵们驱赶着我们，走过通州城里的街道。我们经过了通州教堂的旧址。我曾经在那里有过多少幸福而美好的时光。现在，仅仅两个月之后，那里就已经被完全毁掉了；一块砖、一片瓦都没有剩下。我的心里非常悲哀。

走到半路的时候，俄国兵们又改变了主意，驱赶我们向南走。当我们经过城外一个拱桥的时候，我们队伍中有一个人由于不堪忍受劳累和痛苦，跳河了。那些愤怒的俄国兵们聚集在桥边，用石头打死了那个河里的人。在城外，队伍经过了我们曾经的教会学院的地址。那里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天已经渐渐黑了，开始下起倾盆大雨。于是，俄国兵又把我们带回城里。我们走在路上，地上积累起来的雨水几乎高过我们的膝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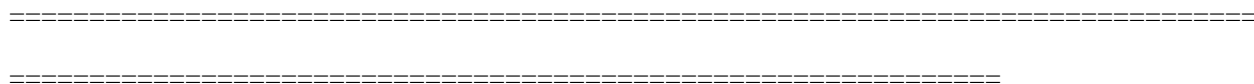
我们就这样被迫做奴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渐渐的，我们的监工开始对我们比较友善；因为他发现我们服务很信实，并且不想逃跑。大约三个礼拜以后，我们看见一个人，也是从长城北逃难回来的；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东正教的信徒；这个人能说一点俄语。他告诉我们的监工，我们几个人是基督徒。从那以后，监工对我们的态度就更加友善一些。

那个人继续往北京去，并在北京见到了传教士们，向他们告知了我们的情况。这期间，我也在通州这里遇到一位基督徒，并听说了，此时，原通州地区的传教士们和基督徒们，不仅仍然都活着，而且很多人都住在北京。这个消息让我极其喜悦。

不久以后，有一个美国士兵，来到我们这里，把一封信交给俄国人。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自由了；而且，那个美国士兵带着我们来到北京，见到了从前的传教士们。在那里，李俊看见了自己的大姐；她是BRIDGMAN女子学校的学生；不久以后，又见到了另一个从乡下来的姐姐。

三个礼拜以后，我去富河，把我的耳聋的女儿接来；紧接着，我们又找到了富河的那几个孤儿们；把他们一起带到了北京。

当我站在自己曾经多么可爱而幸福的家外边的时候，我无法告诉你，我的感觉是什么；那里，已经成为一堆土，下面掩埋着我的妈妈、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尸体。让别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吧。



### 高鑫家人的故事

就在高鑫和李俊去往平谷山区的那个悲哀的礼拜五，高鑫的妻子，淑珊，以及三个年幼的孩子们，去往五公里之外的窑尚的奶奶家避难。而高鑫的妈妈，则与曹太太一起待在家里。曹太太是经常为高鑫家工作的人。淑珊的母亲和弟弟，铁俊，也来到窑尚避难。淑珊的婶婶看见他们来了，吓得自己逃走了，怕受到牵连。

这个婶婶的担心不是徒然的。不长时间以后，就来了一队义和团。他们包围了房子，围着那个房子、跪在地上，口中叫喊着：“杀！烧！”

后来，这些义和团被人劝走了；因为这一个家里，没有人是基督徒；并且当时义和团并不知道其中隐藏着外地来避难的基督徒。这一次经历，让淑珊的亲戚们非常害怕。他们不愿意再收留淑珊和她的三个孩子们了。淑珊她们已经住了有十七天。如果，她们最后反正是死，那么，收留她们还有什么意义和用处呢？

淑珊，带着孩子们绝望地走了。她们走在野地里；淑珊一直抱着十五个月大的婴儿。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大的女儿，有时自己能走一段路，有时也要淑珊抱着。淑珊的最大的孩子，是一个八岁大的儿子；他一直紧紧地跟着妈妈身边。一路上，淑珊和孩子们没有食物，身上也没有钱。整个世界没有她们的一片立足之地。淑珊的女人本能，使她又带着孩子回到了她们原来的家里。她知道，一个礼拜以来，富河村已经处于刀光血影的统治之下；每一天，都有基督徒被杀的消息传到淑珊的耳中。但是，淑珊想，要死，就死在家里吧。

淑珊在离开奶奶家之前的时候，曾经对自己八岁大的儿子说，让他逃到远亲家里去；但是，这个男孩说：“不，妈妈，如果我要死的话，就让我们死在一起吧。我不害怕”。

淑珊准备带着孩子们回家的那一天，大约是中午的时候，他们在路上休息。年幼的孩子们睡着了。这时他们离家还有半个公里。淑珊在炎热的酷暑中饥渴难耐；她的眼睛几天以来已经哭肿了，看不清前面的路。她疲惫地坐在一棵树下。这时，一个她认识的小贩经过他们。

她对那个小贩说：“请你让我叔母来，给我送一些水喝”。

小贩说：“不要喝水了。直接跳河死了吧。你的婆婆已经死了。昨天义和团把她砍成了碎片。你要是一进村，他们就会杀了你们。”

她说：“我要回家。他们就是要杀我，我也要死在家里。”

小贩还是去把淑珊的情况告诉了她的叔母。她的叔叔开始来给她送一些水。此时，义和团已经在远远地监视着淑珊她们一行。现在，他们叫住了淑珊的叔叔，对他说：“你要是给她送水，我们就把你们全家也杀了”。

淑珊带着三个孩子们步履蹒跚地往家里走去。她们一边走，一边哭。有几个义和团在后面跟着；然后，跟着的人群越来越多。淑珊走进家门以后，一个义和团指着地上扭曲的尸体残余说：“这就是你的婆婆。我们昨天把她杀了”。淑珊面对着他们，提出了一个可怜的要求：“你们要是杀我的话，把我的孩子们也都杀了吧。不要让他们在我走以后受苦”。

义和团知道，淑珊她们此时就像是猫嘴里的老鼠。义和团让她们进了屋子。那个三岁的小女孩，又困又乏，一进屋子就倒在床上睡着了。义和团的人群挤进了屋子。房间里面变得非常拥挤。有人把那个沉睡的小女孩踢醒了。义和团的首领说：“不要杀了那个小孩。她命不该绝。谁想要她，谁就把她领走”。人群中的一个姓贺的年轻人，站出来把小女孩领走了。义和团中另有一人，跪在义和团首领的面前，恳求饶了那个一岁多的婴儿不死；但是，义和团首领拒绝了他的要求。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淑珊死前说了什么话，或是有什么祷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

BRIDGMAN女子学校上了多年课的女孩，这个非常认识神之爱的女孩，一定在最后的时刻、在母爱的痛苦之中，把自己交在了神的手中。义和团们把她拉到院子外面的一棵树那里；让她站在那，怀中抱着婴儿，亲眼看着自己的八岁儿子慢慢地被刺死。一把残忍的刀剑，从这个男孩的后背刺进去；然后，那个男孩一边尖叫着，一边绕着树跑动着；于是，义和团们的一把一把刀剑，就这样逐渐地砍在男孩的身上。

此时，淑珊拍着怀中的婴儿，突然产生了一个狂野的想法；或许她认为这样能够减轻儿子的缓慢死亡的痛苦。她猛地、疯狂地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儿子推倒在树干上。儿子当即死亡了。对此，义和团们非常恼怒；他们用缓慢地杀死淑珊的方式，来报复了她。

许多天过去了。焚烧的火焰，毁坏了高鑫家院子里的每一个房屋。后来，有人在他们家院子外的那颗树下，挖了一个几尺深的浅坑，把那四具无棺的尸体埋在了里面。风吹来一些赞美诗的烧焦的书页；在那浅坑的坟的附近，有一些那个男孩生前曾经读过的基督徒书籍的残余。

八个月过去了。年轻人高鑫，带着平静而苍白的面容，在一些基督徒朋友的帮助下，挖开了那个树下的浅坑；找到了他母亲、妻子、孩子们尸体的残余，放在棺材里。1901年三月份，在富河村，当举行所有殉道者追思会的时候，人们结成了长长的队伍，跟随着抬棺材的人们，从这里一直走向墓地。那些非常怀念这些殉道者的人们，在这个浅坑前面驻足，望着这里，泪如雨下。有一个人站在这个地方说：“必死的人，在这里成了不朽的。必朽烂的人，在这里成了不能腐烂的”。

=====

=====

曹守林（十一岁）讲述的故事

我父亲是华北通州教会学院的老师。我们家住在教会学院的附近。平时，我们家里住着我爸爸、妈妈和我。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十六岁；她们都在北京的长老教会学院读书。1900年，因为义和团的骚扰，所以她们学校提前放暑假了。她们放假以后就都回到了家里。六月七日，我听说义和团就在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屠杀基督徒。传教士们警告我们，目前待在家里不安全。传教士们也都要到北京去避难。我爸爸的老家在富河；我们在那里有很多亲戚，但是，他们都不是基督徒。

我妈妈的一个兄弟，也是通州教会学院的老师；他是富河教会的执事。我妈妈另外还有一个兄弟，以及一些亲戚，都住在富河。那个富河教会执事的妻子，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在富河教会的基督徒学校上学。

危机来临时，我的父母决定赶快逃到富河去。当天下午，我们一家五口，坐着一个敞篷马车，经过教会学院、以及那些外籍教师的家门口，穿过通州城，在天黑之前，来到了我们的舅舅家里（就是那个不信主的舅舅）。我们把目前的危难告诉他；他说：“这里是太平的；你们就和我们住在这里吧”。

但是，很快，义和团风暴也临到了富河。我舅舅的家人开始担惊受怕。于是，我们到了另外一个舅舅家里（就是那个身为基督徒的舅舅）。



我们在那里平安无事地住了三天。六月十八日下午，当我还在午睡的时候，我被一阵阵嘈杂的声音吵醒。有人喊叫道：“义和团杀人了！”

那个喊叫的声音，就在我们的隔壁不远。我们冲到院子里，看见有火光从他们那个房子上冒出来。并且，我们听见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喊声：“救命啊！救命啊！”

我们还听见了枪响。义和团们喊着说：“不要放了一只狗、一只鸡！”

我们把房门关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根本挡不住义和团们。他们肯定会马上闯到这里来。这个时候，爸爸和舅舅不在家。天上开始下小雨。妈妈、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悄悄地从后院钻过玉米秆作成的栅栏，穿过镇子，跑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住在那个村子里。第二天，当爸爸也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

-----

义和团放话说，他们之所以杀了隔壁那家人，是因为，虽然他们本身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窝藏了从北京逃难来的亲戚；那个亲戚是基督徒。

之前，富河的义和团说，不许任何外来的人-----不论是基督徒、还是给井里投毒的人、还是在门上洒血的人-----给这里带来任何霉运。所以，他们杀了那家人。在那家之中，除了一个伤心欲绝的老太太之外，其他一切人口都被杀死了。义和团还说，他们一定要杀了富河教会的牧师，高鑫；还要杀了我舅舅（因为他是教会的执事）。但是，他们声称，不会

杀其他无辜的人。

因而，我的亲戚们都一个劲地对我父亲和舅舅说：“你们的妻子都不是教会成员；她们和孩子们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但是，你们自己必须赶快逃命。你们要是逃走了，那么，你们的家人就会安全一些；而我们也会安全。”

于是，我的父亲和舅舅就开始准备逃跑避难。他们走了五十公里，直到筋疲力尽；然后，他们又返回了家。我父亲尤其特别地累，以至于他仅仅走了很短的距离以后，就躺在路边休息。

---

那天，我爸爸与我们会合以后，就把我们领到我们的叔叔（我爸爸的兄弟）家里；可是，我叔叔他们不敢收留我们太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吃了饭以后，就趁着黑夜来到我爸爸的另外一个朋友家里。我舅舅的妻子和儿子也在那里。于是，我们就在那里隐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舅舅出门的时候，有一个义和团成员跟踪他，看他要去什么地方。晚上，他的兄弟趁黑夜去告诉他，义和团正在计划，把我们所有人都杀了。

因此，我的舅妈和表弟立刻逃到几公里以外的一个姓郭的亲戚那里。我舅舅趁黑逃出去隐藏起来。我爸爸藏在北面的一片地里。我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藏在不远处的河边。快到半夜，当我们正趴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听见义和团在不远处的园子里正在四处搜捕我舅舅；但是，最终，他们没有找到他。

好几次，我们都以为他们要来搜查河边。我妈妈和姐姐们找到了一艘小船；她们坐在船里面。我自己则藏在岸边的一个石缝里面。我们一句话都不敢说。突然，传来一阵落水的水花声。我的大姐在黑夜中不小心一脚踩空掉到了河里。此时，没有人能够救她。我可怜的妈妈自我安慰地想，这样也好，省得要遭受义和团的可怕折磨与酷刑。

很快，夜晚变得一片死气沉沉。义和团放弃了他们的搜索，走了。我们三个人趁黑悄悄走到我舅舅园中的一间小屋子里。有一个守更的人，有时候住在那里。

第二天一早，我们看见有一大队义和团成员们，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并且，他们残暴地叫嚣着：“杀！杀！”

我的爸爸在哪里呢？义和团他们找到他了吗？在附近的庄稼地里，义和团们正在追捕一个人与他的孩子。到下午的时候，我们仍然藏在那间小屋子里。这时，来了一个人，告诉我们说，我的爸爸刚刚被义和团杀掉了。他正在悄悄地去我叔叔家喝口水的时候，被义和团发现了；他们追赶他，一直到过了河，最终被当场抓住。他被杀的地点，就离我们藏身的小屋很近。在那里，有另外两个基督徒也被杀了。

义和团他们杀我爸爸的时候，叫着说：“向你的上帝祷告吧，让他赶快来救你！”

说着，他们就从四面八方用刀剑杀死了他。

傍晚天黑之前，义和团找到了我舅舅藏身的小树林，把他和另一位周先生拉出来，拉到我父亲死亡的地方。我舅舅勇敢地、微笑着对他们说：“你们能杀了我的身体，但是却不能伤害我的灵魂”。接着，他在临死前祷告说：“主耶稣，请接受我的灵魂”。

---

在我们藏身的这间小屋子里，我的妈妈伤心欲绝。我的曹叔叔来了，说：“义和团已经知道你们藏在这里了。他们明天就要来杀你们。你们最好在他们来之前就死掉，不要让他们用酷刑折磨你们，然后把你们的身体砍成碎片，就像他们今天杀的人那样。”

天黑以后，我的妈妈带着我来到这个曹叔叔家里。第二天一早，我一觉醒来，我妈妈和姐姐就已经死了。她们在我睡觉的房间旁边的一个屋子里，吃了曹叔叔给的鸦片毒药，就死去了。她们的尸体还没冷，就被抬出去埋了。曹叔叔说：“如果义和团来看见她们的尸体，就仍然会把她们砍成碎片”。曹叔叔他们没有让我去墓地看他们掩埋我的妈妈和姐姐。

十天之后，我的婶婶，就是富河教会执事的妻子，也被义和团杀了。她在高鑫牧师的家里隐藏，但是被义和团抓捕杀害。但是，我的表弟藏在邻居的房子里，躲过了屠杀。

富河地区所有的基督徒都死了。就只剩下几个基督徒的孤儿。我听见我的曹叔叔恳求义和团饶了我的性命，说：“他就是他们家里唯一剩下的了。他是这么一个小孩子。他将来一定不会报复你们的。”

在村子里，我有很多富有的亲戚们。其中有些人也加入了义和团。因此，义和团的首领答应不杀我。但是，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能够去天国与我的家人们在一起，那么，就是一件更加幸福的事情。

我家人去世以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我梦见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穿着洁白的袍子；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极大的荣耀；在他们的周围，有无数的天使环绕着他们。这个异象，一连向我显示了两三次。这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就住在这个曹叔叔家里面，为他干一些地里的活。我又累又饿；这个曹叔叔每天只给我吃很少的东西，但是让整天干很多很多的活。我以前从没有干过活。而且，那段时间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太阳把人晒得非常非常难受。这个曹叔叔把我的鞋和袜子都收走了。我只能光着脚在地里干活。那些又干又硬的枝子把我的脚扎得鲜血直流。他常常嘲笑我说：“你们这帮人，跟着外国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的爸爸、妈妈、姐姐、舅舅，都死了。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当我跪下祷告的时候，曹叔叔就会向我咆哮，说：“你为什么还要跪下？”

我不愿意回答他。但是，当我祷告完、站起来的时候，他仍然问我说：“你在干什么？”

我回答说：“我在对上帝祷告”。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上帝是真实的。那些佛像和偶像都是虚假的。”

然而，我没有告诉他，当我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是多么的平安与和平。在祷告中，我感谢神拯救了我的性命，并请他帮助我；我也祷告，祈求神使我的家人在天国里彼此幸福安居。

我在曹叔叔家里，常常很饥饿；以至于，几天以后，我就常常去我的史舅舅家里去吃饭；但是我仍然在曹叔叔家里为他干庄稼活。我的史舅舅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总是对我很友善。

我听说，通州的传教士们，以及很多基督徒们，都到北京的英国使馆区去避难了。每天，我们都能听见一些炮声。人们总是在说，北京的外国使馆区已经被义和团和朝廷军队攻陷了。里面的所有人都会被杀死了。

然后，到了八月。逃跑的朝廷士兵们说，从天津来了一大股外国军队，沿途杀了很多人。再过不久，我们就听见，有大炮轰击通州城的声音。那里距离我们只有六公里。我藏在舅舅的院子中，心里面并不感到害怕。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或是十天左右，当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看见，有三百法国士兵来到了富河。我趴在园子里的地上，看见他们挨家挨户地盘查，随意抢夺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抢走了我舅舅的所有大米和白面。那一整天，我都不敢回家，因此没有吃喝任何东西。

大概是九月一日的时候，富河的义和团们说：“有两三个大点的孩子，是我们没有杀掉的。”

现在他们一定会去对外国人说我们所干过的事情；然后让外国人来惩罚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那几个孩子杀掉”。不久，我就听说，他们杀了一个十七岁的基督徒孩子。

---

我有一个表叔是义和团成员。他说，他每次看见我的时候，都浑身发冷；而且，他很确定，能看见我前额有一个十字架。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要是站远一点看你的话，能看见从你的头上冒出烟来。”

有一次，他手里拿着一把刀，站在我的面前，反复地说着这些同样的话；然后，他说：“你已经受洗了。如果我们不杀你的话，你一定会杀了我们的”。有几个人经过那里，恳求他不要杀我。

---

我听说，我们通州的那些传教士们和许多通州本土基督徒们都在北京，仍然活着。然后，我的史舅舅也带来了好消息——高鑫先生，我们富河教会的牧师，还活着。史舅舅还对我说：“等到十月份的时候，高先生他们会来，把你和其他几个孤儿接走，带到北京去”。

史舅舅为这个消息很高兴。由于在曹叔叔家里的辛苦劳动、缺少饮食，更由于我失去家人和朋友的伤心，我现在已经变得很瘦弱。史舅舅对我说：“你不会再受苦了”。

曹叔叔一开始不相信史舅舅带来的这个消息。但是，十天以后，TEWKSBURY先生，高先生，还有一些其他人，以及一些美国士兵，来到富河，把我们接走了。我们在通州待了一夜，然后就到了北京。

我到了北京以后，和高先生一起去了驻地附近的长老教会；那是我的祖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长老教会的建筑已经被义和团的火完全毁掉了。我的祖父母也死在了那里。

---

---

玛莎

玛莎是耿太太的长女；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她一直是BRIDGMAN女子学校的学生。1899年，她毕业以后，嫁给了富河教会执事的外甥。这位年轻的丈夫也是一个基督徒，并且为自己的妻子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感到自豪。

1900年，当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们逃离北京的家，来到富河的一个亲戚家里避难。他们的这个亲戚并不是基督徒。此时，玛莎的孩子刚出生不久，还不到一个月大。在前文所述的那些屠杀的日子里，玛莎和丈夫藏在坟地之中。她的怀中，抱着那个刚出生的宝宝。

有一天，就在玛莎单独的藏身之地附近，玛莎看见，义和团手里拿着刀剑，追捕着很多基



督徒；他们口中大喊着“杀！”

那种场面真是恐怖极了。天黑以后，她悄悄地潜入一个已经殉道的基督徒的房子里。她在那里孤独地生活了四天，忍耐着饥饿，并心里非常忧虑着丈夫的境况。当她听见房子外、四周传来义和团刽子手们的叫喊声与烧杀声的时候，玛莎的心里面坚定地倚靠着神。

然后，她得到了消息-----她最担心的消息。她的丈夫被杀死了。一个亲戚过来安慰她，并把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隐藏在一处偏僻的房子里。她刚刚离开那个已经住了几天的房子、不到一个小时以后，义和团就来把那个房子烧毁了。在那个亲戚提供的偏僻房子中，玛莎隐蔽地生活了一个月。

然后，玛莎的父亲来把她领到通州，好让她照顾自己的弟弟与妹妹。此时，玛莎自己的母亲也刚被义和团杀死了。玛莎的父亲不是基督徒，并且，因为义和团认为，通州城里的所有“二毛子”已经被杀光了，所以，通州城里反而比较安宁；玛莎和家人就在那里继续隐蔽地生活了一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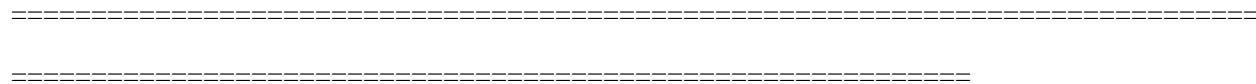
接着，又过了一段时间；这次不是义和团来烧杀劫掠，而是俄国人与日本人的士兵们来了。他们在通州的大街上到处杀人和抢劫。

玛莎必须再次逃走。八月十四日，玛莎的父亲、耿先生带着这几个家人走在通州的街道上。有一个面孔黑黑的锡克族士兵，用手抓住了玛莎；但是耿先生死命抓住那个家伙，直到玛莎挣脱了他的手。他们看见街道上有一对母女的尸体；她们由于不堪羞辱，而服食鸦片自尽。有许多老百姓都蜂拥着逃出城去。

耿先生把玛莎以及她的弟弟妹妹留在富河的亲戚家里。只要有警报说，外国士兵要来了，玛莎她们就赶快躲藏到高粱地里。很快，一队法国士兵真地来到了富河，建立了一个兵营点。在这里，妇女都不安全。玛莎抱着自己的婴儿，领着两个孩童弟妹，从一个村庄跑到另一个村庄。几个礼拜的又饿又累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捡玉米秆和其它的柴火来卖；但是，这不足以供应她们的饮食。天气很快转冷了；冬天快来了；她们的衣服又单又薄。那个婴儿已经骨瘦如柴了。

在那些月份之中，玛莎的父亲、耿先生一直试图在寻找她们。最终，他找到了她们。并且，耿先生还带来了更好的消息。传教士们都活着，在北京。第二天，玛莎就到了他们那里。传教士那里有牛奶可以喂婴儿；年轻的母亲、玛莎在他们面前痛快淋漓地哭泣，把这些日子中的悲伤和委屈都哭了出来。在北京，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好几个礼拜的时间，那个虚弱的婴儿一直生命垂危；但是，现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闪出了亮光；他给玛莎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和安慰。

玛莎讲述了这些事情以后，她以这样的话来结尾：“若不是神的爱与恩慈，这个婴儿和我，早就死了。”



一个孤儿、女童的故事

【李淑程，十一岁，生于1889年，是一位传道人、李铁贵的女儿。李铁贵已经为主殉道了。李淑程也是高鑫牧师的外甥女。】

1900年春季，我在北京的BRIDGMAN女子学校上学。我的姐姐，淑川（十六岁），以及我的表妹，淑池（和我同岁），也都在那里上学。我们在学校的日子，极其幸福。但是，不久，义和团风暴就来临了。六月七日，淑池的爸爸来把我们三个人都带到了曹方村。那里位于通州西北方向大约几公里以外的地方。

当我们星期四在车上颠簸着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 永乐淀的家，已经成为一片灰烬；我的爸爸、妈妈、以及三个弟弟们已经在 永乐淀的镇子外面被义和团杀死了。

我们来到曹方村，一进入李叔叔的房子，院子和街道上就来了很多恶人。他们在外边叫喊，要抓我们三个女学生。我们藏在房子里；李叔叔拿了一些钱出去，送给那些人，请他们离开。他们有的人走了，有的人却仍然在外面待着不走。那一晚我们受到了很大惊吓，以至于无法入眠。

第二天，早晨天亮之前，通州所有的传教士们都逃到北京去避难了。一整天，有许多凶狠的恶人不断地到我们这里来骚扰，说很多威胁的话。他们把我们叫作“二毛子”，说，他们迟早要杀死我们。

我们知道，唯一能够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就是逃跑、隐藏起来。因此，那天我们就在计划出逃的方案。李奶奶拒绝逃走。她说：“要是义和团来了，他们会看见就我自己在房子里。

我很快就会在天国里了”。

几个礼拜以来，很多亲戚和邻居都在劝说这位李奶奶，让她放弃基督教的信仰，去给偶像烧香；并且保证说，如果她这样做了，义和团就不会杀她。但是李奶奶根本不听他们的劝说。我觉得这非常特别——因为李奶奶才信主几年。

李叔叔决定把我的姐姐带回北京，让她和传教士们待在一起。所以，我姐姐在李叔叔家待了一天以后，又趁着黑夜，返回了北京。当天晚上，淑池的妈妈带着我和淑池，走了五公里路程，回到她自己的娘家。那里的家庭，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希望，义和团不会注意到那里。

但是，第二天，我们听说义和团到处都在聚集，到处都在搜索基督徒。连续两个晚上，我们看见通州方向的火光。那里的教会、传教士们居住的房屋、以及教会学院，都被义和团和朝廷军队烧毁了。

所以，我们决定，到东边的山区中躲藏起来。那些群山的轮廓，在地平线上，我们在五、六十公里以外就能够远远地看见。淑池的妈妈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此时与李奶奶待在一起。我们趁着天黑，回去把她也一起带上；我们揣了四块饼，就这样启程上路了。李奶奶仍然拒绝跟我们一起走。在我们的逃难小队伍里面，有李叔叔，淑池的妈妈（我的婶婶），我的三个表妹，婶婶的兄弟，再加上一个基督徒邻居，吕先生。

当我们走了将近两公里路程的时候，淑池决定，回去和她的奶奶、以及曹方村的另两个基督徒待在一起。我们其余的人，连续走了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我

们到达了平谷镇。那里就在山脚下。我们教会有个执事住在那里；我们期望，在这个偏远的山区，义和团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们会安全一些。可是，我们到了平谷以后才知道，义和团已经在这里设立了祭坛；我们认识的那家住在平谷的基督徒执事，已经举家逃到山里去了。那天晚上，我们又饿又累，就在一个庙里藏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婶婶的兄弟，以及婶婶，准备返程。我也和他们一起往回走。这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父母已经被杀死了；我以为他们和通州的传教士们一起到北京去避难了。

有一天，我们经过一个村庄；突然，我们看见一队义和团，有三、四十人。他们头上裹着红布，腰上系着红色的腰带，手中拿着刀和枪。他们正在进行着一种奇怪的仪式。我们小心翼翼地 from 另一条路绕了过去，避免被他们看见。

于是，我们安全地回到了李奶奶（就是淑池的奶奶）那里。

自从我们三个女孩离开北京以后，第十二天，危难终于来了。那天晚上，淑池和我正准备要上床睡觉。我脱了鞋，淑池刚脱了袜子。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疯狂的叫喊声：“杀！杀！杀光二毛子！”

我偷偷向外瞅，看见义和团们人山人海地站在外面；他们持续不断地在叫喊“杀！”李奶奶对我们说：“你们逃命去吧”。我们两个女孩在灰暗的光线下，偷偷从后面溜了出来，向南跑去。我们回头望，看见我们的房屋已经有火光冒起。我们耳边充斥着远远的义和团的喊叫声：“杀！杀！不要放了一只猫，一只鸡！”

那天晚上，李奶奶在院子里的榆树下被刺死了。当晚，村子里有五个人被义和团杀死。淑池和我在黑暗中奔跑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但是，我们也明白，义和团一定不会不杀李奶奶的。

就在我和淑池马上要跑到通州到北京之间的大路的时候，有一群人，追着我们，围了过来。他们没有穿义和团的服装；但是，他们在黑夜里看见我们在奔跑，就追了上来；他们一边跑，一边喊：“抓二毛子！”

他们追上我们以后，就把我们俩包围起来。其中一个人大声喊：“杀了她们！”

另一个人说：“不行。你看她们是从曹方村逃出来的；刚刚逃出义和团之手。这说明，肯定是天意。她们今天必须得活着。”

这帮人的眼睛，粗鲁而戏弄地盯着我们。他们指着我的表妹、淑池说：“这肯定是一个二毛子。你们看她的眼睛又大又圆，皮肤发黄，就像那些外国鬼子一样。但这旁边的女孩看起来不像二毛子”。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心里并不害怕。我大声说道：“我跟她一样。我们都是几天之前从北京的教会学校来的”。

他们问：“你是一个中国人吗？”

我回答说：“是的”。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骑着马来到这里。他后面跟着一个瘸子。他

厉声地对包围着我们的人群说：“你们想拿这两个女孩怎么样？”

众人都胆怯地退缩了。我和淑池再次得以趁夜逃脱。

当天的白天，下了很多雨。因此，我和淑池在跑路的时候，经常要淌过很多水坑和沟渠。在黑夜里，我们就这样走了很多路，往富河走去。在那里，有我的高叔叔和一些其他亲戚。

我们不敢走大路，专挑小路走；一路上绕开很多村庄。我们走得精疲力尽，就在湿漉漉的野地里躺下休息。为了要去富河镇，我们必须得经过一条河。我们不敢经过平时的摆渡，而是一直沿着河边走，来到一个最近的村庄。

在黎明前的早晨，我们沿着河边走的时候，惊讶地看见一个十六岁女孩的尸体。我们认得那个女孩；她是我们通州教会学院一个老师的女儿。

我们一直沿着河边向前走，直到看见有一条小船上有人。我们请他用船把我们载过河。他不同意；直到我们拿出身上所有的几文钱来给他。他划着小船，把我们载过了河。

富河的所有基督徒都被杀死了，或是逃亡了。当我们到达富河镇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家庭的房屋已经被烧毁；有的房子还在冒着黑烟。我们找到我表妹的大姨，还有我爸爸的大姐；她们都不是基督徒。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我的爸爸、妈妈、弟弟们，已经死了。我的高叔叔（我妈妈的唯一兄弟），和我的哥哥李俊，逃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我的奶奶，以及很多亲人，都殉道了。

就在我们到达富河的那一天，我爸爸的小妹被义和团用石头差点打死；但是，她仍然还奄奄一息地活着，住在院子里的一个小屋里。

人们谣传说，北京的所有传教士们和基督徒们都被屠杀光了。我的姐姐也死了吗？啊，那一天，似乎我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安慰了我，那么，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破了！

我们到达富河的那一天，义和团仍然在挨家挨户地搜查，看看有没有漏网的基督徒。下午的时候，我和淑池藏在坟地里；我们看见义和团在那里追杀曹老师；他就是我们凌晨时在河边看见的尸体的那个女孩的父亲。

我们听说，淑池的爸爸离开淑池的妈妈和婴儿妹妹，在山区里面乞讨要饭；后来他回去想要救他的母亲。我和淑池到达富河一两天以后，就往通州走去，希望能够在那里寻找到淑池爸爸的踪迹。非常奇怪而凑巧的是，我们在河边的一个地点，真地遇到了淑池的爸爸。

淑池的爸爸把他一路所遇到的可怕见闻、经历、恐怖血腥的场面和景象都告诉了我们。然后，他对我们说：“孩子们，咱们最好一起跳河吧；这样，我们可以和平地死在一起。反正，我们没有任何逃命的希望。我没有办法忍受，看着义和团用酷刑折磨你们。”

我说：“不，叔叔。那样是罪恶的，而且耶稣就不会拯救我们了。最好让义和团杀死我们。痛苦是短暂的，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天国。”



淑池的爸爸不敢在富河地区待着，因为那里很多人都认识他。于是，他把我和淑池留在大姨家，然后，趁着黑夜逃走了。

义和团不仅杀基督徒，而且，若有任何人家胆敢窝藏基督徒，那么，那家人也会被全部杀光。但是我的大姨说：“我是一个单身寡妇，而且反正也活不了几年了。我会尽力保护你们这些孩子”。可是，她还是有些害怕。因而，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坟地里，藏在那些像山丘一样的坟墓中间。在那里，雨水击打着我们；黑暗包围着我们。

有的时候，有人会偶尔给我们送来一些食物。但是，我们如此害怕，以至于都感觉不到饿。我们常常能够听见远远的义和团的声音；他们四处游走着，口中喊着熟悉的口号：“杀！杀！杀！”

有一天，淑池冒险走到村子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他们把她拉到庙中。在那个庙里，义和团曾经杀死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几乎整个村子的人都出来，围观着义和团们“审判”淑池。他们用绳子捆住了淑池的手，问她是不是基督徒。她说：“我不是教会成员。我从来没有受洗过”。淑池的话是真的。但是，我为她难过；她没有勇气承认她相信耶稣基督。可是，我不应该过多地在心里责备淑池。她不是像我一样，从小就热爱耶稣；而且，当时，义和团的那些明晃晃的刀剑，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来说，真的非常残忍、吓人。

或许，义和团可怜这个一直哭哭啼啼的女孩；或许，他们假装没有看出淑池是基督徒的迹象；反正，他们把她释放了。当她回到坟地来、与孤独的我重逢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多么喜悦！

就这样，我们一直待在村外附近的坟地里。但是，随着一天一天过去，危险变得越来越大。任何人看见我们，都会立刻怀疑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的双足没有像其他女孩子那样被捆绑成很小的样子。村子里开始有流言，说我们躲在村里的亲戚家里。我们的亲戚都变得非常害怕。我的婶婶可怜我们；但是她的丈夫憎恨我们；他威胁我婶婶说，如果她再来给我们送吃的，他就要把她给饿死。

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既让我们不受酷刑的痛苦，也能让他们自己免于危险。有一天，他们给我们烙了一些饼，在饼里加了一些砒霜，想要劝说我们吃下去；还有一次，他们想办法把我们引到河边，让我们自己跳到河里自尽。然而，我们每次都拒绝了。

然后，他们又想了另一个办法来摆脱我们。他们到另一个村子里，劝说一些认识我们的人，请他们来把我们领到他们家里去。那些人是一些回民。这些人居住在离通州三、四公里的地方。自从义和团风暴以来，这些回民们没有一个人参加义和团；义和团到目前为止也从未去骚扰过这些回民。因此，他们觉得，要是把我和淑池送到那里去，就会安全一些。他们半夜来到我们这里，用一辆车子把我载走；我被藏在车中的篮子里面。我的表妹，淑池，被送到十公里之外的另一个村庄。

我在那里住了几个礼拜。那些回民有时会骂我、打我；但是，义和团一直没有发现我在那里。然后，八月的一天，我们听说，有很多外国军队来，占领了天津。有很多惊慌失措的难民，在经过我们那里的时候，向我们讲述那些可怕的俄国士兵们怎样开枪打死无助的妇女儿童。我们所有人都逃跑；过了河，往东面的山区跑去。

我们还没有走多远，那些回民就离弃了我。当我经过一个小村庄的时候，有一家人，可怜我这个饱受惊吓、在街头流浪的小孩子，收留了我。

十月的一天，你猜，是谁到这个村庄来寻找我？是我的哥哥，李俊！在夏天的时候，他跟高鑫叔叔一起逃亡，去了长城北边的蒙古。李俊把我带到了通州；在那里我看见了从北京来的一位传教士，和一些基督徒朋友。第二天，高鑫叔叔把淑池带来了，还有富河的一些孤儿。十月十一号，我们来到了北京；在那里，有超过两百名通州地区的基督徒们，与传教士们一起生活着。我的流浪与患难危险的日子过去了。

有一位传教士妇女，立刻把我领着去见我的姐姐；她现在与其他的BRIDGMAN女子学校的同学们住在北京城的另外一个地方。我一看见淑川的面孔，一感受到她拥抱我的双臂，——我就立刻放声大哭。在场的所有其他女孩子们也都痛哭流涕。

现在，我仍然在BRIDGMAN女子学校念书。我的姐姐就像是我的妈妈一样照顾着我。我的那些传教士老师们，也像是慈母一样关爱着我。我想，他们喜爱我，是因为我爸爸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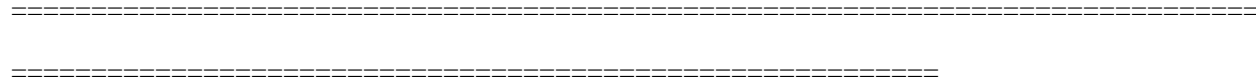
=====

=====

=====

以下的三个故事讲述的是，义和团如此仇恨外国人，以至于，任何跟外国人沾染了一点关系的人，都会受到他们的残酷对待。有数百人，他们本身并非是基督徒；但是，由于他们是外国人的仆人，学生，老师，秘书，或朋友，因而都被义和团杀掉了。通州地区的最高政府长官，“道台”，也曾被义和团视为“二毛子”——因为他与外国人很友好，并尽力保护他们。这个道台，被义和团抓了起来，关了好几天监狱，差点打死；后来，他向义和团交

付了很重的罚金，最后才成功地逃往上海。



### 闻老爷

闻老爷是一个知县（五品）；他的父亲是一个朝廷的二品官员。这是一个官宦世家。在华中、江南的时候，闻老爷明白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事情。以下的故事，是闻老爷的儿子讲述的：-----

我的父亲和祖父，有一次由于官家公干的缘故，访问了江苏省的一个大学。我父亲的数学很好，尤其是在代数方面。1898年，当北京开始设立第一所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入校当了一名学生。那个时候，皇上的新政要求在每个城市和乡村都要开办学校。因此，我父亲就想在通州也创办一所学校，使通州的年轻人可以受到教育、学到技能。可是，还没等到这个学校开办的时候，就发生了维新变法失败的事情。尽管如此，我父亲仍然想继续把这件事情办下去。

因此，他征集了一些资金，在通州买了地，盖了一些房屋和建筑，并真地开办了学校。他把这个学校命名为“英语和数学学院”。他邀请了英语和中文老师，并招收了很多学生。

尽管我父亲开办了这个学校，但是，通州地区的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它；而且，我父亲为此

受到了很大逼迫。因此，我父亲把这件事情与传教士们沟通了一下，并常常与他们讨论，从中得到一些想法和建议。传教士们鼓励他，不要气馁或害怕，而是继续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他们还送给我父亲一些宗教书籍，以及很多西方著作的翻译。

我父亲阅读了这些书籍，从中知道了一些发生在古代的事情，并了解到上帝的大能。他仔细地查考基督教的信仰，并把我送到北京的卫理公会的教会大学去念书。他的亲戚们、朋友们都认为他很愚蠢，或是失去了理智；有一些人劝诫他，想要阻止他做的事情；还有一些人，则逼迫他，嘲弄他。

然而，我父亲仍然学习圣经，并与教会的人们很亲近。因此，他知道，主一定会帮助和保护我们。

1900年六月，义和团闯进来，要毁灭学校以及我们的家。我父亲逃到了北京；我母亲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簇拥下，从偏门逃走，回到了娘家。但是，我母亲的娘家人中有些人是义和团；因此，她在那里受到很多苦待。最后，我母亲还是到了北京，与我父亲待在一起。

我们学校放假以后，我受到一个同学的邀请，去京郊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听说，通州的教会都被毁了；我自己的家也被义和团毁了。我非常焦虑，赶快回到通州。到了通州以后，我奶奶告诉我，我的父母都在北京。奶奶对我说：“你现在必须赶快去那里避难。你的性命在这里不安全”。于是，当天，六月十三日，我到了北京，找到了我父母的居住地。我们见面的时候，都是又喜又怕。那一天，在北京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情。

之后，我们又换了好几个地方躲藏，并受了很多苦。

我的十四岁的妹妹在通州，一直和奶奶待在一起。但是，后来外国军队来了以后，她由于之前的避难、困境、想念父母的焦虑，身体虚弱、发烧去世了。

当人们经过了种种可怕困境之后，还能活着，这分明显出了是神的大能与保护。所以，我父亲的心就离上帝更近了，并认真地学习圣经。他希望受洗，成为一名耶稣的仆人。然而，意外的是，他生病了，并且病情迅速恶化。我们虽然看了医生，但是他仍然在十一月份去世了。唉！经过了那么多患难，最后他还是死于病中。

---

以上的故事，是闻老爷的儿子、闻宇林讲述的情况。这里，我们还想补充一些细节。闻先生逃到北京的过程，非常曲折，其中充满了神迹和奇妙保守。闻先生雇了一辆马车，从通州逃往北京。在路上，他们碰到了义和团。然而，就在义和团冲上来之前，他刚好下车休息。他在躲藏之处看见，义和团冲上来，劫持了马车，但是，却没有找到他。愤怒的义和团们抓住车夫，用刀剑把他砍成了碎片。他们甚至把拉车的骡子也砍成了碎片。

通州到北京的大马路上很繁忙。在闻先生身旁，刚好经过一辆马车；车上坐着一个董福祥军中的士兵。车上载着很多银钱。那个士兵见闻先生的穿着体面，气宇轩昂，就对闻先生说：“请上我的车来，保护我的财产”。这个士兵却没想到，其实，闻先生正是义和团要追捕的人，而此时，闻先生正需要这个士兵的保护。于是，闻先生就坐着这名士兵的车，一直到了北京。

在路上，有好几次，义和团都拦截了这辆车，不断地搜查盘问闻先生。但是，闻先生的身上刚好有一张翁同和的名片。翁同和是当今皇上的老师，是皇宫中地位极高的人；因而，那些义和团以为闻先生有什么公干，就把他放行了。

闻先生的儿子仅仅简单地讲述了他们在北京的两个月中患难时光；而没有很多细节。外国联军进入北京两三天以后，闻先生来到英国使馆，乞求那些通州地区传教士们的帮助。他刚刚经历了极其恐怖的事情。那些粗鲁而淫乱的哥萨克人，想要奸淫他的温柔胆小的妻子；闻先生拼了老命，才把妻子救出来，使她免遭恶人之手。闻先生把后背露出来给传教士们看。他的后背上，尽是伤痕和血迹。他曾经被迫做苦工，受了很多罪。俄国人对待他们那些苦工，就像对待牲畜一样。

传教士们立刻拯救并收留了闻先生一家。那些欧洲士兵们的恶行，无疑地加重了闻先生的病情，使他很快就去世了。

=====

=====

王老师

王老师来自于通州地区一个最古老、最好的家族。他是一位中国传统学者。二十五年来，王老师一直在通州，作为一个私塾老师，把中文教授给通州的传教士们。王老师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为人真诚而精致；所有人都尊敬他、喜爱他。通州的传教士们和基督徒们都为

他热忱地祷告。

王老师，作为传教士们的中文教师、以及中英文翻译者，对于圣经以及基督教的教义非常熟悉。一开始，基督教的教义对于王老师的理智和心灵都非常有吸引力。但是，若他的年迈母亲去世，在他的身上，就有着把祖先当作神一样去敬拜的责任和礼仪；这种亲族之间的忠诚，是孔子哲学的根基；因此，尽管他的敬爱母亲还活着，王老师决定，他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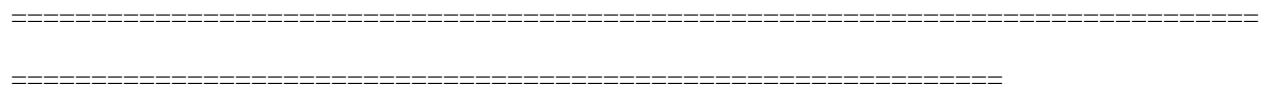
有一次，他满含感情地、在教会里对一个工人说：“我嫉妒你；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不能”。有时候，他也坐在教会里面的听讲道的听众之中；他的头会越来越低，脸上一付非常沮丧的表情；因为，神的真理在他的心里，令他感到扎心。还有一次，他对一名热心向他讲述耶稣救恩的传教士说：“不要跟我讲这个话题；我无法忍受”。

然而，王老师也在通州被杀了。关于王老师的死，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王老师和一个朋友在经过通州北城的义和团庙的时候，他的朋友对他说：“咱们进去看看热闹”。王老师面带厌恶的表情后退。这时，义和团看见了他的表情，就叫喊道：“他是一个二毛子”。然后就用刀杀了他。

闻老爷在去世前，给出了另一个关于王老师之死的说法。这是闻老爷听王老师的亲戚们说的。王老师的那些亲戚本身并不是基督徒。王老师的亲戚们说，义和团把王老师拉到义和团的祭坛上，命令他下拜。他回答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敬拜那位永生真神；我不会敬拜你们的偶像”。



这两个说法其实并不矛盾。让我们期望，不管王老师在临死前有没有否认基督，——在他最后死亡前的痛苦里，他愿意仰望那位他从没有在人前承认过的救主，并听见主的话语：“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中了”。



### 一个教会学校的女孩

我的家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子里。村中只有三户人家，都非常穷困。三户人家都住在园子和庄稼地中间。在我们周围，有一些大村子；在距离我们大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村镇。在那个村镇，盖起了五个建筑物，成立了华北教会学院。在更远的地方，则是城墙围着的通州城。

我们村子里有户人家是基督徒。他们家的长女，名叫李玉棠，在北京的BRDGMAN女子学校上了很多年学。当从学校放假的时候，就会教她的弟弟妹妹唱一些圣经里面句子的诗歌。我们喜欢听他们唱歌——尽管我们一开始有点害怕——因为我们听说过一些关于基督徒的谣言。

渐渐地，我们也爱去上课。我的妈妈有时也会溜到教室里去听课。那时候，我才是个七岁的小女孩。我有两个兄弟，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他们也都和我一样很喜欢唱那些歌。后来，在离我们家一公里的地方，成立了一个小学校；在那里教课的是一个非常喜欢小孩的年轻妇女。当我们的父母同意，允许我们去那里上学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

很快，我就学会了祷告，并热爱耶稣。礼拜天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传教士妇女来到我们村子里，开一个小会；我妈妈总是会去听。我认为她也相信耶稣了；但是，由于她不认字，因此不方便到大的教会里面去听讲道、参加聚会。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妈妈也是基督徒。

我们就这样幸福地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1900年春季。那一年，我十岁。我们附近的村庄里成立了义和团组织。我们上学的那个小学校停学了。六月八日，天还没有亮，有二十多辆马车从我们家前面经过。车上是通州地区的传教士们，以及一些本土基督徒们。他们正在逃往北京避难。我们听说，在十五公里以外的乡下，已经有很多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了。第二天晚上，我们看见，整个平原上到处都是红色的灯笼，星星点点。成群的人们，蜂拥一般，拥到教会学院的建筑物里，抢走一切能够拿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看见，那一片的天空中，着起了大火；教会学院的建筑物，一幢一幢被烧毁了，被夷为平地。

我们的基督徒邻居也连夜逃到了北京。一两天以后，我们看见整个通州城中都燃起了火光；我们知道，义和团把通州的教会都烧毁了。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队一队义和团成员们，戴着红色的头巾和腰带，在我们家附近奔来奔去，并听见他们到处在搜捕基督徒。这使我的心非常非常悲哀；但是，我们自己并不害怕，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人是教会成员。

然而，在通州传教士们去北京避难的第十七天以后，一队义和团经过我们的村子，说，他们今天晚上就要来我们村杀“二毛子”。我妈妈说：“他们一定是想抓老李家。可能他们不知

道，老李家已经逃难走了”。因此，我们都没有害怕。我的大哥，俊方，到一公里以外的庄稼地里去干活。我的弟弟也往那个方向去玩。我爸爸进城了，下午五点才回来吃饭。我出门到院子里，看见有三十多个面色凶狠的义和团们，手里拿着刀枪，径直朝我们的房子走过来。

这时候，已经来不及逃跑了。很快，我的爸爸妈妈就被抓了起来。义和团用很粗的绳子捆绑了他们的手。我的妹妹，只有几个月大，被放在地上。他们把我爸爸、妈妈和我带到了邻近的孝庄；在那里有义和团的祭坛。

有两次，我都想逃跑；但是，都被义和团抓了回来。一群人跟着义和团，在旁边看热闹。我走在押解队伍的中间。这时候，义和团队伍的后面，似乎有什么情况，他们停了下来；而义和团队伍的前面则继续拉着我爸爸妈妈前行。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间，我只有自己一个人，旁边无人。我们刚好经过一个窄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突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赶快跑到那个沟里！赶快！”

我迅速地跳进了那个沟里。没有人注意到我。天黑了，我一个人悄悄地回了家。一个好心的邻居捡起了我的妹妹，正在照顾她。第二天早上，我的两个兄弟回来了。一个邻居过来警告他们，于是他们就到外面藏了起来，一直到晚上。我的心是多么悲哀！义和团他们会杀了我的父母吗？我爸爸根本不信耶稣，从来不去教会，我妈妈也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她信耶稣；为什么要杀了他们？我们的邻居告诉我们，义和团把他们抓走，是因为他们允许我们在外国人开办的学校里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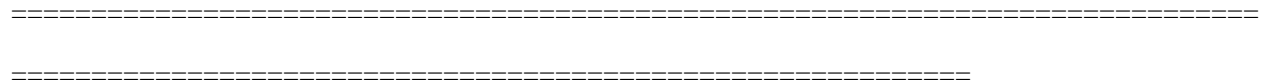
后来，我们听说，当义和团把我爸爸妈妈拉到义和团的祭坛那里以后，义和团开始在祭坛上烧香，并使用他们的技巧来判断我父母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妈妈说：“你们用不着烧

香来判断。你们要觉得我是基督徒，就一刀把我杀了吧”。于是，他们就把我妈妈砍成了碎片。

那天早上，我们邻居和我们谈论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们都不抱什么希望；我们知道，我父母很可能被杀死了。我们也知道，义和团随时可能会回来寻找我们这几个孩子。因此，那一整天，我们三个孩子都藏在一个大墓地里的密林中。然后，我们又走到一个远亲的家里。他们让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天。

然后，有两个叔叔把我们带回去，放在我们的家里，在那里尽量照顾我们，一直到十一月寒冷的冬天来临。那时，那些仍存活着的、生活在北京城里的通州基督徒，听说了我们的情况。很快，我们这三个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被接到了北京的孤儿院，得到了关怀和照顾。

我的还是婴儿的小妹妹死于疾病。我知道，我的母亲已经在天国了。她此时，也许在怀中搂抱着我的妹妹。



在通州的教会成员名单上，有两百五十个人名，另外还有大约一百多人，是准备要受洗的成人，或是基督徒家庭里的孩童。其中，有将近半数，都殉道了。在这些殉道者以外，还有很多人也被义和团杀害了——仅仅是由于他们是基督徒的家里亲人或是亲戚。其中有一个妇女，是经常来参加教会聚会的，但不是教会的正式成员；她被义和团抓去以后，勇敢

地拒绝向偶像上香，声称自己相信上帝。我们没有想到，她也会成为殉道者之一。神知道她的心，已经把她接到神的国度之中。



你的大能，引导我前行  
是的，仍将要引导我  
即使经过荒山空谷  
即使经过汹涌巨浪  
一切，终将夜尽天明  
在晨曦中，那些天使般的面容在向我微笑  
那是我多年以来所期盼的，是我所梦绕魂牵的



## 第八章

保定的殉道者的日子

=====

=====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

=====

=====

保定府位于北京的西南方向，距离北京大约一百九十公里。在保定有一个中国内地会（著名的传教士团体组织）的站点。不过，福音的工作主要是由美国传教士团体，以及长老教会团体展开的。前者已经在保定进行了许多年的工作。在这一片地区，尽管只有不多的基督徒被屠杀，然而，那些教会的传道人以及领袖们被无情地追杀；而那些侥幸存活的基督徒们，往往失去了一切的财产和房屋。

=====

=====

### 张庆祥的故事

我本来计划在通州多停留一段时间，利用暑假的时间好好学习。我去年刚从华北教会学院毕业，正想着要再多学习一些东西。然而，当1900年5月23日、学校放假的时候，有关保定

的义和团的风声已经非常严重；因此，我决定，必须立刻赶回保定的家里，去照顾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寡妇；我、她、以及我的已经出嫁的姐姐是我们家族中仅有的基督徒。我妈妈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基督徒，是教会的重要同工；不仅在保定城里，而且在附近的乡村、驿站，人们都知道她是基督徒。她常常与MORRILL小姐同行，到乡村去传福音、布道。因此，如果义和团的危机爆发起来，那么，我妈妈一定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我们的家是在保定城的西城门外，不到半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

此时，义和团已经开始在保定操练队伍。不过，我回去以后的一个多月内，义和团们一直在私下的场合，而不是公开的场合里，演练他们的仪式。每天，我都会经过城里的繁忙街道，到教堂里去，帮助孟牧师一起向蜂拥而来的人群，讲论福音。教堂里面，从未有过这么多人；听众们都来安静地坐着、听讲道，既没有同意的表示，也没有反对的意见。常常，我们会听见路上有人经过、大声说：“什么！还在这里讲道啊？过不了多久，他们就都要全被杀了”。

六月二十日，我们听说北京与通州的教会被焚毁，很多基督徒被屠杀。接下来的几天，在保定，过去几个月中积聚的乌云和风暴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威胁性。义和团们开始在公开的场所中演练——尽管我们还没有在大街上看见过他们的战斗队形。在保定以南的二十公里处的村庄里面，已经发生了罗马天主教徒们与义和团之间的战斗。保定的义和团首领是那些战斗中的领导力量。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被告知，义和团只针对那些罗马天主教徒，而不是我们这些“耶稣教”（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的基督徒。然而，根据我们从北京得到的消息，显然，义和团不会在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特别在意去区分。

六月末，一些教会的同工和学生们得到劝告，带着家人到其它地方躲避。义和团的威胁越来越大，迟早，就在几天之内，危难就要爆发。信实的孟牧师，清楚地明白此时的时局。但是，他不愿意离开教会，也不愿意离开传教士们。他把自己的长子送走，请教会的工人、田先生照看。而我们这些人，也都不准备离开。对于那些传教士们来说，逃跑或是隐藏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愿意和他们待在一起。

我的母亲仍然住在保定的西郊。六月二十七日，当我还像往常一样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有一个消息传来，让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有一个基督徒在西门被杀了。我往家里走去。我不敢走西门，因为那里有很多义和团，其中有很多人都认识我。我绕道南门，然后从那里回家。

我一进家门，就看见我的弟弟和妹妹；他们对我说：“妈妈没事。她在里屋”。听见这话，我心里简直高兴极了。然后我听她讲述了情况。义和团抓住了两个天主教徒。其中一个在我们家附近的地方，被砍成碎片。另一个在保定城的西门，也被砍成碎片。我们大家都认为，那些嗜血的暴徒们，很快就会冲到我们这里来。

我妈妈让我弟弟和弟媳妇去邻居家躲藏。妈妈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不会搜捕你们的”。然后，她在院子里树下铺了一个垫子，坐在上面，等待着无以避免的死亡。

我问她：“你不害怕吗？”

妈妈微笑着回答说：“不。我为什么要害怕？”

我说：“待在这里，肯定是死。你不觉得应该逃到乡下的亲戚家里，去那里避一避风头吗？”



她回答：“不。你知道我是多么爱MORRILL小姐和GOULD小姐。我不会离开她们的。如果她们要死，那么我就跟她们一起死。”

我说：“那咱们一起住到教堂那里去吧。这样我们可以在那里一起死。”

我妈妈同意了。第二天一早，我们雇了一辆车，把我妈妈载到了南郊的教堂。

此时是六月二十八日。就在那天早上，田先生带着孟牧师的长子逃走了。我们的城市教会聚会场所是一个租来的地方。房主拒绝再租给我们，因为他害怕义和团会来，把这个地方烧掉。所以，我和孟牧师一起，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把教会的家具和书本等物品，搬到了一个庙里；官长允许我们使用那个地方，暂时储存这些物件。

大约下午三点的时候，我对孟牧师说：“我有点饿了。我现在去教会，找些东西吃，然后就回来”。我走到南门，看见在那里的旅店里，住着成群成群的义和团成员们。那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显然，义和团组织已经从外地集结了很多人到保定来。我快要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冲进来，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哽咽着说：“义和团把孟牧师抓走了”。他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义和团冲进教堂里面来，二话不说，直接抓住了孟牧师。这个报信的基督徒，当时刚好在房子的后面；他跳过了后院的篱笆，逃到了这里。

我知道，灾难已经正式开始了；我心情沉重地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PITKIN先生。很快，又有流言传来说，有两个年轻的教会同工，被义和团从他们的住地抓走了。这个流言似乎没有什么根据，但是我们此时也没有什么理由质疑。我们大家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义和团很可能今晚就会来袭击我们。

我们这么一小群人待在一起；PITKIN先生的手枪是我们的唯一自卫武器。我去孟牧师妹妹、杜太太的房间，把有关孟牧师的消息告诉她。杜太太也是教会里面多年的同工。这位勇敢的矮小妇人并没有害怕、丧胆——尽管她说，孟牧师没有活命的希望了。

在我要离开房间的时候，杜太太对我说：“你们这些受过教会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轻弃自己的性命呢？你在这里，并不会起到什么保护的作用。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死了，等风暴过去以后，谁还能再来重新从事建立教会的工作呢？我们这些长辈的工作已经完成、结束了。但是你们年轻人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为什么不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逃命去呢？”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我与PITKIN先生、MORRILL小姐、GOULD小姐的最后谈话。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那天晚上，非常平静。

我向他们讲述了，义和团抓走了我们两位教会同工。MORRILL小姐说：“我们很快就都会见主了。他们只是比我们早一点见主而已”。他们问我说，我是不是不想逃走。我回答说：“是的，我就想待在这里，哪也不去”。PITKIN先生幽默地问我，想不想作他的厨子。我们像往常那样彼此道别、说晚安。我们最后对彼此说的话是，天气太热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那晚，我躺在床上没有合眼，心里随时预备着义和团会冲过来。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来到母亲的房间。她用非常庄重而温柔的口气，对我说了一些话：“我亲爱的儿子，现在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我想让你离开我。你这样待在这里，肯定不能活命。我已经把你献给主，让你为主而做服事的工作；我不能让你这样白白浪费自己的性命。今天或是明天，袭击一定会来到。我想让你现在就走。如果你耽搁了，义和团马上就会来把我们所有人都抓住、杀死。昨天，孟牧师被抓捕杀害的时候，你刚巧不在，这难道不是神的旨意吗？神要

让你仍然在这个地上活着。”

那分离时刻的痛苦，我就不在这里讲述了。

在义和团众人来到之前，我逃到了南郊；在那里，很多人都认识我。我回到家里，看见了我的妹妹，在那里独自待着。我问她说：“你不去教会那里吗？”她回答说：“不。我就想在这里死。但是你不能待在这里。我听见义和团们在城门楼上谈话，指着咱们家的方向说，他们要来这里抓你和田先生。你赶快逃走”。

我向妹妹告别的时候，她哭得非常厉害。我试图安慰她，说：“如果是主的旨意，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在这里再见面；如果不是主的旨意，那么，我们也一定会在天国里再见面”。

-----

我过了河，雇了一个毛驴，载着我走了几公里。我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计划，心里面想着，反正不要走太远，很快就返回。我不认识那个牵着毛驴的男孩子；但是注意到，他一直在好奇地盯着我。我们走了不到三公里，走近了武丽村。我担心这里有义和团，就告诉那个牵毛驴的男孩，不要进村子；让他沿着铁路线的方向走小路。

他问我：“你为什么不走村子里的大路？你是基督徒吗？”

我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等到了目的地以后，我反正会付你钱的；无论我是不是基督徒”。

我们走过那个地方以后，又走了一段距离。我把钱付给了牵毛驴的男孩。然后，我准备自己向望图城走去。我估计，那个男孩后来肯定回到武丽村，向那里的义和团报信了。随后，有些人手里拿着武器，骑着马，从我后面追上来。这些人一定是在大路上超过了我；因为我后来了解到，这些人比我先到达望图城几个小时。在路上的时候，我是怎么逃过这些人的注意的？其中的过程，肯定是出于神的旨意和安排。

当时，那个牵毛驴的男孩离开我以后，我独自在热尘滚滚的大路上踉踉跄跄地走着；在我身后，一辆敞篷马车，缓缓地行了过来。车上拉着一个带着手铐的囚犯，以及看守他的士兵们。那个马车很脏，上面乘着令人鄙视的乘客；但是，我简直太累了，一路上又饿又困；所以，当他们允许我搭车的时候，我立刻上车躺在那个囚犯的身边，用手帕蒙上脸，很快就进入了沉睡。

我就那么一直睡着行过了一路。义和团的追捕人员在路上经过我们这个马车的时候，我一定是在香甜地睡觉。而且，后来那些追捕人员到了望图城以后，没有发现我，就当天折返回来，在路上又一次与我乘坐的马车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仍然也还是在车里睡觉。

大约黄昏的时候，我到达了望图城。那里距离保定将近五十公里。我住在望图城郊、靠近衙门的一个旅店里。我进旅店的时候，里面有两个人盯着我，似乎是在谈论着我。很快，我就听见他们在说什么：“我敢肯定，他是要去晓辛村去讲道”。这两个人都是衙门的差役，就住在那个村子附近。在那里，有我们的一个教会。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是，显然他们认识我；因此，我在这个旅店里也不安全了。

我走到望图城的南门，想看看那一带有没有什么义和团。我走过去的时候，果然看见有一

些义和团成员们在城门外吃饭。我不敢耽搁，立刻转脸，向反方向走。我走到望图城外大约五公里的一个村子；那里住着一个基督徒家庭。我只来过这个村子一次，所以，想着，这里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村子，去看看那个基督徒家庭是否受到了义和团的骚扰。

我一走到那个房子，就看见一个年轻妇女来到房门前。她是在我们教会学校学习的一个学生。她告诉我，目前他们这里还算是平静。正在我向她讲述保定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听见从村子南头传来呼喊声：“一个天主教徒来了。咱们快去抓他！”

随着叫喊声，我听见急匆匆的脚步声，向我们这里跑来。我赶紧向北逃去。在我后面，有一群村民在追着我；他们手里拿着铁锹、铲子、镰刀等等武器。他们并非是义和团；然而，他们是不是得到了什么命令，不允许任何陌生人进入村子？

我知道，如果我跑到大路上，一定会经过很多村子；那么，那些沿途的村民就一定会堵截我、把我抓住。因此，我穿过田地，摸索着，奔向铁路线的方向。那时，幸亏已经是黄昏；否则，庄稼地里肯定会有很多人干活，而我就也肯定会被人堵截住。

我耳中，仍然能听见后面追赶我的人们的喊声。我能跑得过他们吗？有一个拿着铁锹的人，一直紧紧地追着我，差点用铁锹砍到了我的后脚跟。我喊着说：“如果你再逼得太紧的话，我就要用石头打你了”。我们的奔跑，就这样持续到天完全黑下来。我一直跑了五、六公里，那些追着我的人们才彻底放弃。

但我仍然不敢耽延。我知道，我已经在望图城被别人认出来了；因此，不久，那些骑马的

人就会重新来到望图城，追踪、抓捕我。也许仅仅是想象；——但我在黑夜的风声中，仿佛听见了马匹疾奔的马蹄声音。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只有微弱的星光；不一会，黑夜中开始下起雨来。我沿着铁路线向前走去。

铁路线上的枕木是刚刚铺好不久的。下面垫着很多碎石。如果是在白天，一个人可以在铁路线上轻松自如地向前行走。但是，在晚上没有光线的情况下，走起来就非常困难。我的疲惫的双脚，几乎每走一步，就会被锋利的碎石扎到。

这时，就在我面前的路上，有一阵一阵的奇怪的光线，从天上照射下来。我终生也无法忘记那个景象。

一整夜，在我道路的正前方，在天际线的云中，有电闪雷鸣；闪电的强光一阵一阵地、持续地闪耀着。几乎每次闪电都照亮我前方几公里的路程，使我能够清楚地看见前面的铁路线，并使我疲惫的双脚能够避开那些锋利的碎石。这就像是神的手指，在指引我、牵引我，一直走向前方的路。

如果那天夜里，有人在继续追捕我，那么，那些闪电就会暴露我的行踪；但是，在天亮以前，我看见了远方的保定城的城墙。

-----

你能想象我当时逃难的困境吗？整整两天两夜，我走了来回将近一百公里，没有吃任何东

西。我的鞋，被磨成了碎片，早就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我的袜子也破得不成样子。双脚流血，五个脚趾甲都脱落了。我的腿，肿得非常厉害，疼痛难忍。

我不忍心让我妹妹看见我的悲惨可怜的样子，就先到了村里的一个亲戚家。我的亲戚看见我的时候，简直不知道是该为我的样子而悲哀，还是该为我还活着而高兴。他们之前听说，我已经被武丽村的义和团给杀了。

他们说：“你不能在这里待着。”

我回答说：“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如果我非得死的话，那就让我在这死吧”。然后，我躺在地上；极度的疲劳和困顿，使我一动也不能动。

可是，亲戚们不让我在那里久睡。他们给我找来了鞋和袜子，帮我梳好乱糟糟的头发；不到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就让我赶快离开。两个亲戚跟我一起，穿过铁路线，向西北方向走去。一路上，我们没有碰到任何认识我的人。我们安全地来到城市的外郊。那两个亲戚回家去了。我则继续独自向西北方向走。我的肿胀的腿不疼了，伤痕累累的双脚也不再痒了，困倦与疲乏也消失了。

我又差不多走了一天，大约黄昏的时候，我来到山区中的一个小旅店。我在旅店里面休息的时候，听见外面有人在谈论保定城里起火的事情。我赶紧走出去，爬到一个小山顶，向保定城的方向望去。我看见，在城市的北郊、长老教会的位置，有火在燃烧着。我心里想，我们南郊的教会也被毁了吗？

当我走回小旅店的时候，没有言辞能够表达我心中的悲伤之情。我自从开始逃难以来，就

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地。然而，第二天早上，我决定到一个人的家里去。那个人不是基督徒，却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在一起的玩伴。他在保定城里经营着一些生意。

大约中午的时候，我来到余先生家的村子里。他的家里有三个姊妹。她们都在我妹妹任教的教会学校里上课。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让家人做好饭来款待我。可是，我刚刚坐下来开始吃饭的时候，来了一些邻居，把余先生叫出去了。不久，余先生回到屋里，深深地叹着气。

我问：“他们认识我吗？”

他回答说：“他们说你是个基督教的牧师。”

我说：“我可不配这个称号。外面有多少人？”

他说：“有一百多人。他们说，外国人是邪术最高的第一等。本土的牧师是邪术第二等的人。教会里的一般会众是邪术第三等的。”

我说：“看来他们不能放我走了。不过，你到外面去告诉他们事实真相。我不是一个牧师；但是，我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基督徒学校上过很多年学，现在还仍然是一个学生。”

余先生出去，向人群重复了我说的话；并说道，他从小就认识我，而且我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最后，他说：“你们都是我的邻居。看在我的份上，请放了他”。于是，他回屋来告诉我说：“他们同意放了你——因为你还是个学生。但是，他们要求你必须得立刻离开”。

外面开始下起瓢泼大雨。余先生给了我一把伞，陪我一起在狭窄的山路中走着。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路上没有碰见一个人。他跟我一起走了将近一个半公里，直到我们来到一个



山路口。然后，我力劝他，停步回去，并向他道别说：“你明白一些我所相信的真理。如果主使我的性命存活，我就还有再见你的时候”。

我爬过雨中的峡谷，仰望雾中的高山，心里想：“也许这个人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剩的唯一的朋友了。如果，神不是我的逃城、成为我的力量，那么，我还能做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在那个主日的早晨，我们的教会被烧毁，所有的传教士们以及很多中国基督徒们都被屠杀了。然而，在那个时刻，我独自一人，孤独地在山路上行走着；我的心里没有被忧伤或是害怕充满；而是，在我的心里，充满了神的甜蜜的安慰。我想：“神对这一切事情，都有他的旨意和计划”。

---

我的朋友、余先生曾警告我，在山里面行走很危险。他曾对我说：“那里面有很多野兽。你进了这个路口以后，很快就会发现路上有很多岔路。如果你要是走错了岔路口，你就会一个人绕在这里面出不来。你活命的机会很小，死的机会很大”。

我自从进入山路口以后，就一直在祷告，愿神指引我的脚步。很快，我的面前，道路就出现了分岔。我再次在祷告中，把我的心仰望神。我选择了一条岔路的分支，向前走去。很快，我就看见有三个人在路边的庙里躲雨。其中一个人是烟草贩子。他们问我，要往哪里走。我回答说：“去广城”。那个城市在保定的西北方向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那个烟草贩子对我说：“我也是往那个方向走。跟我一起走吧”。他丝毫没有怀疑我是否是一个基督徒。

于是，雨停了以后，我们一起上路了。我们走了一天，晚上来到一个旅店。那个客栈的人们都认识这个烟草贩子，大家对待他就像是朋友一样。他也把我介绍给客栈老板。这样，那个客栈老板就不会因为我是陌生人而怀疑我。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神差遣各种各样的人来帮助我，把我领到各个旅店里，给我吃的食物；当他们看见我的腿脚受伤、跛足的时候，甚至把毛驴或是骡子借给我骑；对我极其友好。这样的故事，我讲也讲不完。

---

自从六月三十日我离开保定府以后，我一直走到七月十八日，到达了太原府。我总共行进了大约六百公里。我经过了很多错综复杂的山路，也走过了很多义和团云集的市镇。然而，我在路上，很少迷路，也很少遇到什么麻烦。

在我的旅程的最后两百公里一段，我的旅伴是一些奇特的人。有一天，我正独自走在路上，心中祷告着，愿神像往常那样差遣人来帮助我。当我独自走了大约十公里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一些响声。我回头看见，有一辆许多骡子拉着的大篷车，前后有四、五十士兵们以及很多人簇拥着。我站在路边给他们让路。当他们经过的时候，我看见车上的旗帜；是著名的荣禄大人的部队，正在护送申思（音译）都督的家眷。我跟在队伍末尾的士兵队伍中，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他们这支队伍正在准备取道太原、去往西安。

很快，其中的一个士兵就与我结成了朋友。他建议我，一直跟着他们的队伍走，这样比我

独自旅行要安全得多。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正在保护一个基督徒；若不是他们的保护，我很可能会落入义和团的残忍手中。当时，义和团们就像蜜蜂一样，在那一带地方到处都是。

---

七月十八日，我到达了太原。九天前，在太原城里发生了著名的屠杀事件。四十五名传教士被残忍屠杀；他们就死在山西政府长官的眼前。并且，在接下来的黑暗日子里，义和团的刀剑残忍地杀害了山西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不论老少都被杀死了。

当我到达太原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当我来到太原城东门的时候，看见有十二个或十五个义和团成员们，拉着一个天主教妇女，正准备去行刑。因而，我知道，义和团大概已经血洗了这个地区。我进入了城的东门；没有人注意到我。

在太原城里的东大街上，布满了整齐着装的义和团们；他们摆着战斗队形。旁边有很多群众在围观看热闹。在街上的每一个商店门口，都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刀。当义和团经过的时候，那些商店门口拿刀的人，就对义和团行礼表示尊敬。我向人打听说，这些义和团要去哪里。人们告诉我，他们要去屠宰一些天主教徒。

当我在城里大街上行走的时候，看见了一些教堂被毁的废墟。我想：“那些传教士和基督徒们一定都死了。我在这里找不到避难所”。我从南门离开了这座城，在城门口买了一些食物。我兜里只剩下三文钱了。在布满义和团的乡下，没有人胆敢收留一个陌生人，或是胆敢给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一些食物。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基督徒；如果此时，在任何地方有基督

徒，可能也已经死掉了。而且，我在路上如果被人盘查，那么，只要说错了一句话，立刻就是死亡的局面。

第二天，我到达了太谷；那里距离太原五十公里。我在绝望中，期盼着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些还活着的传教士，或是，能够见到我的昔日同学，孔祥熙。我间接地听人说，那里的传教士还活着。我往那个方向走去；并且，没有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那里的教会。当时，雨下得很大。我站在门口敲门的时候，街上看不见一个人。没有人应门。绝望中，我在一个商店小贩的指引下，走到了孔祥熙的家。按着那个小贩的指引，我到孔祥熙家的大门口敲门。

一个人把门开了一个缝，问我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然后那人关上了门，进去了。我的同学孔祥熙就藏在里面。他们一直小心警惕，生怕义和团来把他抓走。过了一会，他们让我进门。他的叔叔在客厅见我，而孔祥熙藏在里屋，向着客厅窥视。如果孔祥熙认不出我，他就会在里面一直不作声。

但是，当孔祥熙一看见我的脸，就立刻高兴地出来迎接我。我们把彼此分别以后的几个礼拜以来、发生的事情，都向对方讲述了一下。这些事情真地是又奇特、又悲哀。当天晚上，我住在他家里。他们想办法找到一个途径，能够使我安全——否则，不久以后，市镇里的人们就会知道，他们家里收留了一个陌生人。

孔祥熙给了我一些钱，建议我去乡下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在大约五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孔祥熙的父亲在那里任教。在那个学校，我或许能找到栖身之所。

我在那个学校一直待到七月三十一日。那一天，在太谷有六个传教士被屠杀。接下来的三、四天里，全城的基督徒被搜捕、杀害。我再次去找孔祥熙。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因为传教士们的死亡而极度悲伤，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了。我对他说，我要回保定去。他极力劝我留下来；并说，他们会再给我找一个避难所；我原来待着的那个学校已经不安全了。但是，我坚持，一定要回保定。孔祥熙再次给我一些钱。

临走的时候，孔祥熙的叔叔极力劝我，必须悔改我的恶行，放弃我的基督徒信仰。他说：“你仅仅嘴上放弃基督徒信仰是不行的。你必须在心里面憎恨耶稣。如果你不在心里真正放弃基督徒信仰，那么，义和团的首领仍然能从你的脸上看出来，你心里是一个基督徒”。我笑着回答他说，我曾常常地在挤满了义和团的大街上走路。他说：“但是，只要有一个神灵附体的义和团成员定睛看着你，那么，你就会立刻被抓起来”。

---

在回程的路上，神一直差遣旅伴，来帮助我、陪伴我，从太谷一直到淮鲁（音译）。淮鲁距离保定两百公里。八月十四日，我到达淮鲁。就是在那一天，一直处于被围困和被攻打之中的北京外国使馆区，由于外国军队的到来而被解围。当时，关于这过去两个月以来在北京所发生的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一无所知。我只是听说，义和团在保定仍然很猖獗。

再一次，我的兜里只剩下很少的钱了。当我正在祷告、祈求神的指引的时候，我听见两个人在谈话。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要去巢州（音译）。那里在淮鲁的东南方向，距离大约六十公里。听他们的谈话，我了解到，在巢州还没有义和团的烧杀劫掠。——当时，在华北的几乎每一个城市，义和团的烧杀劫掠的行为都已经蔓延各地。我们在巢州有一个小教会；因此，我决定去巢州，看看那里是否还有基督徒活着。

第二天，我到达了巢州附近。我打听到那个教会的执事的家，前去敲门。我当时衣衫褴褛，脚上长泡，蓬头垢面；我非常饥饿，腿上长着脓疮，走路一瘸一拐。

然而，那位执事真的是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他接待了我。这位执事告诉我，当地的官员非常好；因此，当地政府压制了本地的义和团组织。但是，他们听说，保定的义和团组织得到了他们这里的教会名单，随时可能会来洗劫这里。

我问他：“你不害怕把我收留在你的家中吗？”

他说：“不。说实在的，如果要死，那么我们一起死吧。”

这位执事替我找来一位医生，治疗我身上、腿上的脓疮；并给我一些厚的衣服，因为天气渐渐转冷了。当我的身体渐渐复原，有些力量以后，我就帮他干一些庄稼活。

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两个月。然后，在长久的寂静日子以后，从保定给巢州教会寄来了一封信。这封信讲到，外国军队进到了保定府，并且，从天津来了一位年轻的孟牧师。信中还简单询问了巢州教会的近况。这就是信的全部内容。我还不知道，保定教会原来的那些传教士们的状况；也不知道我妈妈和妹妹的情况。然而，这封信使我归心似箭、即刻启程了。

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来，我已经反复地在心里说，再也见不到我那些亲爱的人们了；然而，当我进入我们的村子，看见我家的旧址上是一片废墟，我的心仍然沉痛不已。甚至连院子里的树都被拔了出来。我快速地走到婶婶的家里。她看见我的时候，就像看见了死人复活一般。

婶婶告诉我的情况，使我的心既悲伤又喜乐。所有的传教士们都殉道了。我妈妈也在殉道者的名单之中。但是，我的妹妹奇妙地平安逃离了；许多基督徒们也都逃脱了屠杀。现在，我妹妹住在城南郊的一片基督徒集中居住地，离原来的教会地址不远；孟牧师也在那里。我到了那个地方。

在那里，我们大家泪流满面地、庄重肃穆地重聚。我在那里听说，我的北京学院的所有的老师们也都安全地活着，多数同学们也都活着。

当我回到北京学校的那一天，那是何等感恩的日子。我的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曾听说我逃到山西；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人会想到我竟然到现在还仍然活着，而且，还能与大家在北京重聚。

=====

=====

张太太

张太太是在传教士家庭做保姆的时候，第一次尝试着向人传讲基督教与福音。她的恩慈的品格，以及在福音真理上的热心，使她赢得了许多人的心灵。她的长子和长女已经成年了；但是小女儿和幼子、庆祥，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教会学校里读书。庆祥长着圆圆的脸，明亮的眼睛，是多年来守寡的张太太心中的喜乐与安慰。庆祥思维敏捷，在主里面爱

心成长；他在教会学校里已经读了很多年的书，升到了高年级。

张太太把这个可爱的儿子奉献给主，盼望着，有一天他会成为一名牧师，引领神的百姓。

十一年来，张太太一直帮助着MORRILL小姐，走遍乡村田野，四处传播福音；在乡村中挨家挨户地传讲主的福音救恩。张太太非常热爱这名传教士。MORRILL小姐是一位非常有耐心和爱心的人。张太太的真诚、信实与热忱，为MORRILL小姐分担了许多工作，成为她良好的伴侣。

1900年的时候，张太太刚好六十岁。在前面张庆祥所讲述的故事中，我们已经看见，在义和团风暴期间，张太太所表现出的信心与热忱。张太太爱主的心，使她来到教会住地，与众人一同承受苦难和死亡。她不忍心看见，MORRILL小姐以及GOULD小姐，为了她和其他所有中国人的灵魂而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却要在危难的时候独自死去；因此，她决定要来与她们同死、同受苦难。

张庆祥本来也要陪伴母亲一直到最后。但是，在义和团危难即将迫在眉睫的前一天晚上，张太太把她的儿子劝走。只有一颗深深爱主的母亲的心，才能理解她在儿子身上的嘱托和心意。她在告别张庆祥的时候，说：“我已经把你奉献给主，愿你用你的一生事奉主；我不愿意你为我而丧失自己的性命”。

当张庆祥离别母亲的时候，那是一个礼拜五早上的凌晨时刻。



我们不知道后来是什么原因，使得张太太被说动，在礼拜天早上也离开了教会所在地；张太太离开以后不久，礼拜天当天，义和团的残暴就临到了教会住地。

我们只知道，保定的那些传教士们一直在极力地、不断地劝说，让那里所有的中国本土基督徒们都赶快离开，不要与他们一起同死。或许，张太太听从了MORRILL小姐的极力的恳切劝说；正如两天前，张庆祥听从了张太太的劝告一样。我们知道，当张太太离别传教士们的时候，她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后来，张太太的外甥女讲述了她离开教会住地以后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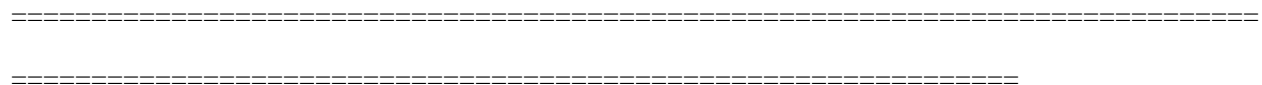
张太太与外甥女两个人，在雨水的泥泞中逃难。一路上，她们常常受到别人的羞辱或是警告。那天，她们走过了很多不知名的村子；晚上的时候，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避难。她们在那里，跪在黑暗之中，彻夜祷告。

那个村子里的村民们得到了消息，知道有外来的基督徒在他们村里避难。张太太和外甥女担心，她们会连累那个收留她们的家庭；所以，她们清晨就早早地离开了那个村庄。她们来到一条河边。张太太身体非常虚弱，不能淌过河，她的外甥女就背着她过了河。过河以后，她们迷失了方向，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一个人碰到了她们，假意许诺会招待她们，把她们带到了他的家里。

到了那人的家里以后，他的态度变得很恶劣，不断盘问张太太她们，并且威胁她们。最后，他抢走了她们身上的每一文钱；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把她们赶走了。

在困境、疲乏之中，她们扭头向保定走去。路上她们遇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作她们的向导，为她们领路。她们走到保定西郊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她们疲乏地坐在邻居的院子里休息。整整三天、在凸凹不平的路途和田野中行走，使得张太太的那双从幼时就被缠裹的脚极度肿胀、疼痛不已。她对外甥女说：“离开我，自己逃难去吧。不要让我连累你也丧失了性命。我死的时间到了。我再也走不动一步路了”。

张太太的生前最后一夜，是在那个院子里孤独地度过的。礼拜三的早晨，当她爬着想要去寻找一些食物的时候，义和团发现了她，把她拉到不远处的村子。在村口的路边，义和团们残忍的刀剑，像雨点一样砍向她那无助的身体，直到把她砍成碎片。没有人胆敢前去埋葬她的残余的尸体；几个月以后，当她的儿子们去寻找她尸体的时候，他们仅仅找到了一具头骨。



提多，孟牧师的儿子

提多，十三岁，是孟牧师的儿子。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孟牧师把他送走了；告别的时候，孟牧师悲哀地说：“我想让我的家庭中能有一个人活下去，继承我的工作”。

提多的母亲此时已经不在。她在义和团风暴来临前的几个月去世。提多最后告别了父亲、哥哥们、姐姐，在黎明之前，跟随父亲的朋友、田先生踏上了逃亡的路程。

就在提多刚刚走之后，义和团来抓捕了孟牧师全家人。当义和团发现，孟牧师家里逃脱了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立刻开始四处搜索。然而，田先生带着提多逃到了距离保定几公里的一个亲戚家里面，躲开了义和团的搜查。

两、三天以后，田先生的亲戚担惊受怕，不敢再收留他们了。于是，田先生带着提多一直向北走，直到他们看见，天边现出山峦的轮廓线。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保定二十五公里的路程；田先生的叔叔就住在附近。田先生和提多找到了一个山洞，在里面蜷缩着住了二十天。田先生的叔叔会给他们送来些食物。然而，若是他们要喝水，就得要走五公里的距离，到山间的一个村庄里，趁着黑夜，摸黑到村里的井中取水喝。

在那个黑暗的山洞里，田先生和提多常常要忍受着饥饿和干渴；夜晚，山里常常会有狼的叫声，让他们更觉得孤独而害怕。

提多在那个山洞里住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从田先生的叔叔那里得到消息，——提多的爸爸、哥哥们、姐姐、婶婶、表兄弟们、表姐妹们，以及，保定城所有教会中的所有传教士们，都被残忍地屠杀了。保定的教会、学校、基督徒的房屋，等等，都被烧为灰烬。这个可怜的男孩子，在孤独而鄙陋的山洞里，又饿又渴，像野兽一样被人追捕！这个男孩子，心里面需要有在天父身上的何等大的信靠与仰望之心，才不会落入绝望的心境之中！

-----

提多和田先生经过了二十天的山洞生活之后，田先生的叔叔送来警报的消息，义和团已经寻迹追捕过来了。田先生和提多必须立刻转移。他们再一次，沿着西南方向的山路，开始了长途跋涉、逃难的路程。他们的计划是走到山西去。

当他们走了大约一百八十公里的路程时，碰到了强盗；身上的银钱被洗劫一空。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到处是饥荒的地方。并且，此时，山西省已经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基督徒和传教士的事件。在山西，数十名传教士被屠杀；数千名中国本土基督徒们也被残忍地屠杀。田先生和提多彼此说：“咱们最好还是回去吧；跟我们自己家乡的人们死在一起。咱们去那些有基督徒的村镇，去看看有没有人逃脱”。

他们转回头，去那些曾经有教会、学校、或是幸福基督徒家庭的村镇。然而，他们每到一处所看见的，都只剩下荒芜的废墟。有少数基督徒出自于当地有影响力的家族。他们的亲戚给义和团附上高额罚金，使得义和团饶他们不死、也不毁坏他们的物业。但是，即使是这些富有家族的基督徒们，也不敢收留田先生和提多，否则，义和团的刀剑就会即刻来临。

有一天，他们刚好经过长马村，距离保定三十公里。当时，有一大群义和团成员们发现了他们。义和团手中拿着刀枪，在后面追赶他们，口中喊叫着：“杀！杀！杀死二毛子！”

那个时候，逃跑已经不可能了。就在一大群人蜂拥过来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他们身边，问提多：“你是基督徒吗？”提多回答说：“是”。那人说：“我的父母也都是基督徒。我从小的时候就信耶稣”。

义和团包围了田先生和提多。他们把田先生的手脚都结结实实地捆绑了起来。然后，他们

把田先生和提多推搡着、架着，押送到村里的义和团祭坛所在地。

当提多面对那些明晃晃刀剑的时候；当他耳中听着那些义和团嗜血般喊叫的时候；有一丝恐惧的震颤，撼动了他的心灵。然而，这种畏惧的震颤很快就过去了。当提多被押到祭坛上的时候，他的耳边仿佛听见了一些温柔而低沉的赞美诗的歌声：“我不为我的主羞耻”；于是，所有的胆怯都退去了。

在义和团的祭坛上，田先生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辩解的话；但是，因着孟牧师生前的托付，田先生极度恳切地请求义和团饶了提多这个孩子。田先生向大家讲述，提多所有的亲人全都被杀死了；他乞求他们，饶了这个孩子的性命。

或许是由于田先生的极度恳切的、无私的、乞求的话语；又或许是由于提多这个男孩子脸上所表现出的无惧、坦然、无邪、可爱的面容；——田先生的话，打动了在场的众人——村里的一个义和团成员，站出来，说：“我收养这个男孩子作我的儿子。谁也不要动他。我担保他不作坏事”。

那人的二十个邻居们，尽管也都是义和团成员，但也与他一道，齐声担保这个男孩子。就这样，提多被从死亡的虎口之中拯救了出来。而田先生也因此得到了拯救——义和团释放了田先生，让他赶快逃命去；——否则义和团其他部队来了以后，田先生还是会被抓起来、难免一死。

那个拯救、收养提多的人，姓张；他是村里一家三个光棍兄弟中的一个。平日里，那个人是村中一霸，是村子里臭名昭著、人人都害怕的角色。然而，显然，提多完全地赢得了张

先生的心。张先生收养了提多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温柔地供应提多的一切生活所需。村里的人们都很害怕张先生，以至于没有一个孩子敢欺负提多，或是盘问他是否属于人人“憎恨”的基督教。

下面是提多自己的讲述：-----

当然，我不能公开地祷告。但是，有时候，当我的养父和其他的义和团走了的时候，我会紧紧关上门，跪在地上祷告。每天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我都会把脸望着西边，在心里面歌唱着那首赞美诗：

与我同住，夕阳西沉迅速  
黑暗渐深，主啊，求你与我同住  
安慰消逝，且无何人能助  
无助之助，哦主，求你与我同住！

但是，最后，我的养父还是注意到了。他问我：“你每天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都把脸朝向西边，这是什么意思？”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再那么做了。

我爸爸被杀的时候，张先生也在保定城。他告诉我，那些人们怎样用刀剑砍我爸爸、折磨他。我的叔叔和婶婶去北京通州了。我猜，他们也一定都被杀了。我想，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也一定都被杀死了。但是，我知道，美国一定还会差遣更多的传教士来。当我想到，将来有一天，我还能够再到教会里面去、听他们讲道，我的心里就特别幸福。

---

不过，提多的梦想，并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就实现了。十月份的时候，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士兵从北京和天津到达保定。这些外国士兵一来到保定的时候，那些义和团组织就四散了。后来，有一位年轻的孟牧师，也来到保定。他正是提多的叔叔。孟牧师到了保定以后，听说提多还活着，立刻就大喜过望——他怎么也没想到，提多居然在大屠杀中活了下来。

很快，提多也得到了叔叔仍然活着的大好消息；并且，叔叔托人来接他回家。张先生心里面是如此喜爱提多，以至于，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张先生也为他高兴；——尽管，也为将要离开他而难过。

甚至，张先生担心提多在路上不安全，就一路把他护送到保定，并亲手把他交在他的叔叔手里。然后张先生才独自回家。

那年冬天和接下来的春季，提多在北京的教会学校里学习。他说：“我不悲哀，也不孤独。几个月以前，——我怎么会想到，现在这么快就能够和传教士们、以及教会的朋友们在一起；我怎么会想到，现在居然能有机会在这里学习；我怎么会想到，现在居然能每个礼拜天的时候，跟数百基督徒们一起在教会里敬拜神呢？神对我是多么良善。”

提多现在在日本留学。在这个男孩子的心里面，他一定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那些可见与不可见的危险中，神对他的奇妙拯救。他也一定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父亲临终前、遣走儿子时、对他说过的临别话语：“如果我们都杀了，那么，谁去对那些贫穷的百姓们传讲耶

稣的福音与救恩呢？”

神的大能仍然在运行着、工作着。在提多将来的日子里，我们期盼着，神在他的生命中显出更大的作为；他父亲以自己的生命、殉道、死，把他献给了神；教会里面众基督徒们的祷告，也一直将与他的生命相伴。

---

---

### 高太太与杰熙

1887年的冬天，一位长相甜美、举止优雅的年轻妇女在保定受洗了。基督教对她来说意味着很重大的事情。——意味着她原来的生活社交圈子开始把她排斥在外；也意味着她所得到的极大喜悦和平安。这种喜悦和平安，就写在她每个礼拜天来教堂时的脸上。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们的唯一孩子，一个养女，名叫杰熙，很早就开始在教会学校里读书。

高太太的思维非常敏捷；很快，她就能够顺畅地阅读基督教书籍了。她还有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能够把福音真理有效地告诉别的人。她与人亲近、待人友好的性格，使她赢得了很多人的心。

很多年前，一位传教士曾经这样评价高太太：“她要是不那么腼腆、不那么害怕人嘲笑的话，她将会是教会里面多么重要的同工！”然而，因着对神的爱，也因着对其他姐妹们苦难的



怜悯，高太太很快就克服了自己的缺点，在保定城教会里担当起重要的职任。她常常热情地与来教会诊所看病的妇女们谈话，也常常访问那些对福音感兴趣的慕道友。

杰熙是一个性格要强的女孩，待人温柔甜蜜，令人喜爱；她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非常挚爱、亲密，是一种非常少有的美好关系。1900年2月，杰熙从北京的BRIDGMAN女子学校毕业，然后在家里安静地待了几个月。很快，外界环境的平静就被打破了。6月28日的夜里，高先生从城里的药店回家来，告诉高太太和杰熙说，孟牧师被义和团抓走了。

高先生悲哀地说：“谁知道我们的时间什么时候会到呢？”

“所以你们要做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高太太和杰熙都在彻夜祷告、警醒；正如那位曾在客西马尼园彻夜祷告警醒的救主一样，几个小时以后，高太太和杰熙就面对来犯的敌人了。

如果高先生知道义和团这么早就会来到的话，那天凌晨，他绝对不会独自离开高太太和杰熙。高先生走以后不久，他们四合院的门外就传来愤怒而急促的敲门声，并伴随着“杀！杀！”的喊叫声。

义和团冲进院门、进到院子里来以后，吼叫道：“姓高的一家住哪里？”

院子中其他人家的妇女儿童们都惊慌失色地躲避到院子对面的角落里，但是，高太太无畏地站在门前。她用清亮的嗓音说：“我们就是姓高的一家。这些其他人都不是基督徒。请让

我女儿和我穿好长袍、带上发饰，我们会跟你们走”。很快，这两位面色平静的妇女就站在庭院的中央；在她们四周是义和团们明晃晃的残忍刀剑。他们粗暴地把这两人拉到外面的大街上。义和团首领叫道：“把她们捆起来”。高太太平静地说：“我们都是女人，何须绑我们？我们是信主的人。如果我们说不逃跑，那我们就一定说话算数”。

但是义和团的首领仍然命令道：“把她们严严实实地绑起来”。义和团暴徒们把她们二人的手紧紧地绑在背后，把她们从家中拉走了。

在院门口即将离开家的时候，高太太停顿了一下，回头对院子中惊慌失色的妇女们说：“姐妹们，今天由于我们的事情，把你们吓着了。再见了。如果我还能再见到你们，那么我一定非常高兴；如果不能，那我希望能在天堂再见。你们要是都相信耶稣，那我会非常高兴。”

站在高太太身边的、面色白皙的女孩，杰熙，也向大家说再见。然后，她们就被押着，走上热尘滚滚的街头。有许多义和团包围着她们，也有很多看热闹的大人小孩围观着。“看哪，义和团把外国鬼子的狗腿子抓起来了！”“她们马上就要被宰了”。“那个不是高太太、那个女教师吗？”“是的，旁边那个漂亮女孩就是她的闺女——就是那个在北京外国鬼子学校里上了很多年学的女孩”。“真可怜！”“嘘！小心别让义和团听见，要不他们会把你也宰了”。

高太太和杰熙的身体都不强壮。高太太的双足，正如中国的每一个妇女一样，从小的时候就被缠裹，因而不可能走得很快。她们几乎每走一步，义和团的暴徒们就要用刀剑拍打她们的后背，催逼她们快走。杰熙恳求说：“我妈妈是小脚，不容易走路；你们不要催逼她”。但是，那些粗暴的义和团根本不予理睬。

走了将近一个半公里，他们来到义和团的庙里。高太太和杰熙被押在院子中，在日光的暴晒之下。高太太转头恳求义和团说：“你们要是想杀我们，现在就动手吧。不要侮辱和折磨我们”。然后，高太太看着女儿的脸，说：“你害怕吗？”杰熙回答说：“妈妈，耶稣跟你我同在，有什么事情可怕呢？”高太太说：“我们一起祷告”。于是，她们二人手仍然被捆绑着，在义和团暴民的包围之下，跪在地上祷告。

接着，义和团把她们带到庙里的小屋子里，在那里关押了两天。高太太对年轻的杰熙说了很多抚慰的话。她们常常跪在一起祷告，并在祷告中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安慰。有一次，她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高太太忽然扬起脸，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光芒。高太太说：“杰熙，我看见耶稣来了。你看见他了吗？”杰熙回答说：“妈妈，我相信耶稣永远与那些爱他的人在一起”。

第二天晚上，当她们仍然被关押在那里的时候，保定城北面的天空上泛起了火光；长老教会的教堂被烧毁了；有八个美国人——男人、女人、儿童，坐着火车火马，荣耀地升到了天上。

第三天早上，是礼拜天，七月一号。高太太所挚爱的三位教会传教士们，也落在了义和团残忍的手下。

九点，义和团的残忍之手，使高太太母女分离。

高太太，正如她的救主一样，接受了虚假的、所谓的“审判”，然后，正如她的救主一样，

被拉到城外、罪犯行刑之地。高太太在那些暴民的推搡、谩骂、嘲讽之下时，也许，这句话最能够反映她此时的真正心境：“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或许，在高太太的眼睛里，她看见的不是暴民们扭曲而狰狞、愤怒的脸庞，不是那些嗜血的刀剑，而是那十字架上的、甜美的脸庞——救主的慈爱、挚情与神恩。这异象一定给了她极大的力量，使她度过最后的痛苦。

那些义和团戏弄高太太，说，要把她带到她母亲的家里。当他们经过保定城西门的时候，转向行刑的场地。然后，哄笑着，对她说：“这就是你的家”。高太太恳求说：“在一个隐蔽的场地杀我吧。不要让我的尸体暴露在大街上，让过路人害怕恐慌”。义和团首领说：“就按她说的办”。高太太继续对义和团首领恳求说：“大师兄，我只是个被定罪的罪犯。但是我还是向你有个小小的恳求。请给我一点时间，使我可以对我的天父祷告”。义和团回答说：“我们给你时间”。他们说话的语气，也似乎，奇怪地，有点被高太太的恳求感动了。高太太在他们的包围之下，跪在地上，祷告说：“天父，请饶恕他们。他们不明白他们所作的事情”。接着，高太太为自己的女儿、丈夫、还有她自己祷告。然后，高太太的脸上充满了安静宁和的表情，从地上站了起来。

在接下来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在行刑场地，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草垫子包裹着的尸体。后来，那些爱她的人们，收敛了她的尸骨，放在棺中，搬到位于原教会旧址附近的墓地。在那里，是一个殉道者的陵园，其中掩埋着总共三个国家的殉道者的尸体。其中的一个墓旁，写着高太太的名字。

然而，那经过了痛苦之门、而回到了天家的灵魂，既不会在意那个礼拜天早晨、暴民们的

讥笑，也不会在意，后来人们的游行与纪念。在她的眼睛里，已经看见了荣美的救主、救赎的光芒。

---

杰熙后来怎样了？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杰熙和学校的另外两个女学生，被送到城里的一个官办的孤儿收养所。有一个政府官员和他的妻子在负责那个收养所；不过，义和团一直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那里。这三位基督徒女孩子们，很快就赢得了那位官太太的心。那位官太太尽力地保护她们；为她们创造各种方便；对待她们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三位女孩，虽然为她们的殉道父母而极度伤心，但是，她们把信靠之心完全地放在救主的身上。在她们的心里，完全是和平的，而没有畏惧。

有一次，她们和那位官太太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坦诚的长谈。她们向那位官太太详细地解释了，——“耶稣教会”对百姓们完全地、单单地，是善良的、正直的、和平的心意；那些谣言，说基督徒们挖人的眼睛、向水井里投毒，都是些恶意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有一个装着杰熙的衣物和首饰的箱子，被送到孤儿收养所来。其贵重的价值，让那些孤儿院的其他人垂涎欲滴。他们说：“要是这些女孩子被杀了，那些衣服和首饰就归我们了”。因此，在孤儿院里，还有义和团首领的指挥所里，都流传着这样的流言：“那些耶稣教的女孩子们，义和团都已经开恩把她们释放了。她们本来应该感激、顺服、乖乖的。可是，正相反，杰熙说她不想在世界上活着，反而想去见她妈。真是忘恩负义！而且，即使是现在，她们还经常在一起唱歌，祷告、对别人讲她们的耶稣教的经书。她们的心里一点也不知悔改。”

义和团愤怒地说：“既然她们想死，就把她们拉出来，我们好成全她们”。

那位孤儿收养所的官太太，听说了这个危险以后，就去找她的丈夫，流泪向他恳求，说，那些流言都是恶人的诡计。她说：“自从她们到这里来的第一天开始，她们就没有犯过一次错，没有说错过一句话，没有做错过一件事”。

由于这位官太太的影响力，那三位女孩被拯救出义和团之手。但是，政府官员们商议决定，把她们送到城里的另外一个避难所，一个叫作“协和慈善会”的地方。七月二十八日，女孩子们来到她们的“新监狱”。她们在那里遇到三位天主教女孩，还有一个妇女陪伴着她们。这七个人被锁在一个阴暗的院子里。这里的生活环境，远远不如那个孤儿院。但是，这里没有探子监视她们；而当她们一起唱诗、祷告的时候，就会得到极大的安慰与鼓励。

十月十二日，她们已经被“关押”在那里三个半月了。外国军队来到保定。义和团四散。“监狱”的门打开了。一个衣衫褴褛、步履沉重的人走了进来。这就是高先生。当高先生看见杰熙清瘦而苍白的面孔时，心里面充满了巨大的喜悦和悲伤。杰熙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被义和团杀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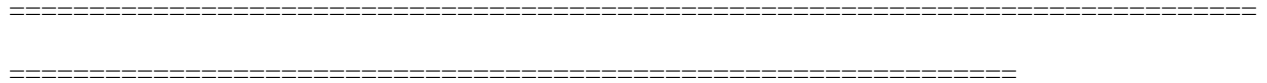
然后，高先生讲述了自己长途跋涉、辛苦避难、并得到许多奇妙的拯救的故事。

高先生把杰熙带到一个店里的房子，在那里居住。杰熙说：“爸爸，你不要为妈妈悲伤难过。我不嫁人，就一直在这里照顾你，并努力为主做一些服事的工作；是他，使我还能活到今

天”。

然而，长久以来的悲痛和苦难，使这个十九岁女孩瘦弱的身体日渐消瘦，越来越困乏。她的爸爸日夜地、恩慈地照顾她；可是，医药和照护，都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一个月以后，父女分离的日子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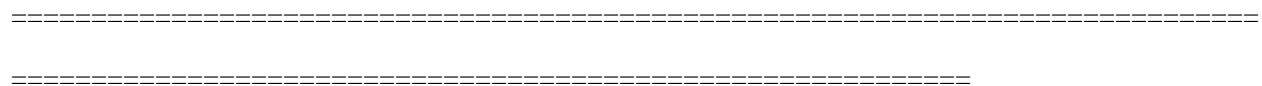
临去世前不久，杰熙把爸爸叫到床前，对他说：“耶稣来召唤我了。我已经准备好。我妈妈给我的最后嘱咐，我一直谨守着。现在，我要在你以先、去见妈妈了。爸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坚定地谨守着神的圣洁真理；并去到我们天上的家，正如我现在要去”。然后，杰熙的脸上绽放出幸福的光芒，说：“爸爸，我看见妈妈了”。几分钟以后，平静而安宁地，杰熙的灵魂走了。



## 持守圣经

一位教会同工，杜太太，手里有一本圣经。她是家里唯一的基督徒。义和团风暴来临时，在家人的劝说下，她离家避难去了。杜太太的儿媳妇心里想：“那本圣经可得要好好保存。将来一定非常宝贵”。趁着黑夜，她悄悄地把圣经拿出去，埋在园子里的地中。下雨了。雨停以后，她去把圣经挖出来，发现那本书全都湿透了。她不敢把那书放在那园子附近，怕被人发现。晚上天黑的时候，她花了很多时间，把书中的每一页擦干、压平。白天的时候，她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太阳底下晒，自己则站在门口小心看守着。晚上，当她丈夫睡觉以

后，她会起来，把书打开，让它继续风干。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人们和平地来到她的家中。这本圣经，在义和团风暴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是保定地区的唯一一本圣经。在那段时间里，它给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温暖与安慰。



### 长老教会的两位同工

陆霜驰和田宝祥，以及他们两家人中的一个女儿、三个外孙、一个妻子，一同在山区里面逃难。他们住在一个山洞中。在平原上，一个恶名远扬的村子里的义和团组织听说了他们。但是，这些义和团并不清楚地知道，田宝祥他们那里总共有多少基督徒，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自卫的武器。

于是，义和团们精心地策划了追捕行动。他们纠集、发动了一千多人，拿着刀叉与枪矛，分散在山区中，努力想要把那些基督徒搜捕出来。义和团们在搜索过程中的精心和仔细，简直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丢失了一样。

最终，那些难民们被发现了。义和团残忍地一个一个杀害了他们。从大人杀起，最后是孩童被杀。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一个二十尺深的坡下面。那些尸体在那里放了很多天，没有人敢去移动。后来，一个贫穷的山民，去把那些尸体聚拢在一起，上面盖了一些碎石，但是没有盖土。



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LOWRIE先生差遣了一个人去打听情况。那人回报说，听说有一个山民埋葬了他们；但是那个山民本人不敢承认此事，因为他害怕自己被控告、说他参与杀人。于是，田宝祥的儿子去找益州（音译）的官员，请官府出面询问。

最后，那个山民带着众人，来到那个山坡下面、就是掩埋田宝祥、陆霜驰等人尸体的地方。那些尸骨已经不全，但是衣物还能够足以辨认死者的身份。最后，益州的官府购买了七具棺材，把尸骨放在里面。1901年4月13日，在保定府的长老教会地址，田宝祥、陆霜驰等人被庄重而肃穆地安葬了。



王秋德的经历

王秋德，曾经在北京的长老教会学校里上过七、八年学。1900年之前，他给HODGE博士与太太教授中文，已经大约一年了。下面，是他讲述的故事：-----

1900年6月30日，保定城北门外的长老教会被烧毁了。里面的人们都被屠杀了。其中包括那里所有的传教士们，以及中国基督徒们。那时，我在十五公里外、一个同学、王天辰家里。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极其绝望。我们无处可逃。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一直往西逃；那里有个山，叫狼山，非常高。只有一条山路能够上到那座山的山顶。在山顶上，有一个庙，还有水。你们可以藏在那里”。于是我们收拾东西上路了。有两个教会成员与我们

同行。另外我们还有两个向导。我们带了米、面，和煤油。

我们走了大约十公里以后，天上开始下起雨来。雨一直下了一夜。第二天，雨仍然没停，继续在下。到下午为止，我们共走了大约三十公里，来到山脊。在那里有一个小庙。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会。那两个向导去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打探一下是否有义和团。他们发现，义和团非常多；而且，若有人说话的声音不是义和团的那种口音，村民们就会杀了这种外地口音的人。因此，王天辰和我一句话也不敢说。我们商议了四个小时，讨论是否应该住在那里；最后，我们决定，还是返程。因此我们向回走。我们向夏庄走去；我的朋友住在那里。我们距离夏庄十六公里的时候，太阳下山了；天上又开始下起雨来。

雨水逐渐积累了有一两尺深。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山路泥泞，非常难走。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峡谷里。我们一边走，一边流眼泪，走了一夜，到达夏庄。第二天，从姚庄来了很多人，包围了我们住的房子，要把我们捆起来，交给义和团。幸好，那里的村民们为我们求情，那些人才没有捆我们。但是他们说，要去报告义和团，让义和团来杀我们。因此，我们赶快又藏在另一个人的房子里。下午三点，雨刚停的时候，有许多人从东边跑过来说，有一些外国士兵来了。当我们听说这个消息时，非常高兴，就和人群一起跑。我们跑了八公里以后，在黑夜中来到一个村庄。村子里面的人说，他们不允许任何陌生人进他们的村子。在路的尽头是一个门，门口站着一些守卫的人，盘查每一个经过的人。若有人是外地口音，或是有人参加过教会，那么，这样的人就会被杀掉。若有朋友想进去，他们就会跳墙进去。

有一个教会成员的嫂子，现在在这个村子里，住在她的一个亲戚家。因此，我们央求她为我们向她的亲戚说好话，允许我们在那里待一晚上。那家人同意了。他们吃完晚饭以后，让我们进到屋子里。晚上我们正准备睡觉的时候，夏庄有人来，说我们是基督徒。那家人命令我们立刻离开。我们还没走出多远，就看见后面有村民要来抓捕我们。若我们晚走几

分钟，我们就一定已经被抓了。有两个人，手里拿着枪，护送我们出村，并指引我们，往大路走。我们没有去夏庄，而是待在一个朋友的家里。

那个朋友对我们说：“昨天，你们跑走以后，姚庄的人们再次拿着外国的刀枪来搜捕你们”。我们匆匆吃了些东西，就赶快商议，下一步逃亡的计划。我们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乔装为乞丐。我们请朋友帮我们找来一些褴褛的衣衫，还有两个土罐子。我们穿上那些破衣服，手里拿着棍子，还有土罐子，跑到庄稼地里，在里面蜷缩着。我们在那里哭泣了一会，互相对彼此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希望了。我们肯定逃不过一死。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各自分散逃命去吧”。因此，我们就分头逃命去了。王天辰往保定方向逃去。我则往北京方向逃去。每个村子里都有义和团；因此我在一路上不敢走进村庄。晚上，我就睡在旷野地里。

七月六日，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到达了北京。我发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有义和团在战岗，虎视眈眈地监视着路上的行人。我想，我必须住在一个旅店里；否则，我如果睡在大街上，就一定会被到处巡查的义和团盯上。

所以，我来到一个旅店里。老板对我说：“你来住店，有介绍信吗？”我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他说：“你要是没有介绍信，那你就一定是个二毛子；你们二毛子到处洒血、投毒”。我回答说：“我不是”。他说：“你看着就像一个二毛子”。然后，他开始咒骂我，并喝斥我赶紧离开；他说：“我的店里不收你这种人”。就在他骂我的时候，他的儿子出去找义和团。

我走出店门，还不到八十米的时候，义和团追来了。我跑了一段距离；他们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喊：“抓住他！”

我以为这次肯定跑不掉了，肯定会死。在路边有一些松土，长着一些高高的杂草。我赶紧躺在草里面。这一次我命不该绝。在我躺的这条路的北边还有另外一条路。义和团顺着那条路去追我，来回搜捕，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也没有找到我，就回去了。天亮以后，我走到城外的郊区，然后沿着石子路走向我的家。我家在五十公里外的地方。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我看见，我家的房子已经完全被烧成了灰烬，里面的人也不知踪迹了。我心里面的悲伤与绝望，简直无法表达。我也不敢见任何人。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得到了义和团的命令，若见到我们，就要把我们交给义和团。因此，我晚上就藏到高粱地里。白天我也不敢让人看见。我饥饿难忍，酷暑难耐，承受着无以言表的痛苦和苦难。

七月八号的晚上，我再也受不了了，就去我父亲的长兄家里。他看见我，说：“你还活着吗？我们都以为你已经被杀了”。他又说：“你爷爷，妈妈，两个姐姐，两个兄弟，他们的妻子，还有你四个侄子，全被杀死了。我们不知道你爸爸和大哥有没有跑掉”。

当我听见这些消息的时候，心里就像被刀扎一样。我崩溃了。我说：“我不想活了。给我买点鸦片来吧。我吃完就死了。这些就都结束了”。他说：“那不行。我给你写食物吃。你吃完还是到高粱地里去藏着吧”。我心里面自己劝自己说：“如果我服毒自杀，那我就是犯罪了。我最好还是去野地里避难”。

第二天，义和团经过高粱地边上的时候，离我藏身之地最近的时候只有十米，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我。那天我又是什么也没吃。晚上我的叔叔找到我，给我买了些吃的。他说：“你大

哥回来了”，并带我去见他。我与大哥重逢了。

七月十日，我和同村一个姓李的基督徒，一同藏在村外。第二天，有些人听说我们在村子附近，就去叫义和团来抓我们。他们来了，但是在离我十几米距离的时候也没有看见我。然而他们看见了李先生，就追他。他们一直追捕他，跑到村子里，最后却还是没有找到他。

那天晚上，我去北部山区里，藏在山洞中。后来有个朋友来，带我去了一个地方；我们一直在那里住到八月末。然后，我再回到叔叔的家。几天以后，曙光渐进了。那天晚上一个朋友带我去北京，见到了所有还活着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回想我经过的所有这些事情时，我认识到，这一切全是出于神的拯救与保护。许多次，我与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最令我悲哀的，是我的家人们。老老少少，一共有十一口人被杀害；甚至他们的尸骨也被义和团焚烧了。每当我想起他们来，心中就充满了悲伤。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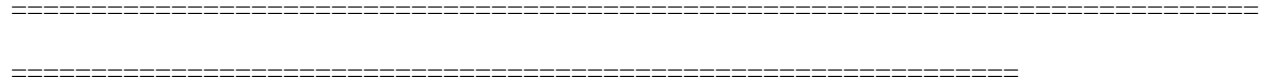
*有你赐福，我就不怕敌凶；*

*病而不苦，流泪也不酸痛；*

*甚么毒钩！甚么死亡、坟墓！*



是为了让我们一瞥此次灾难的广度和深度；然而，这些事情却远远不能详尽地刻画整个事件的规模。



在东北

【刘福田是山东滕州长老教会学院的毕业生。下面是他记述的在东北的经历。在义和团风暴来临前，他曾在东北作了两年教师。】

六月末，流言越来越猖獗：“天下大旱，长久无雨。这都是因为外国人和基督徒们；他们惹怒了土地爷和各方神灵。所以神灵们差遣了四十八个勇士来剿灭他们”。

义和团的操演开始了。我们听见，从天津传来烈火与屠杀的事情。我妻子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躲避这场灾难呢？”我总是会回答说：“不要怕。我们只能祷告神，祈求神看顾我们”。

七月二日，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们，他们那里的教会、医院、传教士的住所，都被毁坏了。传教士们都逃到了另一个地方。天主教堂也受到了攻击。当义和团的第一波攻击被自卫的天主教徒打退以后，朝廷的军队与义和团联合起来攻击天主教堂。，结果，有两三百基督徒、以及神职人员、修女，都惨遭屠杀。

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就力劝我们的传教士赶紧逃亡。但是，他决定，就留在这里，与我们同生同死。我们再次反复地恳求他，赶快离开；最后，他决定走了。

那天晚上，我不能合眼。我与妻子一起，求问主，我们是否应当逃离。在祷告以后，我连续三次打开圣经，祈求神指引我。我读到了《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我感谢神对我的指引。第二天，我关闭了学校；心里面默默祷告，祈求神差遣人来，把我们引到一个避难的地方去。

十点的时候，一个姓王的教会成员带着一辆马车来了。我，以及妻子、幼儿，还有徐长老及其家庭，并两个学校女生，——我们一起向北面的王先生家行去。徐长老和我在车旁走着；我们每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邻居民以及其他人都来为我们送行。许多人泪流满面。

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与妻子、孩子依次在三个教堂里面躲避。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能听见有教堂被焚、基督徒被杀的消息。我们的教会在大家离开以后，两天之内被毁了。没有教堂再能够收容难民；我们只好到其它地方去寻找避难所。有一个基督徒告诉我，在蒙古一带的一个沙丘附近，有一个隐蔽的地点，有三间屋子可以躲藏。我抱着孩子、扶着妻子，在两位基督徒的引导下，悄悄地趁夜出发了。

到达以后，那里的一位农妇友善地收留了我们。我把妻子孩子放在那里，自己则伤痛欲绝地回到村子里。所不是心中仍有对神的信靠、在他那里所得的安慰，我肯定早就彻底绝望地放弃任何努力了。



两天以后，我回到妻子这里。她对我说：“我以为在这个隐蔽的地点，我们能够安全；但并不是这样。有一个人来这里，听说我是基督徒，他就四处散播消息。而且，那个收留我们的农妇，她自己的儿子在另一个地方就已经参加义和团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在附近的一个山谷里藏身；从那里，我能够看见妻子孩子居住的屋子的情形。我的心非常郁闷。我连一个遮蔽酷暑的帽子都没有；又饿又渴。我到哪里能够得到拯救呢？我身边有一本圣经；当我读一会圣经后，心里面得到些许安慰。就在我极度困窘痛苦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找到了我。他把我带到他婶婶家里，给了我一些饮食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进到村子里，寻求另一个避难所。一位基督徒说，他有一个表弟，姓刘，住在五公里之外的地方。也许他能够收留我们。我去见了刘先生；他对我说：“我可以收留你的妻子孩子，但是你自己不能住在这里。如果就是你妻子自己，我的邻居会以为她是我的一个亲戚”。

于是，我把妻子带到她的家里，自己回到了原来的村子。

晚上，我听说，本地的官府——为了遵守朝廷的圣谕——颁布告示，悬赏五十两银子，抓捕基督徒首领，捕杀一切基督徒，没收基督徒的一切财产。任何窝藏基督徒的人，都与基督徒同罪。官府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用来埋藏基督徒尸体；并且，已经与义和团合作，共同铲除基督教。

所有的基督徒都逃命去了。只有我独自留在村子里。我藏在葡萄园中，祷告说：“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的磐石。人的灵魂与身体，都在你的手中。使我藏在你的怀中，不要让我落在恶人的手中”。我祷告了很长时间；当我从葡萄园里出来的时候，村民们把我驱赶出去。他们说：“义和团明天就来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下着雨。我能去哪里呢？没有人引导我，给我指路；我就坐在一棵树下。我渴望去见妻子和孩子。但是，刘先生曾说过，我要是去看她们，刘先生就不能再收留她们了。早上，我决定去艾先生的家里。他是我一个学生的亲戚。

艾先生的家在三公里以外的地方。我到了那里；艾先生看在我的那个学生的份上，让我进了屋。早上九点的时候，有人来敲门。我妻子怀里抱着孩子，站在门口。

我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

她说：“我差点再也见不着你了。”

然后，她详细地对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在这个危难时期，刘先生图谋不轨，计划把我妻子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神使我的妻子看出刘先生心里的不怀好意。于是，我妻子让刘先生拿着她的行李在前面走，她跟在后面；然后，趁机会在路边躲了起来。她知道艾先生的家就在附近，于是给了一个牧羊人一点钱，在那个牧羊人指引下，来到艾先生的家门口。

我们就这样喜悦地重逢了。我虽然憎恨刘先生的图谋不轨，但是，我感谢神，使我能够与妻子孩子重逢。

艾先生不敢让我们住在他家里；但是，有一个老妇人是他的亲戚，很怜悯我们。那个老妇人说，我们可以住在她的菜地里。那个菜地的四周有围墙围着，里面还有一个小棚屋。她说，可以送些食物、饮水给我们；但是，她警告我们说，必须得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去那里。

然而，还没到天黑，衙门里就来了十个全副武装的捕头，来抓捕我们。我们得到了事先的警告，于是，有个人带着我们翻墙去了那个菜地，藏在小棚屋里，躲过了衙门的搜索。我们在那个安静的角落里一起读圣经，感谢神的恩慈怜悯。

我们在那个棚屋里住了四天。一个新的危险又来了。村民们开始怀疑到我们的行踪，于是，那个老妇人要求我们离开。我忽然想到了朱先生。他是艾先生家聘请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对那个老妇人说，请她把朱先生叫来，使我可以和他谈话。

就在我和朱先生说话的时候，有一大队义和团来了，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们住的棚屋。我们听见刀剑、枪矛和铁链的声音。我请朱先生出去看一下情况。我和妻子跪下祷告，祈求神拯救我们。

很快，义和团就来把我抓住了。他们把我的双手捆在背后，向外面拖去。我的妻子和孩子放声大哭；妻子恳求朱先生救救我。朱先生在当时的感动之下，站出来说，他可以为我担保。

他对义和团说：“你们能不能等到早上，咱们再说这个事？你们大半夜的闯过来，把狗弄得

拼命叫，把所有人都吓得够呛。”

义和团暂时放了我。我回到棚屋里，轻轻拍着妻子的手臂。我跪下祷告，感谢神差遣这个人来挽救我，把我从水火之中挽救出来。

早上天亮以后，义和团想把我带到康平县的义和团总部，去领取五十两银子的赏银。但是朱先生反对他们。一个义和团成员叫道：“把这一家三口都拉到南面的峡谷，在那里把他们都宰了”。朱先生和艾先生抵挡他们，甚至到了流血的地步。义和团看见朱先生出血了，都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朱先生是一个很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义和团走了。我们藏到艾先生的一个草垛子里。这是朱先生第二次救我们。

义和团想了一个计策。他们说：“让那个姓刘的请我们吃顿饭，摆设一个大筵席；我们就让他逃命”。我不知道这是他们的计策，为要召唤衙门的士兵来抓我。上午九点的时候，我妻子听见外面有马蹄的声音。我们出去看，发现有十个骑兵，正向艾先生家奔来。幸好，朱先生站在院子里教室的门口；他请那个骑兵队长进屋。

队长说：“我听说，那个姓刘的逃犯，躲藏在艾先生的家里。我们这是要来抓他。”

朱先生说：“这里没有这个人。”

队长说：“今天有个人来报告我们说，昨天在清理水井的时候，发现有人投毒。这一定是那个姓刘的在下毒。”

朱先生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也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那个骑兵队长没有再问什么问题，而是很快就回去了。

这是朱先生第三次救我们。我的心里满怀着欢欣感谢神。

中午，艾先生要求我，等天黑的时候，立刻逃走。下午五点，冲进来一个陌生人，说：“官府知道刘先生还没走，已经派了一些士兵来抓他。他们马上就要到了”。我和妻子在慌乱之中，从后院翻墙逃走，跳到了邻居家的院子里。那里的一个妇女问：“你们是谁？”我正试图解释，那个女人已经把我推了出来。我的妻子怀里抱着孩子，看见那家人不愿意留我，就哭着说：“离开我吧。赶快逃得远远的”。

我心里极其痛苦，离开她们，逃走了。有一个人手里拿着镰刀，在后面追赶我。但是幸好，他被朱先生派去的一个人拦住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追我的人是村里的陈先生雇的。他要把我抓起来送给义和团，因为他想娶我的妻子为妾。那个陈先生因而几次三番地想要陷害我；但是，我的天父四次差遣朱先生来把我拯救了。

我待在南面、很远之外的一个朋友家；几天之后，七月二十五日，我去见妻子。我听说朱先生把她送到了蒙古边界处、朱先生在那里的房子。我们夫妻相见的时候，心里极其喜悦。但是我们的小儿生病了。

我妻子对我说：“你从艾先生家逃跑的时候，有个拿镰刀的人追你，你知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

妻子说：“那时，艾先生家隔壁的那个女人，把我也推了出去。我能去哪呢？我拍着怀里的孩子，藏在一个墓地里。我能听见那帮暴民喊：‘赶快去追他’。有的人喊道：‘姓刘的往东

跑了’。那种鼓噪的声音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心里面极度悲伤。我只能祷告神，祈求他的安慰和保护。天黑了，一切都安静下来。我在那里，抱着孩子，真是万般无助！我简直悲痛透顶。朱先生差遣他弟弟来找到了我。他说：‘不要害怕。我安排了一个毛驴，把你带到我家里’。我们就趁着黑夜前行。艾先生家里来了一些人，一直陪着们，走了好几公里，保护我们。朱先生的弟弟，牵着毛驴，一直走了三十公里，到达他的家。我们真得要感谢神。我们的得救真是奇妙。”

朱先生劝我，第二天就离开，免得引起邻居的怀疑。我再次向南走，沿途看见义和团烧毁的许多房子，并听说了很多基督徒受难的事情。我走了六十公里，身无分文。有流言说，义和团正在四处搜捕我；我逃到了辽河边上的密林中。在孤独寂寞的野地，若不是有一个朋友给我送了一些饼，我一定就饿死了。

二十天过去了。这期间的痛苦和磨难无法用语言表达。八月十四日，我再次来到朱先生的房子，见我的妻子孩子。朱先生的儿子和儿媳妇不想再收留她们了；于是，我们一起南下；我路上抱着孩子，搀扶着妻子。天气非常炎热，我们没有食物；没有人胆敢收留我们。孩子由于又饿又渴，不断地哭泣。所有的水井边，都有人看守，防止人投毒。我们不敢前去要水喝。有一次，我们刚进到一个旅店里，路上就过去两辆大车；车上面满满地装着被抓捕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晚几分钟，就也会被那些义和团抓走了。

我无法讲述所有的磨难与悲哀之事，也无法详尽地讲述很多次命悬一线的惊险。我也无法详尽讲述我们徐长老遇难的事情，以及许多其他基督徒弟兄姐妹殉道的细节。

最终，我到达了很远的地方的一个远亲的家里。十月份，我们回到了家乡，因为那时义和团已经退潮了。我们流浪了整整四个月，曾经住在二十多个地方，在千山万水跋涉。从一

个又一个危险中，神拯救了我们。难道我们不该赞美他的恩典吗？

---

---

张家口

1900年5月21日清早，有三个学生离开通州，启程回家。他们要走五天的路程。其中一个学生叫严易，刚上高二；另一个学生叫万鑫，则是刚刚毕业不久。在路上，他们碰到了义和团。不过，这个时候，那些义和团只是在“操演”。他们走了两天的路程以后，严易独自向张家口方向走去，因为他的父母住在那里。当他到达宣化的时候，坐在城外的茶店里休息，听到人们谈论义和团。此时，义和团正在城里征召人马。这些义和团距离张家口只有一天的距离！

严易的家住在美国传教士协会开办的医院附近。医院离传教士们居住的地方大约有四百米。这两个地方都在张家口城的外郊。严易的母亲是教会里的一位同工；每天，她都带着基督教书籍，走家串户地教导福音。严易的父亲是贩卖火柴的；他的三个哥哥也都在店里工作。

严易到家以后的第二天，他的叔叔来告知，他看见城里有一个山东人，正在一个店、一个店地索要钱财；并且，那人拿着一个官府文件，征召人们加入他们的义和团组织。当晚，那个山东人就在医院的附近睡觉。接下来的一天，有两个男孩子被这个山东人的催眠术降伏了；紧接着，有极多的人加入了他们的义和团。整个街上都站满了人；这些年轻的义和团成员们在街上操演。他们训练的地方，离医院只有几米远。

那些不愿意加入义和团的年轻人被抓了起来；他们被强迫去参加那些奇怪的演习仪式。每天，严易都站着观看他们；或是，坐在自己的家里，严易能够听到义和团在外面谈论，要烧毁医院。而且，这些义和团常常散布类似的谣言说，医院的人们，挖人的眼睛作药，或是在井里面投毒。有个人愤怒地喊着说：“那些天主教徒走家串户地在人们的门上洒血！”另一个人说：“但是这个医院是属于基督教的；这些传教士们都是从美国来的，他们没有干过坏事”。

严易在邻居之间走动；有机会的时候，他就会向人指出，那些义和团所教导的东西是危险的。但是，恶毒的流言很快像传染病一样在城里流传开来。严易到教会里，把这些危机的情况对大家说。他坐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一队义和团几乎要冲进教会来。SPRAGUE先生走出去，劝诫那些义和团，让他们散开。但是，那些义和团退回去一小段距离以后，又继续开始操演他们的仪式。

严易回到家以后，决定带着母亲和十五岁的妹妹回到三十公里以外的老家去。严易的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基督徒；如果那些义和团的暴行开始实施的话，那么，严太太一定会首当其冲地成为义和团暴行的靶子。

六月十日，礼拜天的晚上，严易一行三人离开了张家口的住地。我们无法记述严易其他家人的磨难与历险。囿于篇幅，我们也无法详细记述那些传教士们奇妙的脱险经历。SPRAGUE先生和太太，以及ENGH小姐，还有从通州开会回来的WILLIANMS先生，ROBERTS先生，MURDOCK博士，后来，他们也奔上逃亡的路；他们穿过蒙古，一直逃到了西伯利亚。



严易一行三人回到乡村里的老家时，看见义和团已经在那里组织起来了。但是邻村的亲戚们收留了他们。严太太和女儿住在一个出嫁的女儿家里；严易到三公里外的婶婶家里去帮她干活。婶婶家的村子里，有一个秀才；这人立刻给严易带来了麻烦。一天，严易牵着婶婶的驴子，去井里饮水；那个秀才看见了，赶快去报告义和团，说他看见有“二毛子”在井里投毒。

但是，严易没有太在意这样的麻烦。两、三个礼拜以后，有一个严易的表亲惊慌地来找严易，说：“你妈妈有危险了。义和团要杀了她。赶快去把她接到我们家里吧”。

严易赶快去接母亲。他在路上听闻，现在有很多流言，说：有天主教徒隐藏在那个村子里。邻村有一个匪徒，跑到严易母亲栖身的房子门口，高声叫喊说：“这里有没有天主教徒？”严易亲戚的邻居们都出来，否认说这里住着任何天主教徒。那个人喊叫说：“你们别想骗我！我已经从神灵那里得到启示，这里住着几个天主教徒”。然后，他在走之前、恶狠狠地说，要马上去叫义和团，来结束这件事情。

趁着黑夜，严易带着母亲和妹妹来到邻村一个叔叔的家里；然后，严易回到婶婶的家里，把母亲的情况告知婶婶。在路上，他发现义和团已经在村里集结。吃过饭以后，严易想要离开那里。但是婶婶劝他等到明天黎明前再走。

晚上，村里有一个人来了，对严易说：“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我们全村人都因为你而受惊”。严易回答说：“我很快就走，现在已经太晚了。我明天一大早就走”。那个人出门去了，嘟嘟囔囔地说头疼。他就站在门口，操练起那些义和团的拳脚和仪式。很快，有更多的义和团成员们加入了这个人的操演。最后，共有三、四十个人一起操演，并挤进了严易的院子中。此时严易独自在屋子里。义和团们似乎有点不情愿冲到屋子里去把他拉出来；他们还

没干过公然杀人流血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严易藏在哪一间屋子里。于是，那些义和团又退了回去；但是他们手里仍然在挥舞着他们的刀枪。严易从门缝里溜出来，站着观察他们。看起来似乎无路可逃。严易回到自己的小屋子里，跪在地上祷告。

再一次，严易出了屋子，走到院子里。在院子里两个房子之间，有一个推车。他站在推车上，爬到了房顶上。然后，又从房顶跳到了街上。这时候，有个男孩喊：“看，有个人在房顶上！”但是，由于义和团们都在忙于搜索屋子里的毒药和往井里投毒的人，在嘈杂之中，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男孩的喊声。

此时，严易向山上跑去。他一直跑了两个小时。在疲惫中，他躺倒在一个山谷里休息。夜晚的寒风刺骨。严易的心里非常担心母亲和妹妹。后来严易到了另一个亲戚家避难。

---

这里我们叙述严易的母亲和妹妹的经历。

她们得到了义和团就要来抓捕她们的消息。下午，有两个毛驴被牵来，为她们准备好逃难；有一个人准备着，带领她们出发。义和团正在庙里演练仪式，准备马上出发抓人。没有人看见这两个妇女以及带路的人逃走。他们经过静静的街道，很快就进入一个峡谷。峡谷很好地遮蔽了他们，使得别人不能从远处望见。他们走了一刻钟以后，义和团来到她们住的房子搜索。他们打着灯笼，里里外外地寻找，都没有找到她们。

此时，严太太来到了一公里之外的姐姐家里。在这里，地里有一个洞，是用来冬天储藏土豆的。那里就成了她们的栖身之地。但是，渐渐地，村民们开始知道她们隐藏在这里。有一个小孩跑来，警告她们，让她们逃命。她们又骑着毛驴，在一个亲戚的引导下，走到一个峡谷里。他们刚走不久，义和团就来搜查了。义和团没有搜到任何线索，以为得到的消息是假消息，就退回去了，并没有出来追他们。

很快天黑了。他们在峡谷里迷了路。他们走了一夜，最后终于到达了严易此时躲藏的亲戚那里。

他们在那里待了不久，就被其他村民发现了。有人想了一个计策来陷害他们。村里一个人，在自己住的房子门口，用红色标记了一种神秘的符号。有两个流浪的乞丐被抓住，说基督徒们雇佣他们，让他们在人们家门口写一些血色的记号，使住在其中的人，头脑生病，家人遭灾。另外，村里没有井；村民们取水要到三公里之外的一个井口去打水。有谣言说，严易他们向水井里投毒。因而，此时，严易是许多迷信的村民们所憎恨的对象。

村民们开始激动地聚集。他们派人，到邻村去请人来，大家共同对付当前的灾祸。大家拿上叉子、耙子、镰刀、棍棒等等作为武器。此时，严易的母亲和妹妹无法逃走。她们的脚，像中国所有的妇女一样，都是自幼裹足的，因此根本跑不快。他们想，也许，如果严易不在，那么义和团不会伤害妇女。严易决定赶快逃走。临走前，他告诉妈妈应当怎么跟那些暴民说话。他说，如果义和团来控告她们，就要求他们拿出控告的证据来；不要害怕他们。此时，他们从未听说过义和团会杀妇女，因而，他们都觉得会有生的希望。

就在义和团暴民们开始大规模集结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雷阵雨。瓢泼大雨浇灌在街道上。于是，那些义和团成员们都立刻各自躲雨去了。利用这段时间，严易冒雨走出房子，

进入山谷。进入山谷之前，严易往前冲的时候，有一个他认识的女孩叫他。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回应。

很快，后面有人开始来追踪他。那个女孩对他们喊：“他刚刚跑走了”。然而，那一片地形非常复杂，有很多山谷和山涧，很多深沟、浅沟。严易藏在一个沟里，那些追捕他的暴民们就在他身边很近的地方跑过去，并没有看到他。过了一会，他走过一片地，看见一个可怕景象。一队义和团正在押着他的母亲和妹妹往另一个村子走去。

---

严太太和女儿被抓的经过记在下面。

当暴民们闯进来的时候，严太太和女儿躲在那个储藏土豆的地洞里。村里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是严太太女婿的亲戚。他过来，试图驱散暴民们。那些人没有找到严太太，非常愤怒，准备要对那个人动武。在这种情况下，严太太主动站了出来。一个村民手里拿着棒子，喊着说：“把她打死”。但是其他人不同意。严太太利用这个机会说：“你们到底控告我什么罪？拿出证据来。我犯法了吗？我要是犯法了，就把我带到官府去，在那里审判我，给我定罪”。他们讲了那个乞丐的事情，和井水投毒的事情。严太太说：“把那两个乞丐叫过来。我什么时候给你们钱，让你们在别人房子上写记号了？或是让你们给井里投毒了？”乞丐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脸。那严太太怎么可能雇佣这些乞丐呢？于是，那些被招聚来的村民们愤怒了，喊道：“你们没有拿到证据，为什么叫我们来这里？”那些义和团把怒气发泄在屋子里的家具上。暴民们抢走了屋子里的东西，砸烂了所有搬不动的东西。然后，在他们“请示”了神灵以后，这些义和团把严太太和女儿押解到邻村的义和团指挥部去审判。这就是严易眼中所看到的一幕。

---

那个邻村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子。其中住着一个严太太的亲戚。在这个村子里，很多人都知道严太太是基督徒。有一个义和团成员的妻子，小的时候在张家口教会学校上过学。许多义和团成员都去张家口教会医院看过病，也有很多人在严太太的桌子上吃过饭。

当这些磨刀霍霍的义和团成员正准备着审判来犯的时候，他们发现，被押解来的，竟然是严太太。于是，大家手里晃着的刀枪都垂了下来；他们低着头，脸上露出羞愧之色；大家都沉默着，不发一言。

然后，有一个声音叫道：“活埋了她”；有些人附和着。但是，义和团们仍然踌躇着、不愿上前去。这时候，有四个人，平时是村里的臭名昭著的恶霸；他们的心里一定仍然有着良知；他们上来为这个无助的妇女求情。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杀了这个善良的女人？我们从小就认识她。她经常到这里来传道。由于她的影响，很多人去张家口的教会医院看病，都得了医治。她丈夫也是一个友好善良的人。她没有害我们。她对我们没有敌意。为什么要杀她？你们要是非得要杀她，不要在这里动手”。

村里的义和团们嘟囔着说：“我们并不想杀她。但是她必须得离开”。当时，天已经黑了。那四个人求情说：“就让她在亲戚这里待一晚上”。

于是，可怜的严太太和女儿在亲戚家歇息。可是，义和团并没有散伙。天黑以后，义和团

们的怒气和胆气似乎更加旺盛。就在他们想要闯进屋子里的时候，严太太的丈夫来到了村子里。之前，严先生曾经从张家口逃到了蒙古；现在，他回来寻找家人。听说暴民们要从前门闯进去，严先生就悄悄地先从后门进去了。义和团进来的时候，严先生、严太太和女儿已经蜷缩着躲在炕头的后面。义和团从窗户往屋子里看，但是没有发现她们；于是大喊道：“她们逃跑了。快去追”。

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此时有两个陌生人来到村里的旅店。他们手里拿着一瓶用来染布的红色液体。义和团听到谣言说，有两个人，是给房门口写血字的“二毛子”，正住在旅店里。（谣言说，那些血字给房里的人带来霉运，使其中居住的人疯狂、头疼）。于是，义和团气愤而疯狂地向旅店冲去。他们把那两个无辜的生意人给杀了。此时，严太太与女儿，趁人不注意，从砖墙后面的一个洞口爬了出去；两名亲戚牵着毛驴、帮助她们逃走。

在黑夜中，她们向张家口逃去。此时，去张家口就如同进入虎口。但是，严太太她们又能去哪里呢？她们又能到哪里找到栖身之所呢？第二天下午，载着她们的那两只毛驴实在走不动了，就停在路边休息。这时，一队义和团忽然冲了出来。他们的刀剑上，还流淌着刚杀过人的血。他们认出了严太太的妹夫，于是，这些义和团暴民们就立刻进入了嗜血的状态。

这些义和团成员们在杀人之前，先要向神灵祷告；然后，念一些咒语；之后，才开始屠杀。严太太的亲戚口齿伶俐；他开始向义和团辩解。义和团说：“看看现在庄稼地里多么贫瘠干旱！有好几个月都不下雨了。难道这些不都赖那些外国鬼子和跟随他们的二毛子吗？”严太太的亲戚仍继续辩解。就在他们的争吵仍然在进行的时候，严太太骑上毛驴走了。很奇怪，那些义和团竟然没有追上来。

还有十六公里，就到张家口了。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十公里左右；这时，开始下起瓢泼大雨。尽管他们浑身湿透，全身寒冷，但是，仍然继续拼命赶路，直到毛驴再也走不动了。他们坐在路边休息；看着义和团的队伍在路上行进。张家口城里的朋友们出来与他们相遇。朋友们对他们说：“你们根本无法进城。城里的每一条街道和巷子都有人把守；路口都设置了篱笆；陌生人都不允许经过”。

在城市边缘处，有一条街道，那里住着他们的一个朋友。不过那个人不是基督徒。如果，严太太他们能够穿过义和团把守的街道，那么或许，他们就能在那个朋友家里栖身。他们趁着大雨时守卫街道的义和团去躲雨的时候，悄悄溜了过去。他们住在朋友家里，休息了八天的时间，疲累的双脚总算能够得到一点歇息。

-----

下面我们继续讲述严易的经历。

就在严易看见母亲被义和团抓住的那一天，他独自上了山。他想绕道回到张家口；因为，他知道，如果母亲能够逃脱，她就一定会往那个方向去。严易在山洞里住了一晚，又饿又渴，全身寒冷。第二天，令严易惊讶的是，他见到了自己的学校同学，以及那个同学的父亲。他们刚从张家口逃难出来。他们劝说严易：“张家口那里一点都不安全。在河那边，义和团刚刚杀了一个人。跟我们一起逃难去吧”。于是，他们去了一个小旅店，稍微吃了一点东西。然后，严易又独自上了山。囿于篇幅，我们无法详细地讲述接下来几天的磨难。在山中的生活，使严易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有一次，有五、六十个义和团来搜捕他。在经历了很多饥饿、痛苦与焦虑之后，严易决定，不管是死是活，先回到张家口再说。

有一次，严易在山里遇到两个小女孩。严易问她们，严太太是否在她们的村子里。那两个女孩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他，不敢说一句话。对于她们来说，严易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躲在山里的外国鬼子的二毛子；谁敢跟他这个疯子说话呢？

在山里没有泉水。这个可怜的难民、严易，每天都非常饥渴。有一次，他在一个中间凹着的石头上，找到一些积着的雨水。这让他非常感恩。

七月二日，严易在山里面待了八天以后，来到张家口。他在那里有一个表姐。严易偷偷地进了她的园子，在那里藏身。当严易的表姐看见他以后，就像看见了一个死人复活一样。他喜悦地从表姐那里听说，严太太此时也藏在张家口；但是，他现在不能去见她。严易的妹妹现在住在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叔叔家里；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严易的父亲后来也到了那里。

张家口的教会被洗劫一空，但是义和团并没有焚烧那里的建筑。就在严易到达张家口两天以后，张家口城里的义和团专门去宣化城，把那里的义和团邀请来，要一起来共同消灭张家口的外国人、以及跟随他们的二毛子。

七月五日，就在义和团火烧张家口教堂的六天前，严易以及母亲只好再次寻找栖身之地。他们行走了二十五公里，饿得不行，就去一个远亲家里找点食物吃。那里的村民认出了他们，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一个人喊道：“我去叫义和团”。说着，那个人匆忙跑走了。村里一个老人来对严易的远亲说：“把他们赶走。否则他们会给咱们村子带来霉运”。严易的母亲准备离开。但是，他们的那个远亲反对。他说：“你们现在能去哪里呢？就待在这里；我



会以性命来保护你们”。严太太不想连累他们，就拒绝了这位远亲的好意；于是，那位远亲送给他们一匹马；严易和母亲骑着马走了。

后来，严易与母亲听说，严太太兄弟那里的附近的义和团都散伙了；于是，严易和母亲就去那里栖身，住了好几个礼拜，直到义和团的逼迫的风暴过去。那些义和团组织，由于其迷信的形式和催眠性的行为，开始变得很疯狂，以至于达到一种激烈的程度，招致了许多公众的反对和讨厌。在这种状态下，很多人开始起来，呼吁解散义和团。

义和团已经杀了很多天主教徒；但是，后来，他们变得越发疯狂，以至于开始整晚、整晚地四处游荡，随便杀人；因此，义和团们曾经的风光不再了。人们开始渐渐讨厌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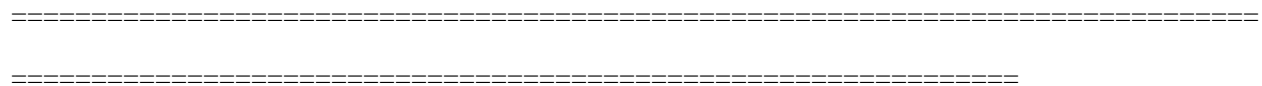
另外，由于天上开始常常下雨，农民们开始忙于农活；因此，村民们不再有很多时间来参与这些义和团的邪教般的狂热行动。

严易的两个哥哥也很快来到他们的舅舅家，与严易他们相聚。邻居们也不再在乎他们；也没有人热心地去向义和团告密了。他们在舅舅家住了几个礼拜以后，听说，外国军队在天津打跑了那里的义和团与朝廷军队。不久以后，就传来官府的告示，要求保护一切基督徒。讽刺的是，慈禧太后与皇帝的逃跑路线，就从严易的舅舅家旁边的几公里之处经过。他们从那里逃向西安。

风暴终于结束了。严易他们终于又能够重见天日。许许多多的朋友们，从各处来安慰和问候他们。十月份，他们回到了张家口。那里一片狼藉、遍地灰烬。教会似乎已经在那里被连根拔起了。十一月份，张家口这个城市，为了自己曾经的暴行，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严易在城里看见，有四个国家的士兵们，来到张家口抢劫钱财。他们抢夺了城里那些富庶的商店，夺走了四千件毛皮衣服，抢走了三万两银子；然后回到北京。

在张家口地区，有三十一一个教会成员被残忍杀害。一百公里以外的禹州（音译）也有很多基督徒被杀。有六个妇女，被义和团扔到一口井里；然后，她们上面被埋上泥土和石头。在那些幸存者中间，有一些是华北教会学院的学生，包括严易以及万鑫，和他们的家人。他们都是一些在“旷野和山洞”流浪的人。



## 山东

山东省的政府长官是袁世凯。袁世凯的前任，是毓贤。毓贤作山东长官的时候，曾极力推崇义和团，并使之大力发展起来。后来，毓贤被调职山西（山西省的基督徒们和传教士们，因而遭受到了极猛烈的义和团屠杀风暴）。袁世凯任职山东以后，把降神附体的义和团视为邪教，予以镇压和控制。正是如此，由于义和团受到控制，所以，在山东，只有很少的基督徒殉道者。

然而，在山东省，基督徒们却受到了极大的引诱和试探，被逼迫放弃自己的信仰。没有哪个地方的基督徒，比山东省的基督徒们受到了更长时间的逼迫。在山东，整整两年时间里，基督徒们受到持久的骚扰和压制；许多人受到不断的抢劫；很多基督徒无家可归，忍受饥饿。甚至，在某些地方，他们也要受刀剑的威胁与危险。

---

苏先生生活在滨州（音译）。他在被义和团抓捕、捆绑之前，从腰带里拿出所有的银子，交给父亲，说：“儿子虽然活着，却不能尽孝了。这些钱是我向你所表达的歉意”。

然后，苏先生跪在地上祷告说：“天父，请收纳我的灵魂”。接着，他开始恳切地为义和团祷告。那些义和团听见他祷告的言辞以后，都非常暴怒，说：“你这个家伙！你自己都要死了，还想要救我们？”说着，他们的刀剑就把苏先生送到他的天父那里去了。

在苏先生殉道地点的不远处的村子里，桃园的老李也被义和团追捕。义和团抓住老李以后，问他：“你们村里还有谁是信洋教的？”老李不愿意连累别人，就说：“只有我们一家人”。义和团问他：“你以后还信不信洋教了？”他低着头想了一会，然后面对着义和团，大声说：“不管你们杀不杀我，我肯定还是会继续信”。于是他们就把他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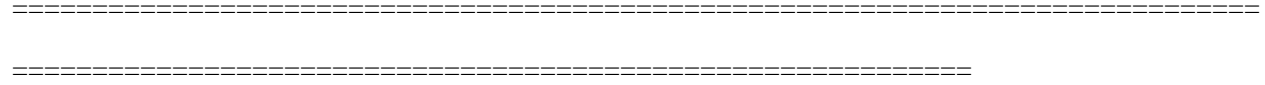
---

---

湖北

仅在湖北衡州一个地方，就有三十多个教会聚会场所被毁。那里的基督徒都和其它地方一

样，极其坚贞，至死不渝。



浙江

宁波的长老教会的SHOEMAKER先生写道：-----

尽管在这个地区，人们对基督教的憎恨，并没有导致基督徒们死亡、被屠杀；然而，在很多种情况下，基督徒们所受到的信仰上的逼迫和引诱试探，并不比那些流血之地要来得更容易。基督徒们受到了很多的迫害、威逼、利诱；许多人千方百计地要使他们放弃基督徒的信仰。

在沿海地区的一个治安比较混乱的区域，有一个教会里的几名基督徒被人抓起来了，并被索要赎金。其中一个人被双手捆绑住，吊了起来。绑匪威胁要杀了这些基督徒。那个被绑的基督徒，在这期间，不断地劝告那些绑架者，让他们相信福音、敬拜真神。

在义和团风暴期间，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的人们更多了。在这危难与惊慌的时刻，基督徒们似乎更加地倚靠神。在宁波教会里，有些人比较胆小、退出了；但是那些年老的基督徒们都坚定了持守了信仰的立场。

有一个贫穷而瞎眼的基督徒，受到了邻居的欺负；然而他的信仰始终是坚定的。另有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瘸子；他在信仰之中，是如此胆大，以至于在义和团风暴最严重的时候，站在大街上向人们传讲福音。有别的基督徒劝告他，最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他回答说：“如果现在危险一来了，我们就不再传讲福音；那么，等危险过去以后，我们怎么能还有脸对人讲述福音呢？”

有一个老妇人，已经七十七岁了。她已经作了四十年的基督徒。在义和团风暴期间，她的邻居们安慰她说：“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我们一定会保护你，使你不会因自己的信仰而遭受迫害”。

在我们各处的所有教会里，基督徒们都受到人群的威胁、嘲讽、戏笑；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坚定地站立住了；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停止来教会聚会。他们勇敢地面对危机，即使是丧失性命也会毫不犹豫。

在宁波以南三百公里的地区，有很多基督徒是属于最大的传教士协会——中国内地会——的众教会中。那些基督徒们在信仰的逼迫面前，没有丝毫的动摇，始终坚贞如一。有超过四百多个基督徒家庭，财产遭受了剥夺，许多人一贫如洗。还有很多人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有几十人，为了躲避暴力，不得不躲藏到山里，生活在山洞之中。在那几个月的艰难困苦之中，有一些人死于艰辛的逃难过程中。不过，只有一个人是被直接屠杀的。

有一位六十岁的老传道人。许多基督徒都热爱这位热忱、讲道有力的老者；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位热忱祷告的基督徒。每天早上他出门工作以前，都会祷告三次；因为，他说，基督也是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三次。他劝告年长的基督徒们，让他们多多祷告。他说，年轻

力壮的人，睡觉很沉；但是年老的人们在清晨或是夜晚的时候，则有更多清醒祷告的时间。

在义和团风暴来临之前，有一些义和团们已经开始用武力威胁这位老传道人。但是，乡绅和读书人尽力避免有任何麻烦的事情发生。后来，朝廷的慈禧太后亲自下了谕旨，要铲除所有的外国人和洋教。浙江地区的最高长官公布了这项谕旨。老传道人听说了这个实际的危险之后，试图沿江逃难，但是没有成功。

那天晚上，有一个义和团成员表现出神灵附体的疯癫样子，说，他们必须要用一个人的性命，来给他们义和团祭旗。于是，义和团们去把那位老传道人抓来。他们把他拉到一个庙里，试图逼迫他，让他向庙里的偶像敬拜。他拒绝了。然后他们说，他必须得死。这位老传道人临死前请求，给他一点时间祷告。在老人家还没有祷告完毕的时候，义和团们就杀了他。

---

---

*王冠与皇座都将逝去  
邦国兴而又衰  
唯独基督的教会必将长存  
地狱之门不能胜过*

*我们已经得着基督的应许  
那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盼望*

.....

## 第十章

### 山西的殉道者们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

=====

在山西省，天主教徒们比基督教改革宗的教徒们遭受到了更大的屠杀。在基督教改革宗的教徒中，中国内地会有156人被杀。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团体的基督徒们有112人被杀。美国传教士团体的基督徒们有80人被杀。加上其他的一些基督教团体，共有400基督徒被杀。在山西省，许多基督徒们表现出的坚贞，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尤其当我们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在山西全省境内，如果任何基督徒愿意放弃信仰，他们就会免遭迫害、不受到追究。第二，大多数山西省的基督徒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从小就认识主基督

的。

---

---

### 张小姐的奇妙得救

张文翠是一位令人喜爱的姑娘，长着乌黑光滑的长发，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她头脑敏捷，为人活泼。1899年，当张文翠从北京的BRIDGMAN女子学校毕业的时候，她已经出落成一个成熟的大姑娘。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喜爱她。

山西太原的一个教会女子学校需要老师。因此，张文翠响应号召，前去除教。从北京到太原，需要走两个礼拜的山路。一路上需要长途跋涉，行路非常困难。对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离开过北京女子学校生活环境的张文翠来说，这条去山西的漫漫长路，的确是非常困难；然而，带着一颗为主服事的敬虔心灵、一颗传福音的热忱之心，张文翠上路了。几个礼拜之后，她来到了山西太原。她很快就被一群可爱的姑娘们包围着。张文翠很快就得到了学生们的深切喜爱。

COOMBS小姐，是那个太原女子学校的负责人。她来中国才几个月。在她的日记里，记述了张文翠对她的极大帮助。COOMBS在日记中写到学校里的一个女孩，是孔祥熙的妹妹。这个女孩最近刚刚信主。COOMBS在日记里写道：“说实在的，是文翠带领她信主的。文翠正在赢得许多人的心，使她们接受主的救恩。她的影响力，让我感到羞愧。她的生命，令我敬佩。她二十一岁了，已经许配给直隶省的一个学生。要是没有她的话，我的工作真地很难进行



下去。我在语言和文化风俗上的隔阂与缺乏了解，使我很难对那些妇女儿童们开展工作。但是，在文翠和我之间，有着极好的默契与互相了解。她真的是我的好帮手。我们是密友，能够亲密无间地谈话。我们常常一起祷告，彼此鼓励，共度难关。”

就这样，一年的时间，平安地过去了。然后，义和团风暴开始渐渐来临。然而，在文翠的心里面，并没有恐惧的阴影。她把全部的盼望与信心，都放在神的身上；神从未令她失望过。

可是，在文翠还未意识到的时候，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下面是张文翠自己的讲述：-----

一九零零年六月二十七日，是一个闷热的日子。我们放学以后，住在城里的同学们回家了。还有十一位同学暂时未走，等着家人或是朋友来接她们。学校放暑假前的那几天，一直很忙。那天下午，我由于比较疲累，身体感觉不太舒服，就躺在屋子里。下午五点的时候，我正在香甜地睡觉。这时，院子门外聚集了很多人。此时，大家都没想到危机即将来临；也没有人来叫醒我。

下午六点的时候，COOMBS小姐去STOKES的屋里吃晚饭。这时，有消息传来，要求我们赶快去LOVITT博士的院子里集合。义和团马上就要武力进犯了。我被人叫醒了。我快速带领着那十一个同学们，集中到学校的内院。传教士们都在那里。

此时，在学校门外面，叫喊的声音越来越大。很快，前面教堂里的书店着起火来。天上下起了雨。那里的火灭了。但是，很快，义和团们又把火放了起来。教堂、医院、学校、还有两个传教士的住地，都着起火来。

晚上九点的时候，火势燃烧到了我们藏身的地方。传教士们打开了院子后面的一个小门，劝说所有的中国基督徒们立刻逃走。但是，有一位老人，叫老陈，还有我自己，以及那些女学生们，都仍然待在那里。晚上十点，暴民们点着了LOVITT博士的屋子。我们只好逃到最后一处躲藏——在靠近后面院墙的一个小厨房里，我们二十一个人挤在里面。在这所有的过程中，我的心一直很平静安宁。我似乎听见耳边有一首美丽的诗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也不会离弃你”。

又过了一个小时，火焰终于烧到了我们栖身的小厨房。我们最后的渺茫希望，就是逃难。WILSON博士和STOKES先生在后面守卫，其他的传教士们在前面领路。学校女生们走在中间。COOMBS小姐领着一个瘸腿的女孩。老陈背着一个生病无法走路的女生。我们穿过南苑，来到一个大的庭院之中。没有人阻拦我们。虽然在我们的四周，到处都是火焰；然而我们在中间所行走的路是安全的。我们来到一个门口，门外面就是街道。

这个门有十尺宽，然而义和团在门中间已经燃起了一堆火。因而，大门只剩下三尺的宽度能让人通过。我们经过这个门的时候，LOVITT太太的衣服被火烧着了。但我们很快扑灭了她身上的火焰。这时我心中想起那优美的诗词：“即使你经过火焰，也不会被烧灭”。

当传教士们通过门口的时候，一些暴民拥了上来。他们堵住道路，不让人经过。直到有一个传教士，用手中的手枪射击，人群才散开。在呛鼻的烟雾中，我看不见前面的路，也听不见耳边的声音。四周的暴民们一直在叫喊。一直到对天鸣枪，那些暴民才撤去。

我身体很虚弱，跟不上前面走着的传教士们和学生们。COOMBS小姐搀扶着瘸腿的女孩，走得更慢。还有那个背着生病女孩的老陈，也落在了后面。在混乱之中，传教士们没有意识到COOMBS小姐没有与他们在一起。

我走出门口，来到了街道的一个角落里。我在黑暗中等着老陈；不一会，我听见他叫我的声音。他的背上，还背着那个生病的女生。我问他：“COOMBS小姐在哪里？”老陈悲哀地说：“我看见一些义和团把她抓住，拉进了火里。然后就没有再看到她了”。

【后来，我听说了COOMBS小姐当时的情况。有人用砖头砸她的头。她和那个瘸腿女孩都摔倒了。她对瘸腿女孩说：“不要害怕。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主耶稣了”。然后，她站起来，请求那些义和团饶了这个瘸腿女孩的性命。有人把那个女孩领走了。然后，暴民们把COOMBS小姐拉入了火中。她两次从火里冲出来。暴民们就用燃烧着的门、桌子和木板堆在她的身上，把她赶回火中。第二天，有一个年轻的官员，孔先生，和另一个人去寻找她的尸骨。结果，他们只找到了几根烧焦的骨头。他们把她的遗骨掩埋在教会住地的废墟之中。

就在COOMBS小姐在火中殉难的时候，有两个基督徒逃出教堂区域，在旁边邻居的门前向火中观看。他们说，他们似乎看见，在火光的上空，天开了，有一个美丽的面容正在向下看。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敬爱的COOMBS老师的遭遇。但是，我想，他们一定看见了主的面容，正在欢迎他的孩子回到天家——正如以利亚坐着火车火马，升上天去。】

老陈背着沉重的孩子，累得走不动了。我们就坐在黑暗中的街道上，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心里还暗暗期望着，能够看见后面的COOMBS小姐。有个一人提着灯笼来寻找我们。他站在我们的面前，用灯笼照着我的脸，看了好长时间。我当时一定蓬头垢面、邋遢得让人认不出来了。我在逃跑的时候，丢了两只鞋。自从下午睡觉起来以后就没有梳过头发。

在来人的带领下，我们慢慢地走过大街小巷，来到BEYNON先生和太太的家。当时已经半夜三点了。BEYNON夫妇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们。此时，其他的传教士们都在FARTHING先生家里避难。那里离BEYNON先生家很近。

在寒冷的夜风中，我感冒了。在以后的三天，我的喉咙肿痛，无法吃任何东西。在BEYNON先生家待了半天以后，我跟那个生病的女孩，还有她的妈妈，往她们家走去。我走在街道上的时候，很多人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听见他们说：“她是个英国人。她长得不像咱们”。

此时，城里已经有很多恶言恶语。当我来到那个生病女孩的家时（她们租住在一个房子里），房东不允许我住在那里。于是我只好又回到街上。但女孩和她母亲让我晚上天黑以后再走，因为那样更安全一些。

晚上，那位官员、孔先生，以及一个基督徒，把我带到城里另一个人的家里。然而，那里的房东也反对我住在那。七月二日，BEYNON先生派人来把我接到他们家中。在他们家里，他们对待我，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我很不愿离开他们。

三天以后，传教士们从山西省长官、毓贤的衙门那里得到一个讯息。毓贤说，如果传教士

们愿意到衙门附近的某个地方居住，毓贤就可以保护他们；否则，毓贤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传教士们为此很困扰，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也为此很困扰，但是，我想和他们待在一起，不论他们去什么地方。

令我意外的是，孔先生和另一位基督徒当晚九点来到BEYNON先生家。尽管我很不情愿，但是，BEYNON先生极力劝说我，让我和孔先生他们离开这里。我就和他们一起走了。在我心中，想起神对雅各的应许：“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保守你”。

孔先生把我带到一个富有的基督徒、朱先生家里。七月八日，我们听说，所有的传教士都来到毓贤指定的地方居住；——就在毓贤衙门的附近。第二天，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跑到朱先生家里，面色苍白。他说，在他经过毓贤衙门外的街道、去看望那些传教士的时候，他看见，那些传教士们被用绳子捆成一列。每个人的头上都用绳子捆绑着。男人、妇女、儿童，都被绳子捆在一起。年轻人说：“他们一定是被拉着、去执行死刑。这种捆人的方式，就是捆绑死囚的方式”。

后来，我们听说，就在那一天，毓贤命令，残酷杀害了三十六名基督教传教士，十二名天主教传教士，以及几名中国本土基督徒。

在接下来的连续几天当中，血腥的犯罪与屠杀，遍及了山西全省。许许多多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们，被残忍地杀害了。

有一天早晨，危难临到了我们。早上十点，一伙暴民闯进来，开始抢朱先生家里的东西。我和朱先生的家人，以及他们家中一个姓苗的蒙古老妇，一起逃跑。我们穿过两、三道庭

院，来到院子后侧。我们能听见暴民们在呼喊、打砸抢。我们知道，那些暴民们很快就要来抓我们。院子后侧没有门。房子很高。朱先生把桌子和板凳堆积起来，帮助家人爬上了屋顶。我和苗太太则爬到了窗棂上。我们怎么能上到房顶上去呢？幸好，我们可以顺着房子伸出的两翼、屋檐，攀爬到高高的屋顶上面。我们从高房上，爬到了相连的几个小房子上，然后又顺着矮墙下来，跳到了邻居的一个小院子里。我们就和朱先生以及家人一起，藏在那里面。

中午，朱先生的朋友来把他和他的家人带走了。我和苗太太被独自留在那里。朱先生应许说，天黑之后，他会来接我们。但是，天黑的时候，那个小院子的主人不让我们再待在那里。因此，我们只好走到大街上。我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心里面感觉很奇怪、又很悲哀。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我无处可去；我只熟悉我们的教会学校。苗太太说：“我认识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咱们去那里，看看他们是否还活着，也看看他们是否愿意收留我们”。

我们先去的几家基督徒，都不愿意收留我们。后来，我们来到教会厨师的住处。在他那里，我们给那儿的房东十文钱，可以在一间很小的厨房里挤一晚。然而，房东不允许我们在那住到第二天晚上。而且，我们身上已经没钱再交十文钱了。第二天，苗太太说，咱们去张先生家；也许他会可怜我们、收留我们。张先生果然愿意收留我们。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天以后，有流言传开，说有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年轻女人，都是基督徒，躲藏在张先生家里。七月十三日，我们听见有一队义和团来了。但是，紧跟在义和团后面，来了一位官府的官员。他问义和团：“你们在这干什么？张先生一家已经遵守官府命令、放弃了基督徒信仰，而且也在庙里烧香了。他们现在是良民。你们不可骚扰他家”。然后，那个官员拿出一份文件，证明张先生已经放弃信仰。义和团没有证据显示，在张先生家里藏着其他基督徒；因此，他们只好走了。听见他们撤退的脚步声，我们在屋里，祷告、深深感谢主。

张先生对我说：“我带你去十二公里外的一个村子。我在那认识一家人。我想，他们也许会愿意收留你”。第二天，很早很早的时候，张先生把我藏在一个车里，出了城门。出城以后，我们走路行进。我们不敢走大路，就沿着河边走石头路。我不习惯走长途。我的鞋很旧，袜子很薄。走了五公里以后，我的双脚很痛，再也走不动了。

神在那里安排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使我们可以休息、栖身。那是一个窑洞村。村子里有一百多个窑洞；村口有一条很窄的通道，易于守卫。这个地方，是人们预备用来躲避强盗的地方。我们进村以后，发现村子里只住着两家人。我们找到负责人，恳求他允许我们住在一个窑洞里。他非常友好地回答我们说：“那些窑洞已经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不适合你们居住。你们可以住在我家里。这里没有义和团。这个年轻妇女可以跟我妻子住在一起，直到城里平静下来以后再回去”。

我在这个村里住了九天或十天。这段时间里，孔先生和其他的朋友们在城里不知道我的下落，非常为我担心。他们一直在寻找我；最后，他们来到我住的这个奇怪地方找到了我。七月二十四日，他带着一辆车来接我，把我接到他在太原府的家中。

这里，我得要讲述一下孔先生的情况。他是神差遣给我的朋友，已曾经来多次地拯救我。在义和团风暴期间，我在他家里住了八个月的时间。孔先生年纪大约三十岁，属于官府人员。不过，这时他在官府里并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位。他经常去教会，是一个真心地信从基督的人；但是他还没有受洗。他有一个甜美的妻子，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官府知道他学习了很多基督教的教义；但是由于他出身官宦，财富很多，而且并没有受洗，因此，官府没有追究他。义和团曾经屡次三番威胁他的性命；然而，义和团从来不敢来侵犯他的家。

这些朋友们对待我，就像是对待妹妹一样。我在孔先生家里居住的期间，没有遭受任何磨难和患难；只是非常思念那些殉道的朋友们，为他们伤心难过。我也非常为我周围那些基督徒们所受到的逼迫而感到难过。我也无比思念在山那边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老师，与朋友们——我想，他们一定都在北京地区遇害了。

我住在孔先生家的期间，几乎每一天，都会听见各种各样的消息，讲述中国基督徒们所受到的残忍迫害，以及，在山西省，一批一批的传教士们被屠杀。

在六十公里外的太谷，有一个姑娘叫路得，住在那里。她比我晚一年从BRIDGMAN女子学校毕业。并且，和我一样，她也来到山西，在教会学校里从事教学工作。七月末，有一个人从太谷来，告诉我说，尽管，路得和那里的传教士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是，他们都还仍然活着。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有一个年轻人来到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刚从太谷教会的地址逃出来；太谷教堂和附近的建筑物都已经被火焚烧了；其中的基督徒们和传教士们都已经为主殉道。

后来，朝廷任命了另外一个人，来担任山西省的官府最高长官，代替毓贤。那人颁布了告示，命令所有的义和团组织都立刻解散。于是，针对基督徒的迫害与屠杀停止了。清朝皇帝与宫室，从北京逃亡西安的路上，在太原府停留了很长的时间。

1901年1月，我得到了一个大喜的消息。有一位山西的基督徒，从北京回来。他告诉我说，



我的北京朋友们都还活着（他们经历了北京使馆区的自卫战，并存活了下来）。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他们都被屠杀了；而我是直隶省基督徒中唯一活着的人。我一直以为北京的传教士们都被杀死了。

不过，那个人不知道我家人的情况如何。

三月末的一天，对于我来说，是混合着欢乐与悲伤的日子。我的弟弟，文通，被人领到我这里来。他告诉我，我们的爸爸、妈妈、小弟弟，被杀于我们在北京城南的家中。我的妹妹，文梅，在北京BRIDGMAN女子学校念书；以及这个弟弟，在华北教会学院上学；他们两个跟随传教士们去了北京的使馆区，因而在义和团风暴之中存活了下来。

我弟弟文通告诉我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之中，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死了。后来一个基督徒从山西到北京，告知说，他听到流言，说我藏在山西太原的一个官员家里。再后来，一些其他的信使们证实了这个消息。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中，怎样能够经过山西省的、混乱的士兵和匪帮，并经过德国、法国士兵肆虐着的直隶平原，安全地把我接回北京呢？最后，RUSSELL小姐雇了一辆骡子车，并派了个老人陪伴着我弟弟，让他们从北京一直长途跋涉来到山西。

我弟弟他们来到我这里的时候，孔先生刚好不在家。他去参加另外一个城市的传教士们的葬礼和追悼会去了。孔太太提议，她亲自送我去北京，免得我在路上遭遇什么危险。于是，孔太太派人去告诉孔先生。孔先生让送信的人回来，告诉孔太太说，可以和我一起去北京。因为孔太太与我们同行，所以，太原府派遣了两名士兵，一路护送我们；并且，给了我们一幅黄龙旗，吓阻路上可能会有的土匪强盗，免得他们骚扰我们。

四月四日，我们启程出发，开始了危险的旅程。我们不能走那条经过保定的大路——因为沿途的山区里，有大量的中国士兵落草为寇；而在山区外，则是那些军纪散漫的德国士兵与法国士兵。因此，我们向着东北方向，经过张家口，去往直隶省与北京。在直隶的边界上，那两位护送我们的太原府士兵必须得返回了。现在，我们就得面对两个危险——盗匪与外国士兵。

有一天，我们正在张家口与北京之间的大路上走着的时候，孔太太、她的孩子、还有我，坐在骡子车里；我的弟弟和与他同来山西的老者骑在两只骡子上。那时，前面有二十个德国士兵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那个赶着骡子车的车夫，一看见那些外国士兵，立刻大惊失色，手脚失措。但是我在心里暗暗祷告，并努力使自己镇静。幸好那些士兵当中，有一个队长。那个队长旁边有一个中文翻译。我弟弟拿出一封信，交给他。那是一封我弟弟从北京带出来的信；上面用两三种语言文字写着，请路上的外国士兵不要骚扰我们；我们这些人是基督徒。队长看了信以后，来到我们的车厢门口。他问：“你是基督徒吗？”我回答：“是的”。于是，那个队长关上我们的车门，上了马；我们平安地继续前行。

四月二十日下午两点，我们的骡子车到达了北京。我们来到教会的旧址附近。那里是一片废墟和狼藉。我弟弟去告诉大家，我已经回来了的好消息。很快，RUSSELL小姐，以及我的妹妹，文梅，来到我的身边。不久，那些仍然活着的、我们原来学校的老同学们也都来到我的身边。有什么语言，能够描述我们眼中喜悦和悲伤的泪水呢？

今天，我想用《诗篇》107篇4-8节的话，来赞美神：

107:4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

107:5 又饥又渴，心里发昏。

107:6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

107:7 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

107:8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

以上就是文翠讲述的故事。不过，我们在结束张文翠的故事之前，必须得要记述一下她的婚礼。在那许多个月的痛苦、煎熬、磨难之中，有一个可贵的年轻人，一直在翘首盼望着，那位甜美姑娘、文翠的消息。在文翠去山西之前，她已经被许配给了这个年轻人。按着中国的礼节，他在正式娶文翠之前，不可见她，也不可谈论她——除非是跟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然而，他帮助筹划了把文翠接回北京；而且，当文翠回到北京的那一天，即使是东方人的繁文缛节，也无法抑制住这位准新郎的大喜的面容与表情。

六月十四日，教会举办了文翠和新郎的庄重婚礼。许多朋友们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大家都喜乐而感叹，这对新人，劫后逢生的奇妙拯救与经历。新郎的名字叫王文舜。在义和团风暴爆发前，他刚从神学院毕业。在义和团围困北京使馆区期间，他一直在使馆区里面，因而得以存活。现在，王文舜和张文翠有着一个幸福的家。他们夫妻二人在服事主的道路上齐心协力，心心相印。目前，他们在负责着卢沟桥地区的教会工作。

COOMBS小姐的学校学生

当文翠和COOMBS小姐她们的教会和女子学校被义和团焚烧的时候，有两个女学生被官府带回了她们的家中。其中的一个女孩名叫普涛，来自一个基督徒家庭。她的父母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普涛的爸爸妈妈都非常喜欢她。普涛是太原女子学校的最聪明的学生。有一次，普涛放假回家；她的邻居们总是嘲笑她、辱骂她，说她没有像其他中国妇女那样缠足。为了让普涛感觉好受一些，她的妈妈就解开缠着自己双足的裹脚布。当太原女子学校被焚、普涛回到家中的时候，她悲哀地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姐姐，都已经被义和团杀死了。

当太原女子学校的那些学生，和文翠以及传教士们一起逃出火场的时候，在黑暗中，有五个女生和大家走散了。她们来到太原城的东门，但是被守城的军兵挡了回去。她们在城市里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被带到了官府衙门里。

衙门的老爷审问她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跟随外国人、当二毛子？”

女生们回答说：“我们不跟随外国人。我们跟随上帝。”

衙门的老爷问：“那你们为什么读外国人的书？”

女生回答：“我们读的是上帝的书。”

衙门的老爷问：“你们为什么不缠足？”

女生回答：“因为上帝的心意，从来不是要让我们跛足。”

衙门的老爷说：“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女生回答：“我们得到的是基督的救恩，永远的生命。”

于是，这五个女生，被关押在衙门的监狱里面，住了三个月。然后，官府释放她们回家了。

=====

=====

王先生

王先生是山西北部的一个传道人，是属于传教士团体-----中国内地会的教会。他讲述的故事发表在1901年1月出版的一个刊物上。这里，我们摘选一些内容。

王先生记述了，有一位官员，保护传教士们，并派遣卫兵护送他们离开；并因此，这个官员遭受到暴民的侮辱和击打。

以下是王先生讲述的故事：-----

那位官员对基督教抱着一种比较友好的态度，因为他在小的时候曾经在教会学校上学。他雇了一辆大车，把很多基督徒们护送走。所以，在他掌管的那个地区，没有人被杀害。

六月末，义和团风暴变得越来越严重。官府劝说我，赶紧离开。那位官员让我穿上衙门的衣服，给了我一匹衙门里的马，并交给我一封官信，让我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作为官府的送信人，我在路上会安全一些。

到达目的地以后，我先去当地的衙门送信，然后去见那里的传教士们。我们四个人到官府去见当地官员；官府答应我们，会保护传教士与基督徒撤离。我们回到教会；大家心情都很高兴，因为看到了逃难的希望。可是，就在我们收拾东西、准备逃难的时候，一伙暴民来了。他们冲进门来。我们逃到衙门那里去。教堂很快就被暴民们烧着了。

有人想了一个聪明主意，让我假称从北京带来了一个朝廷的命令，要求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用锁链捆绑，押解到北京去。这样，那些外国人的性命也许能够逃脱。

现在，既然我有一个衙门的马匹需要归还，而且我还要照顾我的家人，所以我想，也许最好是回到颖州（音译）去。

我非常精疲力尽，因此躺下睡了一会觉。突然，我听见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我无处可逃了。我出去看，有很多义和团和官府军兵站在外面。他们开始疯狂地打我，并把我拉到燃烧着的教堂那里，想把我扔进火中。很快我就失去了意识。

后来我才知道，义和团当时以为我已经死了，就懒得把我一直拽到火的深处。而且，在我旁边有两个人，一直恳求着义和团，不要把我的尸体烧掉。这两个朋友摸到我还有脉搏，而且没有什么致命伤，就一直在那里等着。那个时候，义和团暴民们则离开了教堂那里，

要去衙门处屠杀传教士。他们在衙门那里，狠狠地打了十几个基督徒；其中有的人可能被打死了；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传教士们。

救我性命的两个朋友，把我扶起来，带我回到衙门。在那里，他们给了我一匹马，衣服，等物品。一个人牵着马，另一个人在马上扶着我；我们出了城。在路上，我们听说，那天早上，有十三个外国人在路上被杀了。他们被锁链捆绑着，无法自卫。

我拖着疲弱的身体，三天之后，快到颍州了。可是，在颍州之外二十公里的一个镇子上，我们听说，那里的教会已经在6月29日被毁。我还听说，我的母亲本来是被官府用车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他们还没有走出半天的路程，就被义和团追回。义和团把我的母亲、兄弟、妹妹、我的小儿，还有一位姓吴的老妇，都烧死了。不但如此，那位下令送我母亲走的官府官员，也被义和团扔到了火中烧死。义和团还烧毁了那辆送我母亲的车、并烧死了拉车的骡子；甚至他们还烧死了我家院子里的狗和鸡。

义和团他们在烧人的时候，并不把人捆绑起来，而是在火外面守着；等着火里面的人出来，再把人赶回火中。因此，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缓慢而痛苦的死亡；我简直不敢想象。有另一位官府的长官，想要阻止义和团的暴行；但是暴民们对他说，如果他再说话，就把他也扔到火中。

虽然在颍州外的小镇上听说了这些可怕的事情，我还是想自己去亲身看一下那些事情是否是真的。我们还差五公里就快走到颍州城的时候，对面来了一队义和团，大约有四五十人。他们命令我们从马上下来，并严严实实地把我捆绑起来，把我拉到城中。我被义和团抓捕的消息，很快被报告给颍州的官府长官。那位长官听说，义和团首领正在“审判”我。于是，这位官府长官给义和团首领发了一个邀请。

长官见到义和团首领等人时，对他们说，他一直以来很怀疑他们是否是真的义和团；并怀疑他们是否真地能够刀枪不入。长官提议，来测试一下他们的超能力。他说：“让你们的人摆好架势，使出功力，然后我用枪试一试。如果你们毫发无损，那么，你们就可以随意杀死这个姓王的。如果你们是真的义和团，那我也要加入你们。否则，我就知道，你们根本是骗子，你们说的都是谎话”。那位义和团首领同意了长官的这个提议；但是，义和团首领说，他自己不站在义和团队列中，而是站在一旁；这样就可以看见，什么时候神灵下凡。长官同意了。

此时已经半夜了。但是这件事传了出去；全城的人都举着火把和灯笼来看热闹。在城墙一侧，有一个庙；义和团成员们列队站在庙前。他们在进行着一些特定的发功动作、或是操演仪式。这个时候，官府长官指派衙门的四个人监押我；而那四个人也想去热闹；他们把我松了绑，这样我们可以一起都能看见。官府长官非常仔细地检查了枪手的枪弹和弹药。

这个官府长官担心等会可能会有乱子，特地事先安排了两百个人保卫自己，以防义和团作乱。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了。大家等到那个义和团首领喊：“神灵下凡了！”于是，官府长官下令：“开火”。有四五个义和团成员当场被枪打死；所有的义和团都受了枪伤。义和团一哄而散。

而后，长官把我叫去，对我说，连他都无法保护他们衙门里的自己人，所以，我待在城里非常不安全。长官送给我二十两银子，并给我一封官信让我带到太原；这样也许可以保护我路上的安全。



---

那封官信救了王先生的命。后来，经过了许多跋山涉水的波折以后，王先生来到沿海地区。在他的记述的结尾，王先生说道：“当我看到这们多基督徒们聚在一起，彼此述说着神的恩慈与大能时，我的心里真是充满了巨大的喜悦”。

---

---

### 额头上的十字架

中国内地会在平阳（音译）的教会，有二十七名基督徒被杀害；另有十八个人，经历了严重的迫害。义和团们一直以来，声称他们能在基督徒的额前看见隐形的十字架。然而，他们抓住那十八个人以后，却用刀在他们的前额上刻上十字，然后逼迫他们在烈日下晒干、结疤。后来，这些人又被送到官府。官府为了讨好义和团，打了这些人每人四百或五百竹板，并把他们关在监狱里，共有几个礼拜的时间。这些人，真地是为基督而蒙受羞辱、为了主的缘故而承受苦害。

---

吴先生家住在太谷；他是美国传教士协会的WILLIAMS先生的中文老师。吴先生对基督教很感兴趣，经常来参加教会的敬拜活动。当太谷的义和团屠杀开始以后，有人报告义和团说，

吴先生也是一个基督徒。义和团们立刻前去吴先生的家，点燃了他的房子。吴先生此时不在家；吴先生的朋友们向义和团求情说，他并不是教会成员。于是义和团允许他们扑灭了火。义和团首领说：“虽然吴先生还没有加入外国人的会，但是，他跟外国人往来过密。外国人给了他很多药，迷了他的心窍，并且已经在他的额上印了十字架。必须得用刀把这个十字架从他脑门上挖出来”。于是，义和团们执行了这个行动，吴先生的性命因而得以存活。

---

在义和团风暴期间，有许多被怀疑是“二毛子”的人们，自行想办法除去自己脑门上的十字架。有的时候，义和团会用刀割的方法，把那个想象中的十字架从“二毛子”的前额上除去；有的时候，义和团会给人一些药吃，然后使用一些法术，除去他们额头的十字架。

---

---

两名英国浸信会教会的殉道者

当DIXON先生以及其他的传教士们逃离昕州（音译）的时候，周先生带着妻子孩子逃到他岳母的村子里。很快，义和团就来把他抓住，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觉。义和团搜查他的衣服，从里面搜出了新约圣经；于是，义和团决定，烧死周先生。他们强迫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家，都贡献出一根烧火的柴棍，然后，在义和团的祭坛上，烧死了他。

刘太太逃走的时候，她家已经被毁了。她回自己的娘家避难。义和团很快来就又来抓她。这次她又逃走了；藏在麦地里。义和团在麦地里抓住了她，把她捆绑起来，拉到城里。在一路上，义和团不断地打她。然而，她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到了城里以后，那些暴民们把她扔到仍然在冒烟的教堂灰烬之中以后，走了。刘太太从灰烬之中爬出来，出了城们，快要到家的时候，义和团又来把她抓住，重新把她扔到火中，直到看着她死去。虽然在患难之中、磨难之中，然而，刘太太仍然持守着信仰，作出了信心的见证。

---

---

李玉

李玉是ATWOOD医生的医护助手。他们在汾州（音译）工作。不过，李玉的家是在太谷城东面12公里的利满村（音译）。当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李玉正在帮助DAVIS先生在渔泽（音译）开辟一个教会站点。那里是一个混乱的地方，排外情绪非常强烈。六月份的时候，那里的人策划要杀害李玉。有一些匪徒准备去李玉的住地，杀死他、并抢夺他的财物。幸亏李玉事先听说了这个计划，于是独自逃出了城。那天晚上，当他经过城门的时候，看见有很多人，举着灯笼火把，口中喊着“杀！杀！”

不过，当他经过那些暴民的时候，并没有被人认出来。就这样，李玉连夜逃到了太谷。他在那里与传教士们待了一小段时间；不过，当他看见有很多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坚决地要与传教士们同生共死，李玉就想，汾州还有不少传教士们，他们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人陪着他们。李玉已经认识汾州的那些传教士们很长时间了，跟他们很熟悉；因此，决定去那里，与他们在一起。

李玉来到汾州，与传教士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七月份了。李玉走过了很多危险的路程——到太谷去取钱；去太原与传教士们沟通；去本城的衙门，见那些官府的长官。ATWATER先生、PRICE先生，以及LUNDGREN先生，联名写了一份声明，见证了李玉的信实；因为，李玉常常为了他们的事情，而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行。李玉常常与ATWOOD先生一起做事，因此，他在全城里都很著名，尤其是衙门里的人都知道他。

八月二日，有一个人从太谷传来消息。两天以前，太谷的六位传教士，和大量的中国本土基督徒们，都被杀害了。危险已经迫近到了汾州。然而，李玉仍然不愿意离开传教士们。两天之后，官府派人来，要把李玉带到衙门去；并要求，所有的外国人必须交出他们手中的武器。李玉回答说：“我知道，那些外国人只会在自卫的情况才使用武器”。官府的长官非常生气，命令杖责李玉三百下，并掌嘴八十下，然后把李玉扔到了监狱里。

费先生也是教会的一位老师，与传教士们待在一起。他去监狱里探望李玉，后来，写下了当时的情况：——

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只有一个很小的孔，能透气和透光。在炎热的夏天，里面非常肮脏难受。我进去看望李老师的时候，见他躺在一个小炕上。他看见我，眼中流出泪水来，喊着说：“没想到我落到这般田地！我不但不能帮助传教士们，我甚至自己的命运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他让我看他的身体，上面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他的整个脸都肿了。我的心深深地为他感到悲哀；但是，我能做些什么呢？

第二天，费先生再次去探监，并带去一些传教士送的膏药和一些油。费先生又去了几次，

送去食物和钱。

八月十四日，李玉听说，传教士们第二天要在一些士兵们的护送下，离开汾州。官府声称要把传教士送到天津去。那天下午，当费先生来监狱看望李玉的时候，李玉恳切地请求费先生不要和传教士们一起走。他说：“他们肯定出城不到几公里就会被杀死。你去了，也没有办法拯救他们”。李玉还告诉费先生，官府的长官要在那天把他押送到太谷，但是，那个长官的上级，一个新来的官员，要在押送李玉之前审问他。李玉对费先生说：“如果今天审问我，我一定要拼命据理力争，证明传教士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和善良的人们。我要请求长官，把传教士们留在汾州”。

从前，在李玉被杖打、下监之前，汾州官府的那位长官一直对李玉很友善；因此，李玉一直不明白那个长官为什么后来对待他非常残酷，而且，一直把他关在监狱里。后来，有一个下级官员来到监狱，告诉李玉，这是那位长官想要救他而采取的办法。长官知道李玉对基督教很忠诚；长官也知道，传教士们一定会在去天津的路上被杀害。因此，这是长官的计策，使得李玉与传教士们分离，这样可以保护李玉，使之免于义和团的残暴毒手，也使之免于那个新来的长官的死刑处罚。那个新来的长官，已经带来了山西省最高官员的命令，要消灭一切外国人，以及一切不愿意放弃信仰的中国基督徒。

不久，李玉就听到了他一直以来都担心的消息——传教士们在汾州城外十公里的地方被杀害了。然后，那个新来的上级官员提审了李玉。那个官员问李玉，外国传教士们是怎么教导关于敬拜祖先之事的。李玉回答，基督教的教导是，我们不仅应当尊敬我们的祖先，而且应当尊敬一切人的生命。那个官员愤怒地说：“你撒谎！基督徒们没有祖先”。李玉回答：“大人，我说的是诚实的话”。那个官员从椅子上愤怒地站起来说：“他在胡说八道。打他”。官员的手下们抓住李玉，用竹杖打他，使得他刚好不久的全身的伤口又重新迸出血来。李玉紧紧地咬着牙，克制着不因痛苦而喊叫出来。

杖打了李玉以后，那个官员要求李玉，写出汾州教会的全部名单。李玉回答，他手中没有那个名单。于是，李玉又被押送回监里。那位暗中对李玉友好的长官，在李玉的伤口稍微愈合后，就立刻把他送到了太谷。李玉在太谷的监狱里，虽然条件恶劣，但却是安全的，因为没有人来骚扰。他在太谷监狱里待了大约一两个月。

李玉被关在太谷监狱期间，有人来把他家人的消息告诉他。此时，李玉的母亲，妻子，两个孩子，在山中避难，承受了非常大的苦难；她们住在狼洞里，靠吃一些青枣充饥。那些青枣，是一些有同情心的孩子们偷偷送去的。

后来，德国士兵进占了山西，李玉被从监狱里释放。李玉一得到自由，就赶快去寻找家人。当他找到她们的时候，看见她们已经快要饿死，衣不蔽体，奄奄一息。他的小女儿发着高烧，内脏严重受损。他的母亲，由于是小脚，而根本不能走远路，因此已经被义和团抓住杀掉了——尽管她并不是一个基督徒。

后来，1901年，山西面临严重饥荒。ATWOOD医生于1901年重访山西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捐赠了大量粮食以及赈灾的物资。这些粮食、物资、款项，正是通过李玉的双手，被分发到山西全省——在那些得到赈灾物品的人们之中，有李玉的朋友，也有李玉昔日的敌人。

=====

=====

## 误杀

康先生是一位中年人。他是太谷教会的成员；他作基督徒已经三年了。对这位心地单纯的农民来说，基督教有着很重大的意义。虽然，读书对于康先生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他总是把新约圣经带在身边。他的妻子非常虔诚地敬拜偶像；不过，他们的长女在利满（音译）的教会女子学校上学，他们十四岁的儿子在太谷的学校上学。

康先生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人；他从未得罪过谁。他的家在太谷城外七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当义和团组织在他们村子里建立起来的时候，组织的首领是一个年轻人，与康先生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七月初的一天，这个年轻人带着几个义和团成员，来到了康先生的家、敲门。康先生开门后，那个年轻人对他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不想伤害你，但是我现在听命于神灵。如果你现在放弃你的信仰，敬拜众神灵，那么，我们就相安无事。你愿不愿意敬拜我们的神灵？”

康先生回答说：“我不愿意敬拜它们”。

那位一直在用平静的口气说话的年轻人，突然激动地喊起来：“那我就要请神灵下凡了”。说着，他把脸朝向东南方，点燃了一柱香，做了几个动作，扬起一些灰尘，然后，突然爆发出愤怒的力量，抓住康先生，把他举到了半空中，扔到了几米外的地上。接着，这位“神灵附体”的年轻人，再次上前，要去抓住康先生。

康先生的两只鞋已经被摔掉了。他跳起来，爬上了一棵高树，翻过了墙，逃往太谷方向。义和团在后面追赶他。但是康先生比他们跑得更快一些。康先生逃到了太谷以后，与那里的传教士们待了一段时间。

后来，康先生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在太谷屠杀事件以后，八月的一天，康先生村子中的屠杀也要开始了。那天，康先生正在邻居的园子里面干农活；一个朋友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快逃命！义和团要来包围你家了”。康先生逃到了山里。这时，义和团闯进了他家，杀了他的妻子和长女。他的另外两个孩子逃到了同院的邻居家里。

在一片混乱中，义和团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去包围康先生家之前，已经听说在康先生家的院子里，还住着一个非基督徒家庭。义和团闯入院子后，那个非基督徒家中的一个孩子尖叫着从院子中跑过。义和团的枪矛立刻刺死了那个孩子。孩子的父母从屋子里出来，看见自己的儿子死了，悲伤欲绝、愤怒地大叫：“我们不是基督徒！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孩子！”义和团站在当场，非常尴尬，喊着说：“我们是误杀的！”

村子里的一个恶霸，是村民们平时都很害怕的一个人。这时，他气势汹汹地走进院子，对义和团说：“误杀！你们不是说，你们是神灵附体吗？你们现在连不是基督徒的人也都杀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村的人都杀掉？你们这是不是犯了杀人罪？要不要杀人偿命？”

就这样，义和团气焰嚣张的、见人就杀的日子过去了。官府贴出告示，命令义和团们不可伤及“无辜”。并且，官府颁布命令，要求用康先生的房产、园地、果园，来补偿那家邻居死的孩子。但是那个邻居还不满意。于是有人说：“你们家的那两个小孩是不是老康的孩子？你们就收了他们，代替你们自己的孩子吧”。因此，义和团安排，让那个邻居收养了康先生的两个孩子，并获得了康先生的所有家产。因着这样奇怪的方式，康先生的两个孩子得以幸免，没有被屠杀；并且，康先生的家产也得以保存，没有被烧毁。后来，经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康先生的孩子们以及家产都被归还给了康先生。



---

---

太谷

在山西的众教会中，只有太谷教会的情况，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全面描述。义和团风暴期间，在太谷，美国传教士协会有六个传教士都被屠杀；在太谷的基督教的八十名教会成员中，只存活了四十人。

---

---

教会学院的学生，孔祥熙

孔祥熙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因为，他是伟大的孔子的直系后代。在孔祥熙年幼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和父亲以及妹妹，和富足的叔叔在一起生活。他的叔叔，此时是五品官员。孔祥熙这个小伙子，长着一张精致的脸，口齿伶俐，为人沉稳、利索。在他的身上，显出传统中国文化能够养育出的最好的人材；在他的生命里面，透露着两千年教育、财富、品阶的传统与传承。

但是，在这个小伙子的生命里，有了一种新的、更好的传承。对于他来说，在太谷城里，

有一个极其甜蜜的地方；那个地方甚至比他舒适、富裕的家更好。孔祥熙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是在八岁的时候。那时，他的父亲牵着他的手，第一次在礼拜天走进了教堂。对于这位幼年丧母的、敏感而又心中渴望爱的小男孩来说，世界似乎又大又冷；而当他第一次走进教会里的时候，就受到热情而温暖的欢迎。他与其他的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在一个面容慈祥的传教士太太的带领下，彼此热切地问候和关爱。

第二个礼拜天，他极力劝说爸爸，让他再带自己去教堂。从那以后，教堂就成了他的家。他在那里的教会学校中，一直学习了八年。CLAPP太太以温柔的母爱对待他，使这个孩子在丧母以后，孤独的心中第一次感受到关怀之爱的温暖。后来，BIRD小姐来到教会，并成为他人生的激励与向导。在孔祥熙十六岁以后，太谷教会把他推荐到北京通州的华北教会学院念书。那里距离他的家乡六百公里。

1900年5月21日，已经十九岁的孔祥熙，完成了华北教会学院的初级学业，乘坐北京至保定的铁路到达保定，然后从保定回到家乡，山西太谷。仅仅在几天之后，那个北京到保定的铁路就被义和团摧毁了。6月2日天黑以后，孔祥熙来到太谷教会。他在那里只见到了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当时，传教士们正在太谷城外南郊的新建筑中居住。第二天早上，孔祥熙受到了WILLIAMS先生，BIRD小姐，CLAPP太太的热情欢迎。又过了一天，CLAPP先生从外地讲道回来，也与孔祥熙热情而喜悦地见面了。

孔祥熙安顿下来以后，就帮着传教士们做一些日常工作。BIRD小姐每天早上跟他学习中文；那段时间，他们非常快乐。义和团风暴的阴影，还没有影响到他们。当时，已经有消息传来，在一些其他地方，山西的天主教徒们已经开始受到迫害。但是，官府尚未允许义和团在太谷设立祭坛。

就这样过去了两个礼拜。然后，从PITKIN先生那里，送来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北京通州的华北教会学院已经被义和团烧毁了。这是在义和团风暴临到太谷之前，孔祥熙从西山的另外一侧，所得到的最后确切消息。在他的耳中，也听到了许许多多可怕的传言。

在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之前，消息传来，在太原的一些教会被义和团烧毁。COOMBS小姐已经葬身火中。太原离太谷五十多公里。DAVIS先生和PARTRIDGE小姐从任村（音译）教会和利满村（音译）教会回到太谷，与其他的传教士们待在一起。此时，义和团计划攻打太谷城外的教会。由于那里没有坚固的墙，因此非常不安全。所以，传教士们以及和他们始终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本土基督徒们，一起搬迁到城内的教会住地。众人在那里抓紧时间建立起自卫的工事，尽可能巩固那里的防守形式，防备义和团来烧杀抢劫。他们在这种半围困的状态中，坚持了一个月。

那些本土基督徒们——男人，女人，儿童——始终与传教士们坚守在一起，直到他们最后只剩下四十人左右。传教士们与那些基督徒们建立起日夜守卫的轮值制度。在教堂外，义和团们常常聚集着，呼喊：“杀外国人！”的口号。有时，当外面没有暴民聚集的时候，零散的过路人，在经过的时候，也会拖长了声音喊“杀——”。义和团们在外面聚集的时候，会齐声唱歌；歌声从墙外传来：——

我们勇敢的义和团  
消灭外国鬼子们  
然后天上就会降雨  
和平就会来临

孔祥熙的妹妹在利满村的教会学校上学。PARTRIDGE小姐和路得小姐在那里教课。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当传教士们和基督徒们从太谷城南郊往城里搬迁的时候，孔祥熙的妹妹也与他们在一起。她的双脚没有缠足。这让别人一看就知道，她是跟随外国人的“二毛子”；而且，在她叔叔的家中，如果说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危险的话，那么至少，她的没有被缠裹过的双足给她带来很多羞辱。

这时，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在传教士们转移到城里的教会后，她的爸爸不愿让她和传教士们再待在一起。孔祥熙雇了一辆马车，把妹妹送到城外十公里处的奶奶家里。在孔祥熙带着妹妹出城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因为一路上并没有人认出他们来。但是，在孔祥熙回城的路上，差点丧命。在返回的路上，距离太谷城七公里的时候，那辆马车停在路边，车夫进一个店里抽烟。旁边，一队义和团正在操演。

孔祥熙坐在车上，看他们操演。这时，店里的一个人向他叫道：“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不相信众神灵？”孔祥熙安静地回答说：“我们不相信众神灵。我们说只有一位永生的神。你没听说过十诫的第一诫命吗？”店里的那个人继续问一些粗鲁的问题，目的是要引起旁边那些义和团们的注意力，让他们知道这儿有一个跟随外国鬼子的“二毛子”。

有三个义和团成员突然向孔祥熙坐着的马车冲过来。其中两个人手里拿着大棒，另一个人手里拿着大刀。他们光着脚、披散着头发、目光凶狠、嘴唇肿胀，带着仇视基督徒的目光，他们叫着“杀！杀！”他们奔跑、跳跃着，冲了过来。孔祥熙闪电般从腰里拔出手枪，对准他们。那三个人停住了脚步，仿佛像野兽追寻猎物一样，停滞着，喘息着，手中仍然在疯狂地挥舞着刀棒。

这时，过来了几个人，拉住了那三个疯狂的人；无疑，他们担心这三个人的安全，更超过他们担心车上的那个相貌白皙、手持枪柄的小伙子的安全。孔祥熙把躲在一边的车夫叫出来。车夫赶着马车、载着孔祥熙，赶紧离开了那里。

---

下一个礼拜天，七月八日，消息传来，太谷也有基督徒和传教士被杀了。当前，除了汾州（音译）和太原以外的地区，在山西省境内，传教士们被杀、或是被驱赶。在太原和汾州，传教士们被软禁或是监禁，处境更加危险。这时，孔祥熙仍然待在太谷城内教会的住地。BIRD小姐在日记里记述他时，说：“我们的通州的神学院学生，孔祥熙，本来可以安全地待在亲戚家里，然而，他却勇敢地与我们待在一起。他是我们的一个很大安慰；他有能力，精力旺盛，为人诚实”。

然而，孔祥熙的父亲苦苦起哀求他赶快离开传教士们。这个父亲日复一日地来找孔祥熙，流着眼泪恳求他，不要不顾自己的性命。他对孔祥熙说：“跟我回家吧。你在这里随时都会死。你不是我的儿子吗？你在这里，跟这些朋友们一起死，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你活下来，还可以向其他的人传讲福音。难道你不爱你的老父亲了吗？”

孔祥熙的叔叔，也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提醒他，对自己家庭的责任。他叔叔在信中说：“难道你不是我们荣贵的家族、孔子的后人吗？难道你不是你父亲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希望和骄傲吗？你的孝心在哪里呢？”孔祥熙的这个叔叔相信义和团的主张，并认为，那些教会住地的所有人都应该被处死。

然而，不论是父亲的恳求，还是叔叔的严厉责备，都没有改变孔祥熙的心意。此时，在他恳切的心中，死亡似乎是比较更美妙的事情。而且，有谁知道，若孔祥熙回到叔叔家以后，亲人们的反复恳求、引诱试探，不会使他放弃自己的信仰呢？孔祥熙的叔叔甚至想让官府的人员来把孔祥熙抓走，以不孝的罪名逮捕他。在他叔叔看来，把孔祥熙关到监狱里面几个月，让他在衙门里挨几百次杖责，也比孔祥熙作一个基督徒死了好。孔祥熙在教会住地，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走到街边，生怕会被叔叔派来的人给抓走。

随着传教士们所面临的危险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临近，他们力劝中国基督徒们离开他们。WILLIAMS先生对孔祥熙说：“弟兄，你就是跟我们一起死，也救不了我们的性命。你藏到别的地方，不是更好吗？这样，当灾难过去以后，你凭着你所得到的教育和学识，可以继续继承我们的工作，继续传讲福音，建立教会”。

七月十一日，CLAPP先生在日记里写道：“孔祥熙的朋友们用尽所有的办法，劝说孔祥熙离开我们。如果他待在这里，那就是必死无疑。然而，若他去与朋友们和亲戚们待在一起，就至少会有人身安全。这对他来说，非常难于决绝地，下定决心、留下来和我们待在一起。我们所祈求的，就是愿神帮助他，使他在对救主基督里面的信心得到始终如一的持守”。

七月十一日，是太谷教会中所有人都非常悲哀的一天。那日，传来太原屠杀的噩耗。第二天，太谷教会的人们得到消息，山西省最高长官已经向太谷官员下令，限于七月二十日之前，消灭在太谷的所有传教士。

太谷传教士们商议，想让孔祥熙去向他的叔叔打听一下，那个关于山西省长官下令的消息，是否属实；另外，也向他叔叔询问一下，他之前曾经提议的、让传教士们躲藏到山区古堡

中的计划的具体细节。

孔祥熙到家以后，他叔叔对他说，绝不可以返回教会住地。他叔叔说：“你要是如果能用自己的性命，挽救他们一两个人，那我就让你回去”。孔祥熙回答说：“我必须得回去。传教士们让我来询问的事情，我必须去给他们回话”。于是，孔祥熙的叔叔对他说，他回去向传教士们报告了消息以后，必须马上回家；否则，就要以不孝的罪名逮捕他。

孔祥熙回到教会住地。他和其他几名中国基督徒们劝说传教士们，让他们至少尝试一次，看看晚上逃跑能否成功。太谷城离山区只有几公里。他们可以趁人不注意，沿着那里向南走，逃出山西省的地界，然后从那里一直向东走到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往往对外国人更加友好一些。这些信实的中国基督徒们，愿意与传教士们一起，陪伴着他们、无论去哪里，与他们同生共死。七月十三、十四日，他们讨论了这个计划，并一度决定要走。但后来他们又采纳了别的意见。

孔祥熙仍然劝说他们，至少一两个传教士，可以化妆跟他一起逃走。尽管传教士们拒绝彼此分开，但孔祥熙仍然在手中留着化妆的衣服，以备最后时刻若有传教士愿意化妆后跟他逃走。若孔祥熙有哪怕能救他们中间一个人的希望，他也愿意留下、哪怕与他们同死。

BIRD小姐告诉孔祥熙，他是对他们所有人的鼓励和安慰的力量。但是她多次说：“孔祥熙，我不愿你待在这里和我们同死。等到最后关头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能翻墙逃走”。至今，孔祥熙仍然珍存着BIRD小姐送给他的一个充满爱心的赠品。那是一个腰带，里面缝进去了一些碎银子；这样，孔祥熙若拿着它逃走的时候，就不会身无分文。

孔祥熙见证了这些传教士们的勇敢和信实。他与他们日夜在一起，有时守夜值班，有时倾心长谈。传教士们也一直谨守儆醒，每天聚会祷告，尽一切可能帮助和坚固那些中国基督徒们的信心；而这些中国基督徒们，心甘情愿地与他们共度难关、同生共死。

有一天，孔祥熙力劝BIRD小姐逃走。她说：“如果神让我在中国的工作还没有结束，那么，义和团就不能伤害我。我愿意单单地信靠耶稣基督。痛苦很快就会过去的，然后我就会与救主在一起”。

七月十二日夜，孔祥熙悄悄地把BIRD小姐和PARTRIDGE小姐写给美国家人的信，转交给父亲。孔祥熙对她们应许说，如果他自己能够活下来，他一定自己亲自把那些信交在外国人的手中。自从五月份以来，就没有送信的信使能够走出山西、去到沿海地区了。孔祥熙知道，这些传教士们在生命最后期间所写的信，比珍珠还要珍贵。

七月十四日，BIRD小姐坐在屋子里，给她的母亲又写了一封告别的信。孔祥熙也坐在那里，止不住地哭泣。BIRD小姐听见他的哭声，就走到他的身边，温柔地说：“孔祥熙，不要为我悲伤。我不害怕死。而且，不管我遭遇到什么，我知道我的妈妈一定不会遗憾让我来中国。我不知道我来中国是否帮助了任何人的灵魂；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也不后悔来中国”。

BIRD小姐写好信以后，把信交给孔祥熙保管。孔祥熙说，他要连夜去把那封信和其它东西一起藏到他叔叔的家里。而且，孔祥熙曾应许尚医生，去见他自己的叔叔，请他帮助尚医生和一些其他的基督徒们从太谷逃走。

BIRD小姐问他说：“你不担心你的家人不会允许你回来见我们了吗？”



他满含信心地说：“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我肯定会回来的。”

正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有人来叫BIRD小姐去吃晚饭。她问孔祥熙：“你不去见CLAPP太太吗？”

孔祥熙说：“现在是晚饭时间。等我回来以后就去见她”。于是，孔祥熙就走了。这是他们彼此最后的见面。从那以后，孔祥熙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些传教士们。

孔祥熙回到叔叔家、办完事情以后，他的确顺利离开了叔叔家。但是，就在他往回走、去往教会的路上，他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名叫陈福，正准备出城，去与刘家、尚家会合，并与路德一起，准备逃到山区中。孔祥熙和陈福一起走，出到城外，去向其他人送别。他准备一两个小时后就回到教会，因此，也没有同传教士们去告别。在城外，他看见这一群难民们，一直雇不到车。孔祥熙在那里一直试图帮助他们，直到天黑、城门关闭。当晚，他无法返回城内。路德把一捆衣服交给孔祥熙，让他转交给孔祥熙的妹妹。尚医生把一些珍贵的手术器具转交给孔祥熙，让他收藏起来。孔祥熙拿着那些东西，尽量不让别人发现，以免生疑。

天亮的时候，城门开了。孔祥熙的家人平时起得很晚。孔祥熙想着，可以悄悄地进屋，把那些东西放下，然后回教会去。但是，孔祥熙的家人整晚都在等他。他还没有进院子，就被他的父亲和一个仆人逮住了。他们把孔祥熙软禁在家里，不让他离开。孔祥熙苦苦哀求，允许他回去一次——哪怕让他回去对传教士们说告别的话。他极度难过和悲愤，左思右想，茶饭不思。孔祥熙的这种失控、悲伤的状态，更让他的家人们和亲戚相信，他一定是着了魔。他不吃饭，也不睡觉，很多时间当中，就在屋子里呆呆地发愣。

然而，他对老师的思念之情仍然无法停止。他知道她缺少夏天的凉爽衣服，就拿了妹妹的一件白色丝衣，劝父亲把它送到教会去。他在衣服里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是个囚

犯。飞？我没有翅膀。死？死亡不临到我”。BIRD小姐收到孔祥熙父亲送的东西以后，短短地写了几行字，交给不耐烦的孔先生，请他带回去给孔祥熙。她告诉孔祥熙，可以从《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开始的那一段中，明白她此时的心情。在那些美丽的话语中，她表达了愿意归荣耀于基督的盼望，无论是生是死。

#### 腓立比书

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

1:20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1:21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1:22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1:23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1:24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1:25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1:26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这就是她送给自己学生的最后话语。

---

七月三十日晚上，孔祥熙的叔叔来找这个茶饭不思的小伙子，把一個好消息告诉他。在街市上有传言说，官府下令，要保护那些外国人。叔叔对他说：“明天你就可以去探望你的那些朋友了”。孔祥熙的心里，好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那天晚上，他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他自从被软禁以来，第一次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在十一点的时候吃了早饭。然后，疲惫而虚弱的他，短暂地睡了个午觉；准备午睡醒来以后就去教会。

就在他睡午觉的时候，长久以来悬在头上的悲剧却终于来临了。孔祥熙的表弟冲进屋子里来，喊着说：“义和团来了！”

孔祥熙的叔叔紧紧地跟在后面进屋来。叔叔的脸色苍白，担心孔祥熙已经出门去教会了。他在街市上听说，义和团今天就要武力攻打外国人的住地。他对孔祥熙说：“他们正在焚烧城外的教堂建筑物”。孔祥熙放心了舒了一口气，说：“我们一个月以前就以为义和团要焚烧那些建筑物了”。然而，话音未落，另有一人进来说：“城里的教会也被焚烧了”。孔祥熙冲向门去，但是他叔叔已经堵在了门口。很快，孔祥熙就被严实地锁在了内院，又被监禁起来。

然而，软禁孔祥熙的房屋，并不能挡住外面的火光和声音。透过窗格，孔祥熙能看见外面的八百米之外的房屋燃烧的火光，听见暴民的叫喊声，也能听见枪响的声音。渐渐地，他的忧虑不安，变成了平静的心情。他想：“如果他们不害怕，那么，我也不要为他们而畏惧”。

夜晚降临了。暴民们仍然在燃烧的废墟上鼓噪着。在那里，六位传教士和八位信实的中国基督徒们死去了。他们的头被砍下来，尸体上堆放着砖头和石头，被虚掩在建筑物的废墟之下。

后来，孔祥熙听说了他们被屠杀时的情况。然而，在那一晚上，他即使不知道发生的具体情况，也能够猜出那恐怖的场景和危难。他彻夜哭泣着，喃喃地说：“我要是跟他们在一起死该多好！”

第二天，一整天，他都被锁在屋子里。然后，确定的悲剧消息传来了。这彻底断绝了孔祥熙的最后一线希望。孔家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软禁孔祥熙了。

这就是在太谷所发生的悲剧和残暴之事。在那段时间内，在太谷周边地区，有八十位基督教新教（即：基督教改革宗）徒和许许多多的天主教徒被杀。有四十个基督徒存活下来，其中有些人放弃了信仰；其中，一些放弃信仰的事情是由那些基督徒的亲人或朋友，在未经本人知情或是同意的情况下，到官府那里获得放弃信仰的文件证明的。

若是哪家里发现有基督徒书籍，就会把那家烧毁。孔祥熙的家人，因为害怕义和团来抄家，就主动搜出了孔祥熙上学期间的所有书籍，以及其他基督徒书籍，都拿出来烧毁了。然而，蹊跷的是，当所有基督徒书籍都被扔到火中的时候，BIRD小姐送给孔祥熙的那本袖珍版新约圣经却落在了旁边的一个角落里。孔祥熙发现以后，狂喜地把那本书从灰烬中抽出来。他把那本书藏在他们后院的一个堆放家具的废弃屋子里。在那件屋子里，有一个装满了废纸的纸箱子，上面积满了灰尘。孔祥熙小心翼翼地用一些纸包住这本圣经，尽可能不碰到那些灰尘，然后把书藏在了那个纸箱子里。

孔祥熙的叔叔一直极力劝说他，放弃信仰。叔叔给他写好一张表格，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软磨硬泡，要求孔祥熙在表格上签名。但是孔祥熙拒绝了。他说：“义和团就是要杀了我，

我也不会放弃信仰，更不会去烧香”。对于这个此时伤心欲绝的小伙子来说，无论是监禁还是惩罚，都不会起什么作用。孔祥熙的叔叔叹着气说：“看来这个孩子真是着了魔了”。叔叔每天为他烧香，并念诵佛经。

最后，孔祥熙的父亲自己写了一份声明说道，他的儿子在外国人的学校里上了很多年学，但是几个礼拜之前，他已经把孔祥熙从教会里带出来了。因此，现在孔祥熙已经不是一个基督徒了。孔祥熙的叔叔把这份声明交到官府；由于孔家的尊贵地位，官府就接受了这个声明，把孔祥熙当作是放弃信仰的人。

然而，有些人即使放弃信仰，后来仍然被义和团杀了。太谷城中流传着流言说，孔祥熙仍然活着。孔家的几个仆人离开了孔家。他们担心，义和团会来搜查孔祥熙，孔家会遭到灾殃。孔祥熙对家人说：“如果我待在这里，你们都会受到连累。我准备逃到别的地方去。如果义和团要杀我，那我就自己承担”。家人们说：“不行。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你的尸骨在什么地方。就待在这里。如果你要是死了的话，至少我们可以安葬你的尸骨”。

随着义和团的危险越来越迫在眉睫，孔祥熙的父亲劝说他，让他自杀、跳井。他哀求儿子说：“不要让我看见你被杀、尸体被砍成几块、被肢解的样子”。

八月八日的晚上，流言蜚语让孔家更加惊惶胆战。满城的人都在传说，孔家的院子里藏着两个外国人；而且，义和团马上就要搜查他们家。孔祥熙的叔叔知道这绝非戏言——如果义和团来搜查、抄家，肯定会导致孔祥熙被杀，而且说不定他自己、甚至孔府全家人都会被杀死。第二天早上，孔祥熙叔叔来到他藏身的屋子，让他准备好衣物和基本生活用具，准备出逃。外面已经有一个马车在等着。孔祥熙蜷缩在车内的后侧，身上堆放着一些行李和包裹；孔祥熙的叔叔和表弟坐在车外侧；看起来就像是车上只有两个乘客。

就在他们刚出发后不久，当天中午的时候，城里的一个秀才、孔祥熙的朋友，气喘吁吁地跑到孔家，喊道：“义和团刚刚杀了一个妇女，正在往这里来的路上”。

此时，孔祥熙他们的马车已经到达了太谷城外五公里的一个村庄。孔家在那里拥有一个店铺。孔祥熙的叔叔已经让那个店铺掌柜安排好，使孔祥熙可以在那里藏身。孔家的条件是，若有哪家愿意让孔祥熙栖身，且孔祥熙藏身的时间不到一个月，那么，就付给房主一半的房子价钱；而如果孔祥熙能够藏身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就付给房主全部的房子价钱。安排妥当以后，孔祥熙的叔叔启程回城；他临行前告诉孔祥熙，若危难的形势过去了，就会赶快派人来接他回太谷。

店铺掌柜安排孔祥熙住在一个姓王的亲戚家里。那家人接受了孔祥熙叔叔提出的条件。王家住在离太谷八公里的地方。天黑以后，孔祥熙被带到王家。那里有三间屋子。中间的屋子是客厅，各有一个门，连接着左右两个房间。其中一个大一些；另一个房间则很小，而且条件很差，又脏又臭。那个小房间是一个储藏室。孔祥熙就被藏在那个房间里。而且不许出来，也不能发出任何声响。那个湿热的夏天，孔祥熙就那么孤独悲伤地待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一本书、一张纸，更没有圣经陪伴。房间里众多的昆虫，更让他的日子难挨。

八月末的一天，孔祥熙欣喜地看见，他的父亲来到他这里。在这段时间里，孔祥熙的父亲本人也在逃难。现在，他来告诉孔祥熙，他们可以换一个地方栖身，并且可以住在一起。孔祥熙的母亲有一个表哥，是一个富商；他刚刚关了他的店铺，安静地生活在家里。他家住在王村。当他听说孔祥熙父亲讲述的灾殃的时候，立刻说：“快把你儿子带到这里来住。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找我呢？”

夜里，孔祥熙的父亲带着他来到这个新的避难地。他们在那待了三个礼拜。然后，孔祥熙的叔叔从城里坐着一辆马车来接他回城。在回城的路上，孔祥熙坐在车厢里面，叔叔坐在车厢外面。叔叔手里拿着手枪、以防路上劫持的危险。孔祥熙回家以后，处于半隐居的状态。若有基督徒来找孔祥熙，家人就都说他不在家。

十月，危险过去了。孔祥熙可以自由地出去，寻找那些旧日的基督徒朋友们。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份新的哀苦，又进入孔祥熙的心里。在过去这些痛苦而煎熬的日子里，孔祥熙从未放弃信心和希望。难道他没有读过历史书中记载的，教会初期所受的逼迫和磨难吗？难道圣经中不是充足地写明了在逼迫时的盼望与应许吗？然而，当他亲眼看见那些苦难的场面，看见那些存活下来之人的贫穷与可怜，当他耳边听到敌人的嘲讽和戏弄，在孔祥熙心中的光开始暗淡了。他的心中，他的耳边，开始充斥着“为什么”的怀疑声音。

那些教会的领袖，那些在信心中最坚固的基督徒们，那些在心意中最属灵的、最信靠神的人们，都列在殉道者的名单中。而在那些存活下来的昔日的基督徒们中，许多人宣称放弃了信仰（尽管这种“放弃”往往是名义上的，或仅仅是由他人在未经本人知道或许可的情况下所宣称的）。然而，这种“放弃”之事却是对许多像孔祥熙这样的人的信仰上的打击。

那一年，山西大旱、遍满饥荒。基督徒们的家庭房屋被焚烧了；他们的财产全被毁掉了。现在，危机过去以后，尽管他们的生命不再受到威胁，然而，逼迫与侮辱仍然在随时随地等待着他们。他们听说，在山西省东部有外国军队，但是，整个山西省中，并没有一个义和团成员由于他们的罪行而受到任何惩罚。此时，尽管有许多传教士们在山西省外的边界上等待着，赶快进省来安慰那些幸存的基督徒们的受伤心灵，可是，在这个血流遍地、残暴横行的省份，还没有哪个外国人愿意冒险，在没有军队的保护下，进入山西。

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城里教会殉道的那十四位基督徒，包括六名传教士与八名中国本土基督徒。三天后，他们的遗骨被草率地掩埋在城外的一个垃圾坑里。1901年1月，官府下令，把那些遗骨挖掘出来，使他们生前的亲人或是朋友可以前来辨认、认领；并把那些遗骨入棺安葬。

孔祥熙站在那个坑边，好几个小时，试图通过衣物或是其它的信物，来辨认那些他曾经挚爱的人们的遗体；那些遗体都已经被义和团在屠杀的时候割下了头颅。站在那个悲伤而令人震惊的场景之中，人们还会容易地记得——朽坏的身体中，有不朽的生命；必死的躯体中，有不死的灵魂吗？

当遗骨入棺以后，孔祥熙仍然站在那个坑边，怔怔地看着那些曾经用来包裹尸体的草垫子、木屑、衣物、废弃物品，等等，被燃烧着。他的心中，出现了一个被试探引诱的念头，想跳到火里、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束自己的痛苦。他痛苦地哭泣着：“他们都已经死了。我还有什么权利活着！”

三月，孔祥熙启程赴京。他以前一直担心他们通州华北教会学院的老师们和同学们都已经被杀死了；然而，由于他们待在北京使馆区、并英勇地自卫和防守，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在义和团风暴中存活了下来。或许，他们会给孔祥熙的心中黑暗带来一丝光亮，给他的绝望心情带来一丝美好盼望。

孔祥熙没有把那些太谷传教士们生前写给家人的诀别信带在身上。那些信件实在太宝贵了。尽管孔祥熙很想把那些信件带到北京、早点寄出给海外，但是，他不敢冒险随身带在路上。从山西到北京的沿途上，仍然有很多危险。一路上有很多中国士兵设立的哨卡，每一个过



路的行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

孔祥熙从山西太谷，途径保定，去往北京。保定到北京的铁路已经修好、重新开通。火车很快把孔祥熙载到了目的地。当他第一眼见到昔日的同学们和老师们的時候，泪水如同洪水般，从他的双眼中倾泻而出。尽管老师同学们的温暖问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然而，他们的面容也让他想起了那些逝去的人们，使他更加思念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只要有人在孔祥熙面前提到山西，他就会止不住地流泪。他没有办法重新开始与同学们一起在课堂里学习。

他心里有一个渴望，就是到美国去，去慰问那些在山西去世的传教士们的亲人朋友。这个愿望，后来怎样实现，并怎样预备孔祥熙进入OBERLIN学院上学，其中的过程，在《CATHAY的两位英雄》一书中有所记述。孔祥熙先生和费先生，现在正在俄亥俄州的OBERLIN学习。

【译者小鱼注释：-----后来，孔祥熙从那里毕业以后，进入耶鲁大学念书并毕业。孔祥熙后半生的事情，也许很多中国人都已经知道。然而，在那个一百年前的年轻人、那个曾经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心中，还记得曾经的信仰、火热、敬虔与热忱吗？】

在去美国之前，孔祥熙回到了山西，拿出了他一年前极尽心思珍藏的、无价的、那些传教士们生前委托给他转寄的信件，把它们带在身边，把它们带到北京、寄到海外。

=====

=====

郑腾远

1900年6、7月间，在接连几个礼拜的时间里，太古城一直与世隔绝，与外界断了消息。太谷的传教士们与基督徒们，不知道当前的局势是不是只有山西才这样（山西的官府长官毓贤极其仇外），还是遍布各地、包括北京也如此？是不是整个中国都已经血流遍地？是不是没有人能够逃出死亡的威胁？在那段时间里，太谷传教士们一直设法向保定府、或天津发送电报、或是短信，但是，都徒劳无功。快到七月末的时候，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去送信，试图把信送到保定府或是天津的美国领馆。那个人，近几个礼拜以来，一直信实地与传教士们待在一起，在教会里准备与大家一同生共死。他是一个农民，名叫郑腾远。他主动承担这个任务；盼望着，他的任务若能成功——尽管希望渺茫——或能够挽救他所挚爱的人们生命。

郑腾远年纪不到四十岁。他在太谷城外五公里的地方，有一小片田地。不过，自从他妻子去世以后，郑腾远多数时间一直都在十公里外的山区里，和他富足的叔叔在一起。几乎每个礼拜天，他都会到太谷城教会来做礼拜。他每次来教会，要行走二十公里。然而，他不辞劳苦，为要来到教会中敬拜那永生、慈爱的神。

当义和团风暴来临时，郑腾远的第一个念头是逃。然而，他看见很多人仍然持守着，与传教士们在一起；因此，他也决定留下来，与他们一同生共死。

七月的一天，当郑腾远准备要上路、走上危险的送信行程时，传教士们与其他基督徒们向他送行。WILLIAMS先生对他说：“我的朋友啊，我希望神会保守你前面的路程；不过，我恐怕等你回来的时候，你不会再见我了”。

此时太谷教会只有一点很少的钱。所以CLAPP先生就只给了这位信使一两块钱作为旅费。郑腾远必须徒步长途跋涉；他把教会的信藏在随身带着的包裹里。那个包裹就像是任何旅人随身携带的东西一样。郑腾远每天行走四十到五十公里，内心焦急地赶路，想早一点把信送到，或许能对拯救太谷教会起到一点作用。

郑腾远年轻的时候，就曾是一个经常走远路的贩子，因此他习惯于旅行，并熟悉路上的各种事务。他在送信的路上，并没有遇到其它什么特别的困难，——除了缺钱之外。不久，他就想变卖随身的行囊，以换钱买食物。此时，他能把信藏在哪儿呢？他买了一根竹棍，作成拐棍，并把信藏在棍子的中间空心部分。一路上，他经常在各种路口，受到各种兵丁的盘查。有一次，郑腾远受到的盘查非常危险。

把守路口的人问他：“你要去哪里？”

郑腾远回答说：“我要去直隶找朋友。现在局势混乱，我很担心他们。”

把守路口的士兵狐疑地看着他，说：“现在确实天下大乱。我们不能放你过去”。

郑腾远苦苦恳求士兵们放他过去。那些士兵们围着他说：“不行。现在义和团在到处抢劫，见到陌生人就杀”。

郑腾远一个健步冲了出去，向前跑去。一个士兵在他身后刺了他一刀，砍破了他的衣服、划伤了一点皮肉，但是郑腾远继续往前跑，士兵们没有从后面追上来。

郑腾远能够找到保定的传教士们，把信送给他们吗？然而，当郑腾远来到保定的时候，那里的传教士们已经去世一个月了。郑腾远来到保定南郊，悲哀地看着教会被焚烧后的废墟。他听说天津也是一片混乱。郑腾远想，再往前走，还有什么用呢？也许，他现在回去，告

诉太谷的传教士们，直隶这边不会有什么帮助的希望；——若太谷传教士们准备逃难的话，不要往这个方向走。更何况，现在郑腾远真地是身无分文了。于是，郑腾远决定，返回太谷。

他一路没有钱、没有东西吃，总是饿着肚子。有的时候，他会走到大路旁边的田地里，吃那些半熟的玉米。在往西的路上，郑腾远看见很多从天津逃离的商贩，在往内地跑。逃难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很难找到足够的车马、驴子、骡子，来运输那些商贩们的行李；因而，有时郑腾远帮人抬一些沉重的行李，可以稍微挣得一点微薄的工钱。

就这样，郑腾远回到了太谷。然而，WILLIAMS先生的预言真地发生了。郑腾远再也没有见到那些他挚爱的传教士们。太谷的屠杀已经发生了。而且，在太谷传教士被杀害以后，本土的基督徒们也正受到义和团的追杀。郑腾远躲藏到山区的叔叔家里。

-----

郑腾远的叔叔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曾经在太谷的鸦片戒毒所，听到过一些福音的真理；因此，他并不相信那些义和团的神灵、超能力、偶像与迷信的故事。他把郑腾远藏在自己的家里。几天以后，村里的一个富户听到消息，于是去向义和团告密。这个富户对郑腾远的叔叔说：“你为什么窝藏基督徒？你这不是在给我们村子招灾吗？你快点把他赶走。否则，义和团不仅会杀了他，而且会杀你全家”。

随着义和团的危险迫在眉睫，郑腾远的叔叔对他说：“你在这里不安全。靠近大山的地方有一个山洞，那个山洞有一个很小的入口。里面又冷又黑。我给你一件暖身的衣服，一盏灯，

一些食物；你可以在那里躲藏一段时间”。

于是，郑腾远就住在那个山洞里。一开始，他叔叔会偶尔给他送来一些食物。后来，一连两三天都没有人来。他有时会悄悄溜出去，但是，他在外面听到的消息则更加令人恐怖。他叔叔全家人都被义和团杀了——只剩下一个瘸腿男孩。当义和团闯到他叔叔家的那天早上，那个瘸腿男孩藏了起来，后来逃到山里。义和团果然像他们自己所声言威吓的那样，——任何窝藏基督徒的人都要全家被斩。

郑腾远逃到一些无人认识他的地方去避难。后来，他饥肠辘辘地逃到太原，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山西的官府长官、穷凶极恶的毓贤卸任了。义和团也不再猖獗。

=====

=====

范培正

范培正是太谷教会聘用的一名工人。在下面的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实和坚强。有一次，他被差遣送一封急信，把信从山西送到沿海地区；并且被要求，尽快把收信者对那封信的回复带回来。于是，范培正日夜兼程地赶路。为了避免在路上睡觉耽误时间，他在打盹的时候，在手指上拴一根燃烧的香。这样，当那柱香燃尽的时候，他就会醒来，而不会因贪睡而耽误行程。

范先生的母亲和其他亲戚住在二十五公里外的赤县（音译）。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义和团风暴快要来临的时候，他母亲恳求他，赶快回家，离开那些传教士们，躲避危险。然而范先生拒绝了。于是他母亲想了一个计策。他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已经给他订好了一门亲，让他回家来参加订婚的仪式。范先生在教会的祷告会中讲了这件事情，说到，他母亲求他回家，并用计来骗他回去。然后，范先生说：“我知道我妈妈是关心我、爱我的。她已经年纪大了。我是她的独子。她很担心我，想让我赶快离开这个危险之地。但是我觉得，我们亲爱的传教士们冒着生命危险、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远渡重洋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爱我们、把神的救赎之恩给我们，因此，我决定不离开他们。我妈妈让我回家，但是我不走的。”

在太谷教会处于被半围困、半僵持的那段时期，很多人都不敢到街上去，为教会里的所有人去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但是范先生每次都是愿意前行。当太谷教会悲剧来临的那个下午，范先生爬到房顶观察路口的情况，甚至朝下面的义和团和官府军兵投掷一些砖头来自卫。有几个人和他一起上到房顶；当时，从路口点燃的火焰很快就蔓延到他们的房屋。太谷教会的众人无法再继续进行抵抗了。范先生从房顶跑下来，疾速地奔到教堂的后院。他遇见CLAPP太太；她此时手臂已经受伤；CLAPP太太问他：“培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们该去哪里？”他们躲避在狭窄的后院里面，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没有任何解救的办法了。

这时，范培正想起了年迈的母亲；他想到，如果母亲听见他死亡的消息，一定会悲痛欲绝。于是，他翻过了高高的后墙，跳进了一个空的院子。义和团们都集中在教会建筑物的前方；此时，房后面只有一些聚集在一起看热闹的邻居。邻居们对他说：“赶快跑”。范培正弯腰道谢，然后，迅速跑向城市的西门。可是，等到跑到的时候，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了。于是，他就爬上了城墙，跳跃着，找到一个稍矮的地方，跳出了城外。守城的军兵发现了，喝斥着，把他叫回来。

军兵们问他说：“你是从城里教会出来的吗？”

范培正回答说：“是”。

军兵们说：“那你不许走”。

他们把他押送到城门附近的军营处。范培正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他坐在屋子里面，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夜晚降临了。义和团在杀戮中，忙碌了一整天；现在，他们回到城外东郊的总部。那些关押范培正的军兵们说：“我们需要把这个囚犯送到义和团首领那里”。于是，三个军兵们把范培正押了出去。

就在他们还差一公里到达义和团寺庙（即，他们的指挥部）的时候，一个士兵说：“停”。他们都停下了。那个士兵说：“别走了。如果我们把他送到义和团那里，他们肯定会杀了他。太可怜了！咱们把他带回去吧”。

很快，他们一行四人又回到了军营。范培正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问他说：“你家在哪？”

范培正回答说：“在赤县”。

他们问：“我们要是放你回家，你能给我们什么好处？”

范培正答应给他们三块钱。于是他们决定，第二天早上送他回家。可是，在他们军营里，常有义和团成员进进出出。他们怎么能把这个囚犯隐藏起来呢？士兵们让范培正躺在炕上，假装睡觉，然后在他身上盖一块长布。可是，义和团很快听见了传言。他们来到军营里，询问说：“你们这里有基督徒吗？”

士兵们回答：“没有”。

义和团问：“那个炕上睡觉的是谁？”

士兵们回答说：“那是从他们村里来给义和团送食物的村民”。

义和团走了。很快天亮了。城门被打开。士兵们叫了一辆车来，把范培正载在车里。一个全副军装的士兵坐在车厢外面。这个士兵对查问的人说，他正在押送一个囚犯，到赤县去受审。

这辆车到了赤县以后，有很多人跟在车后面看热闹。车一直行驶到范培正叔叔的店面门口。他叔叔见到范培正以后，非常惊喜，说：“我刚刚还在向神灵为你祈求。你妈妈每天都在为你哭泣”。他叔叔把范培正带到一个隐秘的小屋，听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然后，把银钱交给了那个送他来的士兵。那个士兵拿到钱以后高兴地走了。不久，范培正回到赤县城外的家，见到了母亲。他母亲说：“我每天都在为你烧香”。

范培正讲述了太谷教会在最后日子中的事情。他在回忆那些事情的时候，泪水如同泉涌，沾湿了两颊。

=====

=====

两个家庭：尚家与刘家



在太谷的殉道者名单中，有一位女士；她的爱心与灵巧的双手，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和热爱。她是三四年前嫁到这里来的。她的娘家在遥远的山东省东部。她从小在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温暖、爱心的环境里长大。她毕业于山东省长老教会学院的医护专业。毕业以后，她嫁给了尚先生。尚先生也是出生于山东。他在山西省的传教士协会组织——中国内地会所属的教会里做服事工作。在山西，尚先生与妻子一起继续师从于HALL博士，学习行医。HALL博士是来自于美国传教士团体，在利满村工作。尚先生帮助HALL博士接待男性病人，而尚太太则帮助接待女性病人。

后来，HALL博士于1899年春季回到美国。而尚先生他们的医务所搬迁到了太谷。在太谷，尚先生与尚太太在CLAPP先生的指导下工作。

在太谷殉道者中，还有一个家庭，是刘成龙一家。刘成龙是通州的华北神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太太，是费志禾先生的妹妹，是一位令人极其敬爱的妇女。

在尚家与刘家这两个家庭中，都分别有一个婴儿，是1899年出生的。与尚先生在一起居住的，还有他的小弟。这是一个聪明的男孩，在太谷教会学校里念书。这两家彼此非常友好；当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们都住在教会的驻地里。在教会所有的妇女中，没有人比尚太太更加勇敢、更有能力。尚太太生活经历丰富，头脑清晰，信仰深挚；在患难的日子中，她始终保持着镇静。BIRD小姐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尚太太的面容总是带着积极向上的表情”。

1900年7月12日，太谷有传言说，山西省的官府最高长官、毓贤已经下令，至7月20日为止，

在山西省境内，所有的传教士们，以及一切不愿意放弃信仰的中国基督徒们，都将被屠杀。传教士们开始商议，是否要启程逃难；并极力劝说，在教会住地的中国基督徒们，趁着还有机会，赶快逃走。在过去的几个礼拜以来，那些基督徒们一直朝夕陪伴着这些传教士们，想要与他们同生共死。

在传教士们的极力劝说之下，两天之后，在一个深夜，尚家，刘家，以及陈玉（教会学校的一位学生）、路德（教会女子学校的一位老师），一同开始启程逃难。在太谷城外十五公里的山区中，他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破庙，就在里面栖身。有时，他们需要派一个人去村里买食物。几天之后，他们购买的食物的量引起了怀疑。有一个探子跟踪着，发现了他们在山里藏身的地方。这个探子回去以后立刻报告了义和团。

这些逃难者只好继续启程逃难。不过，他们没走多久，就被来自太谷的一个信使追上了。那个信使告诉他们，目前太谷的局势已经好转。这些可怜的难民们，非常想念能够休息的环境，以及食物、和朋友；于是，他们在黑夜中，掉头向太谷城走去。

他们不敢走大路、经过沿途的村庄，免得引起村里的狗叫。因而，在十五公里的路上，他们一直在庄稼地里曲折地迂回。他们队伍中的妇女和儿童，都没有走过远路，并且一路上担惊受怕、没有食物。那个晚上，他们的旅程极其辛苦。

他们回到太谷以后，尚家人和刘家人没有住在传教士们所在的城中教会，而是住在城外南郊的教会建筑物中。七月三十一日的时候，义和团在进攻城中教会的时候，他们正在南郊。当他们看见城中的燃烧的黑烟，听见了发生着的可怕的事情，立刻赶紧逃命。他们启程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他们逃到一片墓地，想在那里歇息；但是守墓的人把他们赶走了。晚上，他们来到城外七公里的一个很大的坟地。他们送给在那看守坟地的人一些钱，请求他可怜可怜他们，允许他们在那里待到天明。那个守坟的人同意了，但是，有一个邻村的人经过那里的时候注意到他们。而且，他们的神色、以及妇女不是“三寸金莲”，都使那个人立刻猜到，他们是基督徒。当时，在那个村子里还没有成立义和团组织。不过，那个人把他们的情況报告给了村中的首领。

第二天清早，那个村子来了一些人，抓住了这些可怜的难民，夺走了他们的手表、金钱、和其它一切值钱的东西，然后把他们“护送”出村子。这些村民们，生怕这些基督徒们给他们的村子惹来灾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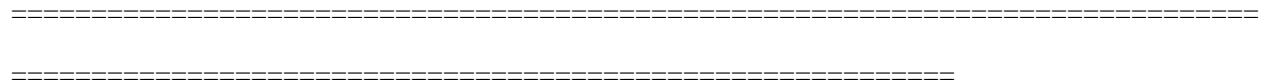
出了村子以后，难民们来到一个叫作“庞村”的村子。很快，村里的义和团就抓捕了他们。村里的一些首领反对义和团在村里杀死他们。村里首领说：“把他们交到衙门去审问”。义和团说：“不行。我们要把他们带到太谷城东的义和团首领那里去”。于是，这七位基督徒被义和团和村民们押送到了太谷。其中，三个男人被捆绑着，和押送的人们一同步行。两位妇女和孩子们则被放在一个大车里。当天下午，他们来到太谷城外。

村民们想要把这些基督徒们押送到西城门，从那里直接进太古城的衙门府。但是，他们还没有走到西门的时候，搞错了情况，以为西门已经关闭。于是，押送的队伍往南城门走去。正在共同守卫着南门的军兵、以及面目凶狠的义和团首领，不让这支队伍进城。最后，这支队伍只好往东门走去。这正好符合押送队伍中的那些义和团成员的心意，因为他们想把这些基督徒送到义和团位于太谷城东的总部去。

到了那里，人声鼎沸。有许多看热闹的人群包围着他们。那些押送队伍中的村民们，仍然想主张把这七个基督徒送到官府审问，而不是草率地杀掉。义和团们大喊：“让他们拜神像。让他们放弃信仰。如果他们照做，并签署放弃信仰的保证文书，我们就不杀他们”。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互相矛盾的传说。有的义和团成员主张，用烧香的方法测试他们。有一个成员叫道：“有三个人放弃信仰了。还有四个人必须杀死”。到底这七个人中，有没有人放弃信仰，并不清楚。但是，当义和团们讨论、要去官府那里取来保证文书、让他们签字画押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义和团成员“神灵附体”，疯狂地跳了起来，说：“你嘴上说你放弃信仰，但其实你在心里根本没有”。话音未落，他已经杀死了三个人。其中一个，还只是一个幼童。接着，其余的人也很快被杀死了。

当这些基督徒们被那些面目凶狠、神态疯狂的暴民们包围时；当这些基督徒们在面对那些残忍的刀剑、看着这些刀剑指着无助的孩童时，———在这些基督徒中，有没有人说：“我放弃我的信仰？” 很可能有。在那试炼的短暂时刻，他们看见主的哀伤眼睛在看着他们吗？他们有没有像彼得那样，在他们见主面的时候，哀哭痛悔；并且，主有没有对他们说、正如主对彼得所说的那样：———“你爱我吗？”



路德，一位女孩殉道者

1880年，路德出生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基督徒家庭。那是一个温暖而幸福的家。那是一个谦

卑而卑微的家庭。她的母亲身体虚弱。在路德出生以后，她又有好几个小弟弟接连出生。因此，路德稍微长大一点，就开始为父母分担家务、照顾弟弟们。

路德长大以后，她的母亲决定送她去北京的BRIDGMAN女子学校去读书。这让我们特别高兴。我们问她母亲：“路德带着两个弟弟，一个怀里抱着，另一个窜上跳下，她能够好好专心学习吗？”

很快，路德就向我们显明，她不但能够把学习搞好，而且，尽管她不是那么极其聪明，但是她的勤奋与信实，使她成为班里第一等的优秀学生。1900年1月的一天，路德的朋友都非常为她自豪而高兴；因为她在那天作为毕业生代表向全校师生致辞。

在路德的致辞中，她带着悲伤与喜悦，代表毕业生们向母校的师生们说再见。

如果，不是路德在多年的学习中养成的自律和谨守的性格，那么，在那一天，她的眼泪和哭泣，一定会使她哽咽地不能完成致辞。

而且，如果，那时的路德，能够预知短短几个月以后即将发生的灾祸，并且，她的告别致辞对大家的影响意义有多么大；那么，她一定没有足够的勇气，把所有的致辞朗读完毕。

在路德她们那一届的毕业生中，有二十人在以后半年内的义和团风暴中殉道。甚至，路德她们毕业典礼所举行的地点——BRIDGMAN女子学校的礼拜堂，也在以后半年内即将被义和团烧成废墟。事实上，她们整个学校在1900年夏天被毁。

---

路德在毕业以后，回到通州的家中没有休息几个礼拜，就启程前往山西。在遥远的山西，那里的女孩们并没有像路德那样好的教育机会。在那里，没有像北京那样、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女子学校；也没有什么条件，来给女童们授课。在山西的传教士们，亟需像路德这样的中国女性，去帮助他们，把女子教育学校开办起来。当我们听说，羞涩、内向、恋家的路德姑娘，同意远离家人、前去山西、将要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定是来自于路德所爱之主自己在路德心中的呼召。

1900年早春，PARTRIDGE小姐亲自来到北京，把路德接到位于山西的利满村的新“家”。利满村距离太古城十公里。很快，就有二十多个女童，来到路德任教的教会学校来上学了。PARTRIDGE小姐看到路德这位新同事，以及她所开展的新工作，心里面真是喜乐无比。路德是一个有着很好学术素养的人；作为一名老师、朋友、以及学校的管理者，路德显出了她极其罕有的价值。

在山西利满村，路德度过了幸福而快乐的两个月。但是，麻烦很快接着来到了。学校的女童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惊恐的家长们都来接回家去了。很快，路德自己也不得到太古城，与传教士们待在一起避难。路德听说了，在山西各地，有很多传教士们和本土基督徒们遇难了。在太古城的大街上，义和团的愤怒吼声到处都能听见。在太谷，基督徒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以及，在白天的时候，忍受着等待死亡的煎熬。

然而BIRD小姐在日记中写道：“在所有人中，路德是一个最安静、最有自控力的人”。

路德逃到山里，经历了五天的疲惫流亡；这些事情在上文已经讲述。后来，她回到太谷城里的教会，与其他二十名中国基督徒一起，同传教士们待在一块。他们一同等待着那似乎无法避免的死亡。

路德不知道通州的家人与朋友们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她的眼睛能穿过那遥远的山峰和田园，就能看见，他们此时正被围困在北京使馆区里面；她的弟弟妹妹在刺鼻难闻的环境里面，蜷缩着；他们因缺少食物和饮水而每天正日渐衰残；在一片残垣断壁中，是一些刚刚被流弹击中的死人的新坟。

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路德经常在阅读一本书，书名叫“基督徒幸福生活的秘密”。下面的文字，是出自于路德给她的一个学生、孔祥熙的妹妹写的一封信。那封信，是路德在她临死的几天前写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路德当时的心境：-----

“亲爱的姊妹，琴枫，愿你平安。

自从与你分别后，我的心一直在记挂你，盼望主与你同在，盼望你不会失去那些从在主里面的美好之事。

我现在要回到城里去，与传教士们生活在一起。

我从逃亡之路回来以后，这几天，心里面真地很哀伤。我确知，如果是主的旨意，使我活在这个世上，那么，没有人能够伤害我。我现在把我自己完全地交在主的手中。我亲爱的姊妹，我希望能够有时间和机会再见到你；那就好了。如果我还活着，那么我就还会再一

直给你写信；你也就会知道我的情况。但是我现在不得不停笔了。愿主与你同在，直到我们相聚的时候。

你的朋友，

路德”

七月的最后一天来到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一个守望的基督徒跑进来说：“义和团来了”。在教会外面的正门口，义和团与官府士兵堆起了燃油，大火着了起来。路德与传教士们一起跑到了教会院子后面的一个偏远角落。那里是他们事先预备好的避难所。在那里有一间很小的屋子。那个小屋子没有门和窗，只有一个小入口，他们进去以后可以从里面把它关住。

随着火焰吞噬了教会庭院的一个又一个房屋，其他那些信实的基督徒们牺牲了；而路德与传教士们仍然藏在那个黑暗的屋子里。一个官府士兵爬到了他们屋子的顶上；屋顶由于不能承重而坍塌了，把他们的避难所暴露出来。这个士兵欣喜地叫了一声，把附近的士兵们和义和团们都喊了过来。

那些士兵与义和团们害怕有什么陷阱或是地雷，又或是害怕传教士们手中的手枪；因此，他们都不敢近前来。他们把很多燃烧着的物品和燃油扔到了小屋子里，迫使路德与传教士们从屋子里跑出来，站在屋外的小院子里。这些义和团们和士兵们仍然不敢近前。他们站在院墙外面，往里面扔砖头。那些砖头和石块像冰雹一样砸进来，最后，把这些殉道者的身体全都盖住了。



这些殉道者们，没有一声呼喊。他们就那样独自地死在院中，死在那蔚蓝的、夏日午后的蓝天之下，身边和眼前没有那些迫害者的狰狞和扭曲的面容。也许，就像《使徒行传》中的司提反一样，他们看见天开了，看见了主的恩慈的面容。

暴徒们拿着刀剑，胆战心惊地跳过墙来，把每个殉道者的头砍了下来。

教会中工作的一个仆人，翻过了墙、逃了出去。他在城中逡巡了一夜，等待城门打开，直到第二天的天明。他看见，那些传教士们的头颅被放在一个马车上，被拉到太原府，呈送给当代希律王、山西省官府最高长官、毓贤。在那些头颅中，有一个是有着乌黑长头发、长辫子上系着红头绳的。我们只能猜测那是路德的。但是我们确知，今天，路德已经列在那些穿白衣的众圣徒的中间；他们虽经历苦难，然而已经站在神的宝座面前。

=====

=====

吴孙元

我想见耶稣的面

-----

在太谷传教士殉道者的墓碑地那里，还掩埋着一个人；他把义和团的大屠杀，看作是火车火马，把他带到那长久以来期盼着的天家去。他没有在意死亡的痛苦，而是盼望那天国的荣耀，盼望那见到主面时的幸福。

吴先生是在老年的时候，才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从他信主以后，他心中的唯一一个盼望，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我想要见到主耶稣的面”。不但所有的基督徒们，而且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敬爱吴先生。当义和团风暴来临以后，他离开太谷城外的村中的家，来到太谷教会，与传教士们生活在一起。

在他村子里的村长，替他写了一封文书，宣告放弃信仰，然后替他交给衙门。村长派人来，对吴先生说了他们所替他做的事，然后想把吴先生接回家。他们对他说：“我们会保护你。没人敢伤害你”。但是，这位年迈的老人，信靠他的救主耶稣基督，渴望能够即刻见他的面。他决定，留在太古城教会，与传教士们待在一起，一直到底，同生共死。

当七月三十一日、义和团从太谷教会前门攻进来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作工的仆人，冲到教会后院去，准备逃命。他看见这位老人站在那里，颤抖着，双手扶着桌子。那位仆人把手放在老人的双肩上，对他说：“吴先生，你很快就会到天国去见到主耶稣了”。这位老人抬起脸，露出喜悦的表情，点了点头。不久，他就看见了那“所未见之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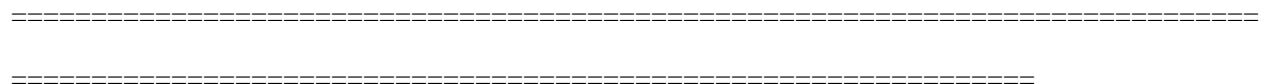
=====

郑忠言

郑先生曾经是鸦片的奴隶。在鸦片戒毒所，他不仅戒除了鸦片，更得到了更大的自由，成为上帝的孩子。他的村子在太谷城外几公里处。每个礼拜天，他都从村里步行来到太谷，参加教会的礼拜。义和团风暴期间，他把自己的四个孩子寄养在亲戚家里，自己来到太谷，与传教士们待在一起，帮助传教士们守卫教会驻地。

当最后时刻来临时，他是从教会后院成功逃走的十个人之一；他逃到了城外，躲到了高高的庄稼地里。他在那里一直藏到天黑，然后跑到十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庄，想在那里找一个叔叔家栖身。也许是他的叔叔告密，又或是村里的义和团非常警惕；总之，他一进村不久，就被抓住、捆绑起来。天亮之前，他就被送到太谷东郊的义和团首领手中。

据说，他被押送到那里以后，义和团们围着他，用刀剑指着他，问：“你是教会成员吗？”他回答说：“是”。义和团说：“你要是教会成员，我们就得杀了你”。他说：“那就杀了我吧”。他的身体被义和团砍成碎片。



### 刘执事

刘凤池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口齿伶俐，心地热忱。他很有名；是山西传教士们的好帮手。他是传教士在太谷地区的初熟的果子。在他信主以前，曾经是一个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一

个赌徒，一个暴民，脾气暴躁、无人敢惹；而同时，他也是一个有着良好教育、很有能力的人，是村中各样事务中的首领。在他四十七岁的时候，他因着吸食鸦片的缘故而一贫如洗；有一天，他来到太谷教会，在ATWOOD博士和其他传教士的帮助下，终于戒除了鸦片。

他被聘为教会童子学校的中文教师；在这期间，他日渐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并且，在仔细地查考了圣经以后，他的心和头脑都归向了耶稣基督。他完全戒除了烟酒，暴躁的脾气也很快就衰退了。1891年，刘凤池受洗成为基督徒。尽管，多年以来，他一直在负责教会童子学校的工作，然而，他最喜爱做的事情就是讲道。有时，他常常让学校高年级的学生替他授课，而他自己去城市教堂里传讲福音。他对圣经的深入了解，使他的言辞表达能力尤为提高。每当他有空闲时间的时候，他就在钻研和阅读圣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常常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圣经，并有更多的机会在教会里讲道。

在刘凤池信主几年以后，他的妻子也随着他加入了教会。尽管她由于身体疾病而瘸腿、并驼背，但是，她总是有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她的性格越发让人喜爱。

当义和团风暴来临的时候，刘先生和刘太太还不到六十岁。刘太太与她的儿子、儿媳、四个孙子，住在车王村，离太谷十八公里。刘执事仍然住在教会里，尽职尽责。有一次，义和团风暴来袭以后，刘先生的家人来到太谷教会，与刘先生在一起。然而，局势越发危险，太谷教会驻地明显地成为在太谷地区最危险的地方；于是，刘先生把家人送回到老家的村子里去；而他自己，则态度坚决地留在了太谷教会，预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一个主的殉道者。

对于那些仍然留在太谷教会的众人以及传教士们来说，刘先生既给他们增添了力量，也给他们带来了安慰。他常常去衙门里见那些官员们，试图使他们改变态度；——尽管，刘先

生也知道，这些努力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除非政府的高层改变他们的主意。

当太谷衙门颁布告示，要求所有人必须放弃耶稣信仰、要求所有人必须离开太谷教会的传教士们的时候，刘执事的那些非基督徒的亲戚们，再次前来乞求他离开教会住地。然而，刘凤池丝毫不动摇自己的心意。刘凤池的哥哥编造了一份声明，说刘凤池放弃了外国人的信仰；并把这份声明递交给了官府。刘凤池本人并不知道这份声明，因而也无法防止这份文件的递交。并且，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知道，刘凤池根本不会放弃他的信仰。

七月中旬的时候，有段时间，传教士们讨论逃亡的计划；然而刘执事拒绝逃走。他说：“我愿意为了主而流血。对我来说，逃亡是没有用处的。无论我走到哪，都会被人认出来。如果是主的旨意让我死，那么，他会允许义和团进来，我就死在这里。我绝不离开教会一步”。

在刘凤池的勇敢态度之中，还有一份镇静与平静。他从来不害怕坏消息。他的心是稳定的；牢牢地信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止一次，当有传言义和团即将到来的时候，刘凤池都稳稳地坐在自己屋子里不动。他根本不在意每天传来的各种各样的凶信；然而，当太原教会遭到屠杀的时候，他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七月十九日，刘执事听说，义和团袭击了他家乡的村子，并杀害了他所有的家人。这个传言有点夸张，但是，刘先生在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真实性。不久之后，他被官府召到衙门；官员对他说，如果他放弃信仰、离开耶稣教会，就会饶他的性命不死。他说：“我的家人都死了，我这把年纪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吗？我只想向你恳求一个恩惠，就是，杀我的时候，请尽快完事”。

太古城的人，仇恨刘凤池，甚至超过了仇恨传教士们。难道，刘凤池不是背叛了他祖宗们的信仰吗？他不是一个祖国的叛徒吗？在刘凤池信实的讲道中，他从不含糊地指出人们的罪；有许多人，听了他的讲道，但却拒绝良心里的声音、拒绝承认自己的罪，反而由于刘凤池恳切的话语而更加仇恨他。义和团们聚集在太古城的街道上；有时，满城的街道上都能听见口号声：“杀了刘凤池！”。甚至，那些在教会住地里面的众圣徒，有时也都能听见外面的那些残暴呼喊声音。

七月三十一日的早晨，传教士们以及太谷教会住地里面的中国基督徒们，像往常一样，在一起祷告。刘先生是那次祷告会的主持者。他首先给大家读了《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1-6节》；然后，他讲述了在教会初期时代，那些早期殉道者们的热忱；并回顾了两千年以来，历世历代的教会所经受逼迫的经历。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持续不断地讲述着安慰、警示、鼓励的话语。然后，大家一起唱诵赞美诗《我的灵，应当儆醒》。歌词的最后一段是：-----

持守到底  
必能见主  
他带领我  
经过死荫  
进入天家

下午三点，神信实地成就了他在刘凤池生命中的应许，把他带回了天家。就在义和团进入教会驻地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跑来、警示他。刘凤池仍然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动，喝着茶，神态沉静。据当时在场、后来逃出的人说，在刘凤池生命最后的时刻，他缓缓地走出房间，对面前的义和团说：“你们若是来杀人的，就请先杀我”。所有那些侥幸逃出的人后来都说，

当刘凤池死的时候，他的面容表情是完全的平静宁和。

---

---

刘凤池的妻子

刘太太住在车王村，离太谷十八公里。她和儿子、儿媳、四个孙辈住在一起。她的儿子是个败家子，一个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七月十九日凌晨之前，亲戚来警告说，义和团马上就要进村了。刘太太的儿子，拉着他的大儿子，立刻逃跑了。他们跑了三公里以后，回头看见，村子里、他们的房屋已经着起火来。刘太太的儿媳，本来已经跑出去，但是由于想回去再拿些钱，被义和团抓住杀死了。刘太太自己拉着三个孙子逃跑；可是，由于她的腿是瘸的，因而跑得很慢。刘太太的邻居们把她半拉半拽地带到了一个寺庙里藏身；三个孙子跟在后面。可是，义和团在那里发现了她。他们逼着她像庙里的偶像下拜。

她说：“我本身就是驼背的。但是，你要是想让我说我不信基督，那我办不到。我信靠他”。刘太太的邻居们向义和团恳求说，看在她的年纪和身体残疾的份上，饶了她的性命。由于车王村本身并没有义和团组织，因而，那些外来的义和团们没有杀她。刘太太的三个孙子们一直在问她说：“为什么妈妈没有来？”“爸爸去哪里了？”“天父会在这里保护我们吗？”刘太太回答说：“我们必须信靠神。我们的天父在看着我们。他知道一切。他会保护我们的”。那些邻居们笑了起来，告诉她，如果她这么有信心、神会保护她，那么，她最好到太古城里去、到她丈夫那里-----因为义和团已经把他头砍了。当时，灾祸其实还没有临到城里的太谷教会；但是，邻居的话却真实地预言了十二天以后即将发生的事。

对于刘太太和三个小孩子来说，接下来的患难，是比死亡还要难受的经历。邻居们都不敢给他们食物或钱。孩子们要四处乞讨。他们的家已经被烧毁。亲戚们都不敢收留他们。看起来，他们似乎是一无所有，只能在街上饿死。刘太太带着三个孙子在一个废弃的废墟处，找到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他的儿子和大孙子在山区里逡巡了一两月以后，回到了家乡。当刘太太的儿子去四处敲门、为全家人乞讨的时候，遭到羞辱和唾骂：“什么！这个老东西还没死吗？”

1901年2月，看起来，全家人都不能逃避饿死的命运了。刘太太的儿子决定，卖掉一个孩子；这样可以给家里其他人买些食物，也给自己买些鸦片。刘太太的话对这个儿子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力。最终，那个孩子被卖了。刘太太难过地昏了两天。后来，李玉找到了她，并带来了救济的钱；这些钱，是来自美国的赈济款项；以后，有更多的赈济款项，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寄到中国。

1901年3月，由于忌惮德国士兵，太原的山西省官府颁布命令，补偿基督徒们在义和团风暴期间的财物损失。太谷的官方执行了这个命令。因着李玉的帮助，刘太太一家暂时不再有饥饿的危险。七月，ATWOOD博士来到山西。他一到达太谷，就去车王村探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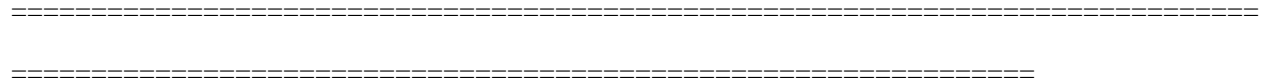
太谷的长官非常殷勤地设宴招待了ATWOOD博士；他看起来非常想要修复与基督徒的关系——好像他自己的性命都取决于此似的。这时，基督徒的慈善在车王村显明。有两百多村中贫穷的人，来接受ATWOOD博士所带来的慈善款项；同时，基督徒们向大家阐明，基督教所代表的，是仁慈与爱，而不是仇恨——即使对于那些伤害自己的人。

刘太太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和榜样。在刘太太身陷困苦、一贫如洗的时候，没有人可怜她、



帮助她。而现在，她被高举，不再有贫穷与困苦之虑；但是，她的心里并不记恨那些从前对她冷漠、辱骂的人；反而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甚至在他们身陷困苦的时候，帮助他们。

如今，刘太太和家人安居在一个房子里。刘凤池先生就埋葬在附近。在那些患难与困苦的经历中，刘太太的信心和信仰经受了试炼，然而她从未失去信心和信仰。每天，她的孙辈们在屋外开心而幸福地玩耍，而她则在屋里忙着家务和一些针线活；她盼望着，有一天能够与她的丈夫在天上相遇，能够一同承受那美丽、幸福、和平的家园。



对于那些圣徒来说，死亡的门外，不是悲伤与难过  
而是纯洁的水晶，金色的柱子  
那无止境的天国  
其间，是鲜花与棕树，是甜美的诗歌  
是天使的乐章



十一章

纪念

=====

=====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

=====

=====

1901年的夏雨，浇灌在数以千计的无名坟墓上。一年前，义和团们、以及清军士兵们手里拿着刀剑，四处搜索，追杀每一个逃脱的人。外国使馆区被包围、攻打、炮击。许多人死了。使馆区几乎被攻陷；里面的成千上万的人，几乎全部被彻底屠杀。后来，外国军队来了，也带来严厉的报复。义和团们开始逃亡了；而那些曾经亡命于天涯的难民们，则从山区与荒漠之中，回到了家园。他们试图挖出地里或是路边的那些遗骨，放在棺材里礼葬。很多时候，很多逝去的人，他们的遗骨再也找不到了。

很多个月份过去了。在教会的代表和政府官员、以及村庄的长老之间，开了很多次协商的会议。他们决定，召开纪念与追思的聚会，来纪念那些殉道的传教士们和基督徒们。他们的服事与奉献，让所有听见的、真正明白的人都极其感动。对于官府来说，这样的追思会

是对那些殉道者、被迫害者的一种补偿；因此，他们想大张旗鼓地操办追思会。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基督徒兄弟姐妹来说，这样的追思会是对传教士、基督徒殉道者的生命所寄托的友爱、思念之情。

不到1901年1月，许多传教士们的珍贵遗骨已经被收在棺里；不过那时只是普通而草率的埋葬。1月，德国士兵进驻山西。

1901年7月，一队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士兵的护卫下，进入山西这个曾经残暴遍地的省份。一年前，仅在太原，就有四十五名传教士以及许多中国基督徒被杀。现在，短短一年以后，这些来到山西的新一批传教士们得到山西省最高官员们的热情接待。在太原，官府接待的仪式极尽荣耀和华丽。ATWOOD博士记述到：-----

“一年前的今天，传教士们与中国基督徒们的遗体就躺在这个官府衙门外的路边，没有人管；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只有几百米。.....而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种欢迎仪式，虽然盛大，但却是空洞的。并无助于那些曾逝去者们的荣耀。如果那些逝者们能看见、并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那么，他们或许会满意地明白，我们现在这样忍受官府仪式的繁文缛节，是为了神的国度在中国的益处与希望.....”

ATWOOD博士在描述他于1901年7月23日来到太谷城时所受到的接待时，写道：-----

当我们到达裴村（在太谷城北五公里）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许多人站在村外、路边，也有很多士兵、以及二十四面旗帜；其中的两面旗帜上写着“荣耀”。我从车上下下来，向村镇里的乡绅们致礼。这些乡绅们，都穿着正式的礼服，聚集在一起。有一个很大的主席台，上

面包裹着许多彩布；礼炮声中，我在这里向太古城的所有大小官员们、乡绅们致礼问候。然后，在茶点会上，我们再次互相致礼。这时，一队士兵前来，在我们面前单腿跪地，致以皇室般的礼仪；我登上官府为我准备的大轿。我们一行就这样向太谷城内前行。进城的时候，又是一轮礼炮的齐鸣声音；欢迎的队伍走在前面，那个引领的旗帜上，仍然写着“荣耀”。

当我们经过乌马河的岸边时，我们遇见更多的、成群成群的普通百姓。在垂柳荫下、青草地上，有一群大人和孩子；他们的脸庞比别人更明亮、衣服更清洁。从很远的地方，我就立刻猜出了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我们可怜的太谷教会中仍存活的人们。当经过他们的时候，我从轿子上向他们挥手行礼；他们的忧伤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我们的队伍经过了太古城的主要大街，经过了城中的衙门，来到一个辉煌的宫殿般的住所。在我们到来之前，为了迎接和款待我们，官府专门为我们精心安排了这个地点；孔祥熙花了很多心思帮助官府在其中布置。

我们安顿下来以后，太谷教会的成员们很快就来访问我们。我的心，我的双手，都已经情感满溢。刘华诚（他是刘执事、刘凤池的孙子）进来了，我一把就把他搂在怀中；我们抱头痛哭……

---

太古城的官员们决定，在城东一公里的一个地方，修建殉道者陵园。1900年，在太谷屠杀悲剧的三天之后，当时，传教士们的遗体、以及与他们同死的中国基督徒们的遗体，被放在车里、拉到城南的一个地点，被草率地掩埋在那里。1901年1月，这些遗骨被掩埋在南城门外一个地方。

1901年8月9日，有一个特别的典礼。在南城门外的墓地那里，建起了三个阁楼，其中，在鲜花与锦绣之中，是一些贵重的棺材，装着殉道者的宝贵遗骨。在中间的阁楼里，是六位太谷传教士殉难者；右边的阁楼里是十位在汾州遇难者的遗骨；左边是十四位太谷教会与传教士们同死的中国基督徒——刘凤池执事，路德，尚医生，以及其他的人。

在这里的纪念仪式结束以后，一个长长的队伍出发了。队伍中，有三十个非常大、非常精美的木质牌匾；每一个牌匾由二十个人抬着；另外，有几十个举旗的人，以及举着荣誉徽章的人们；队伍中间是抬着六位传教士遗骨的人们。城里所有的官员们、乡绅们，也都在队伍之中。还有按着中国传统、很多穿着白衣、哭丧的人们，也在队伍之中。队伍缓缓地经过太谷城拥挤的、人头攒动的街道，来到太古城教会的旧址废墟处。在那里进行了短暂的纪念活动以后，典礼、扶棺的队伍向城东外的、新建的殉道者陵园走去。在城外的大道上，人群的队伍的长度，绵延了大约两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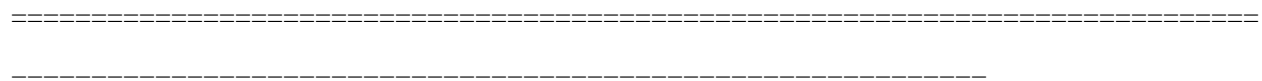
在那个美丽的陵园里，在纪念的活动中，中国官员们、以及乡绅们，对那些曾被他们害死的（或是被他们前任害死的）传教士们、基督徒们，致以最大的敬意。然后，他们退到后面。在一些简单的基督徒仪式之后，那些死者的棺材，被隆重地埋葬在坟墓里，——在高大的榆树下，在美丽的鲜花中。在传教士们的墓旁，是十四位中国基督徒们的墓，围成半圆形。

在殉道者陵园的门外，树立着一个美丽的纪念碑。在纪念碑的中央，是一个黑色的大理石，上面刻着三十位殉道者的名字。碑上还刻着一行话：

“他们为了真理而死；那真理，必将传遍地极”。

愿神使这件事情成就！

1901年9月、10月，在太谷城方圆十五公里之内，九个村庄里面，分别举行了基督徒殉道者的追思会。在太谷地区，共有八十名基督徒殉道，进入主的安息之中。



### 通州的周边地区的追思会

下面讲述的事情，是通州城周围的五个村镇中，为八十三名基督徒殉道者所举行的追思会。



1901年3月，有一个奇怪的队伍，在北京与通州之间的光秃秃的褐色田地之间行进着。在队伍的前方，是一个六人的骑兵行列；紧接着的，是两个很大的军车，军车中装载着很多士兵；再接着，是一个三人的骑兵行列。随后跟着的，是一个三十六辆马车的队伍。首先的两辆马车上，坐着的是传教士夫人们；其余的马车上，则坐着中国男人、妇女与孩童。还有一个白色轿椅，上面坐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妇女。队伍的后面，是两名骑在马上外国传教士。在队伍中，有些马车上，按着中国传统，覆盖着一些白布，表示哀伤。

这个队伍转了一个弯，沿着街道，来到富河村的村口。走在前面的骑兵，他们的军装上的黄布带在风中呼喇喇地作响；走在后面的是军车与马车，鱼贯而行。有一个约五十米长的长廊，其中，一个挨着一个地摆放着一长排棺材。这些棺材上都写着逝者的名字。有六个孤儿，上前站在他们的父亲或是母亲的棺旁。高鑫，脸色苍白而平静，带领着我们走过那些摆放着的棺材。中间的一个棺材里面是他的母亲。高鑫在他母亲的棺上放了两束白花。在他母亲旁边，还有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岳母、以及其他亲人的棺木。接下来，还有教会学校曹老师、曹太太、以及曹老师两个女儿的棺木。曹老师一家中，只有他十岁的儿子幸存下来；他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脸，轻轻啜泣。在队伍中，所有基督徒的眼中，几乎都是噙满了泪水。

而在那些旁观者的人群中——其中很多人都是村镇中的首领，也是组织这次葬礼的人们；还有更多的那些旁观者，只是来看热闹的——所有的人都保持着绝对的安静。他们或许是因为忌惮这场面的伤感，而极其静默；也或许是由于，为了一年前他们所参与的暴行而在心中反省、悔罪。

有时，我们会在人群中看到那种曾经非常熟悉的眼神和表情，就是那种在义和团风暴以前就有的，对“外国鬼子”非常厌恶与嘲讽的眼神、表情。然而，或许是因为人们极度悲伤的气氛，又或许是因为军队士兵在场，——使得围观的数以百计的人群，非常安静而静默。

葬礼正式于第二天早晨举行。我们所去的每个地方，都挤满了人。穿白衣的哭丧的人们，站在每个棺材旁；所有在场的人，都带上一个白色的肩带，表示对死者的哀悼。葬礼的主持者，以及首领们，站在停放棺材的长廊的对面；在这一侧，是另一个长廊，上面挂着许多卷轴，上面写着许多话：“为真理而死”“舍身取义”“安息天国”，等等。

在葬礼上，大家朗读了《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其中的话语，极其适合于对这些殉道者的描述。他们是受磨难、不肯苟且得释放的人；是经受羞辱和鞭打的人；是被石头打，被刀杀的人；是在旷野和山间流浪、在山洞中居住的人。

我们在那个新建的墓地前，站了很长时间。那些棺材被放在坟墓中。这是神的土地，是永远圣洁的地点。我们在那里举行了极其感人的追思仪式。

---

在曹方村，有十一口棺材摆放在路边的遮阳布下；其中只放着来自基督徒家庭房屋废墟中很少的一点遗物。当时，义和团暴民在凌晨的时候，点燃了房屋，杀死了其中两位老妇人，和一个四岁的孩童。有两个十一岁的女孩（其中一个李铁贵的女儿）趁着黑夜逃走；后来，经过无数的患难与曲折，她们逃到了我们在北京的避难所。今天，这两个女孩与我们同行，来到这里。

这个村子提供的棺材，与我们在别处所进行的葬礼中的棺材质量相比，要差很多；而且，在葬礼中，那些参加的村民们，也比别处的人群要显得冷漠一些。那些来葬礼中哀悼逝去亲人的人们感受到了这一点。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挨近一个棺材；其中是她的孩子。稍远处的一个棺材里，是这个妇女的岳母。当追思会开始的时候，这个妇女在发言中说：“我不哭。那样只会让你们称心满意”。她的倔犟而自尊的眼中，果然没有滴下一滴泪。她用清楚的声音，大声地唱着那些熟悉的赞美诗中的每一句歌词。追思会结束以后，她岳母的棺材被打开了。这位妇女看着棺材里面，然后，抬起头来，眼睛里好像要冒火。她面向人群，



大声地说：“看看你们所做的事！这里只剩下一两根可怜的骨头放在棺材里！她在这个村子里，从来没有害过一个人；连一只狗，她都没有伤害过。我可以站在这里，看着那些杀她的凶手！”

---

礼拜五的一大清早，我们启程向南，去往一片最大的田地。当我们走在那些熟悉的道路上时，回忆，仿佛像洪水一样，冲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走近牛牧屯。这里是我们通州地区的第一批殉道者死亡的地方。他们是在1900年6月6日被杀的。

我们看见，一公里之外，已经有很多人群在等待着我们。有一些镇子里的乡绅们来迎接我们。

在我们一行人当中，有位传道人，是李先生。在义和团风暴期间，他曾经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和新婚妻子被残酷地杀害；他自己也奄奄一息地倒在燃烧的房屋废墟之中；他的肚子被扎破，脸上和手上都被严重烧伤。

此时，在牛牧屯的棺材中，躺着十三位基督徒的遗体。其中几位，是他们在逃到别处后被杀的。

---

从牛牧屯走到 永乐淀，共有十公里的路程。那里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站点。昔日，我们的同工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女子学校，都在 永乐淀镇的外围地区。

这里曾经是我们基督徒最幸福的一个地方；在其中曾有许多友爱人们、和互助的氛围。在这里，无私的父亲，在一天的工作之后，曾经热忱地教导孩子们关于圣经的事情。在这里，那些患病的、悲伤的、受苦的人们，曾经总能找到帮助和关怀。在这里，传教士们曾经得到大家最热烈的欢迎。在这里，李铁贵曾经是我们最亲爱的弟兄。

我们走过那一片曾经是幸福家园的地方。如今，那些地方已成为一片废墟。就在不远处、靠近路边，有一个临时搭建的亭子，其中停放着一些棺材。那些棺材中，是李铁贵、他的妻子、他的三名幼子，以及一些其他基督徒们的遗体或遗骨。

在街道的两边，人头攒动。我们的车队停了下来。李先生的长子和两个女儿，缓缓地走向那些棺材。这些可怜的孩子！几天前，在富河镇、以及曹方村，他们刚刚告别他们的祖母、以及其他至亲、至爱的人们。现在，他们依偎在棺材旁，在整个追思会的过程中，一直在伤心地、默默地啜泣！李先生的妻子是高鑫先生的唯一妹妹。在富河，高鑫刚刚埋葬了那么多亲爱的人们。现在，他的苍白而平静的脸庞，安静地望着那些棺材。

杨太太，在义和团风暴期间，在那个六月的盛夏恐怖天里，曾躺在路边的沟里，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被慢慢地刺死。现在，她站在长长的人群队伍中，静静地看着自己女儿的棺材。她仿佛仍然能够看见，女儿遗体的脸上的刀伤，正如她在去年六月天所看见的一样。

---

在所有的纪念活动和聚会中，下面这件事情最让我无法忘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们唱“我为基督而活”这首歌时的场面。当时，那些逝去亲人们，在努力压抑着哭泣的声音；而在人头攒动的围观人群中，一半是好奇，一半是害怕。当李先生的教会学院的一名同学，眼中噙满了泪，发言、追思逝者的时候，在围观人群中有一个新来的人，从后面笑嘻嘻地挤上来。这种轻佻的气氛引起了那位发言者的义愤。

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到这里是来看戏。你们应该羞愧地低下头来。你们应该和这些孩子们一起哭泣——就是你们，使他们成为了孤儿”。

---

无论在哪里举办纪念和追思活动，我们都清楚地表明，“耶稣教”并非是要为殉道者的流血而报仇。“主说，复仇在我，伸冤也在我”。有一个基督徒对来参加追思会的围观群众说：“你们所能作的最好补偿，以及，对那些逝者所能作的最好纪念，——就是，你们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归向那位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些殉道者为之而死的救主”。

---

有一天晚上，时间已经太晚，我们得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去墓地。我们在城外临时住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天空非常清亮美丽，当我们走向殉道者墓地的时候，空气中有着一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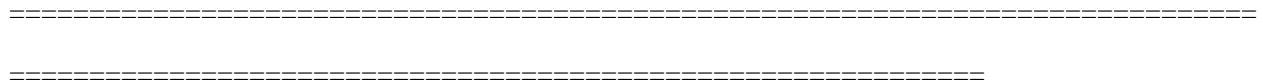
极其清香、迷人的、春天的怡人气息。道路两旁的麦田，已经开始泛绿。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们的信心与盼望，就是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在这片鲜血与苦难的土地上，我们能够看见更多“果实”；——这样的盼望，就是我们此时在伤心而黑暗的时刻中所能得到的极大安慰。

在我们返回北京的四十公里的途中，有一首追思会中的赞美诗，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

播种之后，是庄稼  
大雨过后，是丽日  
困惑以后，是明晓  
痛苦之后，是和平  
哀愁以后，是喜乐  
风暴之后，是安宁  
疲乏以后，是安息  
那是最甜美的安息



在通州城内的追思与纪念活动

在义和团风暴后，俄国、法国、日本的士兵们占据了通州。这些士兵们的罪恶与暴虐，给通州城带来双份的苦难。

1900年夏季6、7月份间，通州的两处教会驻地完全被摧毁。没有一块砖，还垒在另一块砖上。没有剩下一棵树、一株灌木、一团青草。那曾经的基督徒的房屋与学校，现在都变成了一片荒芜。

通州城里的邮局，电报站，外国人开办的工厂，等等等等，所有一切带着外国人痕迹的东西，都在义和团风暴期间被扫荡一空。

1900年8月，另一场风暴又来了。通州的妇女与儿童，挤在通州灰色城墙的角落里，睁着恐怖的眼睛，看着俄国士兵们残酷的疯狂报复，看着他们嗜血与奸淫的暴行。那些母亲们紧紧地抓着女儿们的手，从高处跳下，想要得到死亡的释放。通州的井里，堆满了自杀的尸体。一个疯狂的母亲，把她的小女儿举起来，扔到一个大水缸里。这样，她就不会看见女儿在刺刀之下的痛苦。

城中到处是火光与爆炸的声音；遍地是瘟疫与毁灭。通州城所经历的灾难，就像是巴比伦所面临的咒诅一样。在通州凄凉的街道上，在井水里、池塘中，那些无名的尸体在腐烂着；在这些死者中，谁知道哪些是死于义和团之手下，哪些又是死于那些疯狂报复的外国士兵之手下？

那些外国的军队，占领这座可怜的通州城已经一年多了。渐渐地，街道上又恢复了往常的

气息、和热闹的景象。难民们回来了，一砖一瓦地盖起了临时的简易的家。通州的河流与运河中，又开始有熙熙攘攘来往的船只。火车的轰鸣声又开始传出来；那是轰隆隆地进出北京的火车。1901年秋天，外国军队开始撤离。这时候，传教士们和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可以开始在通州城里，为1900年殉道者们举办追思和纪念活动-----正如他们在三月时，在通州郊外乡村中所举行的追思纪念活动一样。

1901年12月的一天，在通州城的河岸边，建起了一个庄严而肃穆的红色纪念场地。在那里，停放着六十六口棺材。其中有的棺材是空的；但是在每口棺材上都刻着一个名字。那些名单中，包括了亲爱的李执事，耿先生，唐太太。在那里还有一些是专门为婴儿、孩童而制作的小棺材。

有两百人从北京来，向那些逝去的至爱者们，作最后的道别。美国的传教士，以及我们亲爱的CONGER上校，也来参加追思会和悼念会。CONGER上校曾经与我们在使馆区被围困期间，并肩战斗和自卫，与我们同呼吸、共患难、共伤悲。与CONGER上校同行的，还有中国的马将军。马将军率领的戎装整齐的部队，为葬礼的队伍增添了庄重与肃穆的气氛。

在那长长的送葬队伍中，有一千六百人，抬着牌匾，举着旗帜，以及其他的徽章。教会学院的学生们与朋友们，穿着白色的丧服。

送葬队伍从通州城的东门，穿城走到了南门。整个送葬队伍走过了城中教会旧址的一片废墟。队伍从头到尾，用了一个小时才走完那个教会旧址。在通州城外，已经建立起了崭新的、美丽的教会学院建筑。在那片地旁边，六十七口棺材在那里永久安葬。安葬坟墓的时候，教会学院的、穿着白衣的学生们唱着那些盼望、得胜与和平的赞美诗歌。

---

---

## 保定的追思悼念

在保定城北郊、大约距离城墙两公里处，在一片花园和农田之间，曾经是长老教会的地址。然而那个教会建筑物于1900年6月30日被烧毁了。那里曾经居住着SIMCOX先生与太太，还有他们的孩子PAUL，以及一岁的漂亮女孩，FRANCIS。那里也曾经居住着TAYLOR博士。他在整个保定城都很著名，因为他的医疗技艺精湛；他全身心都投入在照护病人的工作中。那里也曾经居住着HODGE博士和太太；他们是极有魅力的传教士夫妇。

在那个1900年6月的礼拜六的下午，这些传教士们，以及与他们同死的九名信实的中国基督徒们，有没有透过二楼的窗户，看见远方的平原上，那些义和团暴民们，手中拿着刀剑，从保定城冲出来？

我们后来知道，当义和团来到门前的时候，传教士们与中国基督徒们都聚在楼下建筑物中、SIMCOX的家里；而TAYLOR博士试图透过二楼的窗户，对义和团暴民说话。可能TALOR博士对风说话都更容易一些。这些义和团们，带着一种奇怪的疯狂和愤怒，根本不去想，TAYLOR医生曾经在平日里医治过他们中间的那么多人。SIMCOX太太为自己的婴儿求情；然而，在那些嗜血暴徒的眼中，母爱，根本算不上什么。

那些暴徒们大喊着：“杀！杀！”然后把带来的燃油堆放在门前；然后点燃整栋建筑。在

那些暴民中参杂着的看热闹的村民们，后来讲述，他们看见儿童们在火中奔跑的样子。那种痛苦，一定让我们坐立不安。但是，我们确知，在那火中，有一位与他们同行，好像人子。

---

九个月以后，1901年3月的一个早晨，在保定的北郊，我们看见了葬礼与追思会的队伍。人头攒动着，涌出城门，涌向那曾经的长老教会的地址。在那里，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瓦。但是，那里搭建起了一个很大的纪念台；在一个鲜花簇拥的牌匾上，刻着每位殉道者的名字；那些人，现在都已经乘着火车火马升到了天上。在纪念台的四面八方，挂着许许多多的旗帜；旗帜上绣着描述死者的贞洁品德的字句。那些旗帜是由保定当地的乡绅们以及商人们所预备的。

在纪念台那里，站着十五位传教士；他们都是从北京来的。另外，站在前面的，还有VON KETELER将军，以及许多德国与法国的军官们。保定城的所有高级官员们，包括省里的最高长官们，财务官，律事官，市政官，各级大人们，等等，以及他们的随扈，也都在那里。

在德国军乐团的低沉而优美的音乐中，安静、肃穆的悼念会开始了。一个热爱那些逝者们的人说，这些逝者，就像是坚守战斗岗位、舍生忘死的士兵一样。他们有一位主、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对他们说：“你们要走遍地极”。

有人发言，讲述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与话语；那些殉道者们，正是在跟随着他们的主的脚踪。



也有人讲述了那些烈火的试炼，那些短暂的痛苦，以及《圣经-启示录》中所讲述的，那些数不胜数的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圣徒们。

德国乐队又演奏了《上帝是我们的大能堡垒》。这把我们带回到马丁路德的风暴时代；提醒我们，神有时使失败转为胜利，使死亡转为生命。

在一些其它仪式与活动之后，中国的官员们，按着他们的品阶，依次走上前去，在镌刻着殉道者名单的牌匾前，低头弯腰、以示尊敬。这些殉道者们，都是被那些官员们所害死的。

在中国官员之后，一队一队中国民众也走上前去，向殉道者们——传教士们、以及所有其他死去的中国基督徒们——表示尊敬。

-----

在那一天，我们探访了三处墓地。一处是城外南郊的美国传教士协会旧址；那里将是PITKIN先生、杜太太、以及一些小孩的坟墓所在地。另一处也是城外，是MORRILL小姐、GOULD先生、以及四位中国内地会教会成员的坟墓所在地。他们在那里死于义和团的刀剑之下。还有一处是在城内的一个沟内。在那里，孟牧师被折磨致死；并且，MORRILL小姐以及其他传教士们曾经在那里被关押。

---

又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晨曦照亮了保定南郊外那些旧址的废墟。就是在那里，九个月之前，1900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发生了屠杀悲剧。1901年3月的这个礼拜天的早晨，在那里，搭建起了一个很大的纪念长廊；里面停放着二十六口尊贵的棺材。在纪念长廊的外侧、正对面，有一杆大旗与横幅，上面绣着十字架与冠冕，还有一行话：“以喜乐面对苦难”。在旗帜与横幅上，写着美国传教士协会三位传教士们的名字，还有四十三名中国基督徒殉道者的名字，以及四位英国传教士们的名单。

常青藤，以及鲜花锦簇，摆放在棺材上面。在那些棺材前面，也摆放着许多美丽的、一盆一盆的鲜花。在纪念长廊的两侧，有三十四个横幅，上面写着殉道者们的见证。在那些见证文字中，有很多“忠心至死”“与主同活”“十字架上的馨香之花”，等等这样的话语。

在那些见证文字中，有超过二十个横幅是关于孟牧师的。那些关于孟牧师的见证文字，很多都是出于非基督徒之手——是那些乡绅们、官员们、以及商业协会的人士们写的。当我们阅读那些横幅上的文字时，我们意识到，孟牧师就是那种——虽然死了、但却仍然在说话的人。

在追悼会的人群中，有一百个身穿白衣的哭丧的人。人群中还有提多；他是孟牧师唯一存活着的家人。在经历了数个月的困苦患难与流浪以后，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提多一直在北京学习，已经有几个月了。

人群中还有高牧师，以及妻子和女儿杰熙。有一个妇女身穿白衣，头上缠着白色的带子，

正在为自己的丈夫而悲戚。义和团风暴期间，她和丈夫被关在监狱里，受尽痛苦；出狱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

在教会的得胜者名单的卷轴上，还有一个殉道者。不过，他的遗体已经找不到了。他曾隐藏在庄稼地中，死于饥饿与患难。所有其他的那些殉道者，都是死于义和团的刀剑之下。

在哀悼的人群中，最伤心的，是那些保定教会女子学校的十五位女生们。当初，在义和团灾祸来临前的、迫在眉睫的时期，MORRILL小姐和GOULD小姐成功地把学校的学生们送到她们各自在乡下的家中。后来，经过了极其可怕的困苦患难以后，经历了极其奇妙的拯救以后，如今，她们又重新相聚在保定。有一个年轻的妇女，是学校的助理教师。她对我们说，当义和团的危险来临前时，MORRILL小姐曾与她一起下跪祷告，然后，把她遣送走，并鼓励她说“要信靠，不要害怕”。

追悼会的形式，与长老教会的追悼会形式很相似。法国军乐队演奏的哀乐尤其凄美动人。在纪念长廊前，以及在广场中，哀悼的人群都一起有一个庄严肃穆的默哀的时间。来到棺材前行礼的德国和法国军官们都没有说一句话，而只是恭敬地在棺前致敬。中国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以及他们的随从们，也都依次进前来、在馆前，毕恭毕敬地行礼致敬、深深地鞠躬。

然后，中国本土的乐队开始演奏。三百名抬棺的人们，开始把棺材抬到墓地。悼念的队伍也随之前行。那些旗帜与横幅，也被高举着、随着悼念的队伍前行。

在队伍的前列，是中国乐队，以及三十四个见证的横幅——都是写在洁白的丝绸布上。然

后，是那些棺材。有的棺材上铺着极其富丽的、镶着美丽刺绣的绸布。在抬棺人群的旁边，是那些穿着白衣丧服的人们。随后，是二三十辆马车，上面坐着妇女们。

长长的悼念队伍，沿着保定郊外的大路，蜿蜒前行，向墓地走去。在道路的两旁，人山人海的群众们，在迎接着悼念队伍。这些人山人海的群众们，现在如此动情地看着那些被抬着的棺材；九个月前，是不是这些同样的脸庞，也以仇恨的目光，看着那些被迫害的基督徒们、传教士们呢？——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同样的人群喊着“和散那”，也会喊“钉他十字架！”

我们站在崭新的墓地边；这里就在PITKIN家的旧址废墟旁边。二十六个棺材都被埋在这里。我们唱着优美的中文赞美诗：——

黑暗以后是光明  
损失以后是收获  
软弱之后是强壮  
荆棘之后是冠冕  
痛苦以后是甜蜜  
恐惧以后是盼望  
流浪以后是家乡  
眼泪以后是赞美

遥远以后是亲近  
昏暗以后是亮光  
孤独以后是热爱  
坟墓以后是生命  
疼痛以后是幸福



那些“逃脱余剩的民”——我们曾经看见，他们躲避了那些可怕的风暴；我们曾经看见，他们站在其他殉道者的坟墓面前哀思。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们“修造荒废之处、重修路径”的工作。

那些外在的风暴、压力和苦难过去了；然而，在他们心里的痛苦和矛盾却没有过去。火与剑所带来的悲剧过去了；然而他们的内心生活中的悲剧，却仍然在千千万万个村镇中的基督徒生命之中。

你可以设想一下，当他们回到那个小村庄——那里曾经是他们的最幸福和温馨的家——去在废墟之上重新修建房屋，在古树被拔出之地重新种植树木，去在那洒血之地、至亲死亡之地重新耕作——却不在心中怀恶念、不报仇——那是多么的难过、煎熬和痛苦吗？

那些邻居们又是谁呢？他们就是与那些义和团凶手们经常在一起的人们。

那些昔日的凶手们、首领们仍然执掌权力、威势张扬，就像是根深蒂茂的树木，肆无忌惮地四处伸出根茎和枝叶。而那些内心伤痕累累的基督徒们却要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恶人的路必不得兴旺”。

在义和团灾祸过去以后的一年里，这种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在那些中国基督徒们的心中成为一种更加酸苦的罪的引诱试探。——因为这种痛苦的煎熬，不是在短时间内的身体上的折磨和心意上的摧残；而是，内心中一种极其漫长的、激烈的苦难。

有时，在这些幸存的基督徒们的生命中，属灵的光变得暗淡了；他们的心意本应勤勉地守着生命之舵，然而，有时却会灰心疲倦地放开舵，在生命之海中随风飘荡。

而且，那些基督徒们，在外国军队的支持下，若想要寻求报复，他们会很容易做到；或者，当那些基督徒们看着外国士兵们在劫掠中得到财富，是否也会在心里想：“我已经失去一切了。那些昔日的义和团首领逃跑了。他们的房屋空无一人。我是不是应该去那里，拿一些东西到我自己的家里？我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损失而私自寻求一点点补偿？反正，如果我不拿，别人也会拿的”。撒旦就是这样在千方百计地把人引向罪中。

的确，在义和团风暴之后，有一些中国基督徒们就是这样去做的，———尽管，他们曾经勇敢地面对了死亡的试探；在对主的爱上，没有丝毫动摇；———然而，却在义和团灾祸之后，落在了撒旦的那些诡计和引诱之中。他们寻求报复，也私自去寻求财富上的补偿。

但是，感谢主！———那些犯错的基督徒们，在人数上，非常、非常少。在义和团风暴之后，中国教会，在整体上，抵御了这第二波的属灵上的罪之引诱试探。

居逆境易，处顺境难！———这正如在教会初期时代，那胜过了逼迫、灾难的很多教会与基督徒们，却在之后的和平时期、胜利时期，在罪之引诱试探面前，犯了错；他们的见证不是毫无斑点的、不是无可指责的。

=====

=====

现在，让我们在义和团风暴一年之后，向未来眺望。首先，让我们引用长老教会传教士协会的CUNNINGHAM先生所记述的，于1901年12月的一次为期十天的旅行。这次旅行，是去访问北京东北方向的一些乡村城镇中的教会。-----

-----

这是自从1900年5月以来，我们第一次在没有美国士兵护卫的情况下出行。.....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去探访在义和团风暴中受损最严重的各个村庄中的基督徒们.....在瓦卒（音译）镇的教会里，已经恢复了有三四十人规模的聚会。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围绕着我们；在他们中间，弥漫着悲哀的气氛。我们一起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敬拜活动。

他们还没有从去年夏天的血腥经历和恐怖记忆中完全恢复回来。KILLIE先生告诉我，在院子的一个角落，有十一位殉道者曾经在那里被烧死。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三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在那里，灰烬和黑炭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被扔到油锅里烫死。

在这些地方生活，就像是生活在恐怖的场景和记忆之中。而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们，仍然逍遥地、大摇大摆地、在村中行走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徒们心里岂不会充满着报仇雪恨的心情吗？

一年半已经过去了；但是，仍然很难于同他们坐下来，一起虔诚地敬拜主.....他们的境



况，真地非常艰难.....

-----

礼拜六，我们访问了西马房（音译）。我们去探望已经成为了废墟的、张广顺的家。张广顺自己把他的父亲、母亲、妹妹被烧死的地方，指给我们看。他的兄长也被义和团杀害。现在，他们是他们一家五口中仅存的人。

礼拜天是忙碌的一天。大约三十位基督徒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有讲道和圣餐的活动。在这过去的一年半中，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悲哀与痛苦。然而在那一天，人们的心里得到了极大的平安与安慰。

我们的祷告文是：“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作的事”。这样的祷告，从未在我心里产生如此的震撼。有一位殉道者，窦唯城，在一年半前，当在他十公里以外的平谷被害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义和团说的：“你们能够杀了我的身体，却不能杀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将要回到神那里去。我将要在神的终极审判日见到你们。我劝你们赶快从罪中悔改”。然后，窦唯城为那些凶手们祷告；接着，他就被他们杀死了。

礼拜一早上，我们离开了马房（音译），来到三河镇（音译），去与那里的官员们商量，怎样处理那些被杀的、但却仍未妥善安葬的殉道者们的遗体或遗骨。在那个村镇附近，大约有八十位基督徒殉道者的遗骨。我们希望能为他们举行庄严肃穆的追思会，并以圣洁的仪式，安葬他们。

我们经过了窦唯城殉道的地方。那是在平谷城外的一个小山上，是一个“骷髅之地”。在那里，还有四位年轻人也曾为了主基督的名而被杀。他们这些人的死，似乎给当地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死者的遗骨仍然在那里。我们捡起了一些被烧黑的骨头碎块和一些灰烬，把它们包起来，随身带在身边。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些围观的人群。我对他们说，这些遗骨，并非是罪犯的遗骨；而是殉道者的遗骨-----我说，在中国，太缺少这样为了信念和真理而牺牲的人们了。在围观人群的脸上，显露出极其尊敬的眼神和表情。当我们离去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三三两两地在那里，不愿走开。那一天，在我的心里，曾经很多次、很多次想起了伽略山的各各他、骷髅地。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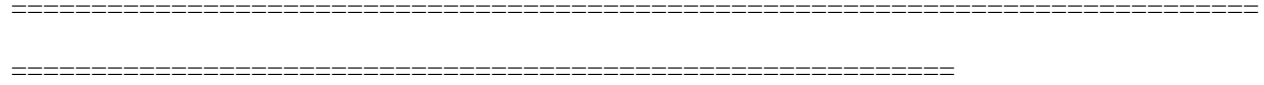
WEBSTER先生记述了东北的辽阳教会的情况：-----

整体来说，教会的肢体们，现在开始比前一段时间在属灵的事情上，更加活跃，更加有平安与安慰。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祷告中、在他们的和平谦让的行为中，看出来这一点。

他们没有提报仇伸冤，或是物质上的补偿。自从十二月中旬以来，他们就已经恢复了教会的敬拜与聚会-----直到三月份的时候，俄国士兵们来暂时打断了他们。

他们的聚会人数，得到了很大的增长，得到了神极大的祝福。在海城的教会聚会中，来参加的人数比义和团风暴之前的教会人数总数还要多一倍。然而，海城周边地区的教会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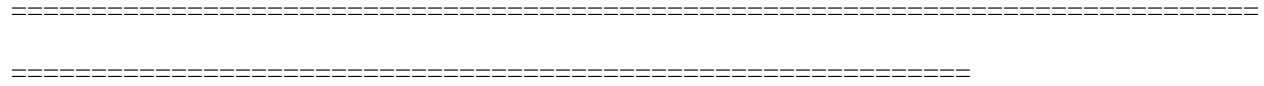
布满着阴云；人们的心情仍然是阴冷的。



伦敦传教士协会的LIDDELL先生记述了天津基督徒们的情况：-----

在义和团风暴期间，每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房屋，都先是被抢劫一空，然后被用火烧毁。因此，当那些在旷野、山间逃难的基督徒们重新回到家园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住，没有衣服，没有食物，也没有钱。他们真的是处于非常可怜悲惨的境地。然而，在他们给我们捎来的信当中，却没有一丝想要向敌人报复、复仇的愿望；而只是期望，他们的传教士牧师们能够赶快返回、去帮助他们。

而那些殉道的基督徒们，已经在死亡面前作出了勇敢的见证，向那些残暴者显明，-----他们的灵魂已经在安稳之处；暴徒们再也不能伤害他们什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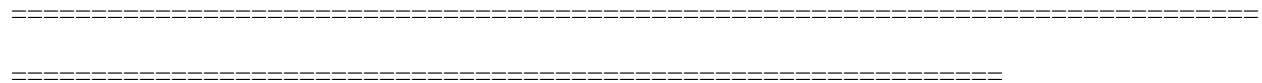


英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记述了关于开平区基督徒们的情况：-----

在我们的眼中，那里的基督徒们，展现出对于神的极其敬虔的心，以及对于教会的极其眷恋。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得到了许多恩慈。他们在天父的臂膀下，经历了许多的神迹与恩典。在去年夏天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他们学习到在祷告中，敬虔地信靠神；而今天，他们告诉我们，神怎样恩典地垂听、回应了他们在困苦之中的祷告祈求。所有这些事情，都使得他们的信心更加强壮，盼望更加热忱.....

他们的无辜亲人——父亲、母亲、妻子、儿女——被义和团残忍杀害了。这些亲人们没有犯任何罪；他们仅仅因为是基督徒，就被杀死。然而，如今，这些幸存的基督徒们却真的能够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作的事”。主的恩典之灵，丰丰富富地在这些基督徒们的心中——我们应当为此何等喜乐！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何先生；他是我们在鹤昌（音译）教会的带领人。他曾与ROBINSON先生和我，一同站在两位清廷官员的面前。何先生对官府的那些官员们说，虽然，他知道杀害他十七岁女儿的凶手是谁，但是，他不愿意寻求报复，也不愿意寻求惩罚；因为伸冤报仇在神的手中；并且，他盼望那些昔日的义和团凶手们能够悔改，并看见、明白、接受神的救恩。



在义和团风暴中，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殉道者死去。

在义和团风暴之后，那些幸存的中国基督徒们，更以他们的信心、恩典、饶恕，————显明

了，中国基督徒们不但能为基督而死，更能为基督而活。

其实，甚至，在1900年义和团风暴之前，ISABELLA BIRD主教就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见证：-----

当我经历了在亚洲的各个民族、国家中间的八年半的旅行之后，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在那些中国基督徒们中间，在他们的生命与灵魂之中，圣灵在大大地做工。在那些常常发生的中国基督徒殉道之事中，我们能看见，在亚洲基督徒中所作出的最美的见证。

---

---

许多木头、干草和秸秆都被烧毁了；然而，那属天的财宝，那基督在中国所建立起来的教会，仍然站立。那些如同金银宝石一般忠诚而坚定的、得胜的信心，那些虽经历困苦患难、却仍跟随主的真正基督徒们，仍然在主里面坚立。这，就是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心里所拥有的最大安慰。这，也正是我们在眺望未来时，心里所拥有的最大信念和激情。

政治的阴云，还没有从中国消失；各种各样的困难，仍然在持续。但是，我们相信，在将来，基督的教会，必将在中国得到最荣耀的得胜。而在那属天的胜利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出于，殉道者们的忠贞。

一位中国官员说道：“在义和团期间，我们向这些基督徒要求的，就是如此一件小事-----  
让他们在口中声明，放弃信仰；或者是，烧一柱香；可是，他们竟然宁愿为此事而死”。

在那些来参加追思会与悼念活动的成千上万的围观者心中，他们会忘记眼前所看见的景象吗？在那些将来世代的人们心中，当他们面对殉道者的纪念碑时，他们会思想，那些殉道者们用生命和鲜血所作出的见证吗？我们已经确知，无论殉道者的坟墓在哪里，在今后漫长的年日中，中国人一定不会忘记他们。

这正如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所作的讲话：——

“但，于更大意义之上，吾等无法致力、无法奉上、无法成就此土之圣。这群勇者，无论生死，曾于斯持守到底，早已使其神圣，而远超过吾人卑微之力所能增 减。这世间不曾丝毫留意，也不长久记得吾等于斯所言，但永不忘怀彼人于此所为。吾等生者，理应当然，献身于此辈鞠躬尽瘁之未完大业。吾等在此责无旁贷献身于眼前之伟大使命：自光荣的亡者之处吾人肩起其终极之奉献——吾等在此答应亡者之死当非徒然”。

难道，——我们不应当放弃我们的财富，放下我们对儿女的牵挂，来完成这未竟的大业；——并以此来向那些死去的殉难者们致敬、使他们不是死得徒然吗？请侧耳聆听，倾听中国千千万万百姓灵魂之中的呼唤；请听他们的呼求与需要；请思想，在这片大地上，那无尽希望与前景。

回首望去，是苦难与悲剧，是圣洁的回忆；向未来眺望，是巨大的困难，是光明的盼望；

——

诗人的以下诗句，不正恰恰描述了，在中国的福音禾场上辛勤作工的、主的仆人们吗：——

一个永不回头的人，就是永远向前的人  
他不会有片刻的犹疑，乌云终将散去  
他不会有丝毫的担心，义，必将胜过罪恶与谬误

义必将得胜

我们虽会跌到，却仍要起来  
虽软弱失败，却更要刚强、得胜  
虽然有时沉睡，却必将醒起



全书完